武俠世界



$2.00

789

◀編 後 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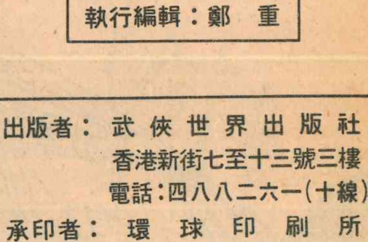
★方富魁目覩恩師慘死，兇手冬眠先生縱火焚燒天一門，他謹記恩師誡囑，保留有用之身，爲異日戮殺仇人和光大門楣。方富魁如何艱苦奮鬥和怎樣掙扎圖存？能否完成使命，許多精彩情形當賡續在本篇刋出，敬請留意。

★虎魄在本期已全部刋完，全篇故事令人驚心動魄，拍案驚奇，愛閱高庸作品的讀者們，千万別錯過下期刋出的血嫁。有武林第一美人之譽的少女下嫁黑道巨擘，她爲了甚麼？金錢？名望？地位？恩仇？還是爲了愛情？請讀者們萬勿錯過這篇錯綜迷離的巨構——「血嫁」。

★中國武術五大器械——刀、槍、劍、戟、棍術，已依序完全刋出，半禪居士將會再爲本刋撰述其他防身護體招術，希祈垂注。「甩手運動」應讀者徇求重刋一次，除把前文去蕪存菁外，還竭盡心力把一切有關「甩手」資料彙集，定下期刋出，幸勿錯過。

★「鐵拐俠盜故事集」，馬雲君下期又會爲本刋撰寫一個別開生面的故事——「翡翠佛像」。「鐵拐」故事素爲讀者喜愛，本文爲馬雲先生暑期中巨著，相信也將會是讀者們在暑期中最佳精神糧食之享受。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78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鬼子傳奇故事

怪嬰

上官庸·文
盧令·圖



無肢怪嬰　神秘胖漢

十一點半過後，街上的霓虹燈管全熄掉了，只有街燈透着暈暗的光芒，然而，由於燈柱相隔數百碼才有一枝也發揮不到什麼照明的作用。

警員吳廷輝從流動報案車跳了下來，同伴李朝問道：「阿輝，到哪兒去？」

「小便。」

吳廷輝說着向前走去，那輛流動報案車泊在一間戲院門口，便利市民報案，入夜以後，尤其是戲院尾場散場後，四週一片死寂。本市治安越來越壞，實施燈火管制後，市民更少出夜街。

吳廷輝望一望腕錶，才十二點零五分，街道上已經罕有人跡，即使來往的汽車，也少到不能再少！

他左右望了一眼，不遠處有一幢大廈，大廈後面是條橫巷，堆滿了垃圾廢物，是平日「解急」的理想地方。

橫巷，靜悄悄地，吳廷輝走上前去，拉下拉鍊。

就在他準備小便之時，忽覺腦際生風，有件物事從上面墮了下來。

吳廷輝在警界服務七年，受過不少特別訓練，身子敏捷，他覺出有異，立時橫地裏跨出一步，剛站穩了脚步，「噗」地一聲，那物事掉在他身後數尺之遙。

吳廷輝暗罵了一聲「垃圾虫」，不及細看，對着牆壁解手。

小便過後，吳廷輝才轉身向地上那包物事望去。

一望之下，吳廷輝不由楞了一楞，地上那物事用巨型膠袋包着，由於從高處拋下，膠袋已經碎裂，一些液體從碎縫間淌了出來。

吳廷輝心下納罕，取出電筒扭亮了，向地上那包物事照去。

電筒光照射在那物事上面時，吳廷輝不由自主地驚呼一聲，那液體殷紅如血，正自膠袋內緩緩地流了出來！

吳廷輝的心怦怦跳了起來，他蹲下身，掀開膠袋，赫然看到一個七孔流血，皮膚黝紅微皺的嬰兒！

吳廷輝「呀」地一聲，連退了幾步，電筒「拍」地掉到地上去了！

那是一具死嬰！

他心底下油然生出一陣恐懼感，望着地上那包膠袋，渾身打了幾個哆嗦。

半晌，他方才定了定神，俯身拾起電筒，一步一步地走近膠袋。只覺腥風撲鼻，原來膠袋經他一揭，胎盤、臍帶自內瀉了出來，電筒光照射在那具甫出世不久的死嬰身上，吳廷輝急忙別過頭去，強行忍住嘔吐的感覺。

最後，吳廷輝告訴自己：有人從樓上將嬰孩拋下來，而嬰孩着地之前，有可能還是生存着的！

經歷告訴他：這是一椿謀殺案，縱然將嬰孩拋下樓的是親生母親，也逃不過這個罪名！

吳廷輝畧一定神，電筒光又向那包裹着嬰屍的膠袋射去。

他想看清楚那是個男嬰還是女嬰。

然而，電筒光才射在嬰孩屍體上面，吳廷輝便尖叫了一聲，「蹌蹌蹌」地連退三步，電筒又掉下地去了！

他雙手掩住了臉，喉嚨間發出一陣「咯咯」的異聲，他實在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景象，那太恐怖，太可怕了！

滿身血汚，剛離母胎的嬰兒，竟然沒有四肢！除了一個頭之外，渾身就像是一團肉球！

剛才一瞥眼間，吳廷輝看得很清楚，嬰孩的四肢部位皮膚起皺，却也看得出是天生的怪嬰，而不是被人切下來的！

就在這個時候，外邊傳來橐橐靴聲，警員李朝匆匆忙奔來。

「阿輝，你在幹什麼？」李朝趨上前來，詫異地問：「小個便要這樣久？」

吳廷輝指着地上那具屍體，張大了口却說不出話來。

李朝將電筒光移到那包膠袋上面，也是驚呼了一聲，向後退步。

「這……這是怎麼一回事？」李朝微顫着聲音問。

「上……上面拋下來的！」

李朝的胆色較吳廷輝大，他畧一定神，道：「阿輝，回車裏去報告！」

可是，吳廷輝雙脚却像釘在地上一般，不能移動分毫，渾身抖索着。

李朝上前扶住了他，匆匆忙忙地離開了橫巷……。

×　　×　　×

周探長坐在座駕車的前座，手中拿着一具無綫電通訊器，焦躁地等待着。

大廈附近全架起了鐵馬，已經被警方封鎖住了，橫巷口站着幾個軍裝警員，嚴拒任何人從橫巷通過。

整座大厦完全在警方控制中，周探長調動近百軍警便衣，展開搜索。

那幢大厦樓高二十層，分前後兩座，後座面對橫巷，因此，周探長推斷那嬰孩必然是後座的住客拋下來的。

經過初步檢驗後，「怪嬰」肋骨齊斷，腦骨也碎作片片，可見墮下之力甚巨，不過爲了小心着想，周探長還是下令由二樓開始，向上搜查。

站在車旁的陳警官望了望腕錶，道：「快五點了，現在搜到幾層？」

「十二樓。」

「唔，那麼天明之前是沒有可能搜完的了。」陳警官道。

「我們有的是時間。」周探長雙眉微蹙，道：「一定搜得到是那一家做的。」

「可是再過一兩個小時，人們便開始出門上班，這附近的交通，也要忙起來了！」陳警官道：「我們封閉了兩條街口，不是妨碍交通了嗎？」

周探長雙眉一揚，沉吟着不出聲。

「不過——」陳警官又道：「生產過後的

婦人，起立是比較不方便的，我們可以從這一點來着手調查。」

「我已吩咐女警們留意屋中的婦人了，」周探長道：「根據劉醫官判斷，那怪嬰出世大約半個小時便被人拋下樓死去，距離現在也不過四五個鐘頭，產婦應該仍在臥床休息的。」

陳警官正要答話，無綫電通訊器忽然响了起來。

周探長一按手掣，道：「周探長。」

「探長，我們已經搜到十四樓。」

「有什麼發現？」

「沒有，」對方回答：「大廈中的住客多半已經入睡，他們都說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們有沒有入屋調查？」

「有的，」對方答：「女警還逐間房查看，發現不到可疑的產婦！」

「繼續搜吧，」周探長道：「還有六層樓哩！」

「是。」

「探長，我去參加搜查工作，怎樣？」陳警官問。

「你——你想上去？」

陳警官向他點着頭，道：「我有一種預感，產婦定然住在十樓以上。」

周探長猶豫了一下，說道：「好，那你去吧！」

陳警官答應了一聲，轉身吩咐一個女警伴着自己，向大廈入口走去。

守在大廈門口的警員向陳警官行了一個軍禮，陳警官和那女警員踏進電梯。

「我們上幾樓？」女警員問。

陳警官沉吟了一下，說道：「從十樓開始吧。」

「是。」

電梯在十樓停定後，陳警官和女警員踏出電梯，左右望了一眼，向「A座」走去。

他按下了門鈴，屋內立時有人應門問：「誰？」

「警察！」

大門開了，一個披着晨褸的中年男子上下打量了陳警官一眼，道：「你們剛才不是來查過了嗎？」

「對不起，我想再看一看。」

「好，請進來吧。」

陳警官和女警員先後踏進屋，大廳中陳設華麗，兩個房門洞開着。

「這裏只有兩房一廳？」陳警官一面向內走去，一面問。

「是的，這幢大廈全是兩房一廳的間隔，才五百多呎，像豆腐干一樣小。」中年男子穿上了晨褸道：「請不要客氣，四處看看吧。」

陳警官向臥房、厠所和厨房看了一眼，便道：「對不起。」

當他向大門走去時，中年人忽然問道：「警察先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陳警官霍然一笑，道：「我們發現有人將一個嬰兒拋下街去。」

「啊！」中年人臉色一變，急忙問：「死了沒有？」

「從十幾樓拋下去，你說會不會死？」陳警官苦笑一下。

離開那個單位後，女警員問：「陳警官，剛才咱們還沒有看清楚哩！」

陳警官向她搖了搖頭，道：「從應門的人臉上表情大約便可以看出一個端倪了，我們剛去時，他所表現的全是一副狐疑困惑的表情，所以，我斷定嬰兒不是從他那個單位拋下樓去的。」

女警員緩緩地點着頭，陳警官已經走上前按下「B座」的門鈴。

兩人按次序上門調查，不久，來到了十三樓。女警臉上已經露出不耐煩的神色，陳警官卻好整以暇地按下「A座」的電鈴，一面道：「按嬰孩屍體的方位來看，A座和B座最有可能。」

他話聲甫畢，屋內傳來一個低沉的女聲：「是誰？」

「警察。」

門打開了，一個滿頭白髮的老婦出現在門口，上下打量着陳警官，眼色閃爍不定，訥訥地問：「你……你們剛才不是來過了麼。」

「對不起，我想再看看。」

老婦猶豫了一下，終於把大門打開，讓身給陳警官和女警員進去。

大廳中陳設簡陋，沙發、餐枱、雪櫃和一具電視機之外，沒有他物，兩個房門則緊緊關閉着。

「我們可以看看房間嗎？」陳警官問。

「他們都睡着了。」老婦有點不大情願。

「請問這層樓幾個人住？」

「三個，」老婦答：「我先生，還有我女兒。」

「令千金多大？」

「十七歲。」

陳警官向女警員打了個眼色，道：「老太太，勞煩你帶她進房看看吧。」

老婦遲疑了一下，才上前打開一道房門，一個身穿睡衣的老者正從床上爬下來，戴着老花眼鏡，向女警員望過來。

「我丈夫是日本人，」老婦道：「不大會說中文，你們有什麼問題問我好了。」

「請問貴姓？」女警員問。

「我們姓野村，我先生叫十三郎。」老婦回答。

「野村先生，請你出來一下好嗎？」女警問。

「對不起，」老婦急忙道：「我先生不良於行，長年躺在床上，你可以進房去看看。」

女警員望了野村十三郎一眼，踏進房去。

這時，陳警官走到洗手間，見門虛掩着，於是伸手一推。

洗手間的門一推開，迎面撲來一陣異味，陳警官雙眉不由一揚，那陣異味實在不是洗手間應該有的。

他扭亮了電燈，向洗手間望進去。

那個洗手間丁方六十呎左右，有一個浴缸，一個馬桶和一個洗手盆，除此之外，還有幾個塑膠面盆。

浴缸浸着許多未洗的衣物，陳警官凝眼打量了一下，發現不到什麼疑點，只是那陣強烈的異味仍然瀰漫整個洗手間。

陳警官向抽水馬桶看去，忽然看到馬桶蓋上有一點血漬，他急忙上前仔細一看，不錯，剛是凝結了的血漬！

就在這個時候，背後傳來女警員的聲音：「陳警官，你過來！」

陳警官聞言離開洗手間，只見女警員正打開另一道房門，望着房中躺在床上的一個少女出怔。那少女十七八歲年紀，躺在被窩之中，好像正在酣睡。

陳警官踏了上前，問道：「怎麼啦？」

「她是野村先生的女兒，中文名叫洗美子。」女警員道：「好像陷入昏迷之中，我叫了她幾聲，她也不應我。」

「哦？」

陳警官正欲踏上前去看個清楚，老婦忽然閃身擋在門口，道：「警察先生，我女兒有點不舒服，請你不要驚擾她吧。」

「什麼不舒服？」

「傷……傷風感冒，」老婦吶吶答道：「

發高燒。」

「有沒有看過醫生？」陳警官淡淡地問，一副毫不介意的樣子。

「看過了，醫生說要多多休息，」老婦仍然擋在門前：「還是讓她睡吧。」

「野村太太，」陳警官正色道：「我們剛才在樓下發現一具甫出世的嬰孩屍體，是從這幢大廈拋下去的，人命攸關，我們一定要查個清楚！」

「美子是黃花閨女，那有孩子？」老婦死命擋在門前：「你們還是到別處去查查看吧，那嬰孩絕對不是我們拋下去的。」

陳警官雙眼一轉，道：「那麼，讓我們進房去看看有什麼要緊？」

「我——我怕你們吵醒了她。」

陳警官正欲說話，躺在房中的洗美子忽然幽幽地吁了一口氣，醒了過來，道：「媽，什麼事？」

老婦見女兒醒來，臉色一變，道：「沒……沒什麼，你快睡吧！」

「野村太太，令千金既然已經醒來，我進房去看看又有什麼關係？」女警員說。

「是啊，野村太太，你應該明白身爲本市守法市民，是應該和警方合作的。」

老婦垂下頭來，嘆了口氣道：「好吧！」

陳警官向女警員使了個眼色，女警員會意，踏進房後，轉身把房門關上了。

床上的洗美子翻了一個身，睜開眼睛，一看到身穿制服的女警，渾身一震，掙扎着要坐直起身，可惜力不從心，累得滿頭大汗。

「小姐，你還是躺下來吧，」女警員趨上前，柔聲道。

「你……你來我家幹什麼？」洗美子雙唇蒼白無血，一雙吃驚的眸子牢牢望着女警員。

女警員偶爾一瞥眼，看到床間和被褥間有斑斑血漬，登時明白了，淡淡一笑，道：「你做了什麼事，我們當然來找你。」

洗美子忽然掩面啜泣起來。

「野村小姐，那孩子是你的？」女警員倒也很瞭解洗美子的心情，低聲問。

洗美子渾身抖索一下，緩緩地點着頭。

女警員吁了一口氣，暗忖果然不虛此行，她繼續又問：「爲什麼要這樣做？」

洗美子聞言更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痛哭失聲。

女警員料不到她突然痛哭起來，正感手足無措，房門忽然「砰」地被人撞了開來，野村太太奔進室來，將女兒摟在懷裏，又憐又愛地道：「乖孩子，不要哭，不要哭！」

女警員站了起身，向房門外的陳警官點了點頭，示意已經找出殺嬰兇手了！

× × ×

在周探長的辦公室中，野村母女和周探長面對面坐着，野村夫人面色黯然，洗美子則垂首啜泣着。

周探長雙眉緊蹙，望實了母女兩人。

半响，他沉痛地問：「野村小姐，那嬰兒是你親手拋出窗外的？」

洗美子點點頭，仍然啜泣着。

「當時你看清楚孩子不健全？」

洗美子又點點頭。

「你究竟因爲未婚生子恐怕家裏人責罵，還是見嬰孩四肢不健全，因此才將他拋出窗外的。」

洗美子只顧低泣，沒有回答。

「野村小姐，我首先要告訴你，這樁殺嬰案日內便要提堂，你是被告，如果你在法庭上不能向法官提出適當的答辯的話，謀殺罪名一成立，你恐怕要身繫囹圄，知道嗎？」

野村太太插口道：「美子是在神智失常之下才會做出這種事的，法官一定會原諒她。」

「野村夫人，令千金懷孕的事你們知道嗎？」周探長問。

野村太太搖了搖頭道：「我們一向只當她胖了而已，事實上她今年才十七歲，從來沒有帶過男友到我們家裏來，那裏想到她竟然有了身孕。」

「那麼，令千金在洗手間產子，並且將孩子拋下街後，你們知情嗎？」

野村太太沉吟了一下，道：「我……我聽到異聲，又見洗手間地上都是血，問過美子後才知道的。」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道：「既然你知道，爲什麼不報警？而且在我們警方第一次搜查時，將實情隱瞞起來？」

野村太太訥訥地答不出話來。

「野村太太，你們知情不報，同樣是有罪的，知道嗎？」

野村太太臉上肌肉起了一陣抽搐，她沉吟了半响，道：「探長，如果是你的女兒生下一個沒有四肢的怪嬰，同時把他人道毀滅了，你會怎樣做？」

周探長一時竟然語塞，一會才道：「無論如何，你們這樣做是犯法的！」

野村母女垂下首來，緘默了。

「野村小姐，」周探長問：「那個孩子的父親是誰？」

洗美子垂首不答。

「探長，我也問過她了，」野村太太答：「她死也不肯說。」

「野村小姐，在這種情形之下。你是必須將他招供出來的。」周探長道。

一直緘默着的野村洗美子忽然仰起首，語氣堅定如鐵，道：「不！我無論如何也不會將他的名字說出來的！」

「爲什麼？」周探長不解地問。

「好讓你們去找他麻煩？」洗美子苦笑着，道：「不！我一個人麻煩已經夠了，何必再多叫一人來陪我？」

「野村小姐，你將來會被以謀殺罪提訴，知道嗎？」周探長問。

「那又怎樣？」大不了坐電椅，問吊，還不是一個『死』字？」洗美子神情激動地道：「與其活着受這種痛苦，倒不如一死了之！」

「美子！」野村太太暴喝一聲。

周探長料不到野村太太聲若洪鐘，心中陡地一跳。

洗美子狠狠地瞪了乃母一眼，道：「媽，難道我說錯了嗎？」

「美子！」野村太太眼光中透着央求之意，低聲道：「有話回家慢慢說行嗎？」

周探長將這一切看在眼中，心下暗暗納罕，道：「野村小姐，剛才，你說活着受什麼痛苦？」

洗美子向母親望了一眼，口唇掀動一下，垂首道：「沒有。」

周探長見她不肯說，只好又道：「無論如何，將來你上庭受審的時候，法官一樣會問你誰是那孩子的父親的。」

「我不會說，」洗美子道：「我已經十七歲零五個月了，我有權結交男朋友。他不會有罪。」

「這樣說來，你是想一人担當所有的罪名了。」周探長問。

「不錯。」洗美子堅定地點着頭。

「好吧，那就算我想幫你，也無能爲力了！」周探長站了起身。辦公室的門却在此時被人推了開來，陳警官面色疑惑地奔進來。

他一見野村母女在座，先是一呆，隨即向周探長道：「探長，那具屍體不見了。」

「什麼屍體?」

「怪嬰。」

「什麼?」周探長差點跳起身來,急忙問:「是怎樣不見的?」

「殮房的人也莫明其妙,」陳警官道:「昨晚我們將他送入東區公衆殮房,打算由醫官解剖再進一步檢驗,怎料今天中午打開冷藏庫時,發現裏面空空如也,不見了!」

野村母女聞言也是臉上變色,面面相覷。

周探長問道:「誰去過殮房?現場有什麼可疑的跡象?」

陳警官搖着頭,道:「沒有人去過,現場也無任何可疑綫索,總之,那具怪嬰的屍體好像消失在空氣中一般。」

周探長不解地擺着頭,道:「那有這種事?誰會對一具甫出世又沒有四肢的嬰孩屍體發生興趣?」

陳警官茫然地搖搖頭,顯然地,他對這一點也摸不着頭腦。

「探長,無論怎樣,你們要把那具屍體找回來,」野村太太忽然說:「否則,你們是難以入人之罪的。」

周探長腦中念頭一閃,不錯,如果屍體失踪,的確難以檢控野村冼美子,將她謀殺親生骨肉的罪名成立的。

周探長告訴自己:又面臨到一個新的難題了!

野村母女離去後,周探長將剛才的對答推敲了一下,隱約覺得內裏另有蹊蹺,說不定殺嬰案的背後,還有一個重大的秘密,可是到底爲什麼,一時間都想不出來。

目前最重要的便是:設法將怪嬰的屍體找回來!

周探長動員了最精明的幹探,廣佈綫眼,明查暗訪,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了,仍然查不到盜屍賊!

他最初懷疑到是野村一家弄的玄虛,可是經過一番暗中觀察,發現野村十三郎長年癱瘓在床,形同廢人,家中經濟拮据,根本做不到這種事。

然後,周探長又懷疑到是跟冼美子生下怪嬰的那個男子所爲,可是,野村冼美子不肯將他的姓名招供出來,很難以調查。

這樁「殺嬰案」喧嚣過一陣後,人們逐漸把它忘記了,冼美子經過初步提審後,陪審員都同情她的遭遇,宣判無罪。

最後,甚至連周探長也認爲「殺嬰案」和「失屍案」已經烟消雲散,再也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了!

然而,眞正的內幕和聳人聽聞的眞相,却正在逐漸地醞釀,逐漸地展開……。

那是一個陰霾密佈的下午,「永成工業大厦」門外,一批批的女工自內湧了出來。

在那些女工中,有一個眉宇間隱罩重憂,落落寡歡的少女,站在工廠門口向四週張望,正是「殺嬰案」的女主角冼美子!

冼美子手中提着飯盒,一雙張惶的眸子四週窺伺着,冷不防有人在她肩上一拍,她「呀」地一聲叫了出來,「叮噹」聲響,手中的飯盒掉下地去了。

冼美子回過頭去,原來是一個十四五歲,長得眉清目秀的少女,她橫了那少女一眼,道:「小辣椒,你嚇死人啦!」

原來那少女正是「小鬼子」王小克的拍檔小辣椒,她嘻嘻一笑,道:「站在這兒發獃幹什麼?」

冼美子好像有着重重心事,並不置答,仍然四週張望着。

「美子,看這天色可能要下雨,你還不趕快回家?」小辣椒詫異地問。

「我——」冼美子眼珠一轉,低聲道:「我想看看那人在不在。」

「什麼人?」

冼美子左右望了一眼,俯身在小辣椒耳畔低聲道:「這幾天我發現有人暗中在跟踪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壞人。」

「哦?」小辣椒心中一動,問道:「你可看清楚那人的樣子?」

冼美子搖了搖頭,道:「看不大清楚,那人十分狡猾,一見我回頭去看他,便連忙低下頭。」

小辣椒好奇心起,道:「是個男的?」

「是的。」

「你怕他對你不利?」

「現在本市治安越來越壞,老實說,我……我實在很怕。」

「不要緊,以後下班我們一塊兒走,反正大家順路,我送你回家便行了。」

「你送我?」冼美子瞪大一雙美眸,不置信地問。

「怎麼?你不相信我?」小辣椒不悅地。

冼美子苦笑着。大家雖然同在一間工作做事,而且還是坐隔壁,可是,論身材,自己比她高一個頭不止,論歲數,也比她大一兩歲,天下間那有條件比自己差的保鏢?

「我學過拳術的,」小辣椒神氣地道:「你信不信?」

冼美子可沒有留心聽她的話,只顧向四週窺探。

「怎麼?那人還在嗎?」

冼美子搖了搖頭道:「今天好像不在。」

「那麼趕快回家吧。」小辣椒拉着冼美子,向附近的巴士站走去。

兩人剛來到巴士站,冼美子一瞥眼間,看到一個身材矮胖,頭戴笠帽的男子,正靠在巴士站對面的一根電燈柱上,渾身不由一震。

小辣椒發現她的異狀,循她眼光望去,見那矮胖男子正將笠帽拉低,顯然是不想被人看到他的廬山面目。即使如此,小辣椒還是心頭一亮,用不着說,這胖子便是向冼美子釘梢的人了!

她眼珠一轉,低聲向冼美子道:「你先排隊,讓我來捉弄他一下。」

說罷,也不待冼美子回答,逕自向那胖子走去。

胖子聽到脚步聲,略一抬頭,小辣椒倏地縱起身來,伸手奪下他頭上的笠帽轉身飛奔。

她一口氣奔出十餘碼外,回頭一看,那胖子竟然好像沒發生過任何事一般,站在當地,右手手指攤開,掩住了半邊臉孔,烱烱的眼光望住冼美子。

小辣椒暗罵了一聲「沒趣!」向胖子走去,將笠帽向前一遞,道:「先生,這帽子是你被風吹走的。」

胖子不發一言,接過帽子往頭上戴,正眼也不望小辣椒一下。

小辣椒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道:「喂!你連多謝也不說一聲嗎?」

胖子充耳不聞,仍然看着冼美子。

不一會,巴士來了,小辣椒只得轉身向冼美子走去,擠上了巴士。

兩人剛在車廂裏站定,冼美子一拉小辣椒,低聲道:「你看,他也跟上車來了!」

小辣椒轉頭一望,果然看到那胖子也在車上,不過他此時雙眼望向車窗之外。

「以前他也跟你搭車回家?」小辣椒低聲問。

「不,」冼美子回答:「可是每次我上巴士到站落車,他總是在後面跟着,就像攝青鬼一般。」

小辣椒暗暗點着頭,她知道這胖子絕不是攝青鬼,只不過是配備了汽身跟踪而已。

「他到底想要什麼?」小辣椒又低聲問。

冼美子茫然地搖着頭,道:「我就是不知道。」

「剛才我故意上前逗他,他偏偏像木頭人一般不理不睬,眞是豈有此理!」小辣椒悻悻然地道:「眞要再想個法子,好好的作弄他一下。」

冼美子正要出聲阻止,小辣椒忽然低呼一聲「有了!」向胖子那邊擠了過去。

她身材嬌小玲瓏,車廂企位雖然站滿了人,還是很容易地便擠到胖子身畔。

胖子望了她一眼,別過頭去。

這時,巴士一個轉彎,車身一側,站立的乘客向左邊倒去,小辣椒早看清楚胖子身畔站着一個三十許的女子,伸手在她高聳的臀部拍了一下。

那女子發覺有人捏住自己的臀部,俯首一看,背後站的都是女乘客,還有幾個男乘客,却是背向着她。

女子不發一言,暗中留意觀察。

小辣椒見那女子並不發作,暗暗失望,這時巴士司機一個急煞車,乘客又向一邊倒去,小辣椒乘機在那女子臀上用力一摸。

那女子怒目瞪了胖子一眼,却仍然忍着。

小辣椒暗暗失望,覷準巴士開動,又緩緩地伸出手去。

不料手才伸到半途,忽然被人緊緊地抓住,定眼一看,認得是胖子毛茸茸的大手。

她一急之下,叫了起來:「非禮呀,有人摸我的屁股呀!」說話時,左手不斷向胖子肩膊搥下,叫道:「你這個鹹濕佬,摸我屁股,我打!打!」

那女子聽到小辣椒的叫聲,也插口道:「抓住這個色狼!他剛才也摸過我!」

胖子料不到小辣椒有此一着,刹那間又窘又急,欲待申辯,巴士司機已經將車子停下,幾個孔武有力的男乘客上前抓住胖子,聲勢洶洶地興問罪之師。

胖子欲待解釋,可是衆人那肯相信,巴士司機把車子駛到附近警署,三個男乘客拖扯着胖子,踏進警署落案去了。

小辣椒得意地向冼美子眨了眨眼,低聲道:「看他以後還敢不敢再跟踪你!」

她以爲冼美子必定欣然色喜大加稱謝,不料冼美子秀眉微皺,却不答話。

這時司機過來請小辣椒和那女子到警署作證人,小辣椒連忙搖頭,道:「算啦,我趕着回家吃飯,還是這位小姐去做證人吧!」

那女子剛才被「胖子」捏了兩下臀部,兀自隱隱作痛,當下自告奮勇落車作證去了。

小辣椒把冼美子送到大厦門口,道:「放心吧,那胖子經過今天之後,絕對不敢再騷擾你啦!」

回到家後,小辣椒把這件事說給王小克和白小妹聽,兩人都是哈哈大笑,王小克道:「那女子的屁股漂不漂亮?」

小辣椒先是一呆,隨即啐道:「沒正經!人家屁股漂不漂亮關你什麼事?」

「咦?要是不漂亮的話,摸上去有什麼意思?」王小克笑道。

白小妹忽然插口問道:「你那個名叫冼美子的女同事,是不是殺嬰案的女主角?」

「殺嬰案?」

「上個月才發生的命案嘛!」白小妹道:「報章上還以頭條新聞登出來哩!」

「啊!我沒看報紙。」

「你是看不懂!」王小克打笑道:「什麼沒看報紙,說得倒好聽。」

「你又會看?大家半斤八兩,臭美麼?」小辣椒橫了王小克一眼,轉頭向白小妹問道:「小妹,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說來聽聽。」

白小妹略一思索,將日前發生的殺嬰案說了出來。小辣椒「啊」地驚呼了出來。

「冼美子不像是那樣狠心的人。」小辣椒道。

「人不可以貌相,首先我問你,冼美子是她的眞名嗎?」白小妹道。

「是啊。」

「據報上說,殺嬰案的女主角是中日混血兒,她父親叫野村十三郎,是日本人,母親姓冼,身份證上,則登記着父母的姓,叫『野村冼美子』。」

「對啦!」小辣椒一拍大腿,叫了起來:「冼美子會說日本話的。」

「你怎知道?」王小克插口問。

「那天我聽到她在和人講電話,說的話我聽不懂,後來一問,她告訴我那是日本話。」

「這樣說來,冼美子即是『野村冼美子』無疑了。」白小妹道。

「她……她當眞生過一個沒手沒脚的怪嬰,並且從十三樓拋下來,將他拋死?」小辣椒訥訥地問。

「報上是這樣登着。」

小辣椒張大了口闔不攏來,半晌才道:「那孩子是和誰生的?」

「報上說,這是一個謎。」

小辣椒忽然「咭」地一聲笑了出來,道:「冼美子倒有兩下子,竟然偷偷地和人生了孩子,難怪幾個月前,她一邊工作,一邊要吃話梅了!」

王小克皺起了雙眉,道:「那麼今天跟踪她的胖子又是誰?」

「說不定是她的漢子。」

白小妹橫了小辣椒一言,怪她出言粗鄙,道:「不會的,冼美子不是說過和那胖子不認識的嗎?」

「那具怪嬰的屍體有沒有找回來?」王小克忽然又問。

白小妹搖了搖頭,道!「報上不見有登,大概是找不回來。」

「那冼美子爲什麼會生出一個沒手沒脚的怪嬰?」王小克詫異地問。

「我看過一篇特寫稿,說是像這種怪胎,每三百五十萬個胚胎之中才有一個,不過,多數是有手沒脚或者有脚沒手,四肢皆無的却很鮮見。」白小妹道。

「那偷屍賊又是爲什麼要將這個怪胎偷走呢?」王小克又問。

「或者偷去研究吧?」小辣椒道。

王小克聞言心中一動,喃喃地說道:「唔,看來,除了這個原因之外,找不到其他的理由了。」

「開飯吧!」小辣椒道:「人家肚子餓死了。」

白小妹答應了一聲,轉身去開飯。

翌日小辣椒回到工廠,見冼美子已埋頭在工作,於是走了過去,道:「美子,昨天的事好不好玩?」

冼美子仰首瞥了小辣椒一眼,淡淡一笑,道:「這樣子作弄人有什麼好?」

「親手把一個親生骨肉抛出窗口又有什麼好?」小辣椒道。

冼美子聞言渾身一震,驚駭莫名地望住小辣椒,口唇掀動了一下,却說不出話來。

小辣椒素來心直口快,絕對不關心人家的感受,又冷冷地道:「沒有結婚而生子,又有什麼好?」

冼美子雙手一抖,手中的工具鉗子掉下地

來，望着小辣椒，怔怔地出不了聲。

小辣椒冷哼一聲，回到自己的工作枱去，拿起一枚原子粒把玩着。

不一會，小辣椒偷眼向洗美子望去，只見她對着枱上的一大堆原子粒出怔。

管工伍伯走了過來，見洗美子精神恍惚，問道：「洗美子你在幹什麼？還不快工作？」

洗美子這才如夢初醒，急忙埋首工作。

這天休息午膳的時候，洗美子匆匆離開工作崗位，一眨眼間，小辣椒已不見了她人影。

午膳時間過去不久，洗美子才重新出現，神情好像開朗了許多。

下班時分，小辣椒暗自留心，跟着洗美子離開工作間，在電梯門口和她打了個招呼：「回家啦？」

洗美子神態困窘，點了點頭，忽然轉身向太平梯走過去。

「喂！」小辣椒急忙追上前：「美子！」

洗美子沒有停步，逕自向樓梯衝下去，小辣椒急了，追上前一把拉住她，道：「等等我吧！」

「小辣椒，放開我！」洗美子沉聲道。

「——」小辣椒呆了一呆，道：「你不用我陪嗎？」

「謝謝你，不必了。」

「你不怕那個胖子？」

洗美子臉上閃過一陣恐懼的神色，但旋即消退了，道：「不怕。」

小辣椒見她面對着自己時，臉上現出厭惡的神情，知道是上午一番話得罪了她，於是「哼」地一聲道：「好吧！不要我陪就算了！」

洗美子更不打話，一扭頭向樓梯奔下去。

小辣椒望着她的背影，向她扮了個鬼臉，道：「走就走，謀殺親兒的兇手，誰稀罕和你在一起！」話是這樣說，卻禁不住心底下的好奇，略一沉吟，隨後追了下去。

來到樓下時，只見工廠門口人頭湧湧，都是下班的女工，那兒去找洗美子的人影？

小辣椒猶豫一下，拔脚向巴士站奔去。然而，巴士站附近並沒有洗美子的人影，她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小辣椒四週張望着，不但看不到洗美子的人影，便是那個胖子，也不見影踪，心底下暗暗失望，走到人龍中去排隊等巴士。

這天晚上，小辣椒一直耿耿於懷，覺得自己日間所說的話的確傷了洗美子的自尊，難怪洗美子不理睬自己。

翌日，小辣椒提早十分鐘離開家門，打算回工廠向洗美子說幾句好話，可是，洗美子卻請假了！

一連三天都不見洗美子上班，小辣椒心底下暗暗焦急，決定下班後到她家裏看看。

主意一定，小辣椒心安理得地工作，等下班鐘聲一响，也顧不了將工具收回，起身向外衝去。

半個小時後，小辣椒已經來到了洗美子所居住的那幢大廈。

她踏進電梯，按下十三那個掣。電梯在十三樓停定後，小辣椒出了電梯，查看「A座」所在。

一瞥眼間，「A座」就在電梯門口對面，她躡足上前，伸手欲按門鈴。

就在她的手指觸到電鈴掣的時候，屋內忽然傳來「砰」地一聲巨响，小辣椒猝不及防，不由嚇了一跳。

巨响過後，屋內傳來一個咆哮聲：「就是你自作主張，才把我們累到這個地步！」

小辣椒的手緩緩地放了下來，屋內有人在吵架，這時候按鈴造訪會不會太尷尬了一點？

咆哮聲過後，小辣椒又聽到一陣啜泣聲，那聲音好熟，正是洗美子。

「早就關照過你，孩子生下來後，立即交給我，由我來處置，你卻自作主張拋下街去！」那聲音怒不可遏：「你看，上個月好不容易才把這樁事攬妥，現在又來了！」

小辣椒心中一動，說話的會不會是洗美子的父親野村十三郎？

照那人的話聽來，洗美子肚中有了孩子，她家裏的人是早就知道了的。既然有了身孕，爲什麼不看醫生，或者到醫院去分娩？

「你……你是有心要將我們拖進地獄！」那聲音又咆哮着道：「早知道十七年前也把你拋到街上去，免得今日來惹出這許多麻煩！」

洗美子只是啜泣着，忽然，一個老婦的聲音道：「野村，美子這次也受了不少驚嚇，你別儘是罵她了！」

「我不但罵她，我還要打她，打死她！」野村十三郎咆哮着。

「野村！美子今年才十七歲，她在那種情形之下，自然驚惶無主，才會把孩子拋出去，現在事情已經到這個地步，你打她罵她又於事何補？」

「哼！除非她把那個小子的姓名說出來，否則我一輩子都不饒她！」

只聽野村太太柔聲道：「美子，你看你父親氣成這個樣子，你就說出來吧！」

小辣椒豎起耳朶，卻聽不到美子的回答。

「美子，你怎麼這樣固執？」

美子仍然不出聲。

小辣椒腦中不知閃過多少念頭，猜測着野村夫婦的對白。

她隱約覺得，美子將一樁秘密瞞住她的父母，而她的父母，也同樣有着一樁不可告人的秘密。

屋內一片沉寂，顯然地，家庭風暴已經暫時過去了。

小辣椒又伸手向門鈴按去。門鈴响過，屋內卻出奇地靜，連洗美子的啜泣聲也聽不到了。

半响，野村太太才隔着門問：「誰？」

「伯母，我找美子，」小辣椒道：「我是她的同事。」

門打開一道小縫，野村太太探首出來打量了小辣椒幾眼，見她是個小女孩，這才暗自吁了一口氣，問道：「你叫什麼名？」

「我叫小辣椒，」小辣椒道：「伯母，美子在家嗎？」她這樣問是想表明自己聽不到剛才屋內的吵架聲。

「找她幹什麼？」

「沒什麼，」小辣椒沉吟一下，道：「我見她三天不上班了，以爲她不舒服，所以來看看而已。」

「她沒有事，」野村太太擋在大門前，沒有請小辣椒入內的意思，道：「明天便會上班了。」

「伯母，如果她在的話，我可以進去見她嗎？」小辣椒問。

野村太太見小辣椒左一聲「伯母」右一聲「伯母」，叫得十分親熱，不由猶豫了起來。

「誰呀？」野村十三郎的聲音自內傳來。

野村太太聽到丈夫的聲音，臉上神色一變，說道：「你還是回去吧，反正她明天便上班了。」

說完，野村太太將大門關上了。

小辣椒吃了閉門羹，又是氣惱又是失望，豎起耳朶傾聽屋內的動聽。

時下的建築物十分單薄，屋內人的對話，站在屋外的人若是細心傾聽，通常聽得一清二楚，果然，小辣椒聽到野村十三郎問道：「是誰？」

「是美子的同事。」

「幹什麼來着？」

「沒什麼，」野村太太回答：「只不過見美子三天沒有上班，跑來看看她而已。」

野村十三郎冷哼一聲，道：「家裏已經沒有錢了，還鬧情緒不上班，養這樣的女兒有什麼用！」

「野村！」野村太太低呼一聲，似乎在怪丈夫出言苛責女兒。

果然，野村十三郎不再出聲了。

小辣椒見再也聽不到什麼話，這才悄然引退。

翌日，洗美子果然上班了，小辣椒上前問道：「美子，昨天我去找過你，你知道嗎？」

洗美子低聲答道：「我知道。」

「你媽媽不肯給我進去。」

洗美子幽幽地嘆了一口氣，沒有出聲。

「那天我對你說過的話很……很不對，」小辣椒硬着頭皮說：「我……我事後一想，心底下很過意不去。」

洗美子低垂着頭。

「你——你不怪我嗎？」

洗美子仍然低垂着頭，小辣椒忽然聽到輕輕「噗」地一聲，一顆晶瑩的淚珠滴在工作枱上。小辣椒俯身一望，只見洗美子頰上掛着兩條淚痕，晶瑩的淚珠兀自從眼眶中淌下來。

「美子，你——」

洗美子艱澀地搖着頭，伸手抹拭眼眶中的淚水，坐直起身，拿起工具操作。

小辣椒見管工伍伯向這邊走來，這才轉身回到自己的工作枱。

伍伯走到洗美子身畔，道：「洗美子，你的電話。」

洗美子匆匆出去接聽電話，不一會，又匆匆進來，向伍伯道：「伍伯，我有點事想出去一下。」

「什麼事？」伍伯扳起臉孔，道：「你一連請了三天假了！」

「我……」洗美子焦急地道：「是急事，我只出去半個鐘頭。」

伍伯沉吟了一下，終於向她點點頭，道：「好吧，快點回來，我們正在趕貨。」

「是！」

洗美子轉身向外奔去，小辣椒眼珠一轉，自後跟了上去。

「小辣椒！」伍伯將她叫住。

「唔？」小辣椒心下一跳，站定脚步。

「你又到那兒去？」

「小便。」小辣椒說着逕自向外奔去，見洗美子的身影在太平梯間一閃隱沒了。

她一個箭步竄上前，心下暗暗奇怪，洗美子接到什麼重要的電話？竟然急得連電梯也不耐煩等？

她猶豫一下，決定追下去探個清楚。

洗美子因爲急着下樓，因此察覺不到後面有人跟着，一口氣奔到樓下。

工廠大厦門口停泊着許多大貨車，洗美子踏出門口，立時有個年輕人迎了上來。

小辣椒一眼看到那個青年，心中不由一動：天下間竟然有這樣英俊儒雅的人！

那青年面如冠玉，氣宇軒昂，身材適中，便是外國著名電影小生阿倫狄龍，也沒他那般英俊。

小辣椒一看到那個青年，眼光便被他牢牢地吸引住了，站在當地不能動彈。

幸好洗美子背向着她，那青年又只望着洗美子，所以，小辣椒並沒有露出行迹。

那青年迎上前來，親熱地搭住洗美子的肩膊，說了一句話。

小辣椒定一定神，腦中閃過一個念頭：他便是洗美子的愛人！和她生下無手無脚怪嬰的愛人！

一想到這一點，小辣椒立時清醒過來了，她躡足踏上前，在貨車旁站定。

由於那輛貨車車身甚高，因此，洗美子和那個青年看不到小辣椒。

小辣椒在貨車旁站定，蹲下身來朝車底一望，看到兩人的雙脚，剛好對着自己。

她緩緩地站起身，豎起耳朶想偷聽兩人到底在說些什麼。

「董冲，你跑來幹什麼？」

「我一連三天打電話給你，你都不上班，」名喚董冲的青年道：「究竟是爲了什麼？」

「工廠中有同事知道我的事。」

「那有什麼關係？前陣子報紙上不是天天都登着嗎？」董冲說。

「唉！這種事最好不要被人知道，」洗美子道：「我本來以爲他們都不曉得的。」

董冲柔聲道：「美子，你爸爸還是一樣罵你嗎？」

小辣椒聽不到洗美子怎回答，暗想她大概向個郎點頭認了。

「唉！」董冲嘆了一口氣，道：「這些日子來，眞是委屈你了。」

「爲了你，我……我便是受再大的委屈，也心甘情願。」洗美子低聲說。

小辣椒一聽到洗美子這樣說，心底下再無懷疑，這「董冲」正是美子的愛人，那個沒有四肢的怪嬰，正是兩人的「愛情結晶品」！

一個相貌如此俊雅的青年，竟然生出如斯恐怖的怪嬰，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只聽董冲繼續道：「美子，爲甚麼會這樣的？你爸爸不肯說嗎？」

「爸爸近來脾氣很不好，我不敢問他！」

洗美子低聲答道：「但我問過媽媽。」

「你怎樣問她？」

「我問她是不是遺傳的關係，但她沒有回答我。」洗美子聲音嗚咽道：「大概是我命苦吧！」

「美子，你一定要查出原因。」董冲道：「我們將來要結婚，要生許許多多白白胖胖的孩子，我們不能再來一次。」

「我知道，可是……可是，他們不肯告訴我！」

「美子，你聽我說，如果你查不出原因，我……我會沒有勇氣和你結婚的。」董冲道：「你知道，我的家人思想很保守，萬一將來結了婚，再生一個這樣的怪嬰的話，他們——他們不會給我們長相廝守下去。」

「董冲，我現在心情很亂，你——你不要再迫我了，好不好？」洗美子低聲央求。

董冲嘆了一口氣，不說話了。

小辣椒躲在貨車旁，大氣也不敢透一口，偷聽兩人的對白。不一會，洗美子忽然打破沉寂，低低地叫了一聲：「董冲。」

「甚麼事？」

「你——你還愛不愛我？」洗美子問。

「傻孩子，我當然愛你。」董冲誠懇地說：「爲甚麼這樣問？是不是不信任我？」

洗美子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不是不信任你，是我不信任自己。」

「爲甚麼不信任自己？」

「我……我……」洗美子猶豫了一下，說：「我並不是個正常的人，我不能像其他的人一樣生孩子，結婚……」說到後來，聲音已呈嗚咽。

「傻孩子，也許這並不關你的事呢？」董冲柔聲安慰她：「我早就說過，你問一問世伯和伯母，說不定和他們有關。」

小辣椒只聽到洗美子又是幽幽地嘆了一口

氣，說道：「我不能下來太久，還是改天再談吧。」

「我甚麼時候才能再見你？」董冲急忙問道。

「……我打電話給你，好不好？」

「好。」

洗美子轉身正欲離去，董冲忽然一把拉住她，笑着問：「我吻一下怎樣？」

洗美子俏臉一紅，嗔聲道：「這是甚麼地方？別這樣嘛！」

小辣椒向前一望，見洗美子匆匆地跑到電梯口去，進了電梯。董冲站在當地發一會呆，這才轉身離開工廠大厦。

這天下班鐘聲一响，小辣椒便跑到洗美子跟前，道：「美子，我陪你回家好嗎？」

洗美子的心情似乎很開朗，淺笑着答道：「好！」

兩人乘電梯來到樓下，向巴士站走去，小辣椒忽然說道：「美子，你的男朋友長得好俊啊！」

洗美子聞言身子一震，側頭驚詫地望着小辣椒，囁嚅地問：「你……你怎麼知道？」

「剛才你是不是在樓下見過他？」

「你——你看到了？」洗美子聲音微顫。

「不，是工廠裏的同事看到的。」小辣椒向她笑了一笑，道：「怎麼啦？你有一個這樣英俊的男朋友，正是值得驕傲的事，怕甚麼給人知道？」

「誰看到的？」洗美子緊張地問。

「是一個新來的同事，你不認識的。」小辣椒道。

「告訴我，她是誰？」

小辣椒想不到她鍥而不捨地追問，胡亂揑造了一個名字！「梁亞好。」

洗美子喃喃將那個名字唸了幾遍，臉上仍然是緊張的神色，道：「她還告訴了誰？」

「我和她最談得來，所以她只告訴我。」

洗美子這才吁了一口氣，神色稍緩，道：「小辣椒，我有一件事求你。」

「是不是叫我不要將你和男朋友見面的事說出來？」小辣椒問。

「你——答應我嗎？」

小辣椒毫不考慮地點着頭，道：「我一個人都不說，你放心好了。」

「謝謝妳！」洗美子由衷地說道：「謝謝你！」

「美子，其實你今年已經不小了，交個把男朋友有甚麼不對，為何這樣鬼鬼祟祟地？」

洗美子向小辣椒苦笑一下，道：「你不會明白的，我們的處境和別人不同。」

「是不是因為你們生過一個沒手腳怪嬰的關係？」小辣椒問。

洗美子臉上勃然變色，道：「小辣椒，如果你想跟我做朋友，以後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起這件事！」

小辣椒脾氣不如王小克和白小妹，當下反脣相譏，道：「連這種事也不肯告訴我，還算是朋友麼？」說着，重重地「哼」一聲，邁開大步向巴士站直走，把洗美子遠遠拋在後面。

洗美子猶豫了一下，追上前去，道：「小辣椒，小辣椒！」

小辣椒惱她剛才的話太不客氣，並不理睬。逕自向巴士站定去。

一走到巴士站，小辣椒立即看到那個頭戴笠帽的胖子，他雙手盤在胸前，倚靠在附近一條電燈柱上。

胖子看見小辣椒出現，濃黑的雙眉向上一揚，縱身撲來。

小辣椒何等乖巧，見那胖子來勢洶洶，轉身便跑，不料卻和洗美子碰了個滿懷。

「美子，快逃！」小辣椒急忙伸手扶住洗美子，知道這是同舟共濟的時候了。

洗美子一瞥眼間，也看到了那個胖子，不待小辣椒再度出聲，朝外逃了出去。

三人兩前一後在街上追逐着，小辣椒回頭一望，見那胖子雖然展開大步追來，但由於身材矮胖，一時間倒也不虞被他捉到，心下稍為一寬，道：「美子，你跟着我！」說罷向附近一條石級跑去。

勇懲惡漢　智探匪巢

那石級蜿蜒而上，是通到後山的惟一路途，小辣椒平日曾和工廠的女同事在下班後到山後玩耍，對這一帶地形十分熟悉，因此毫不考慮地向石級爬去。

兩人身手靈活輕便，一口氣奔了七八十級，回頭一望，胖子正氣喘吁吁也自後跟來。

「他追不到咱們的。」小辣椒「咭」地一笑，道：「和他捉迷藏玩玩！」

「小辣椒，這當兒還和他玩！」洗美子又氣又急，道：「還是想個法子擺脫他吧！」

「你放心，憑他一個又矮又胖的漢子也對付不來，還算是人麼？」小辣椒口中說話，腳下絲毫未緩，道：「今天要他試試我小辣椒的厲害！」

洗美子的想法卻和小辣椒全然不一樣，她只想儘早擺脫那胖子的追纏，不欲招事。

不一會，兩人已奔到石級盡頭，小辣椒面不紅氣不喘，洗美子卻是額角沁汗，雙頰緋紅，不斷地喘着氣，其實倒也不是小辣椒爽氣過人，只是她所住的木屋區，也有一個「百步級」，每天要上落幾次，慣了便不覺辛苦。

小辣椒向下面望去，只見那胖子猶自啣尾追來，已經奔到石級中途。

小辣椒雙眼一轉，忽然俯身搬了一塊大石，提口氣舉了起來，喝道：「大石滾下來了！」說罷將手中大石一拋，大石向下滾了下去。

胖子聽到小辣椒的叫聲時，心中先是一懍，跟着看到大石凌空而下，臉上勃然變色，覷準大石來勢，急忙將身子緊貼在石級旁的山壁上，等大石隆隆滾下石級後，這才繼續追來。

小辣椒哈哈一笑，拉着洗美子，向山中跑去。

後山面積甚大，政府本來打算開闢作工業用地，建築工廠大厦或者貨倉之類，可是由於市道不景，計劃一直擱置着，偌大的一座山頭，四處都是泥堆土丘。

小辣椒童心未泯，暗想幾日前才順順利利地作弄了那胖子一番，今日他又自動送上門來，正可拿他戲弄一番開開心，因此雖說是逃避胖子追纏，心底下卻絲毫沒有緊張的感覺。

兩人奔到一座小山丘之後探頭出來窺看，那胖子已上了石級，正拿着一塊手帕在抹汗。

胖子將額上汗水抹拭後，一雙細眼四週搜索洗美子和小辣椒的下落。

忽然，洗美子輕輕驚呼了一聲，道：「小辣椒，你看！」

小辣椒急忙向胖子望去，只見他自袋中取出一件黑油油的物事來，凝眼看清楚，原來是一把精緻之極的短槍。

那短槍較平時所見的槍械面積起碼小了一倍，但從它的形狀看來，卻絕對是一把槍。

小辣椒想不到胖子竟然懷械在身，心下陡地一跳，這樣看來，不能再和他耍把戲了！

洗美子渾身微顫着，道：「小辣椒，他……他想殺死我們，這……這怎辦？」

小辣椒心底下的震悚絕不在洗美子之下，不過，她畢竟是經過風浪的人，立時向四週望去。

四週靜悄悄地，半個人影也沒有，即使胖子在這時候開槍殺人，也不會被人發現。

「他向我們走過來了！」洗美子低呼一聲，聲音充滿了恐懼。

「不要出聲！」小辣椒一顆心怦怦地亂跳着，低聲道：「他找不到我們的。」

這時，胖子一步步地向山丘這邊走來，臉上罩着煞氣，右手緊緊握住那把短槍。

「野村小姐，你快出來！」胖子忽然高聲叫道。

洗美子聞言身子一震，小辣椒詫異的眼光向她望去，似乎在說：原來他曉得你的姓名！

洗美子那裏敢出聲回答，伏在山丘之後，動也不敢一動。

胖子見四下裏沒有動靜，沉吟了一下，忽然加快腳步，向山丘這邊跑來。

小辣椒心下暗暗叫苦，就在胖子奔到十餘碼之處時，忽然現身出來，右手一揚，叱道：「看沙！」

胖子只覺面前塵土，眼前一花，見小辣椒站在自己身前幾碼處，急忙閉上眼睛，雙手亂揮，把迎面襲來的碎石細沙揮去。

「哈哈哈！味道如何？」小辣椒叉着腰笑道。

胖子幸得及時閃避，才沒吃小辣椒的泥土，他心下大怒，正要張口大罵，小辣椒左手一揚，一撮泥沙向他面門擲來。這一次並無出聲告警。

胖子怎料到小辣椒左右手皆有泥沙，口一張之際，立時被泥沙潑了進來，滿口滿面都是泥土，急忙張口一吐，嗆咳了起來。

小辣椒趁他抖泥吐土的時候，拉了洗美子轉身便逃。

胖子大喝一聲，自後追去，小辣椒怕他狂怒之下開槍，拉着洗美子專挑有屏障地方逃。

「別跑，否則我開槍！」胖子大叫。

小辣椒心下一懍，洗美子更是嚇了一跳，腳下一個踉蹌，差點跌倒下地。

就在這個時候，忽聽背後「砰」地一聲，子彈從身旁呼嘯而過。

「我跑不動啦！他要殺我啦！」洗美子掩住了臉孔，歇斯底里地叫了起來。

小辣椒又急又氣，死命拉着洗美子，道：「快跑，他只是開槍恐嚇我們而已！」

「砰」地一聲，子彈射在一丈外大石上，登時激起碎石紛飛，小辣椒抬頭望去，只見那胖子已經奔近三四碼之處，在這種距離之下，再蹩腳的槍手，也應該射得中目標，子彈何以會落在遠處的大石上？

小辣椒腦中念頭一閃，已明其理，知道胖子的最終目的果然只是想恐嚇一下自己，他並不想真的傷人！

既然洞悉胖子並無傷人之意，小辣椒的胆子又壯了起來，俯身拾起幾塊碎石，向胖子迎面拋去。

胖子早有防備，縱身閃避着，一面叫道：「野村小姐，站着別動，否則我又要開槍！」

這時，連洗美子也看出胖子並無傷人之意了，她抖擻精神，拔腳向外便逃，小辣椒將手中最後一塊石子擲了出去，隨着洗美子逃走。

胖子又氣又急，卻不敢再開槍，提了口氣追上前。

三人在後山兜着圈子，小辣椒見天色已暗，知道擺脫胖子的機會越來越大，向洗美子道：「咱們找個地方躲起來再說。」

洗美子點頭叫好，這時兩人剛巧奔到一個山洞口，小辣椒領先向山洞攢了進去，洗美子沉吟一下，隨後而入。

那山洞空間甚大，但裏面一片漆黑，兩人奔到光亮照射不到之處，蹲下身來，傾聽外面動靜。

不一會，只聽胖子氣喘吁吁地追了過來，竟在山洞口停下腳步。

小辣椒和洗美子氣也不敢透一口，窺伺胖子的動向。

胖子找了一塊大石坐下來休息，小辣椒心中暗罵了一聲，道：「豈有此理，偏偏要坐在外面！」

「小辣椒，你猜他到底有什麼目的？」洗美子聲綫壓得最低，問道：「為何一直追着我們？」

「也許他想報幾日前之仇？」

洗美子並不以為然，低聲道：「那麼他以前一直暗中跟踪我又是為了什麼？」

小辣椒緩緩地點着頭，這樣說來，那胖子的企圖倒是難以揣測了。

胖子在山洞口坐了一會，站起身來，伸頭進山洞來窺探。小辣椒和洗美子急忙蜷縮成一團，那胖子見洞內黑黝黝地，掉首走了。

洗美子見胖子離去，不由大喜，正想縱身跳起來，小辣椒卻伸手按住她。

胖子走到山洞外幾碼處，忽然轉身奔來，叫道：「我看到你們了，快出來！」

洗美子一顆心怦怦地跳個不停，小辣椒握住她的手，示意不要妄動，果然，胖子叫了兩聲，見沒有動靜，便轉身離去，小辣椒聽到他的腳步聲越去越遠，這才吁了一口氣，道：「總算瞞過了這個瘟神！」

洗美子下意識地望一望腕錶，卻發現山洞內一團漆黑，根本看不到什麼，問道：「現在幾點啦？」

「起碼七點了！」小辣椒探頭向外看看，道：「你趕着回家是不是？」

「唔。」洗美子點着頭，道：「爸爸和媽媽見我這個時候不回家，一定以為又發生了什麼事。」

「可是咱們現在還不能走。」

「為什麼？」

「除非你想給那瘟神捉住！」小辣椒道：「他可能還守在外面哩！」

洗美子想到胖子剛才離去時故作一番聲勢，覺得小辣椒說得有理，緩緩地點着頭，道：「那麼咱們應該怎辦？」

「反正已經晚了，就再等一下吧，」小辣椒道：「那胖子見我們不出現，以為我們老早下山去了。」

洗美子靠在岩壁緘默了。

半响，小辣椒忍不住問：「美子，關於你把嬰孩拋下樓的事，究竟為了什麼？」

「我——我早說過，請你不要再在我面前提這件事了。」

「妳不是也說過，很想知道那胖子為什麼一天到晚跟着你嗎？」

「那……那和這件事有什麼關係？」

「依我看來，其中可能大有關係呢！」

「怎有可能？」洗美子不置信地。

「為什麼沒有可能？」小辣椒問，「我先問你，你有沒有仇人？」

「沒有啊。」

「好，你最近是不是為了『怪嬰案』成為新聞人物？並且上過法庭？」

洗美子只得低聲答道：「是。」

「這就是了，」小辣椒道：「既然你以前從未見過那個胖子，他為什麼會認識你？用不着說，他是看了紙報上的新聞，才知道你的姓名的。」

洗美子困惑地道：「可是他……他一直跟着我幹什麼？那件案不是了結了嗎？」

「美子，如果你想知道那胖子的目的，首先要向我坦白。」小辣椒一本正經地說。

「坦白？」洗美子詫異地問道：「向你坦白些什麼？」

「當然是有關你上次那件案的事。」

洗美子猶豫一下，嘆了一口氣，道：「你——你眞的想知道？」

「美子你放心好了，我是你的朋友，如果你不願意給外人知道，我必定會爲你守密。」

洗美子沉吟了一下，道：「我應該從什麼地方說起？」

「從你認識你的男朋友開始吧。」

洗美子點着頭，輕輕地道：「他叫董沖，父親是一個海員，我們是在巴士站認識。」

「巴士站？」小辣椒楞了一楞。

「不錯，我經常在工廠大廈附近的巴士站等巴士回家，有一天他也在等巴士，由於那時候人很多，剛巧有一輛空車駛來，人人都不守秩序地一擁而前，我差點被人推跌於地，是他將我扶着，並且帮我上車的。」

「然後你們就經常在一起了？」小辣椒插口問。

「不，那時我才十六歲，爸爸又經常說，不許我交男朋友，所以，我沒有想到會和他在一起。」

「你爸爸倒很封建。」

「爸爸還說，如果他知道我有了男朋友，他不但會打死我，而且，還會殺死他——」

小辣椒插口道：「豈有此理！天下間那有這樣橫蠻無理的父親！」

洗美子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你應該瞭解，我父親是一個不正常的人，自然有不正常的思想和舉動了。」

「他怎樣不正常？」

「我爸爸下半身癱瘓了好幾年，脾氣暴躁，尤其是最近一年，更經常無緣無故地發脾氣，」洗美子道：「我想大概是家裏經濟拮据的原因吧？」

她頓了一頓，又道：「這是我要到工廠去做工的原因。我把每個月所賺到的錢，全拿回家交給他們，爸爸對我很好，只是千叮萬囑，叫我千萬不要交男朋友。」

小辣椒腦中忽然一閃，道：「會不會他知道你是一個不正常的人，所以才阻止你結交男朋友？」

「我最初一點都沒想到，自從……自從生了……生了那個怪物後，我才明白，爸爸的意思大概是這樣的。」洗美子說到後來，語氣竟是有點微顫，大概生了怪嬰後想來似有餘悸。

「剛才你說到董冲帮你擠上巴士，後又來怎樣？」小辣椒問。

「他要送我回家，我死也不肯，於是，他天天在工廠門口等我，要和我交朋友——」

「倒是很痴情啊！」

洗美子甜甜一笑，聲音忽然一轉，變得十分溫柔：「我見他對我這樣好，於是便偷偷地答應他，和他出去看了一場電影。」

「你爸爸不知道？」

「要是爸爸知道了還得了？」洗美子道：「我和董冲來往了半年，他一直不知道。」

「直到你有了孩子？」

洗美子緩緩地點着頭，低聲道：「是我自已不對，一時感情衝動給了他，懷孕後，一天到晚想嘔，媽媽發現我生理有異狀，最初還以爲是胃不舒服，叫我去看醫生。

「可是，我早已偷偷地看過醫生了，醫生檢驗結果，說是我有了身孕，當時，我嚇得差點要去尋死，將這個消息告訴董冲，他安慰我，叫我不要怕，說是要將孩子生下來。」

小辣椒道：「當時他答應和你結婚。」

「他說，如果我可以爲他生個男孩的話，他一定和我結婚。」

「萬一生個女的呢？」

「他——他說也可以說服他的家人娶我過門的，怎知道……」洗美子嘆了一口氣，沒有繼續說下去。

「當你爸爸得悉你有了孩子時，他怎麼說？」小辣椒問。

「爸爸很氣，說要打死我，」洗美子渾身抖了一抖，猶有餘悸地道：「要不是媽媽護着我，我恐怕早已被爸爸打死了。」

「你爸爸不肯給你們結婚？」

「唔，他不肯，」洗美子道：「他也不許我再去看醫生，要我躲在家中，偷偷地將孩子生下來。」

洗美子頓了一頓，忽然「呀」地一聲，道：「我明白了！」

「明白什麼？」

「爸爸知道我會生一個不健全的嬰兒！所以，他不肯給我再去看醫生，甚至不准我到醫院中去生產，」洗美子說道：「我記得，當時他很認眞，很隆重地對我說：『美子，不論你將來生的是什麼，你都不要說出去！』我覺得很奇怪，爸爸爲什麼不說『不論你生的是男是女』，而要說『不論你生的是什麼』這一句話呢？」

洗美子接着又道：「現在想起來，可是爸爸當時已經知道我會生個怪嬰的了，爲什麼？爲什麼他能未卜先知呢？」

小辣椒一時間也想不到答案，只聽洗美子又道：「有一天，爸爸將我叫進房中，神色肅穆地對我說：『美子，你再過一個月便要生產了，最好請假不要上班，一發現肚子痛，便叫你媽媽，千萬不要自作主張！』——」

小辣椒聽到這裏，不由打了個寒慄，洗美子却一點也沒發覺，繼續又道：「我聽了已經覺得十分奇怪，可是還想不到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直到那一天晚上，我睡到半夜，肚子突然劇痛起來，好像要大便的樣子，於是，急切跑到洗手間去，怎料一坐下來，便……便生下他了！」

洗美子雙眼望着山洞外，追憶當晚的情形時，俏臉上肌肉起了一陣抽搐。

「我一眼看到是個沒手沒脚的怪嬰，嚇得差點昏過去，可是，我仍然忍着疼痛，支持住自已，弄斷臍帶，順手取了一個膠袋，將他放進去——」

小辣椒瞪大了雙眼，驚詫地望住洗美子，雖然知道洗美子下一步會怎樣做，但還是緊張得屏住氣息，聽她說下去：「當時，我只覺得這個怪物越早離開我的眼前越好，於是一推窗子，把他拋了下去。」

洗美子說完，坐在岩石上不斷地喘着氣，好像將怪嬰拋出窗外就是剛才發生的事一般。

她喘了一回氣，情緒才逐漸平定下來，道：「跟着，我支持着疲乏的身體，回到房間，一躺下來便昏過去了。」

小辣椒從黑暗中向洗美子望去，雖然只看到她臉上的輪廓，却已覺出她額角淌汗，顯然地，日前的慘案迄今仍然困擾磨折住她。

「我像發了一場惡夢，也不知過了多久，有人用力地推我，我睜開眼睛一看，原來是媽媽，她問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只向她張一張口，又昏了過去。

「我一直陷在昏迷狀態中，渾渾噩噩之間，好像有警察來了，他們査了好一會，走了，又有警員來，唉！終於被他們査了出來。」

小辣椒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好像洗美子的遭遇，不就像是一場噩夢嗎？

然而，這場噩夢還沒有了結，那個胖子到底是什麼人？他既然有槍，就不會是善男信女——總而言之，胖子究竟想在洗美子身上得到什麼？

這是一個謎！

洗美子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小辣椒，我全告訴你了，現在你心滿意足了吧？」

小辣椒一時間竟訥訥地說不出話來。是的，她已經將一切告訴自已，可是這又於事何補？自已替她盡得了力嗎？

半晌，小辣椒才道：「如果我們有機會捉到那個胖子，親口問一問他，便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洗美子苦笑着，道：「我們可以躲開他的追殺，已經算是幸運的了，憑我們兩人之力，又沒有武器，怎捉得到他？況且，即使捉到他，他也未必肯將眞相招供出來。」

小辣椒緩緩地點着頭，道：「我有一個朋友，他也許有辦法。」

「誰？」

「他叫王小克，又叫『小鬼子』。」

「小鬼子？」洗美子喃喃地道：「他到底是什麼人？」

「他比我大，比你小，但鬼主意可多得很，」小辣椒道：「如果由他出馬的話，說不定可以想個法子把那胖子逮住。」

「你的鬼主意也夠了，」洗美子笑道：「那天在巴士上，還有剛才雙手各抓一把沙，那胖子遇上了你，也夠受的啦！」

小辣椒得意地笑了笑，道：「好，咱們走吧，那胖子大概已經回去了。」

兩人先向山洞外窺探了一會，見四下裏靜悄悄地，天色已經黑了，這才踏出山洞。

小辣椒辨明了方向，朝下山的石級走去。

兩人來到大馬路，洗美子忽然道：「小辣椒，你好人做到底，送我回家吧？」

「你怕中途又碰上那胖子？」

「不，」洗美子澀然一笑，道：「我這樣晚間去，爸爸一定會誤會我又偷偷去見董冲，所以——」

小辣椒暗想：你今天下午已經見過了。不待她說下去，便道：「好，好！我送你回家，親自向你爸爸解釋今天發生的事。」

「千萬不要，」洗美子急忙道：「否則爸爸會罵我的。」

「爲什麼？」小辣椒呆了一呆。

「最近，爸爸不知道爲了什麼，一直怨我替他添了不少麻煩，他……他好像有難言之隱……」洗美子猶豫了一下，道：「如果把下午發生的事告訴他，一定換來一番打罵。」

「——好吧，」小辣椒道：「我只向他說我們去看了一場公餘場便是。」

洗美子「噗嗤」一笑，道：「小辣椒，你一定許久沒看過電影了，對不對？」

「是啊，你怎知道？」

「最近幾年來，已經沒有公餘場了，」洗美子頓了一頓，又笑着道：「不過也沒相干，反正我爸爸也有好幾年足不出戶，有沒有公餘場他也不知道，這牛皮不會拆穿的。」

「你爸爸好幾年沒出過街？」小辣椒瞪大了一雙精靈的眸子，道：「這怎麼可能？」

「咦？剛才我不是說過了嗎？我爸爸半身不遂，連走都走不動哩。」

小辣椒緩緩地點着頭，她對洗美子的父親本來並無好感，甚至覺得他將洗美子管得太嚴有乖常理，可是想到老人家半身不遂，脾氣比較乖張一點也是有的，又暗自同情起他來。

兩人見有一輛十四座位小巴駛來，伸手截停，跳了上車。

在車上坐定後，小辣椒問道：「美子，聽說你爸爸是日本人？」

洗美子向她點點頭，道：「是的，他是正宗的日本人，我媽媽則是中國北方人。」

「他們什麼時候結婚的？」

洗美子仰首想了一會，道：「好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結婚的。」

「啊！那也差不多有三十年了啊！」

洗美子點着頭，道：「是有三十年了。」

「三十年來只有你這樣一個女兒？」

「有一次我聽媽媽回憶往事，她和爸爸好像還生了一個兒子，」洗美子道：「也即是我的哥哥。」

「現在呢？」

「我問媽媽哥哥那兒去了，媽忽然眼眶兒一紅，沒有回答我，」洗美子的聲音也有點黯然：「我猜大概是夭折了吧？」

「憑什麼這樣猜？」

洗美子似乎料不到小辣椒會這樣問，訥訥地答道：「因……因爲有一次我聽到父親在唉聲嘆氣，說什麼如果他有個兒子，晚景也不會這樣凄涼了。他是嫌我賺不到什麼錢回家。」

小辣椒暗暗點着頭，問道：「你爸爸爲什麼不住日本，要住在本市？他以前是不是很有錢的？」

洗美子眸中閃出一陣光芒，道：「是呀，我爸爸以前很有錢，有一次他喝了酒問我：『美子，你猜你爸爸在日本有多少家財？』我答不上來，半晌才說：『一百萬？』他仰天哈哈大笑，說是起碼要加一萬倍，我暗暗一算，嘩！原來爸爸是億萬富翁！」

小辣椒聞言也不禁聳然動容，道：「億萬富翁倒眞稀罕哩！」

「可不是嗎？」洗美子道：「我問他錢到那裏去了，爸爸長嘆了一聲，說是全被戰爭帶走了！」

「所以流浪到此地來？」

洗美子搖搖頭，道：「不是這個原因，我聽爸說，他是爲了要離開傷心地，所以才來本市居留的。」

「傷心地？」小辣椒詫異地道：「日本是你爸爸的傷心地？」

「大概是吧？」洗美子道：「我爸爸世代住在廣島，是個大族，傳到我爸爸時，是一脈單傳，所以他一直怨嘆沒有一個兒子。」

「兒子和女兒還不是一樣？你爸爸也太封建了！」小辣椒皺着眉道。

洗美子苦笑一下，却不答話。

「爲什麼你爸爸會視自已的故鄉是傷心地？」小辣椒疑惑地問：「難道他愛上了當地一個女子，又不能和她結婚，所以才——」

洗美子搖着頭，道：「你猜錯了，我爸爸並不是爲了兒女之情才離開日本的。」

「那是爲了什麼？」

洗美子嘆了口氣，半晌才道：「小辣椒，老實告訴你，我和他雖然是父女關係，但從來甚少談話聊天。」

「因爲他不愛你？」

「也不是，」洗美子艱澀地搖着頭，臉上現出悵惘的表情，道：「總而言之，他好像對人生沒有了樂趣，一天到晚苦着臉，甚至和母親，也很少談話。」

「這樣說來，你父親是個十足十的怪人了！」小辣椒道。

「他的確是。」

談話間，車子已經抵達洗美子家居附近，小辣椒連忙叫司機停車。

兩人付過車資下車，向大厦門口走去，進了電梯。在十三樓A座大門前停下來時，洗美子臉上現出猶豫的神色，囁嚅道：「我怕爸爸會連你也罵上了。」

「我才不怕他！」小辣椒一挺胸，道：「我是客人，他怎會罵我？」

「我爸爸就是一個不可理喻的人。」

「那我和他罵一頓好了，總之水來土淹，罵來罵擋，大家都不吃虧便是！」

洗美子聞言啼笑皆非，終於硬起頭皮，取出門匙插進匙孔中，一面道：「小辣椒，萬一我爸爸罵你，你——」

說到這裏，話聲戛然而止。

小椒辣正感奇怪：何以洗美子的話才說到一半便停止，只聽洗美子驚呼一聲，道：「門沒有上鎖！」說着伸手一推，大門應手而開。

洗美子將大門推開後，逕自奔了進去，一面叫道：「媽！媽！」

屋裏沒有人回答。

兩房一廳的房子，踏進門口便可以一目瞭然，客廳裏沒有人！洗美子一個箭步衝到父母房門前一看，房中被褥凌亂，床上空無一人！

這幾年來，野村十三郎甚至連便溺都在床上，可說廿四小時不離床半步，所以，洗美子一看到父親不在床上時，心頭陡地一動，知道事情非比尋常了！

小辣椒在廚房和洗手間查了一查，也沒有人影，整層樓只有她們兩人。

——野村夫婦失踪了！

洗美子楞楞地站在臥房門口，張大了眼睛，剎那間說不出話來。

「他們不見了！」洗美子忽然大叫一聲，衝到自己房門前，見房中也沒有一人，被褥整整齊齊地摺好放在床角，只是衣柜都打開來。

小辣椒眼珠一轉，道：「會不會被賊闖進來搶刼？」

洗美子趨上前去，打開衣柜下面的抽屜，取出一叠鈔票來，臉上充滿了驚駭詫異之色，訥訥地道：「錢……這些錢還在啊！」

其實當小椒辣那句話一出口後，立即便推翻了這個假設，因爲如果被賊搜掠的話，他們的目的只是錢，要一個半身不遂的糟老頭子幹什麼？

所以，她失聲叫道：「是綁架！」

然而，小辣椒回心一想：野村十三郎是個窮光蛋，他甚至要藉女兒到工廠做工來補貼家用，匪徒將他綁去幹什麼？

洗美子驟然發現家中人去樓空，急得方寸大亂，只是連連地頓着足，不知如何是好。

小辣椒一來是局外人，二來也比洗美子有應變的經驗，她沉吟一下，立時四處搜查着，希望可以發現一點有關野村夫婦失踪的線索。

她一雙銳利的眼光四下裏搜索着，可是却發現不到任何可疑的跡象。

洗美子忽然坐到沙發上，掩面哭泣着。

小辣椒咬咬唇道：「喂，你哭有什麼用？難道經你一哭，你父母便會從天而降不成？」

洗美子抬起頭來，六神無主地問：「我……我應該怎辦？」

「報案！」

一言驚醒了夢中人，洗美子霍地從沙發上站了起來，奔到電話几去，拿起話筒，剛撥了一個號碼，便停了下來，問道：「我……我該怎樣向警察說！」

小辣椒嘆了一口氣，走上前接過她手中的電話筒，道：「還是讓我來吧！」

她撥了「九九九」，將情形告訴對方後，放下電話，洗美子急忙問：「他們怎樣說？」

「他們立即就派人來調查，」小辣椒道：「我們坐着等一會吧。」

就在這個時候，電話鈴忽然響了起來。洗美子趨上前接聽，才喂了一聲，立刻說：「舅父，我是美子！」

原來打電話來的正是洗美子舅父洗毅，野村太太洗氏的哥哥。

「美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打了一天的電話，都沒有人接聽。」

「我爸爸和媽媽失踪了！」

「什麼！」洗毅大吃一驚，急忙問：「什麼時候失踪的？」

「我不知道，我下了班便不見他們，」洗美子道：「舅父，你快點來吧！」

「且慢，你報警沒有？」洗毅緊張地問。

「剛剛打了電話。」

「很好，」洗毅道：「美子，現在你一個人在家？」

「不，我有一個女同事陪着。」

「好，你們趕快把大門鎖上。」洗毅緊張地道：「不論甚麼人拍門，都要先看看清楚，除了穿軍裝的警察之外，不要隨便開門。」

「是，是！」

「我現在立刻趕來。」

掛上電話後，洗美子匆匆上前將大門鎖住了，小辣椒詫異地問：「美子，你幹甚麼？」

「舅父吩咐我的，叫我把大門鎖起來，不要隨便開門給人。」

「哦？」小辣椒詫異地問：「你舅父緊張些甚麼？」

洗美子聳聳肩，將剛才和洗毅在電話中的對白說了出來，小辣椒雙眉緊皺，道：「美子，我敢和你打賭，你舅父知道你父母的下落和遭遇。」

「眞的？」洗美子不置信地。

「否則他不會這樣吩咐你。」小辣椒問道：「他說甚麼時候來？」

「立刻。」洗美子忽然秀眉一蹙，道：「不過他住在新界，離市區很遠，恐怕要一個多鐘頭才趕得到這裏哩！」

「你舅父可經常來你們家裏嗎？」

「唔，」洗美子點點頭，道：「他一個星期起碼來一次，不過——」

「不過甚麼？」

洗美子仰起了首，沉吟半晌，才道：「不過，好奇怪，他每次來總是和爸爸關在房中談天。」

「哦？」

洗美子澀笑一下，道：「我根本不知道他們在談些甚麼，連我和媽媽都不可以聽。」

「談多久？」

「通常十餘分鐘，有時候久一些，半個鐘頭。」洗美子道：「每次都是匆匆地來，匆匆地去。」

「你舅父是幹甚麼的？」

「聽說他在新界開了個農塲，專門養鷄的。」洗美子道：「我幾次央求媽帶我去看看舅父的農塲，都被拒絕了。」

小辣椒忽然有一種感覺，這「野村」和「洗」氏兩家的人都有點神神秘秘，鬼鬼祟祟。

就在這個時候，門鈴響了起來。

洗美子奔上前，從防盜眼張望出去，見門外站着幾個軍裝警員，另外還有一個禿頭中年男子，認得他正是警方的周探長，於是把門打開。

周探長踏進屋來，一眼瞥見了小辣椒，不禁呆了一呆，道：「你在這裏幹甚麼？」

小辣椒道：「別管我，先管這裏所發生的事吧，周探長。」

周探長這時候也不和小辣椒計較，轉身查問洗美子。

洗美子把入屋後的情形說了一遍，周探長一邊點着頭，一邊吩咐屬下搜查。

他又將心底下幾個疑問提了出來，見洗美子對父母之失蹤也一無所知，只得嘆了一口氣，臨走前道：「我們會調查的。」

「探長，希望快一點！」小辣椒道。

周探長雙眼一翻，說道：「還用得着你關照？」

小辣椒向他扮了個鬼臉，等周探長離去後，道：「這年頭警察的辦案效率眞是莫名其妙，要嘛快得出人意表，要嘛一直拖下去拖到不了了之爲止！」

「小辣椒，你猜……他們會將我父母親找回來嗎？」洗美子問。

「這可難說得緊。」小辣椒坦白地答：「要靠運氣。」

洗美子聞言又急又驚地在廳中踱來踱去，不斷喃喃地道：「這怎麼辦？這怎麼辦？」

大約半個小時，門鈴又響了，洗美子失聲叫道：「我舅父！」奔上前去開門。

出現在門口的，是一個五旬開外的男子，他身材瘦削，臉色枯黃，兩邊顴骨高高地突了出來，使他的雙頰看來更陷進幾分。

或許由於平日工作操勞的關係，他傴僂着身子，比洗美子還要矮。

洗美子一見到他，便歡呼一聲，道：「舅父，你來了！」這人果然便是洗毅。

洗毅面色肅穆，向洗美子微一點頭，踏進屋來。

小辣椒從沙發上站起身，洗美子過去替兩人介紹：「這位是我舅父，這位是我的同事，我們都叫她小辣椒。」

小辣椒知道洗美子乃跟母姓，所以叫了聲「洗老伯」，洗毅上下打量了小辣椒一眼，向她微一點頭，逕自向野村十三郎的房間走去。

他凝視着床上凌亂的被褥，問道：「警察來過了？」

「剛來過。」洗美子答。

「他們說會着手偵查？」洗毅又問，聲音冷冷地。

「是。」

「美子，你現在好好地聽我說。」洗毅凝視着洗美子，道：「你爸爸和媽媽現在的下落我們雖然不知道，可是我相信不會有甚麼危險，你最要緊不要隨便出街，對了，明天你不要上班了。」

「爲——爲甚麼？」

「唉！總之你聽我的話，舅父難道會騙你麼？」洗毅面上罩着憂色，道：「我問你，最近你可曾發現有甚麼可疑的人跟着你？」

此言一出，洗美子「啊」地一聲低呼了出來，道：「有！」

「哦？」洗毅雙眉一揚，追問她道：「是誰？跟着你幹甚麼？」

洗美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將那個胖子跟蹤自己的事一五一十說了出來。

洗毅呆了半晌，才道：「美子，如果你不小心的話，你也會像你父母一樣失蹤的。」

「舅父，你的意思是——」洗美子訥訥地問：「爸和媽是被那個胖子捉去的？」

「起碼是他的同伴。」

「可是爲甚麼？」洗美子不解地問：「爸爸和媽媽得罪了他們？」

洗毅搖頭苦笑，道：「美子，個中情形你是不瞭解的，現在我也無暇向你細說，總之聽我的話，暫時不要到工廠上班了。」

洗美子已經沒有了主意，只是點着頭。

「最好能搬離這裏。」洗毅頓了頓脚，嘆口氣道：「可惜你爸爸又不許你到我的農塲去，否則住到我那邊，倒也安全。」

洗美子聞言俏臉上微微變色，道：「舅父，我現在有危險嗎？」

洗毅不置可否地聳着肩，道：「如某我的猜想沒有錯，你的確有危險。」

小辣椒忽然揷口問道：「洗老伯，你又有什麼猜想，說來聽聽好嗎？」

洗毅白了小辣椒一眼，並不理她，繼續對洗美子道：「不過，現在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說不得我只好自作主張，把你接到農塲去住了！」

小辣椒被他一番奚落，心底下暗感不悅，忽然道：「美子，你住到我那裏好了，大家有伴，也絕對安全，總較新界那種鬼地方好！」

洗美子心中一動，向洗毅望去，徵求他的意見。小辣椒又道：「農塲到處都是牛糞鷄屎，又臭又髒，而且還有毒蚊，美子，你不用考慮了，住到我家吧。」

「舅父，你說怎樣？」

洗毅緩緩地站起身，吁了口氣，道：「隨便你吧。」

「那我和小辣椒住，行不行？」

洗毅轉頭望了小辣椒一眼，道：「你住甚麼地方？」

「總之沒有牛糞鷄屎，也沒有毒蚊甴就是了。」小辣椒道：「怎麼？你放心不下，怕我拐了你的甥女？」

洗毅雙眉一軒，忽然好像想到了甚麼事一般，強行按捺住自己，向洗美子道：「好吧，你住到她那兒去吧。」

他拿出一張卡片遞給洗美子，道：「上面有我的電話和地址，如果有甚麼消息的話，立刻打個電話給我。」

洗美子答應一聲，接下了。

× × ×

在小辣椒的介紹下，洗美子認識了王小克和白小妹，同時，小辣椒把最近所發生的事，向兩人敘述了一遍，然後問：「小鬼子，你說咱們應該怎樣幫幫美子找回她的父母？」

洗美子一雙妙目向王小克望去，她心底下暗暗詫異，王小克看樣子才不過十五六歲，並非三頭六臂，他有甚麼辦法？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問道：「你想找回你的父母，是不是？」

洗美子向他點點頭。

「那麼，要着落在那胖子身上！」王小克道。

洗美子聞言心中一動，道：「不錯，我舅父也說過，擄走我爸爸和媽媽的，是胖子的同伴。」

「你們今天下午才碰過那胖子，他一反平日態度，不是暗中跟蹤，而是當面追殺你們，對不對？」

小辣椒和洗美子不約而同地點着頭。

王小克咬了咬唇，道：「這樣說來，你舅父的話是可信的，他們可能計劃將你們一家一網成擒，全捉了去，幸好你逃脫了，使他們難償夙願。」

洗美子不由自主向小辣椒望去，暗想若非有她，自己究竟逃不逃得脫，實在是一個大疑問。

王小克又道：「依我看，那胖子明天可能還會到工廠大厦附近等你的，說不定帶幫手，或者帶一些甚麼武器來威脅你就範。」

「所以我舅父又叫我不要再上班了。」洗美子道：「大概他也想到這一點。」

「不，你明天要上班。」王小克道：「而且還要暗暗祈禱那胖子再度出現。」

洗美子疑惑地望着王小克，道：「這……這不是給他機會嗎？」

王小克微笑着，道：「可是也同時給我們機會！」

小辣椒心思最靈，轉念之間，已經明白王小克的意思，揮手叫道：「好極了！咱們來個『反跟蹤』，看那胖子回到甚麼地方，暗中一查，說不定便能將你父母救出來了。」

洗美子畢竟也是冰雪聰明之人，點頭道：「這倒是個好辦法！」她頓了一頓，担心地問：「萬一他帶了幫手，把我捉去呢？」

「你放心好了。」王小克道：「明天由小妹和小辣椒陪你，就算他們再本事，在鬧市中要擺脫他們，眞是易如反掌，至於『反跟蹤』則由我來負責。」

四人商量一番，訂出一個計劃，這才分別安寢。冼美子由於記掛父母安危，晚上翻來側去睡不着覺，直到天露出魚肚白，這才矇矓地睡了過去……。

翌日，小辣椒陪着冼美子上班，中午就在工廠吃隨身携帶的飯盒，等到下班時分，冼美子已經沒有心情工作了。

她跑到小辣椒的工作枱前，低聲道：「小辣椒，我……我怕！」

「別怕！萬事有我們！」小辣椒安慰她說：「對付一兩個歹徒，我們還眞不當它一回事哩！」

如果小辣椒知道她們面對着的是甚麼人時，恐怕不敢說出這樣的話來了，冼美子不安地咬着指甲，不斷望壁鐘。

「還有五分鐘便下班了。」冼美子道。

小辣椒將枱上工具收拾好，隨手拿了把螺絲批插在腰間，道：「小鬼子和小妹也應該來了。」

不一會，下班鐘聲大响，冼美子在小辣椒陪同下，向電梯走去。

兩人來到樓下，立時看到白小妹正站在一輛貨車旁，見了她們，快步趨上前來。低聲道：「我到處看過了，沒有可疑的胖子！」

「他多數在巴士站相候。」小辣椒道。

白小妹猶豫了一下，道：「我看今天不會仍然在巴士站吧？」

小辣椒說道：「咱們先走出去看看，再說吧。」

三人並肩踏出工廠大廈，小辣椒暗暗張望了一下，非但不見胖子踪跡，連王小克躲在甚麼地方也看不到！

這時，一批批的女工從工廠大廈湧了出來，白小妹左右望了一眼，低聲道：「這裏人多，那胖子大概不會就在此地下手吧？」

「他通常都在巴士站附近等候。」小辣椒道。

三人來到巴士站，仍然不見那胖子的踪跡，白小妹和小辣椒不禁暗暗失望。

「他沒有來，這怎麼辦？」冼美子的語氣也透着失望。

白小妹沉吟了一下，道：「也許他不是選在這裏下手，我們送你回家再說吧。」

「回家？」冼美子詫異地道：「我不是寄居在你們那裏嗎？」

「也許胖子選在你家附近下手呢？」白小妹道：「這裏人多，畢竟不大方便啊。」

冼美子緩緩地點着頭，剛巧有架巴士駛來，三人魚貫上車。

上了車後，小辣椒忽然想起一事，道：「不好，小鬼子呢？」

「放心，他會見機行事的，」白小妹道：「不用担心他。」

三人找了座位坐下後，小辣椒仍然不放心地問：「小鬼子會跟着我們來嗎？」

「一定會的，」白小妹說道：「你放心好了。」

廿餘分鐘後，巴士來到冼美子家居附近，三人下了車，向大廈門口走去。

小辣椒一雙精靈的眼睛向四週打量着，如果胖子眞是想擄走冼美子的話，這應該是最好的機會了！

然而，沒有胖子的人影！

「我看他今天不會來了。」小辣椒道。

白小妹面色肅穆，向大廈門口走去。

三人踏進大廈時，入口處一個人也沒有，冼美子遲疑了起來問道：「我們要上去嗎？」

「上去看看好了。」白小妹答。

小辣椒趨上前去，拉開電梯門，當三人踏進電梯時，大廈門外忽然奔進一人，向電梯跑來。

三人心下一懍，定眼一看，原來是個濃粧艷抹的女子，這才暗暗吁了一口氣。

那女子踏進電梯，向三人澀笑一下，打開手袋，似乎想去拿鎖匙的樣子。

可是，就在電梯門閤上時，那女子手一揚，一把精緻的短槍已緊緊地握在手中，槍咀指住了冼美子。

刹那間，三人都呆住了！

電梯的空間有限，縱使要反抗，也沒有活動的地方，況且，三人絕料不到這個濃粧艷抹若交際花的女子，竟然會露械相同，均是瞿然一驚。

「我的手槍中有三顆子彈，」女子冷冷地道：「如果你們其中一個想要花樣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把你們全殺了！」

冼美子登時嚇得花容失色，小辣椒沉着聲問：「你究竟要甚麼？」

女子按下了一個掣，電梯在二樓停了，她一擺手槍，冷冷說道：「慢慢地推開電梯門，出去！」

白小妹只得將電梯門推開，領先踏出了電梯。

「野村小姐，你住在這裏，應該知道後門在那一個方向吧？」女子又說道：「你在前帶路吧！」

冼美子渾身戰慄，白小妹輕輕扶住她的胳膊，低聲道：「美子，聽她的話。」

冼美子這才深深的吸一口氣，向後樓梯走去了。

四人三前一後下樓，白小妹腦中電一般轉着念，思索脫身之計，可是在槍口指嚇下，萬一對方變應奇快開槍射擊，三人中必有一人受傷。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陰惻惻的聲音出現了：「你們全給我站住！」

白小妹一聽到那個聲音，心下不由大喜，她認得那是王小克假扮的聲音！

那女人心中一跳，正欲轉身去看個究竟時，只聽那陰惻惻的聲音又傳入了耳中：「別轉身，否則我一刀殺了你！」話聲甫畢，一股寒氣逼人的七首自背後抵住了。

「你們還不快逃！」王小克叫道。

白小妹拉着冼美子，向樓梯奔了下去，只見橫巷中停着一輛紅色小轎車，車中的司機位坐着那胖子。

胖子在橫巷中接應同伴，怎料一瞥眼見冼美子三人奔了下來，心知有異，打開車門，想下車追截三人。

小辣椒一個箭步竄上前，一脚向車門踢去，「砰」地一聲，胖子的右腿登時被車門夾住，痛入骨髓，痛叫了起來。

白小妹也想搶個便宜，立即趨上前去，抓住車門。

用力一送，胖子的右腿正痛得動彈不得，經白小妹再加上一記，小腿骨骼立時斷了，他慘叫一聲，雙手亂揮，要將車門格開。

然而，小辣椒得勢不饒人，她猛吸一口氣，一拳朝胖子面門擊去！

胖子坐在車廂中移動不靈活，加上腿部痛得死去活來，這一拳閃避不了，被小辣椒打個正着，向旁倒去。

白小妹「砰」地一聲，車門關了，小辣椒伸手入懷，取出帶在身邊的螺絲批，俯身將前輪的車胎戳穿放氣，然後向白小妹打個眼色，道：「咱們走！」

這幾下變故只不過十餘秒鐘，冼美子在旁看得呆了，竟是動彈不得。

小辣椒一把拉了她，向橫巷外奔去。

且說王小克用七首指着那女子後，又壓低了聲音道：「聰明的就不要動，否則我一刀在你身上刺個透明窟窿！」

女子料不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被王小克制住了動彈不得，正不知如何是好，手中短槍已被王小克伸手奪去。

「滾吧！」王小克叫道：「可是不要回過頭來，否則我開槍殺了你！」

女子僵立在梯級，竟是不相信王小克會放自己走。

「還不快滾！」王小克在她的背後推了一下。

女子這才踉踉蹌蹌地奔下樓梯。

她來到樓下，見同伴胖子右腿鮮血淋漓，受傷躺在座位上，車胎被人戳穿，不由大驚失色，道：「岑豪！岑豪，你怎麼啦？」

胖子岑豪掙扎着爬起身，道：「她們逃出去了！」

女子頓了頓足，打開車門，道：「你腿上受了傷？」

岑豪點着頭。

「走得動嗎？」

岑豪移動右腿，却痛得叫了起來。

女子左右望了一眼，面上現出焦躁的神色，道：「你眞沒用！」

她沉吟了一下，道：「咱們功敗垂成，還是回去覆命吧！」

「可是……可是我這條腿斷了。」岑豪額上豆大的汗珠簌簌而下，痛得面如金紙，肌肉不斷抽搐着。

女子嘆了一口氣，道：「我扶你下來搭車怎樣？」

岑豪緩緩地點着頭。

那女子身形苗條，體重大概還不及又矮又胖的岑豪一半，勉强把他自車廂裏扶出來，已經氣喘吁吁。

「你右脚沒斷吧？」女子不耐煩地道：「用右脚走好了，否則，你這樣重，我怎扶得你動。」

岑豪在她扶持下，一瘸一拐地向橫巷外出去。

兩人截了一輛的士，女子向司機說了一個地址，車子疾馳而去。

王小克早已暗中跟在後面，見兩人乘車離去，急忙召了一架的士，自後跟踪。

半個小時後，車子來到一個高尙住宅區的「青竹道」停了下來。那「青竹道」是一條小斜坡，兩旁全是三四層高別墅式的建築物，王小克從車窗望去，只見的士停在一幢門口掛着「丁宅」的別墅門口。

等女子扶着岑豪進去後，王小克才付過車資，跨下車來。

他打量了那幢別墅一眼，不禁皺起了眉頭來。

住在「青竹道」的雖然都是非富卽貴之輩，但由於租金昂貴有時候一幢別墅分租給幾戶人家，剛才看到門外掛着「丁宅」兩字，却不知道是否大業主的姓氏而已。

無論如何，王小克決定去探個清楚。

可是，當時天色陰暗，青竹道上車來人往，都是下班歸家的人，這時候貿貿然上前，定會被人發現。

他沉吟了一下，轉身走到「丁宅」對面馬路路旁一棵大樹底下，仰首向那幢三層高的別墅望去。

那別墅雖然只有三層高，但樓面甚高，三樓的窗子敞開着，二樓和地下的窗子却緊緊關閉着，還拉上了厚厚的窗帘布，根本看不到裏面有沒有燈光。

王小克燃上一口烟，在「青竹道」踱着步，就像一個無所事事的青年，飯後在街上散步而已。

可是，他的眼光，不斷向「丁宅」射去，隨時留意在門口進出的人。

大半個鐘頭過去了，「丁宅」竟然沒有人進出，王小克心底下，不由暗暗奇怪：怎麼會的？

像那種三層式的別墅，起碼有十餘廿個房間，住着不少人，這些人都不用上班嗎？如果要上班的話，這時候，也該先後回來了！

王小克忽然想：難道「丁宅」人丁單薄？只住着幾個人而已？

剛才王小克聽到那女子稱同伴胖子爲「岑豪」，這樣說來，岑豪並不是「丁宅」的家人，他和「丁宅」拉得上甚麼關係？

同時，最重要的問題是：「丁宅」中住着甚麼人？野村十三郎夫婦，有可能被囚在裏面嗎？

王小克實在想快點解開這個疑問，他將烟蒂在地上一踩，向「丁宅」走過去。

入口處有一道高與腰齊的小鐵柵，但只是虛掩着，王小克輕輕一推便開了。

他閃身而入，向右邊一個「有蓋車房」奔過去，躲在汽車後面，探首向外打量。

由於接近了別墅，王小克看得更清楚了，窗帘布拉上了，但依稀有燈光透出來。

他剛想走到窗口看看，希望從縫隙間看到裏面的情形，忽聽一下汽車喇叭聲，跟着，一個大漢自內奔了出來，上前將鐵柵打開。

一輛豪華的平治房車駛了進來，在門口戛然而止，車門打開，跨下一個半禿着頭的中年男子。

男子下車後，大漢立卽趨上前去，恭敬地叫他一聲：「曹醫生！」

男子向他點點頭，這時，車中又踏下一個手提藥箱，身穿白色制服的女護士來。

大漢領着曹醫生和護士入內，王小克雙眼一轉，閃身奔到大門口，將身子緊緊貼在門扉上，豎起耳朵傾聽，只聽一陣上樓梯的脚步聲由近而遠，這才伸手，一推大門，那大漢竟然忘記自內反鎖，大門應手而開。

王小克大喜過望，側身入內。

出現在他眼前的，是一道螺旋型的樓梯，甬道間鋪着厚厚的地氈，在樓梯口，有一面落地大鏡，將王小克的身影照了出來。

王小克心下一懍，急忙閃身貼住旁邊牆壁上，一步一步地摸近去。

別墅中靜悄悄地，一個人也沒有。

王小克在樓梯口足足站了五分鐘，這才抓住樓梯扶手，拾級而上。

樓梯也鋪着地氈，因此躡足而上並不會弄出任何聲响。

二樓是一個佈置得極其豪華的大客廳，廳正中吊着一盞水晶吊燈，此時正開亮着，腥紅色的地氈，白色鑲金邊法國式的傢俱，將那大廳襯得更加華麗堂煌。

王小克站在梯邊，望着那豪華客廳出怔，客廳中並沒有人。

他定眼一看，二樓全闢作客廳，並沒有房門。

由此看來，岑家，那女子，還有曹醫生女護士等人，必然是在三樓了。

這樣豪華寬敞的住所，屋主人到底是誰？倘若沒有千萬家財以上，又怎能有此排塲？

王小克心下疑竇叢生，沉吟着。

他想：繼續上三樓呢？抑或到此爲止？

如果這樣悄然引退的話，別墅中的人自然不會發現到自己，但是，豈非「如入寶山空手回」？

更上一層樓去探個清楚的話，萬一不慎被對方發現了踪跡，這便如何是好？

慘遭酷刑　臨終洩秘

王小克不是一個畏頭縮尾的人，同時，他的好奇心比任何人都大，畧一沉吟之後，他就決定繼續上三樓去看個究竟了。

他沿着螺旋型的樓梯，一步一步拾級而上，生怕突然有人自上面下來，大廳中面積太大，雖然有沙發茶几等物，但轉身躲藏已經有所不及。

終於，他來到了三樓。

三樓的裝飾又和二樓不同，首先是一條鋪着紅色地氈的甬道。

甬道兩旁有許多房門，全部關着——除了其中一扇門，裏面還有燈光射出來。

用不着說，曹醫生定然是在房裏替岑豪接駁腿上的斷骨了。

他躡着足踏上前，來到另一道門前，伸手一扭門柄，門應手而開。

那是一間寢室，床上被褥整齊，床頭柜上有盞小燈開着，射出幽暗的光綫。

王小克環目一掃，看到露台的落地玻璃門開着，晚風從外面吹來，窗畔的輕紗隨風揚起——四月天時，吹過來的風仍然有點寒意，這種天氣眞是莫明其妙。

王小克來到露台一看，不由大喜過望，原來那露台和隔壁房間毗連，可以互相通過。

他蹲下身子，慢慢地移步來到那個房間窗外，緩緩探頭向內望去。

果然不出他所料之外，曹醫生正爲岑豪洗滌傷口，女護士在旁協助，而那女子和先前替曹醫生開門的大漢，則站在一旁觀看。

「小腿的骨斷了，」曹醫生望着面如金紙，不斷呻吟喘氣的岑豪，道：「究竟是怎樣弄成的？」

「是……是那三個小婊子弄的！」

「那三個？」曹醫生愕了一愕。

「丁大哥吩咐我去捉的那個中日混血兒，還有她的兩個女同事。」

「三個工廠妹怎有可能把你傷成這樣？」大漢忽然插口道。

「你認爲我岑豪不濟，是不是？」岑豪張目一瞪，憤憤不平地道：「連三個工廠妹也對付不了？」

「阿豪，丁大哥交代下來的任務你沒辦好，還弄成這個模樣回來，」那大漢「嘖嘖」搖頭嘆息，道：「等一下丁大哥回來，你怎樣向他說？」

岑豪面上現出尷尬的神色，囁嚅道：「那正點子倒還沒有什麼，另外那兩個，却像雌老虎一樣，根本就不像工廠妹！」

「哦？」大漢雙眉一揚，道：「你說她們像什麼呢？」

「這個——」岑豪罵了句粗口，道：「總之是我岑豪倒霉，不用多說了！」

站在一旁的女子忽然嘆了口氣，大漢向她望去，道：「美芬，你當時也在場，手中還有傢伙，怎麼不施以援手？」

美芬面上一紅，道：「我也像碰了鬼一樣，剛逮住那三個小傢伙，忽然背後有人出現，把我的槍也搶走了！」

大漢聞言臉上勃然變色，頓聲道：「你連傢伙也被人搶啦？怎麼不早說？」

美芬困窘地垂下首來。

「不行，我要立即通知丁大哥才是！」大漢說着轉身向外走去。

「且慢！」曹醫生忽然叫道。

大漢轉頭問：「怎麼啦？」

「丁大哥在大波士那裏開會，你不要騷擾他。」曹醫生道。

「可是……可是現在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我——我怎可以不立即通知他？」

「趙勝，先幫我按住岑豪的肩膀，」曹醫生頭也不抬，道：「我要替他接骨了！」

趙勝這才走到床前，雙手按住岑豪肩膊。

曹醫生雙手運力，只聽「卡」地一聲，岑豪殺豬般地叫了起來。

王小克從輕紗窗望進去，只見岑豪汗下如雨，正咬住了唇忍住疼痛。

「行啦，」曹醫生道：「只要敷敷石膏，休息一兩個月便可以行走了。」

趙勝這才放開了岑豪，向美芬道：「美芬，這件事由你親自向丁大哥報告，還是由我來說？」

美芬沉吟着不出聲，曹醫生脫下血漬斑斑的膠手套，一面問：「丁大哥說過什麼時候回來嗎？」

「他說不一定，」趙勝回答：「也許要十二點過後。」

曹醫生望了床上的岑豪一眼，又看着身畔的美芬，道：「趙勝，你知道做我們這一行的，如果任務不能完成，要受到怎樣的處分了，對不對？」

趙勝神情肅穆地點着頭。

「在座各人，都可以算是自己兄弟，對不對？」曹醫生又問。

趙勝點點頭，道：「不錯。」

「咱們說過有福同享，有難共當，是不是？」曹醫生說話時，望了衆人一眼。

趙勝，美芬和那女護士不約而同地向他點點頭。

「這就是了，不論是誰完成不了任務，我們都有義務負責一切後果的，」曹醫生正色道：「所以，我決定由我向丁大哥稟明一切，請他從輕發落。」

美芬臉上露出喜色，道：「這太好了，曹醫生，丁大哥素來最尊重你，你的話他多數會聽的。」

「也不一定，」曹醫生雙眉微蹙，道：「這件任務是由上頭直接指派下來的，有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我們連這一件小事也辦不了，別說丁大哥難向上頭交代，便是我們對丁大哥也說不過去。」

衆人又是連連點頭。

「美芬，我看我們還是立即趕到新界去見丁大哥吧，」曹醫生道：「你連手槍也被人奪去，此事非同小可，一定要盡早商量對策。」

「是。」

王小克聽到這裏，心頭陡地一亮！

聽那曹醫生的話，似乎想向他們的頂頭上司「丁大哥」求情，免了美芬和岑豪辦事不力之罪，而那「丁大哥」却在新界開會。

新界離市區起碼一個小時的車程，丁大哥爲何老遠跑到那裏去開會？

用不着說，內裏一定有蹊蹺。

王小克雙眼一轉，已經有了主意，他轉頭一看，曹醫生和美芬已經離開房間。

如果自己這時出房，必定和他們碰個正着，而且也沒有機會展開跟踪了。

所以，王小克縱身奔到露台前，向下一望，看到有一條通水管沿牆而設，於是毫不考慮地縱身跳上去，沿着水管爬下樓。

他在曹醫生和美芬下樓出來之前，躲進了平治房車的行李箱。

當行李箱蓋剛蓋好時，王小克已聽到脚步

聲傳了過來。

「趙勝，你好好看住岑豪，」曹醫生道：「小心門戶，我懷疑有人在跟踪我們搗蛋。」

「是。」

跟着，王小克發覺車身一沉，顯然地，曹醫生和美芬已經上了車子。

不一會，車子一震，馬達已劃着了火，跟着向前開動了。

王小克伏在行李箱後面，不敢隨意移動身子，生怕弄出任何聲響被曹醫生等人發現。他知道，曹醫生是一個非常精明謹愼的人。

車子起初很平穩地向前疾馳，不久之後，開始顛簸了起來。

王小克告訴自己，車子是開上了郊區的公路了，只有郊區公路，才會這樣凹凸不平。

半個多小時之後，車子的速度忽然慢了下來。

王小克雖然不會駕車，可是他暗暗估計，發現車子竟以時速十餘哩的速度行駛着。

——爲什麼？

他禁不住心底下的好奇，輕輕托起了行李箱的蓋子，向外一望。

這一望之下，他差點低呼了出來，原來汽車在一條窄到只容普通私家車經過的「堤壩」上行走。

說車子在「堤壩」上行走可一點也沒有錯，因爲兩旁都是水塘。王小克凝眼一看，依稀看到水塘中有魚兒游動，於是恍然而悟。新界地方有許多魚塘，漁農以養魚爲生，而養的多半爲淡水魚。

「丁大哥」是個大有身價的人，他爲什麼會到這等窮鄉僻壤來開會？

王小克越想越奇，車子却仍然像蝸牛似地向前駛去。

王小克忽然想，如果這時有架車子迎面駛來，堤壩上又無「避車處」，這便如何是好？

可是他回心一想，這條堤壩看來是私人產業，除了車主的車輛外，平日甚少有車子經過，何況是在晚上？

忽然，車子的速度增加起來，王小克放眼一望，原來路面開始闊了，車子在一個大廣場上戛然而止。

大廣場三邊都有屋子，但都是用石塊堆砌而成的石屋，和青竹道的豪華別墅可差得遠。

車子停定後，曹醫生和美芬跳下車，向中間一座大屋走去。

王小克本來是想揭開行李箱的蓋子，跟隨他們上前窺探秘密，可是蓋子才托起一半，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急忙又放了下來，暗叫一聲好險。

原來王小克剛才數到有三個人上車，除了曹醫生和美芬之外，另一個自然是女護士了。可是剛剛下車的却只是曹醫生和美芬兩人，那女護士必定是在車廂中等候，自己這一現身，不是立即被她發現而前功盡棄？

王小克暗捏了一把汗，側耳一聽，忽然一陣樂聲飄來，想是那女護士獨坐無聊，扭開了車中的收音機消遣娛樂一下。

他輕輕揭開行李箱蓋，爬下車來，見前面有幾個大鐵桶並列排着，於是躡足奔了上前，隱身在大鐵桶之後。

半晌，他伸頭向車子那邊望去，果然看到後廂坐着一個白衣麗人，正是那個女護士。

女護士以手支頤，聽音樂聽得出了神，顯然沒有留意。

王小克過了第一關，開始打量自己處身的環境，三座石屋之中，以中間那座最大，但屋中燈火通明，門口有兩個大漢斜靠在牆上守衞，自己無論如何是不能接近半步的了。

他畧一沉吟，決定從旁邊比較小的石屋偵查，看來有機會接近大屋，窺伺裏面到底在攪些什麼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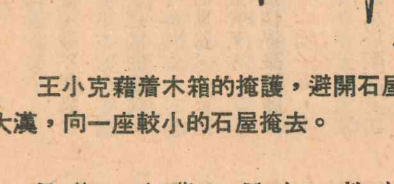
不過，王小克早已下了一個判斷，那「丁大哥」必定是黑社會的「頭目」，今晚趕來此地開會，開的可能便是「家族會議」。

王小克和黑社會打過不少交道，深知黑幫人馬心狠手辣，於是打起精神，躡足向前面石屋奔去。

四下裏虫聲唧唧，大屋旁邊全是魚塘和小草叢，王小克每踏前一步十分小心，恐怕一個立足不牢，滑跌下魚塘去。

王小克不敢朝石屋正門走去，但石屋的屋基距魚塘又只有尺許空隙，上面長滿了野草，只得將身子貼在屋牆上，一步挨一步地前進。

不久，終於給他來到了石屋後面。原來又是一個曠地，只是比前面的小得多了，曠地上



王小克藉着木箱的掩護，避開石屋正門看守的大漢，向一座較小的石屋掩去。

放着許多木桶，想是用來裝載活魚之用。

他從屋後曠地繞到中間那座大屋的後門，見四下裏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影，於是伸手在門上一推。

那木門堅硬異常，動也不動分毫。

王小克把耳朶貼在門扉上傾聽，却是聽不到半點聲響。

於是，他繞着那大屋轉了一圈，除了前門和那道後門之外，大屋並沒其他入口處，即使窗子，也距地面約二十餘呎，絕難爬得上的。

王小克不由暗暗失望，看來這大屋的「安全設備」較市區中的大厦尤有過之，自己這次眞要「入寶山空手而回」了！

他嘆了一口氣，朝來路而回，經過第一座石屋時，看到一樣有個後門，心下一動，趨上前伸手去試，門同樣自內反鎖着。

王小克微一用力推了推，木門幌動一下，忽然，有人自內噤聲問道：「誰？」

王小克料不到屋中黑漆一團，却有人在，登時嚇了一跳，拔脚便欲逃跑。

可是就在那一剎間，王小克發現那是個女人聲，而且聲音很低，好像怕被什麼人聽到。

於是，他停下步來，猶豫了一下，躡足向後門走去。

屋內又傳來那個女聲：「誰在外面。」

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作了一個十分大胆的「假設」，低聲問道：「是野村伯母麼？」

屋裏沉寂了好一會，王小克正感失望，打算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時，忽聽那女聲道：「你是美子的朋友麼？」

王小克聽到這句話時，眼前露出了一綫曙光，自己的「大胆假設」，竟然中了！

他貼近木門，答道：「不錯，我是美子的朋友，你和世伯都在嗎？」

屋中那人正是洗美子的母親野村夫人，她並不直接回答王小克的問題，說道：「你快設法弄開這道門，把我救出來。」

王小克緩緩站直起身，伸手在門框四週撫摸了一遍。

那是一道用柚木夾板造成的門，如果用脚大力一踢，也許能够把門踢開。

可是，聲響必然會驚醒曠地外的大漢。休說將她救走，便是自己也難逃得脫了。

當然，王小克可以用百合匙將門打開，問題是門上並沒有匙孔！這種鎖是單面安裝在屋裏面的。

野村夫人見外面的王小克久久沒有動靜，忍不住又問：「喂？你還在嗎？」

「在。」

「那爲什麼還不將門弄開？」

王小克苦笑着答不出話來，要將門弄開並非難事，可是要靜悄悄不被人發覺地弄開，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道：「我正在設法。」

「快一點，他們立即便要來把我帶走了！」野村夫人焦急地道。

王小克仰頭一望，看到一個丁方兩呎餘的窗口，心頭不由一亮。

由於這石屋不如中間那座之大，因此窗口距地面也只有十呎左右，赤手爬上去固然沒有可能，但如果有東西墊高的話，却不難辦到。

他轉身向那些木桶奔去，雙手合抱，將一個木桶抱了起來。

那木桶高約四呎，直徑大約呎半，王小克輕易地抱了起來，放在另一個木桶之上。

兩個木桶叠了起來，也有六呎左右了。

王小克將它掀倒在地上，推着它滾到窗口下，再將它扳了起來，桶口朝下，桶底向天，提了口氣，跳上桶底。

他伸手一探，扳住了窗檔，猛提口氣縱身而上，矯若靈猿地上了窗框。

只見屋中堆滿了雜物，從窗口透進去的月光下，有個老婦正仰首望來。

「你走開一點，」王小克低聲叫道：「我要跳下來了！」

野村夫人依言退後幾步，王小克屈住雙腿縱身向下一跳，在地上滾了個身，彈跳起來。

他站定身子後，立時取出一條鐵綫，走近那道木門前。

「你……你怎麼跳進來，」野村夫人趨上前，又驚又急地道：「這……這不是自投羅網嗎？」

王小克向她搖了搖頭，示意不要出聲，又拿出袖珍電筒，向那匙孔射去。

王小克曾經跟「魔術手」何三手學過開鎖功夫，（詳細情形請參閱拙作「魔術手」）經過這幾年來的經驗鍛鍊，對於弄開尋常的門鎖，可說是易同反掌，他凝視那道鎖半响，已經有了計較。

野村夫人見王小克拿着一條鐵綫對門鎖凝思，已明其理，站在一旁緘默着，不敢出聲打擾他的思維。

她雖然不認識王小克，更不知道王小克和自己女兒的關係，可是心底下隱約覺得，如果想逃脫這裏，要全靠他了！

不一會，王小克已將門鎖弄開；伸手一拉，門「呀」地一聲開了。

野村夫人大喜，急忙奔了出去。

王小克隨着她離開那黑房，問道：「伯母，世伯呢？」

野村夫人忽然扳住王小克的肩膀，沉聲問道：「那孩子是不是你和美子生的！」

王小克呆了呆，隨卽明白她的意思，月光下只見她披頭散髮，雙目圓睜，眼白多於瞳仁，實在有說不出的陰森恐怖，心下不由發毛。

「你說！你說！」野村夫人不斷用力搖幌着王小克，咬牙切齒道：「是不是你害得我們一家這樣的？」

王小克怎想到她甫脫囚籠，也不理還未脫離險境，便來責問自己，一時間竟是答不出話來。

「你說！你說！」

「小聲點！」王小克噤聲道：「你想被人聽到嗎？」

野村夫人這才發覺自己有點失常，但仍然緊緊地抓住了王小克沉聲問道：「好！你先回答我這個問題。」說話時眼光直逼着王小克。

王小克咽了一口口水，道：「我和你女兒是新認識的。」

「哦？」

「信不信由你，我昨天才認識她。」王小克道。

野村夫人這才把王小克放了開來，吁了口氣，道：「很好，很好，不是你最好，否則我要把你撕作兩半！」語氣竟然透着無比怨毒，

王小克聽在耳中，心下暗暗一驚，瞧不出野村夫人年紀已屆就木，對女兒的男朋友，怨恨却如此之深。

「來，咱們去救我丈夫！」野村夫人說着轉身向大屋走去。

王小克急忙追了上前道：「喂，且慢！」

「怎麼啦？」

「你說野村先生在大屋內？」

「不錯，那一班天殺的正在拷問他！」野村夫人焦急地道：「他身體素來孱弱，怎熬得住這班豺狼的嚴刑拷問！」

說罷，又欲向大屋走去。

王小克大吃一驚，急忙拉住了她，道：「剛才我查過了，除了從前門進去之外，這邊沒有進口的！」

「誰說的？」野村夫人向那道後門一指，

道：「那是什麼？」

「我知道，那是後門，可是弄不開的。」

「廢話，」野村夫人道：「你弄得開那一道後門，就弄得開這道。」

王小克苦笑了起來，野村夫人不知居中的大屋窗口離地有多高，同時，大屋中有人，勢難運用像剛才的辦法。

然而，野村夫人面上全是剛毅的神色，道：「告訴你，如果不能將野村救出來一塊兒離開這裏，我是不會獨自一人走的。」

王小克聞言一呆，這老婦人說得出做得到，但想救野村絕對沒有可能，能够把她救出，已經算是相當幸運的了！

可是，用什麼辦法來說服她呢？

王小克猶豫一下，道：「美子現在也有危險，難道你不理她嗎？」

「什麼？」野村夫人面色一變，顫聲問：「美子有危險？什麼危險？」

「這批人也想捉她！」

野村夫人咬了咬牙，恨恨地道：「這班豺狼實在太可惡了！」

「如果你現在還不乘機跟我走的話，會被他們再捉住，那時便沒有人再來救你了。」

「可是我丈夫怎麼辦？」野村夫人道：「我怎能放下他獨自逃生？」

「但你如果貿然妄動，只會重陷虎穴而已，」王小克道：「這又於事何補？」

野村夫人俯首沉吟了一下，道：「你的意思是叫我跟你走？」

「不錯。」

野村夫人咬了咬牙，語氣相當堅定，道：「不行，我還是要留下來陪着野村！」

王小克剎那間不知好氣還是好笑，自己這樣辛苦，才把她救了出來，而她却不願獨自逃生。

就在這個時候，屋裏忽然傳來人聲：「那老婆子逃走啦，快追！」

王小克一聽到叫聲，不理三七廿一，拉着野村夫人向木桶陣奔過去，藏身後面。

只見屋中一個大漢奔了出來，手持電筒四處照射着，一面叫道：「來人啦，老婆子逃走啦！」

王小克按住野村夫人，低聲道：「不要出聲，否則被他們發現便逃不了啦！」

野村夫人依言屏住氣息，躲在木桶之後。

這時，大屋裏人聲喧嘩，那道後門打了開來，幾個大漢自內縱出。

「老婆子逃啦，快搜！」大漢叫道：「她逃不遠的！」

那幾名大漢高聲答應了，手持電筒四下裏散了開來。

王小克暗暗叫苦，若非野村夫人剛才夾纏不清，這時早已逃離現場，看樣子那批大漢甚有搜查經驗，散開來作「地氈式」搜查，用不了十分鐘，便會搜向木桶陣這邊來。

這時，大屋中走出一個身穿唐衫大漢，指揮另外幾個漢子加入搜查行列，那批漢子散開後，兩個村民打扮的大漢挑着一個担架，自屋中走出來。

担架上似乎躺着一個人，黑暗中却看不清楚是誰。野村夫人一見那個担架，忽然大叫一聲，站起身來，向外奔了出去。

「野村！」

王小克大吃一驚，伸手要阻止時，已經爲時不及，只得眼睜睜看着野村夫人向前跑去。

原來担架上那人正是野村，他被人嚴刑拷問之後，已陷昏迷狀態。

穿唐裝的大漢驟見野村夫人出現，不由大喜，呼喝手下將野村夫人捉了起來。

野村夫人奔到担架側，見丈夫臉上鮮血淋漓，雙目緊閉不知是死是活，不由號哭一聲，撲到他懷中。

「你們到木桶那邊看看！」唐衫大漢道：「若是有人，立卽捉來。」

幾名大漢答應一聲，向木桶這邊走來。

王小克暗暗叫苦，見那幾個大漢身材魁梧，腰間都插着小劍和單車鍊之類的武器，心想好漢不吃眼前虧，還是躲開爲妙。

他環目一掃，見木桶後堆放着不少汽水瓶，心頭陡地一亮，取了一枝飲筒，轉身滑下魚塘中。

那魚塘深及腰際而已，王小克將飲筒含在口中，緩緩潛下水去，只將飲筒一端露出水面作呼吸之用。

幾名大漢手持電筒在木桶之間巡查了一遍，發現不到人影，轉身覆命去了。

王小克等他們離去後，才濕濡濡地自魚塘中冒出身來，忽覺袋中有物蠢動，急忙伸手入袋，原來是一條三吋多長的鯇魚。

他將鯇魚放回水中，生怕大漢去而復回，慢慢向魚塘邊移步。

且說野村夫人見丈夫昏迷不醒人事，臉上全是鮮血，一時間又驚又急，嚎哭道：「你們這班天殺的下這樣毒手，上天叫你們絕子絕孫，不得好死！」

穿唐衫大漢冷冷道：「如果明天他還不招供，我就先讓他不得好死！」

野村夫人忽然跳了起身，向那大漢撲去，揮動雙拳，搥在大漢胸上。

大漢一手捉住她的手臂，用力一扭；野村夫人吃痛，軟下地去。

「好，你丈夫寧死不說，倒要看看你的骨頭有多硬！」大漢說罷向身邊兩個手下使了個眼色，道：「把她拉到行刑室！」

「是！」

野村夫人用力掙扎，却那裏是兩個彪形大漢之敵，被他們硬生生拉到大屋中。

這時，大屋中只剩下幾個女工在掃抹地方，大漢一踏進去後，伸手一揮，那幾個女工帶着掃帚轉身離去，而且把大門帶上了。

野村夫人被拖到大屋中，那兩名大漢立時將後門關了起來。

「焦二哥，看你的了。」

那穿唐衫男子姓焦名有德，身材瘦削有似白粉道人，但一雙眸子烱烱有神，皮膚黝黑，似乎是練過武功之人。

野村夫人掙扎着坐直起身，指着焦有德大罵：「天殺的路旁屍！總有一日被天雷打死，下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超生！」

焦有德笑哈哈地等她罵完，這才道：「罵够了吧？該輪到我問話了！」

「哼！你休要發夢了，我卽使被你打死，也不會說的！」

「那不好試試看！」焦有德向手下道：「把炭火移過來。」

那大漢答應了一聲，走到廳角去，將一座燒得火紅的炭爐移了過來。

炭爐中插着一條鐵枝，尖端已被炭烤得通紅。

焦有德接過大漢遞上來的一個特製手套戴上了，道：「把她綁起來！」

兩名大漢一左一右，把野村夫人綁在一個十字架上。

焦有德緩緩踏上前道：「剛才你老公一連吃了七條火棒才昏過去，你猜你要吃幾條？」

說話時，伸手在火炭中取出那條鐵枝，將燒得通紅的尖端在她面前幌來幌去。

野村夫人破口大罵起來。

焦有德見她罵得性起，忽然右手一送，燒得火紅的鐵枝朝野村夫人唇邊按下。

只聽「嗤嗤」聲響，跟着一陣焦臭味，野村夫人尖叫起來，咀唇被鐵枝燒焦了。

焦有德並不立即把鐵枝拿開，放在她咀邊三秒鐘之久！

野村夫人本來想閃避，無奈被兩個大漢一左一右按住了頭動也不能動一下，焦有德這時霍地移開鐵枝，鐵枝連皮肉而起，一陣烟過處，野村夫人咀部鮮血淋漓，咀唇竟全被燒毀。

「看你還駡不駡人！」焦有德冷冷地道。

然而，野村夫人頭一垂，昏倒了。

「設法弄醒她！」

「是！」

大漢取了一個熨衫用的噴水器，朝野村夫人面門按了幾按。

不久，野村夫人悠悠轉醒。

「我問你，你是不是有一個兒子？」

野村夫人呻吟着，仍然在半昏迷狀態中。

焦有德將鐵枝放到火炭中又烤了一會，等它遍體通紅，這才取了出來，在野村夫人面前幌動着。

「你是不是有一個兒子？快說！」

野村夫人只覺熱氣逼人，睜開眼睛一看，見燒得火紅的鐵枝離自己面門只有幾吋，不由尖叫起來。

「你猜我這次會燒你什麼地方？」焦有德陰鷙地笑着，鐵枝向她右眼移近半吋。

野村夫人頭髮被鐵枝觸着，「嗤」地一聲燒斷，化作一陣烟。

「快說！」

野村夫人雙唇顫動血水自唇邊汩汩而下，那兩個站在一旁觀看的大漢，不禁聳然動容。

焦有德又將鐵枝移近半吋。

如今，那燒得通紅的鐵枝，離野村夫人的右眼只有三四吋了！

鐵枝觸着了頭髮，只聽「嗤嗤」聲響，一根根的斷髮，飄下地來，野村夫人渾身抖索着，卻仍然緊閉着唇不出聲。

「我現在限你三秒鐘的時間，你再不回答的話，可要變成一個獨眼婆了！」

焦有德頓了頓，開始數起來：「一，二……三！」那「三」字甫出口，忽然提高了聲音問：「你是不是有個兒子？只要點頭便行！」

野村夫人驚駭無已，緩緩地點着頭。

焦有德大喜，將鐵枝移開少許，又問：「他現在那裏？」

野村夫人垂下頭來，低聲呻吟着，沒有置答。

焦有德又把火紅鐵枝移近，沉聲問道：「快說！」

野村夫人緩緩地抬起了頭，聲音異常堅定，道：「我……我死也不會告……告訴你！」

焦有德駡了一聲粗口，手中鐵枝向前一遞，只聽野村夫人一聲慘叫，跟着白烟直冒，站在一旁的兩個大漢，不約而同地閉起了眼睛。

他們不敢逼視眼前的慘况！

野村夫人慘叫一聲之後，暈了過去……。

且說王小克在魚塘中站了一會，見上面沒有什麼動靜，這才將手扳住岸邊，慢慢地爬了上去。

他混身濕透，經晚風一吹，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寒顫，放眼望去，只見曠地靜悄悄地一片。

王小克一個箭步向石屋奔去，發現那後門只是虛掩着，就在這個時候，大屋那邊傳來野村夫人的一聲慘叫聲，他嚇了一跳，閃身躲進屋內。

屋內一點光亮也沒有，地上放着一副担架，王小克依稀看到担架上躺着一個人，想是野村十三郎經不起嚴刑拷問，昏死了過去，大漢不怕他起身逃走，因此隨便把他放在屋中。

王小克輕輕將後門掩上了，躡足來到担架前，蹲下地來。

「野村先生。」

担架的人沒有出聲。

王小克伸手入袋，取出袖珍電筒。

那袖珍電筒雖然在水中浸過，但由於外殼包着一層塑膠，因此仍然能用。王小克扭開電筒，向担架上的人照去。

這一照之下，王小克險險驚叫出來，身子向後一仰，跌坐在地。

担架上的那人，模樣實在太恐怖了，不知究竟是人還是鬼！

首先，王小克看到滿面血污的一張臉孔，可是，這並非令他吃驚的地方，王小克不是沒見過世面的人，怎會爲一張血污的臉孔嚇得跌倒於地？

令他大吃一驚的原因是：担架上的人臉上正中間有一道明顯的綫條，由上而下，把臉分爲兩半，一邊的皮膚光滑，毫無損傷，另一邊已經灼焦發黑。

王小克一看到這副邪異奇特的臉孔，幾疑自己看到了鬼魅一般。

他在地上呆了半响，才緩緩地爬起身，走到担架側，鼓起勇氣扭亮袖珍電筒，仔細打量了一下担架上的人。

不錯，担架上那人顯然有兩副臉孔，一半黑一半白，白的一邊白得逾乎尋常，黑的一邊就像被什麼熱力烤焦似的。

王小克甚至留意到，那人臉上的「分界綫」，是由來已久的，因爲被焦灼的一邊已結上疤痕。

這時，那人被電筒光照得一陣目眩，緩緩地睜開了眼睛。

「你是不是野村十三郎？」王小克問。

担架上的人有氣無力地點着頭，問道：「我……我太太呢？」

「野村夫人很好，你放心！」

野村十三郎凝眼打量着王小克，問道：「你……你是誰？」

「我是你女兒的朋友。」

野村十三郎聽到王小克提起自己的女兒，眼眶中忽然射出一股光芒，問道：「美子……美子在……在那兒？」

「她很安全，你放心。」

野村十三郎才吁了一口氣，閉上眼睛，胸口起伏，呼吸短而且促。

「野村先生，我是來救你出去的。」

野村十三郎睜開眼縫，向王小克苦笑一下，搖着頭，道：「我……我不行了。」

王小克雖然看不到野村十三郎身上的傷痕，卻也知道他受傷不輕，休說起身逃走，即使躺在担架之中，如果不延醫救治的話，必定命不久長。

「你……你設法把我太太救……救出去，那……那麼我們……我們便十分……十分感激你了……」野村十三郎氣若游絲。

「我會的。」

「謝……謝你……我……」

野村十三郎的話還未說下去，忽聽外面傳來一個聲慘叫，正是野村夫人被鐵枝灼目所發出來的。

野村十三郎一聽到這個聲音，渾身一震，驚駭莫名地道：「他……他們在……在對付我的太太？」

王小克垂下首來，黯然地向他點點頭。

野村十三郎掙扎着要爬起身，可是油盡燈枯之身，怎能如願，王小克急忙搭住他的肩膊，道：「野村先生，你不要衝動！」

「我……我不能任他們這樣對待她……」

野村急怒攻心，一時間竟是說不下去，只是不斷地喘着氣。

王小克皺起了眉頭，看目前的情形，想救野村夫婦出去是絕無可能的了，還是自己先逃走吧。

「野村先生，我……我要走了，」王小克道：「你有什麼話要我交代美子小姐？」

野村十三郎臉上肌肉起了一陣痙攣，顯然地他也明白脫身無望了。

他沉吟了一下，向王小克招招手，道：「你……你過來，我有句話要和你說——」

王小克俯下身，野村在他耳畔低聲道：「你……你回去告訴美子，她……她還有一個哥哥，在……在她……她舅父——」說到這裏戛然而止。

王小克定眼一看，野村十三郎雙目圓睜，已然氣絕斃命。

王小克望着他恐怖的死狀，一顆心突地一跳，側耳一聽，外面似乎傳來脚步聲，急忙起身向後門奔去。

他探頭向外一望，見曠地上沒有人影，大屋那邊的後門洞開，兩個大漢正抬着野村夫人的身體，向這邊走了過來。

王小克更不猶豫，一個箭步向木桶陣奔過去，閃身躲在後面，等兩大漢將昏迷中的野村夫人抬進石屋中之後離去，這才現出身來。

× ×

木屋中，王小克，白小妹，小辣椒和洗美子或坐或站，卻是面罩憂色，沒有一人出聲。

洗美子面頰上，則掛着兩行淚水，她忽然掩面低泣起來。

小辣椒走到她面前，在她身畔坐了下來，道：「美子，你應該化悲哀爲力量，爲你父親報仇才是！」

白小妹也低聲安慰她道：「人死不能復生，咱們還是商量一下，怎樣將你的母親救出來吧！」

洗美子聽了兩人的話，非但沒有停止哭泣，反而大聲痛哭了起來。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轉身走到屋外。

他望着屋前一塊石櫈出怔，早知道洗美子聞訊後會這樣悲傷，應該先把野村十三郎去世的消息隱瞞起來。

王小克又是嘆了一口氣，在石櫈上坐下，托着下頷，陷入思維中。

不一會，白小妹踏出屋來，拍拍他的肩膊，道：「小鬼子，你看咱們應該怎樣做？」

王小克聳了聳肩，表示他自己也沒有了主意。

「你說報警行嗎？」白小妹忽然問。

「對！」王小克一拍大腿道：「我們應該立即報警，讓警方去將那些壞人一網成擒。」

「事不宜遲，」白小妹急忙道：「咱們快下去借打個電話給周探長。」

「好。」

兩人回屋將這個主意向小辣椒和洗美子說出，她們都表示同意，小辣椒還說：「咱們一塊兒到警局去好了，如果周探長要立即採取行動的話，小鬼子你還可以充任嚮導哩！」

「不錯。」

半個小時後，四人來到了警署，但周探長已然下班走了。

王小克將案情向值日警官說了出來，那值日警官懶洋洋地道：「好吧，我們會派人去看看。」

「我可以帶路！」王小克道。

警官横了他一眼，揮手道：「你們先走吧，一有消息，我們會立即通知。」

「可是——」洗美子焦急地道：「我母親可能有性命危險，你們不是立即派人去嗎？」

「這一點我自有主張，」警官不耐煩地揮着手，道：「你們走吧！」

王小克心中有氣，冷冷問道：「這就是你們對待市民的態度嗎？」

「怎麼樣？你看不順眼？」值日警官反唇相譏，道：「你認識周探長，便自以爲了不起？哼！」

王小克按捺住心底下的怒氣，反而笑吟吟地道：「誰以爲自己了不起啦？」

值日警官冷哼了一聲，並不回答。

小辣椒心頭火起，便想發作，卻被白小妹拉住，王小克向衆人打了個眼色，離開警署。

「小鬼子，剛才那個值日警官眞是太豈有此理了！」小辣椒道：「我眞恨不得揍他一頓洩氣！」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咱們現在最要緊的是設法救出野村夫人！」

他沉吟了一下，道：「讓我打個電話給周探長，看看他在不在？」

「這樣也好，」白小妹嘆了口氣：「周探長雖然小氣一點，畢竟還是個盡責的探長。」

衆人在一間餐廳借打了個電話，可是電話鈴响了十幾下，仍然沒有人來接聽。

王小克只得把電話掛下，沮喪地道：「周探長不在家。」

「那怎麼辦？」小辣椒焦急地問。

「有什麼法子？」

「我們怎能見死不救？」小辣椒緊揑着拳頭，道：「不如就憑我們四人之力，衝進去把野村伯母救出來吧！」

「憑我們四人之力？」

「對啊！」小辣椒道：「何况我們還有一把搶來的手槍！」說着，小辣椒自懷中取出一把精緻小手槍出來，正是王小克自美芬手中奪來的那一把。

「這種特別設計的手槍只有三顆子彈，濟得了什麼事？」王小克道：「咱們還是趕快回家吧，站在街上並不是辦法。」

四人截了輛的士，來到木屋區，沿途，小辣椒不斷諷刺王小克沒有胆量，王小克只是淡淡一笑，亦不置答。

在屋中坐下後，王小克正色向小辣椒道：「現在不是表現胆量的時候，而是估計敵我雙方力量問題，你可知我們面對着是什麼人？」

「還不過是一羣匪徒？」

「是啊！可是你知道他們是那一類的匪徒嗎？」王小克問。

「那一類？你倒說來聽聽。」

「——」王小克張大了口，一時間答不出話來。

他隱約知道那「丁大哥」和頂頭上司是十分有勢力的人，但到目前爲止，仍然不知道他們的眞正身份！

小辣椒見王小克答不出話來，不禁大爲得意，道：「你也不知道吧？」

「有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王小克道：「我就是因爲不知道他們究竟是何方神聖，所以才不敢貿然冒險的！」

白小妹緩緩地點着頭，插口道：「不錯，與其打無把握之仗，倒不如商量好對策，才採取行動。況且，萬一救不到野村伯母，反而被他們捉住，豈非更糟？」

小辣椒這才沒有話說。

洗美子早巳方寸大亂，坐在一旁只聽三人辯駁，插不了半句咀。

半响，王小克忽然朝洗美子問道：「美子，你爸爸的樣子怎會長得這樣可怕？」

「你指他臉上一邊白，一邊黑的樣子？」

「不錯。」

洗美子嘆了一口氣，道：「那是被原子彈炸成這樣的。」

「原子彈？」王小克楞了一然：「世界上有人用原子彈炸人嗎？」

洗美子澀然一笑，道：「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向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的時候。」

「第二次大戰，在那一年？」小辣椒插口問。

「美國投下第一顆原子彈的日子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的上午，」洗美子道：「距今已經三十年了。」

「可是你爸爸為什麼沒被原子彈炸死，而只是被……被燒焦了半邊臉？」王小克訥訥地問。

「爸爸告訴我說，當原子彈在廣島上空爆炸時，他距離爆炸中心有兩哩半遠，」洗美子道：「右邊臉孔因為朝着爆炸方向，因此被灼焦了，他說，當時還起了小疱，好幾個月才好哩——」洗美子頓了一頓，忽然聲音嗚咽，道：「想不到原子彈也炸不死我爸爸，卻會命喪在奸徒之手。」

小辣椒詫異問道：「美子，你說你爸爸當時距離爆炸中心兩哩半之遠？」

「是啊。」

「那有可能被炸成這樣？」

洗美子苦笑着，道：「你可知道，當原子彈爆炸的時候，中心的溫度有多高？華氏一億度！」

「啊！」小辣椒低呼了一聲。

「菌狀雲升達四哩高空，」洗美子喃喃地道：「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的威力已經這樣厲害，三十年後的氫彈和核子彈，自然更加不可想像了！」

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一想到原子彈的可怕處，均是悚然驚心。

「你們可知道我爸爸為什麼會突然半身不遂嗎？」洗美子問。

三人搖着頭。

「那是因為輻射的關係，」洗美子道：「輻射塵在他身上造成了傷害，於是，幾年後的他，便殘廢了。」

「美子，你所生下的那個怪嬰，會不會是因為輻射塵遺傳關係——」王小克忽然問。

洗美子一聽到這句話，渾身一抖呆住了！

「這——」洗美子呆了半晌，才道：「我最初也想過這一點，可是，為什麼我爸爸生下我的時候，我健全如常人一般？」

「也許輻射塵對第一代沒有影响，對第二代才有，」白小妹道：「也許你是個例外？」

「不錯，聽小鬼子說，你爸爸告訴他你還有個哥哥，」小辣椒道：「說不定你的哥哥也是——也是個怪——」小辣椒說到這裏，沒有把下面的話說下去。

可是，三人都明白她的意思了。

洗美子瞪大了雙眼，剎那間出不了聲。

「美子，你說有沒有這個可能？」

這時候，許多有關她哥哥生死之謎的疑問，接踵升上心頭。

她想到母親的閃縮其辭，又想到父親在提到哥哥時的暴躁脾氣。

「小鬼子，」洗美子衝口問道：「我爸爸跟你說我的哥哥在那裏？」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他只說到你舅父，便咽氣了，不過據我推想，他是想告訴我，你哥哥在你舅父的農場中。」

「對啦！」小辣椒一拍大腿，脫口叫道：「一定是這樣。」

「他們想找我哥哥，究竟是為了什麼？」洗美子喃喃地問。

「也許你哥哥的身上有一個大秘密？」小辣椒道：「他們將你父母捉去，目的也只不過想逼問他的下落而已。」

眾人均是緩緩地點着頭。

「美子，如果我們找到你的哥哥，說不定，可以真相大白，」王小克問道：「你說是不是？」

「唔——」洗美子茫然地：「可是我哥哥和這些又有什麼關連？如果他沒有死，今年也應該有廿六七歲的了。」

「美子，用不着胡思亂想了，」小辣椒提議道：「咱們乾脆到你舅父的農場去看看，不是可以水落石出了嗎？」

洗美子猶豫了一下，道：「現在就去？」

「你認不認得路？」小辣椒反問。

「我聽媽媽提過，舅父的農場叫『毅記農場』，是在新界郊區十四咪。」

「那麼咱們現在便去探個究竟。」小辣椒一副急不及待的樣子。

「可是……可是我爸爸不許我到舅父的農場去的。」洗美子說。

「唉！你爸爸人也死了，」小辣椒道：「還有什麼關係？」

王小克也道：「不錯，你爸爸臨終前向我說出你哥哥的下落，大概就是想叫你去找他，事不宜遲，我們要快點趕去，否則，萬一你母親受不了拷問，將你哥哥的下落供了出來，以致令他有性命之危，你爸爸也死不瞑目了。」

洗美子聞言心下一懍，急忙道：「你說得對，咱們走吧！」

白小妹轉身在床底下一個衣袋中取了幾張鈔票塞入袋中，向盲眼婆婆說一聲，道：「好，出發吧！」

王小克踏出屋門時，向小辣椒道：「手槍給我！」

「幹甚麼？」

「難道你有胆量開槍不成。」王小克道：「還是由我佩帶吧。」

小辣椒「嗤」地一聲，道：「誰說我沒有胆量開槍？」

王小克見她沒有把手槍交給自己的意思，只得作罷。

× × ×

白小妹付過車資，白牌車司機一踩油門，車子在斜坡上掉頭朝來路急馳而去。

王小克抬手望一望腕錶，已經是凌晨二時多了！

經過一晚奔波，王小克已感疲倦，剛才在車中還差點瞌睡過去。如今已抵達目的地，不由抖擻精神，向前望去。

天上月黑星稀，午夜前的一輪皓月，已經被黑雲遮蓋住了。

洗美子向前面一指，道：「那牌子寫着甚麼？」

眾人循她手勢望去，果然看到不遠處豎着一條木柱，柱上釘着一塊招牌。

王小克取出袖珍電筒，趕上前一看，上面寫着四個紅漆大字，卻不認識。

白小妹知道王小克識字不多，上前一看，道：「毅記農場，不錯，是這裏了！」

「那司機倒沒有騙人。」小辣椒道：「他果然知道有這個地方。」

王小克望了洗美子一眼，說道：「你帶路吧？」

「我——我從來沒來過這個地方。」洗美子為難了起來：「不知應該怎樣走。」

「我帶路！」小辣椒領前，向一條小徑走去。

王小克扭亮袖珍電筒照路，那袖珍電筒是王小克特別改裝，體積雖小，電力卻甚强，竟

然可以在這時候派上用場。

小徑兩旁全是鐵絲網建成的雞籠，但此時，所有的雞隻都在雞屋裏。四週除了唧唧虫聲之外，只有四人的脚步聲了。

四人走了一會，隱約看到前面有幾座農舍，但屋內黑團團地，似乎全入睡了。

「你舅父家裏有甚麼人？」白小妹問。

洗美子想了想，答道：「我舅母三年前死了，他一直沒有續絃，現在只有他一個人。」

「一個人怎料理得了這偌大的農場？」白小妹詫異地問。

「我母親說，他請了五個散工幫忙。」

說話間，四人已經來到一道門前。

屋前竹柵下放着一張木枱和幾張竹椅，大門正中貼着一個「福」字，但已有一半剝落了。整座木屋殘舊不堪，建築在一片竹林之中。

洗美子踏前一步，伸手敲了敲門，叫道：「舅父！」

洗美子的聲音雖然不大，但在更深夜闌中聽來，卻震人耳鼓。

眾人冀望屋中有人回答，然而，叫聲過了許久，四下裏仍然一片寂靜。

洗美子和王小克望了一眼，又伸手敲門，叫道：「舅父，開門！」

那道木門被洗美子敲得前後搖幌，可是仍然沒有人來應門。

「會不會被他們搶先一步？」小辣椒忽然道。

三人聽到此言，心下一懍，王小克道：「讓我試試看！」

他吸了一口氣，伸手去扳那道門。

忽然，「拍」地一聲，門閂好像被人弄開了，大門跟着「呀」地一聲打了開來。

洗毅睡眼惺忪，立在門口。

他一眼看到洗美子，不由一呆，道：「美子，你——你怎會——」可是，他跟着看到了站在一旁的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

除了小辣椒之外，洗毅並不認識王小克和白小妹，是以疑惑地望着他們，沒有把下面的話說下去。

「舅父！」洗美子撲到洗毅懷中去，嗚咽道：「爸爸死啦！」

洗毅臉色一變，扳起洗美子的身子，微顫着聲問：「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將四人請入屋內，洗美子將王小克和白小妹介紹給他認識後，將野村十三郎的遭遇說了出來。

洗毅緊揑着拳頭，恨恨道：「好可惡的漢奸！」

王小克聞言一呆，卻將心底下的疑問忍着，沒有立即發問。

洗毅向王小克望來，道：「小老弟，是你親眼看到的？」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道：「野村先生臨終前，還向我說明美子的哥哥在你這裏。」

洗毅臉上微一變色，洗美子追問道：「舅父，我哥哥呢？他真的在你這裏？」

洗毅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望着外面竹林呆呆出怔。

屋中靜得連針掉下來的聲音也聽得到，王小克等四人八道眼光，全集在洗毅的身上。

洗毅咀唇嗡動一下，卻沒有出聲。

「舅父，我真的有一個哥哥？」

洗毅向她點了點頭。

「他在生？」

「唔。」

「舅父，爸爸說他在你這裏，是真的嗎？」洗美子又問。

洗毅沉吟了一下，點頭道：「是！」

「那你快帶我去見他！」洗美子驚喜交集地道：「我十七年來，從來不曾見過自己的親哥哥！」

洗毅嘆了口氣，道：「唉！你還是不要見他吧！」

「哦？」洗美子大惑不解，問道：「為甚麼？」

「秋生他——不能見你。」洗毅低聲道。

「舅父，到底是為了甚麼嘛！」洗美子焦地急問。

「唉！這許多年來，你父母一直不許你到我的農場來，難道你還不明白嗎？」洗毅凝視着洗美子，道：「他們就是不想你看到你的哥哥！」

「我哥哥——我哥哥到底怎麼樣了？」洗美子瞪大了美眸，道：「難道他……他……他和我們不一樣？」

洗毅猶豫了一下，痛苦地，艱澀地向洗美子緩緩點着頭。

「不會的！」洗美子驚叫了一聲，忽然想到自己生下來的那個怪嬰，掩面啜泣起來：「不會的！」

洗毅輕輕拍着她的肩膊，柔聲道：「美子，你現在應該明白你爸爸和你媽的苦心了嗎？他們不希望你知道自己有這樣的一個哥哥，以免影响你的心理。同時，你也該明白，為甚麼你父親不准你結交男朋友和生兒育女……」

洗美子擰着頭，歇斯底里地嗚嗚着叫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不是真的，那不是真的！」

洗毅憐愛地望着抽搐不停地的洗美子，道：「這許多年來，你哥哥一直和我住在這裏，沒有人知道他的存在，直到你闖下了禍——」

洗美子倏地抬起頭來，驚詫地望着洗毅。

洗毅愴痛地擰着頭，道：「美子，你知道為甚麼自己會生下一個怪嬰嗎？」

洗美子心中亂成一片，只使勁地搖着頭。

「那是因為遺傳的關係。」洗毅道：「你爸爸受過輻射塵之毒，而身中這種輻射的人，是會生下畸型怪嬰的，這一點你明白嗎？」

洗美子茫然不知所答，只是發呆地喃喃低語着。

洗毅無限欷歔地搖了搖頭，向王小克道：「你們明白嗎？」

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不約而同地向他點頭。

「洗先生，剛才你說是因為美子產下怪嬰後，她哥哥洗秋生的存在才揭露出來，是不是？」王小克問。

洗毅點着頭。

「不錯，當初如果美子聽她爸爸的話，生產下來悄悄地將孩子抱走或者……或者毀滅掉，那麼，『國安會』也不會知道了。」

「國安會？」王小克詫異地問。

「這是世界上第一大國蘇聯最大的特務機關，全名叫『國家安全委員會』，」洗毅冷哼一聲，道：「名字雖好，其實這個機關所做的卻差不多全是傷天害理的事！」

「他們知道了又怎樣？」

「這件事說來話長。」洗毅道：「我去泡幾杯奶茶咖啡，你們要不要？」

眾人向他點了點頭。

洗毅冲了幾杯奶茶咖啡進來，眾人接過來喝了一口，均是精神一振。

「洗先生，你繼續說吧。」小辣椒最為心急，急不及待地問。

洗毅呷了口熱咖啡，道：「原子彈的威力，你們大概知道了吧？」

眾人向他點點頭。

「三十年前投下廣島的原子彈，已經遺禍世間，近三十年來科學的進步一日千里，如今

的核子彈，威力大過當年的第一枚原子彈，何止百倍！」洗毅仰首想了一會，道：「據我所知，當年投下廣島的原子彈，威力相等於兩萬噸黃色炸藥，而如今的核彈，普通一個也有十米格噸的威力了！」

「十米格噸？」王小克雙眉一揚。

洗毅淡淡一笑，道：「這是計算核爆炸力之單位，一米格噸等於一百萬噸黃色炸藥，十米格噸等於幾多？你們算算好了。」

王小克屈指一數，低呼了起來，道：「一米格噸已經比三十年前的第一枚原子彈强五十倍，十米格噸是五百倍了！」

「不錯，殺傷力大了五百倍，即是說，一枚十米格噸的核彈，足以毀滅五百個廣島這樣大的城市了。」洗毅道：「何況，當世界兩大强國美國和蘇聯，現在已經研究出威力達五十米格噸的多彈頭越洲核彈，如果核子戰爭爆發，兩國所儲備的核彈，簡直可以炸毀整個地球幾百次不止！」

衆人聞言都是咋舌不已。

王小克道：「這又和『國安會』發現美子生下怪嬰有甚麼關連？」

「當然有。」洗毅道：「你們聽我說下去吧！」

他呷了一口咖啡，燃上一根烟，道：「根據統計，美國和蘇聯所儲備的核彈，都足以毀滅地球幾百次還不止，因此，不論是誰引發核子戰爭，對方都可以立即採取報復活動，在自已遭受攻擊之前，按下鈕掣，將早已校準了目標位置的核彈發射出去，跟着將敵方毀滅。」

他頓一頓，又道：「這樣發展下來，核彈儲備已經成爲一種互相箝制的舉動，因爲不論美國和蘇聯，都知道如果核子戰爭爆發，大家只有同歸於盡一途，自已手中握有核彈，只不過是恫嚇對方不可貿然發動核子戰爭而已。」

「洗先生，我好像聽人說過，美國和蘇聯都有地下避彈室，即使核子戰爭發生，將地面的一切毀滅掉，但在地下室的人却可以安然無恙哩！」王小克問。

「這個問題問得好！」洗毅讚賞地望了王小克一眼，道：「不過，我們人總需要陽光，需要空氣，同時我們吃的食物，也全要陽光和空氣才可以生植，對不對？」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

「可是，核子大戰一發生，空氣和泥土都爲輻射塵染汚了，」洗毅接着道：「你想想，人可以一輩子躲在暗無天日的地下室嗎？不用出來透透空氣嗎？即使三年五載可以匿居在地下室中，總不成一代一代地住在地下室吧？」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他腦中念頭一閃，好像捕捉到了一點東西。

只聽洗毅接着又道：「剛才我已經說過，人類是不能脫離陽光和空氣而生存的，有一天總要離開地下室到地面去，而如果地面瀰漫了輻射塵，一樣難以生存下去的，對不對？」

「唔。」

「由於從來不曾有眞正的核子戰爭發生過，因此，縱使再傑出的科學家，也難以估計到核子戰爭發生後，輻射塵將會帶給人類多大的災害，」洗毅道：「蘇聯是一個野心極大的國家，『國安會』的特務們於是四出偵查當年在廣島被輻射塵傷害的人，設法將他們帶回本國研究。」

「研究什麼？」

「研究生理器官被損害的程度，從而設法看看有沒有辦法抗禦輻射塵的侵害——」洗毅道：「他們對於那些由身受輻射塵的父母生下來的孩子更加重視，因爲如果可以克服遺傳這一關，他們便可以延續下去，成爲世界惟一的統治者了！」

「啊！」王小克低呼了一聲：「美子生下來的那具怪嬰屍體，一定是被『國安會』的特務盜去的！」

「不錯。」

「那麼，蘇聯的間諜和特務是來了本市了！」王小克道。

「他們遍佈世界上每一個角落，」洗毅道：「既使世界上最落後的國家和部落，也有『國安會』的人，他們利誘收買當地人爲他們服務，好像幾年前，本市不是破獲過蘇聯的一個特務團嗎？被捕的人中，就有本市的殷商某某人在內！」

「他們又怎會知道美子還有個哥哥？」

「他們之神通廣大，不是我們所能想像的，」洗毅道：「野村十三郎匿居本市後，他們一直暗中派人監視，因爲在他們的資料中，野村是當年廣島受害者之一，同時，他們更查到我妹妹和野村結婚不久，曾經大過肚子，可是却不見有孩子生下來。」

王小克向洗美子望去，問道：「那麼他們爲什麼不將美子擄走？」

「那是因爲美子健全的關係，」洗毅道：「他們要的是受輻射影响而產生下來的嬰兒，好像美子的哥哥秋生，就是他們要的人！」

王小克吁了一口氣，整件事情，終於眞相大白了！

「如果他們研究出可以抵禦輻射塵的方法，他們是會不惜發動核子戰爭的，」洗毅道：「那時候，世界上的人口，有百分之九十要滅亡，而將來在地球上生存的人類，就只有他們俄羅斯人！」

王小克不由自主打了個寒顫，俄國人的奸險毒辣，眞是令人髮指。

「野村早已風聞『國安會』在尋找他一出生便失踪了二十七年的第一個兒子，所以，他把秋生送到我這裏來，同時不肯將秋生的下落招供出來，」洗毅道：「他要盡自己的一分力量，遏止俄國人的陰謀毒計。」

王小克聽到這裏，心底下對野村十三郎寧死不屈的凛然正氣，不由衷心佩服。

「他一直跟我說，中日戰爭時，他們日本人欠我們中國人許多許多，希望這一代的日本人，可以向我們彌補些少，」洗毅黯然地道：「所以，他把他偌大的家財產業，全變賣光了，分批以無名氏的名義，捐給本地的許多慈善機關。」

小辣椒暗暗地點頭，難怪野村十三郎以億萬富翁之身價，怎會突然破落到經濟拮据，甚至要靠女兒到工廠來補貼家用。

洗美子聽到由洗毅說出乃父的俠義仁風，不由悲從中來，低聲飲泣。

「我……我一定要爲爸爸報仇！」洗美子語氣相當堅決。

洗毅又愛又憐地，撫摸着洗美子的頭，柔聲道：「要對付那些『國安會』的特務，別說我們無能爲力，便是警方，一樣無奈伊何，不過——」

洗美子抬起頭來，美眸中淚珠晶瑩，望定了洗毅。

「對付那些爲虎作倀，見利忘義的漢奸走狗，我們倒是辦得到的！」

王小克胸中豪氣頓生，恨恨地道：「不錯，無論如何，我們絕對不能饒了這一班漢奸走狗！」

「可是，我們要先偵查出到底是那一小撮人出賣了國家民族！」

「我知道，」王小克道：「帶頭的是一個姓丁的，在他手下，還有另幾個爪牙。」於是將曹醫生，岑豪，趙勝和在魚塘見到的人數了出來。

洗毅道：「好，明天一早，我們先知會警方，不論他們理不理這件事，我們都要趕到那兒去，將我妹妹救出來！」

小辣椒磨拳擦掌，道：「對！對！」

洗毅向窗外望去，見天際巳露出魚肚白，打了個呵欠，說道：「你們累了嗎？想不想睡覺？」

「洗先生，你說野村伯母會不會把這裏招供出來？」王小克忽然問。

洗毅雙眉一揚，猶豫着道：「我想她是不會的，不過爲了小心起見，咱們還是換個比較安全的地方吧。」

說罷，轉身自抽屜中取了一把强力電筒出來，道：「來，你們都跟我來。」

衆人跟在他後面，來到屋外。

洗毅指着竹棚下那張木枱，向王小克道：「咱們躲到下面好了。」

王小克聞言一呆，木枱下雖有空隙，却那裏是藏身之所？洗毅忽然伸手在木枱底下一按，只聽「軋軋」聲响，木枱連着地上的石板地外移了開來。那裏露出了一道石級，蜿蜒通到下面。

衆人都想不到木枱下另有乾坤，不由楞楞地做不了聲。

「這叫做實則虛之，虛則實之，」洗毅得意地道：「國安會那班走狗即使知道這個地方，也會從屋中搜查暗道入口，絕不會想到竟會大胆到把入口設在大門口。」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覺得這一看果然相當不錯。

洗毅將電筒交給王小克，道：「你領前，我殿後。」

王小克答應一聲，接過電筒，踏下石級。

那地下室的牆壁用花岡石砌成，也不知是否裝了抽濕器還是什麼，竟然乾燥通爽，毫無潮濕之氣，看得出洗毅是花過心機興建。

奸徒落網　玉殞香消

衆人魚貫而下時，洗毅不知在什麼地方一按，石板又自動移攏，跟着，牆上壁燈自動亮了。

「舅父，我哥哥他——他是不是就住在這個地下室？」洗美子低聲問。

洗毅沉吟了一下，終於向她點點頭。

「舅父，我求求你，讓我和哥哥見一面吧！」洗美子央求道。

「你眞的想見他？」

「眞的。」洗美子語氣很堅決。

「這個——」洗毅爲難地道：「我想他是不會見你的。」

「爲什麼？」

「你應該明白，一個身有殘廢的人，是很自卑的，何況這二十七年來，他從未見過外人。」洗毅道。

「不，只要你告訴他我是他的同胞妹妹，他一定肯見我的。」

洗毅嘆了一口氣，道：「好吧，我就試試看，答不答應則不得而知了。」

洗美子臉上露出興奮的神色，道：「舅父，你現在就去問他吧。」

「那也要等將你們安頓下來再說，」洗毅搶上前去，將四人領到一個大房中。

那房中，安着兩張碌架床，上下格都有被褥。

「怎麼這樣巧，是兩張碌架床？」小辣椒問。

洗毅淡淡一笑，道：「那是我替我妹妹，妹夫一家人預備的。」

王小克在碌架床上躺了下來，打了個呵欠，道：「眼困死啦！」

「你們睡吧！」洗毅道：「這裏的抽氣設備很不錯，放心好了，睡醒後，我會替你們預備食物的。」

王小克，小辣椒和白小妹都有倦意，當下毫不客氣地爬上床和衣而睡。

洗毅轉身離房，洗美子自後跟了上去。

「舅父，你現在就去問我哥哥，看他肯不肯見我，好嗎？」

洗毅只得向她點了點頭。

「你在這裏等我，」他向洗美子道：「我等一下回答你。」

「好。」

望着洗毅的身影在牆角消失，洗美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過了一會，洗毅的脚步聲自外傳來，洗美子急不及待地趨上前。

「舅父，我哥哥怎樣說？」她問。

「他——」洗毅沉吟了一下，搖着頭，道：「他不肯見你。」

洗美子失望，嗚咽着聲音道：「爲什麼？爲什麼連同胞的妹妹也不肯見？」

「美子，既然他不肯見你，那就算了吧。」洗毅柔聲道。

「不！即使他不肯見我，我也要見他！」洗美子堅決地道：「他畢竟是我的哥哥。」

「可是他不肯見你，我有什麼法子？」

「舅父，我求求你，你帶我去見他，好不好？」洗美子低聲央求。

「——」洗毅沉吟了一下，道：「現在是睡覺的時候了，如果你想要見他，明天再說怎樣？」

洗美子見舅父主意巳決，只得委屈地點了點頭，洗毅拍拍她肩膊，道：「美子，好好睡吧，明天我們還要去救你母親哩！」

洗美子向他點了點頭，回到碌架床，見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已經呼呼入睡了。

她爬上碌架床，却那裏閤得上眼。

好一會，洗美子仍然翻側難眠，她腦中不斷有一個問題閃現：到底哥哥長成怎樣？是不是一樣沒手沒脚，像自已生的怪嬰一樣？

忽然，她念頭一閃，既然舅父不肯帶自己去看他，求人不如求己！

這地下室無論如何不會太大，只要四下裏搜索一下，不難會發現他的住所。

洗美子心念一决，立時悄悄地爬了起身，躡足向房外走去。

面前是一條甬道，牆上壁燈仍然亮着，所以，洗美子看到甬道左邊有一道牆封着，如果要找，就應該朝右邊走去。

她躡着足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來到甬道盡頭，發現另有三級石級通到下面，於是拾級而下。

那是另一條甬道，走了大約十餘步，面前現出一個房門。

房門當然是深深關閉着，不過，有一綫燈光自門檻底下透射了出來。

洗美子大喜過望，趨上前去，先把耳朵貼在門上傾聽房裏動靜。

房中很靜。

她眼珠一轉，伸手在門上輕叩一下。

「哥哥！哥哥，我是美子，你的同胞妹妹！」洗美子隔着門叫道。

房裏傳來一陣異聲。似乎是有人拉被褥的聲音。

洗美子一聽到那個聲音便心頭一喜，果然沒有找錯地方。

房間裏有人，而且必定是自己哥哥野村洗秋生！

「哥哥，你不用害怕，我只想見你一面。

」洗美子情辭懇切地道：「只有我一個人！」

房間裏又傳來一陣異聲，却沒有回答。

「哥哥，你開門吧！」

半晌，房裏仍然沒有人回答。

洗美子忽然念頭一閃，如果哥哥無手無脚，他如何可以替自己開門？

所以，她隔着門又道：「哥哥，你不開門的話，我自己進來了！」

她將手搭在門柄上，輕輕向下一按，與此同時，她的一顆心怦怦地跳了起來。

如果房中眞是她的哥哥，他會是長成怎樣的一個人呢？

他會不會無手無脚，或者缺了一隻眼睛，一隻鼻子？或者……

總而言之，對於她哥哥的模樣，她實在沒有辦法想像得出來。

門竟然沒有上鎖，被洗美子推了開來。

然而，洗美子也僅是把門推開一道小縫，她竟然沒有勇氣把它打開。

「哥哥，我可以進來吧！」她低聲問。

她以爲不會得到任何回答，不料，她先是聽到一聲輕輕的嘆息，跟着，一個低沉的聲音道：「既然你一定要見我，那就進來吧！」

洗美子探頭進房，看到房中一燈如豆，發射着微弱光芒，有個影子被燈光折射在牆上。

「哥哥！」她踏進房去，一顆心仍然莫名其妙怦怦地亂跳着。

「我在這裏。」聲音自右邊傳來。

她終於看到她的哥哥了！

然而，她張大了口，用手掩住自己，這才沒有驚呼出來？

——那是一個人嗎？

他只有半個頭；是的，只有半個頭，因爲他有一半的頭顱不知那兒去了，扭曲的五官擠在那一半的臉孔上，根本不像是一個人！

洗美子一顆心便像要自口腔裏跳出來，她有一股衝動，想轉身而逃，離開這個連鬼也比他好看幾分的怪人！

可是，她隨即一想：他是自己那苦命的哥哥，他廿七年來不見天日，廿七年來孤苦伶仃地一個人匿藏在這地下室中。

他曾經拒絕過要見自己，而是自己找上他的。

想到這幾點，洗美子的心逐漸平定下來，她轉頭又望了她的哥哥一眼。

這時，她才看清楚洗秋生的兩隻眼睛並非生在一起，而是詭異地斜靠着，鼻孔朝天，咀唇出奇的厚大，吊在下頷，根本不像是咀唇。

同時，他的頸也特別長，像一枝竹撐住了半邊頭顱隨着血液流動，一幌一幌地，便似要掉下來一樣。

像洗秋生這樣的怪人，他臉上自然沒有表情，所以，洗美子並看不到他的反應。

洗美子向前移動了一步，却發現渾身不由自主地微顫着。

洗秋生嘆了一口氣，道：「我早說過，你不要來見我了！」

洗美子聽到他那種蒼涼悒鬱的聲音，心中一酸，對面前這個怪人，不由生出一種親切之感。

她又踏前一步，嗚咽着聲音，道：「哥哥，你……你怎會這樣？」

「這便是核子戰爭造成的了！」洗秋生拉一拉蓋在身上的被褥，坐直了身子，道：「我根本不像人，也不像鬼，是不是？」

隨着他的動作，洗美子看到他手臂的骨骼有如傘骨，那根本不是一個人的手臂！

洗美子心底下又冒出一股寒意。

「美子，你比我幸運！」洗秋生感嘆一聲，道：「你起碼還長得這樣漂亮。」

「可是我……我生過一個無手無脚的怪……怪嬰。」

「我呢？我這一輩子別說生兒育女，便是出去見人，也有所不能。」

洗美子垂下頭來，緘默了。

他說的是事實。

「美子，既然你已經見到了我，也應該死心了吧？」洗秋生道：「你出去吧！」

洗美子聽到他語氣中含着無限悵惘，道：「不，哥哥，我要多陪你一下，這廿七年來，一定很少人陪過你。」

洗秋生苦笑一下，道：「除了舅父之外，媽偶然也會來看我一次，我只見過他們兩個，你——你是我生平所見過的第三個人了。」

洗美子心中一酸，眼中淚水簌簌而下。

像洗秋生所過的日子，簡直比在地獄中還苦，如果是自己，說不定早已自殺了。

然而，他竟然有生存的勇氣！

洗美子從糢糊淚眼中望住自己的同胞兄長，忽聽背後「呀」地一聲，有人推開了房門。

床上的洗秋生雙目一瞪，忽然大叫一聲，轉過頭去，向床那邊一縱，躲避來人的視綫。

就在那一刹間，洗美子看到兩隻像駝鳥一般細的脚，跟着，她聽到小辣椒一聲驚呼。

床上的洗秋生已經拉了被子蓋住自己，洗美子站了起身，拉着驚詫無已的小辣椒出房，順手將房門關上了。

小辣椒張大了口，仍然說不出話。

半晌，她才「啊」地一聲，叫了出來：「鬼！」

洗美子將她拉到甬道端的石級，噤聲道：「你怎麼跑到這裏來的？」

「我——我見你不在床上，以爲你有甚麼意外，所以出來看看，怎料……怎料……」說話時，渾身打了一個冷顫。

「同房睡吧！」

小辣椒跟着洗美子回到房間，一面問：「那……那怪物就是你的哥哥。」

「他是我的哥哥，他不是怪物。」

「他簡直比怪物更要嚇人！」

洗美子嘆了一口氣，眼淚又自眼眶中簌簌而下。

「我眞想不到，你哥哥竟是這樣難看的！」小辣椒不知好歹地道：「天下間怎會有這樣難看的人！」

洗美子心中愁苦，淚如泉湧，別過頭去不理小辣椒的追問。

小辣椒聳了聳肩，爬到被窩中去。

洗美子坐在床畔，仍然怔怔地掉着淚……

×　×　×

王小克一踏進周探長的辦公室，周探長便道：「好啊！你來得正是時候。」

「怎麼啦？」

「我正想問你，昨晚你到底在攪甚麼鬼，供給我們一個假消息。」

王小克一呆之下，立時明白了，道：「你派人去過那三座石屋查過？」

「當然。」周探長忿怒道：「他們都是安份守法的漁農，那有野村夫婦的影子！」

「這——」王小克不禁詫異地問道：「怎麼會？」

周探長揮了揮手，道：「算了吧，我不告你報假案便是，滾吧！」

王小克忍住心下忿怒，道：「探長，野村夫婦的女兒洗美子和她的舅父想見見你。」

「哦？」周探長問道：「他們在那兒？」

「就在外面。」

「好，那叫他們進來。」

王小克轉身離開，不久帶了洗毅，洗美子，白小妹和小辣椒進來。

「你們在幹甚麼？」周探長見了他們，詫異地問：「想組織示威隊伍嗎？」

「探長，我要求你立即採取行動將我妹妹救出來！」洗毅道。

「你妹妹？野村夫人？」

「是的。」

「據這個小鬼子說，你妹夫已經遭人謀害了，對不對？」

「是的。」

「可是，我們今天一早已派人去查過，那裏並沒有野村先生的遺體，也沒有令妹的影子。」周探長道：「更加發現不到任何犯罪的證據。」

「他們可以將屍體搬走，也可以將我妹妹移到其他的地方。」洗毅道：「總而言之，那些人是蘇俄派在本市的特務的走狗！」

「你說甚麼？」

「周探長，我現在向你提供一個情報！」洗毅年紀已屆六旬高齡，却仍然聲若洪鐘，衷氣充沛：「蘇俄特務正在本市從事非法禁錮等等罪行。」

周探長雙眉一揚，冷冷問道：「你有甚麼證據？」

洗毅向王小克望去，道：「小老弟，你說給他聽吧。」

周探長「啊哈」一聲，道：「小鬼子，這一次又有甚麼花樣？」

王小克冷哼一聲，道：「周探長，信不信由你，如果你肯跟我跑一趟的話，我可以立刻將一個蘇俄特務的走狗交給你！」

「哦？」

「信不信？」王小克挑戰性地問。

「如果這次還是徒勞無功呢？」周探長說道。

「那你就控告我報假案便是。」

白小妹見王小克答得這樣爽快，心下暗暗焦急，不由拉了他一下。

王小克向她送了個眼色，示意自己胸有成竹，不會落空。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道：「好，我再信你一次！」

王小克聞言精神一振。

周探長掛上佩槍，領了搜查令後，和衆人來到停車場。

洗毅有車，六人分兩架車子，王小克和周探長坐在一起，由他們領路。

上了車後，周探長道：「好吧，咱們到那兒捉走狗去？」

「青竹道。」

「啊！那是高尙住宅區，也有走狗嗎？」

周探長語帶諷刺地問。

「開車吧，否則讓他逃走了，可不關我的事！」王小克沉聲說。

周探長一踩油門，車子向外駛去，洗毅駕着車自後跟來。

王小克緊閤着唇不出聲，他暗想，岑豪腿上受傷不輕，即使經過曹醫生治理，這時大概也難移動分毫，只要捉到了他，其他的人便好辦了。

所以，他滿懷把握，自告奮勇帶路。

半個小時之後，車子駛上了微斜的「青竹道」。

王小克指着那個「丁宅」門牌，道：「就是這裏了。」

周探長一看到那個門牌，臉上勃然變色，道：「你有沒有弄錯？」

「弄錯甚麼？」王小克詫異地問。

「你可知道，這是誰的住宅？」周探長厲聲問道。

「姓丁的。」王小克已意味到有甚麼不對了。

「當然是姓丁的，可是你知道叫丁什麼？」周探長道：「他是丁添！」

「丁添……添丁，」王小克淡淡一笑，道：「這名字由後面讀起來更妙！」

周探長苦笑一下，道：「小鬼子，不要開玩笑了，這個丁添可不是好惹的。」

王小克見周探長臉色莊重，心下暗自詫異，道：「他到底是什麼人？」

周探長深吸了一口氣，道：「丁添是本市最著名的藥材商，也是工會和商會的名譽主席，他社交圈子極廣，認識許多紳士名流，在本市的商場和政壇上，都有很大的勢力。」

「——」王小克呆了一呆，問：「那又怎樣？」

「像他這樣有名譽地位的殷商巨賈，你猜會做出那種事嗎？」

「世界上的事經常出人意料之外，」王小克道：「也許他之地位財勢，都是因爲從事非法行動而獲致的呢？」

周探長不由眉頭微蹙，因爲王小克說的是事實，許多表面上看來殷實正派的商人，私底下却在經營非法生意，而這種生意最易令人暴富。

這時，洗毅見王小克和周探長將車停在一旁並不下來，上前問道：「你們怎麼啦？」

周探長側頭望着王小克，道：「你肯定裏面有我們要找的人？」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向他點着頭，道：「不錯，問題是你有沒有勇氣進去看看。」

周探長咬了咬唇，擦着鼻子，遲疑道：「既然你這樣有把握，那我進去看看吧。」

衆人下車向「丁宅」走去。

王小克按下門鈴，一個男子自內出來，正是趙勝。

趙勝一眼瞥見門外站着周探長等人，先是一呆，跟着趨上前來，冷冷問道：「你們是什麼人？幹什麼的？」

周探長向他出示警方人員的證件，道：「我們想進去搜查一下。」

「丁先生不在家中。」趙勝臉上微微地變色。

「不要緊，」周探長說道：「快把門打開吧。」

趙勝遲疑了一下，終於打開鐵柵，讓路給衆人入內。

王小克領前向樓梯走去，逕自來到三樓，辨明岑豪臥傷的房間，向周探長道：「我們要找的人，就在裏面。」

周探長一扭門柄，發現房門緊緊地鎖着，轉頭向驚疑不定的趙勝道：「把門打開！」

趙勝取出鎖匙，把門打開了。

房間裏被褥整齊，床上那裏有人？

王小克望着空空如也的房間，剎時間怔住了！

「你們到底找些什麼？」趙勝問。

王小克轉念之間，已然明白其理——岑豪被他們移去了！

以岑豪腿上的傷勢看來，十天半月之內是沒有可能行動如常的，他究竟被移到那裏？會不會仍然在這幢別墅之內？

周探長並不直接回答趙勝的話，反而問道：「這裏一共有多少個房間？」

趙勝仰首想一想，答道：「十個。」

「好，那你帶我們一間一間看下去。」

「你們——你們到底想找什麼東西？」

「一個腿上受了傷的人。」周探長答。

趙勝臉上閃過一陣訝異神色，道：「我們這裏根本沒有人受過傷。」

「哦？」周探長道：「那麼有一個名叫岑

豪的人嗎？」

「有的，」趙勝囘答：「不過他昨天離開本市，到M埠去了。」

「昨天離開的？」周探長問道：「什麽時間？」

「好像是上午十一點。」

周探長心中一動，這個時間和王小克所說的有出入，因爲岑豪在昨天下午，還企圖綁架洗美子，他沒有理由不在本市。

「你肯定他離開本市了？」

「是的。」

「好。」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既然趙勝答得那樣肯定，只要到海關或移民局一查，立時可以眞相大白。

衆人一面退出房間，周探長又問：「岑豪是丁先生的什麽人？」

「這個——」趙勝猶豫了一下，道：「是丁先生的司機。」

衆人來到另一道門前，趙勝把房門開了，原來是一間佈置得十分淸幽雅緻的書房。

周探長向內畧瞥了一眼，道：「唔，可以了。」

趙勝領着衆人來到另一個房門前，周探長忽然道：「不必看了，我們走啦。」

他此言一出，王小克等人——包括趙勝在內，均是一呆。

「走吧！」周探長向王小克使了個眼色，逕自向樓梯口走去。

衆人離開「丁宅」後，洗毅首先忍不住問：「探長，爲什麽你不繼續搜查下去？」

「你以爲可以找到那個岑豪的人嗎？」周探長苦笑了一下，道：「即使眞的有這個人的存在，此時也不會在丁宅之中。」

「他被人移走了！」王小克道。

「現在，還是陪我到海關查一查昨天赴M埠的名單，看看有沒有岑豪其人在內吧。」

× ×

王小克以手支頤，對着窗外出怔。

洗美子和小辣椒坐在帆布床沿，白小妹坐在木屋門口洗着菜。

「奇怪，爲什麽海關離港搭客名單中，竟然有岑豪的名字在內？」王小克喃喃地道：「他昨天下午分明還在本市啊！」

「這有什麽値得奇怪？」小辣椒道：「丁添既然是個神通廣大的人，設法在名單中塡上岑豪的名字，也很容易。」

王小克聞言心中一動，的確有這個可能的，他側頭望了洗美子一眼，見她坐在一旁，怔怔地下淚。

「美子，」小辣椒輕輕搭住她的手背，低聲道：「你放心，我們無論如何會設法將你母親救囘來的。」

「幾時？」洗美子抬起頭，眼眶裏孕育着淚光：「幾時才能救到我媽？」

小辣椒一呆，訥訥地答不出話來。

隔了一會，洗美子向王小克道：「你說我媽被他們捉到新界什麽魚塘？」

王小克搔了搔頭道：「好像是新界十八咪，那個魚塘很大，當中有一條堤壩，盡頭有三座石屋，以中間那一座最大。」

洗美子緩緩地點着頭，道：「爲什麽警方却搜查不到我媽的踪跡？」

「這個倒很難說了，魚塘這樣大，他們隨便將你媽媽藏到一處，一時間，也難以搜得出來。」

「小鬼子，你說我們可以叫警方再去搜查一次嗎？」洗美子問。

王小克苦笑着搖搖頭，道：「我想這是沒有可能的事了，尤其是經過昨天到丁添家裏搜查過之後。」

洗美子心中一急，又掉下了眼淚來。

半晌，她忽然站了起身，道：「我要出去一會。」

「美子，你想到那兒去？」小辣椒急忙站起身拉住她。

「我——想出去走走。」

「這怎麽行？你舅父等一下便要來了！」小辣椒道：「况且，你不怕那些惡人把你捉去嗎？」

「我出去就來，」洗美子道：「在下面打個電話而已，怕什麽？」

小辣椒心頭陡地一亮，「啊」地一聲叫了出來，道：「你想打電話給你的男朋友！」

洗美子臉上一紅，緩緩點着頭。

小辣椒這才把她放開，道：「快點上來，否則大家都會爲你操心。」

「好的。」

洗美子離開木屋，朝百步級走去，她心中暗自默念董冲家中的電話號碼，打算把這幾天所發生的事向他一一傾訴。

在這種情況之下，洗美子認爲只有董冲可以爲她分憂，王小克等人雖然很關心她的遭遇，也肯悉力帮忙，可是那兒及得上董冲？

她來到一間士多裏，向老板借電話打。

董冲一聽到她的聲音，不禁又驚又喜，道：「美子，你跑到什麽地方去啦？我一直在找你！」

「我——」洗美子刹那間有不知從何說起之感，訥訥地道：「我想見你。」

「好，你在那兒？」董冲立則說道：「我來接你。」

洗美子向他說出地址，董冲道：「妳在街口等我，我十分鐘之後來。」

洗美子掛下電話後，向士多店的老板謝了一聲，向街口走去。

是黃昏下班時分，街道上行人熙來攘往，洗美子心想時間還早，慢慢地向街口走去。

她在街上的電燈柱下站定，凝眼向馬路望去，只見汽車穿梭來往，喇叭聲此起彼落，好一片繁榮景象。

洗美子早已從洗毅口中得知蘇聯「國安會」的任務，如果他們得償夙願的話，世界上的人還能像目前這種享受自由的生活麽？

想起乃父野村十三郎和乃兄洗秋生被輻射塵傷殘下樣子，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寒顫。

倘若蘇聯發明了抵抗輻射塵的秘方後，他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發動核子侵畧戰爭，那時候，受害的便不僅止是她的父兄兩人了。

這時候，洗美子腦際間又閃現出自己所生下來的怪嬰，想到他沒有四肢的恐怖模樣，渾身又打了個抖索。

她告訴自己，無論如何不能將「國安會」的特務在本市得到他們想得到的東西——換言之，即是不能將哥哥洗秋生的下落說出來。

洗美子幽幽地嘆了一口氣，心頭間好像有一個聲音在呼喊：媽媽啊！你在何方？

就在她腦中思潮起伏時，忽然一聲喇叭聲把她從思維中驚醒過來。

她定眼一看，一輛紅色跑車在她面前戛然而止，盼望着的董冲，正自車中探頭出來。

「美子，上車吧！」

洗美子打開車門，踏進車去。

「剛才在想什麽？」董冲手搭在駕駛盤上，側頭關心地問。

「沒……沒什麽，」洗美子道：「我們去那兒？」

「隨便你。」

「找個地方坐下來，我……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說。」洗美子低聲道。

「好。」

董冲一睬油門，車子怒吼着向前疾馳。

半個小時後，他們在山頂餐室坐了下來，叫過飲品後，董冲關切地問：「美子，這兩天你到底跑到那兒去了？爲什麽我打電話到工廠裏去，他們說你沒有上班？」

洗美子沉吟了一下，把這兩天所發生的事向董冲說了出來。

董冲俊雅的面龐上現出訝異的神色，道：「有這樣的事！」

「是的，」洗美子垂下首來，黯然地道：「看來我這一輩子是不可能生正常的孩子。」

「美子，這個你不用担心，」董冲搭住她的手背，柔聲道：「不能生育便不能生育，這和我們的愛情有什麽關係？」

「可是……可是你的家人會反對……反對你娶一個像我這樣的妻子。」

「我可以說服他們。」董冲握住洗美子的手，道：「現在我們最要緊的，是設法將你媽救出來！」

洗美子聞言精神一振，道：「我今天找你出來，就是想和你商量這件事。」

「照你剛才所說，『國安會』的特務將伯母捉去，無非想探聽你哥哥的下落而已，是不是？」

「不錯。」

「你見過你哥哥？」

洗美子咬了咬唇，向他點點頭。

「他長得怎樣？」董冲關切地問：「是不是和你一樣正常？」

洗美子艱澀地搖着頭，道：「不，……他……他根本不像是一個人！」

「你哥哥是在輻射塵的輻射作用下生出來的，他却仍然可以生存，這……這實在很不可思議。」

「可是像他那副模樣，要是我的話，我……寧願一死了之！」

「話不是這樣說，也許有辦法糾正他身體上的缺憾呢？」

「有這個可能嗎？」

「我想他們可以做到這一點。」

「你指蘇聯人？」

董冲點着頭，道：「否則他們要你哥哥來幹什麽？」

「他們想在他身上做實驗。」洗美子脫口說道：「你以爲他們好心想替我哥哥糾正身體上的缺憾？」

董冲緘默了。

半晌，董冲說道：「美子，咱們走吧！」

「到那兒去？」

「設法將你哥哥藏起來，你說得對，他們也許只是想將你哥哥當作實驗品而已。」

「可是我哥哥現在很安全呀，」洗美子瞪大一雙美眸，道：「如果他離開那裏，可能有危險。」

「他躲在那兒？」

洗美子左右望了一眼，低聲道：「我不能在這裏告訴你，總而言之，現在最重要的是將我母親救出來。」

「可是你又不知道伯母被他們捉到那兒去了。」董冲道。

「我相信媽一定仍然在新界十八咪附近的一個魚塘中，」洗美子低聲道：「董冲，咱們去看看好不好？」

董冲咬着唇沉吟了一下，問道：「你確定了！」

洗美子使勁地點着頭。

「好吧，反正我有車子，」董冲道：「去看一看也不妨。」

兩人結賬離開山頂餐室，董冲駕着車子朝郊區公路駛去。

在此之前，兩人經常驅車到郊外踏靑，但往日心情歡暢，沿路談笑風生，怎像目前這樣滿懷心事？

當車子來到新界十八咪附近時，董冲把車子的速度減低，側頭道：「美子，你留心一下，看着到底是那一個魚塘吧。」

洗美子答應了一聲，轉頭向車窗外望去，只見農田阡陌，附近並無魚塘，道：「也許是在前面吧？」

車行大約五分鐘，前面果然出現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魚塘，洗美子指着一條又長又窄的堤壩，道：「董冲，你看！」

董冲循她手勢望去，見堤壩盡頭有三座石屋，問道：「大概是這裏了嗎？」

「不錯，和小鬼子形容的一模一樣。」

「那麽咱們應該怎樣？」董冲先把車子在路旁停了下來，側着頭問。

洗美子呆了一呆，她只想到來此搜查乃母下落，却沒有想到應該怎樣行動，因此答不上話來。

「依我看，咱們扮作遊客進去參觀，乘機窺探一下，怎麽樣？」董冲問。

「好！」洗美子道：「就是這樣。」

兩人手携手向那條堤壩走去，只見旁邊立着一個木牌，木牌上寫着八個紅漆大字：「私家重地，謝絕參觀」，然而兩人視若無睹，逕自向前走去。

這時夕陽西下，微風吹來，魚塘水面上泛起漪漣點點，依稀看到下面有魚兒游來游去，洗美子却無心觀賞，加快脚步向前趕路。

董冲一把拉住了她，道：「美子，咱們應該裝成遊客的樣子才是，像你這樣匆匆趕路，那兒像是遊客？」

洗美子霍然一笑，這才放緩了脚步。

不久，兩人已經接近了那三座石屋，曠地上閴無人踪，魚塘的工作人員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洗美子向當中那座石屋走去，見屋門虛掩着，於是伸手一推。

屋裏沒有燈光，黑漆一團，看不淸楚裏面的情形。

「有沒有人？」董冲問。

「沒有。」洗美子搖了搖頭，一時間不能決定到底是進去看看淸楚好，還是悄然引退。

「進去看看吧。」董冲慫恿她。

洗美子這才提起脚來，跨進門去；這時，董冲拿出打火機劃上了火，向四週照射了一下，只見屋中堆放着許多雜物，右邊放着一張床，床上却沒有人。

「咱們到另外兩間屋看看。」洗美子說。

「好。」

兩人離開石屋，向左邊的石屋走去，伸手一推，屋門却緊緊關着，推不動分毫。

「這間屋上了鎖！」洗美子噤聲道。

董冲左右望了一望，指着一個窗戸道：「咱們從窗子望進去看看。」

兩人來到窗子前，只見窗帘布沒有拉攏，裏面放着一張長方形大枱，枱子四邊全是交背椅子。

鄉下地方竟然有一間設備得好很如議室的房間，洗美子不由愕了一然，正想仔細看淸楚時，忽聽背接有人沉聲問：「喂！你們是幹什麽的？」

洗美子渾身一震，回頭去看，原來是一個鄉農打扮的男子，正用疑惑的眼光望着他們。

「我們是來參觀的。」董冲搶先回答。

那男子上下打量着兩人，當他眼光停留在洗美子身上時，臉上閃過一陣喜色，却仍然冷冷地問：「你們沒看到前面那塊謝絕參觀的牌子麽？」

「對不起，對不起，」董冲搭住冼美子的肩膊，向後連連退步道：「我們這便離去。」

「且慢！」一個粗暴聲音自後傳來。

冼美子瞿然一驚，定眼看去，原來是個身穿唐裝衫的男子，他衣領敞開，露出結實的胸肌，兇霸霸地向兩人走了過來，正是向野村夫人拷打的焦有德！

「我們不知道這裏是謝絕參觀的，所以……所以誤打誤撞闖了進來，眞是對不起！」董冲霍然地笑着，道：「現在立刻離去。」

「不行！」焦有德冷冷地瞭了冼美子一眼，道：「既然來了，還能輕易地離去嗎！」

冼美子聽他口氣有異，心下一慄，緊緊地靠在董冲身畔渾身抖索着。

「你姓野村的？」焦有德一雙烱烱的眸子，望定了冼美子。

冼美子心頭一沉，雖然找對了地方，自己的身份也被他們認出來了，這便如何是好？

「咦？你怎知道？」董冲愕了一然。

冼美子聽到董冲的話，要阻止已經來不及，只得暗自嘆了一口氣！這表示默認了。

焦有德「嘿地」怪笑一聲，道：「阿牛，把這兩個貴賓押起來吧！」

董冲大吃一驚正要反抗，那阿牛已從袋中取出一把手槍，指住了他喝道：「別動！」

冼美子見對方有槍，知道無論如何難以逃得掉了，反而鎭定了下來，道：「你們到底把我媽媽藏在什麼地方？快說！」

「野村小姐，你何必心急？」焦有德得意地說道：「我們會令你們母女兩人團聚的！」

說罷，向阿牛使了個眼色，將兩人押進中間那座石屋中。

阿牛找了兩條繩索，將冼美子和董冲反綁了起來，焦有德在旁笑吟吟地看着並不出聲。

「快帶我去見我的媽媽！」冼美子叫道。

「野村小姐，何必這樣心急呢？」焦有德慢條斯理地道：「先回答我一個問題怎樣？」

冼美子冷哼一聲，別過頭去。

「阿牛，先把這小子帶出去，」焦有德向阿牛道：「有他在場不方便。」

阿牛答應了一聲，提起董冲，向外走去；董冲一面掙扎着，但他雙手被綁，那裏是魁梧壯碩的阿牛的敵手？

冼美子生怕他們會對董冲不利，可是自己也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心底下又驚又急，眼淚逼了出來。

焦有德等董冲離去後，問道：「野村小姐，你可知道你有一個哥哥？」

冼美子別過頭去不置答。

焦有德踏前一步，托住她的下頷，扭了過來，問道：「他在那裏？快說！」

冼美子聽到這句話，心底下又是緊張，又是欣慰。欣慰的是母親起碼還沒有將哥哥的下落招供出來，緊張的是這班人問不到結果，會不會以對付父親的手段來對付她呢？

「我媽媽呢？」冼美子叫了出來：「我要見她！」

「你放心，只要你肯說，我會立刻帶你去見她。」焦有德道。

冼美子咬了咬牙，道：「我不知道！」

「哦？你這話在騙誰？」焦有德不置信地！「連自己同胞哥哥的下落也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個哥哥，」冼美子道：「爸爸和媽媽從來沒有告訴過我！」

焦有德聞言一呆，聽冼美子的語氣，似乎不是作僞，一時間不由猶豫起來。

半晌，他淡淡一笑，道：「好，既然你不說，我就去問問那個小子！」

說罷，轉身向外走去。

「喂！喂！」冼美子急忙把他叫住：「你慢走！」

「什麼事？」

「他——他更加一無所知。」

「是嗎，」焦有德咀角露出一種陰鷙的笑容，道：「也許我劃花他一邊面孔，他便會知道了！」

「你！」冼美子又驚又急，剎那間却說不出話來。

焦有德不理冼美子叫喚，揚長去了。

過了差不多半個小時，屋門「砰」地一聲被人踢了開來，冼美子大喜過望，抬頭望去。

這一望之下，却尖叫了起來，只見董冲身上衣衫破爛，渾身鮮血被阿牛拖着進來。

阿牛把董冲往地上一放，董冲跌倒在地，動也不動一下，不知是死是活。

冼美子趨上前去，想看淸楚個郎是死是活，不料阿牛搶上前來，伸手一攔，把她隔着。

「你們這些壞蛋！」冼美子又驚又怒，張口向阿牛手臂咬去。

她雙手被繩子反綁着，因此行動並不靈活，阿牛見她張口咬來，早已一閃避過去，却乘勢把她一推。

冼美子立足不穩，摔倒下地，哭罵起來。

焦有德出現在門口，向冼美子聳了聳肩，道：「野村小姐，你的話不錯，他一點也不知道！」

冼美子知道董冲必然是被他打死的，美眸裏怒火噴射，掙扎着站起身，頭一倒，向焦有德猛力撞了過去。

焦有德朗笑一聲，伸手托住了她的胸門，哈哈笑道：「野村小姐，你的男朋友還沒死，你用不着這麼快便要自殺殉情啊！」

冼美子心中陡地一跳，轉頭向地上的董冲望去，只見他身子果然微微動了一下，顯然只是受了傷，並未眞個死去，這才放了心。

「野村小姐，我給十分鐘的時間你考慮，如果你還不將令兄的下落說出來的話，我會先割了他的耳朵，然後再割鼻子，剜雙目，跟着斬雙手，砍雙腿！」焦有德正色道：「那時候，你後悔已經來不及了！」

冼美子渾身打了個寒顫，聽他的口氣，顯然是說得出做得到！

焦有德說完，轉身離去了。

冼美子向董冲臥身之地爬去，怎料阿牛在她身前一攔，道：「不許接近他！」

冼美子見阿牛一副兇神惡煞的樣子，只得坐在地上問道：「董冲，你……你怎麼啦。」

董冲的身子微微一動，緩緩地轉過頭來。

冼美子見他咀角淌血，但臉上五官整齊無缺，這才暗吁了一口氣。

她暗暗後悔，早知道會有這種遭遇，眞不應該貿貿然和他冒險了！

「美……美子。」董冲低聲叫道。

「我在！」冼美子俯身應道。

「他……他們問我你哥哥的下落……」董冲的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到的：「我……我沒……沒有告訴他們。」

「你根本不知道！」

董冲咀角露出一絲苦笑，伏在地上，不動了。

「董冲，你不礙事嗎？」

董冲緩緩地搖着頭，忽然嗆咳了起來，冼美子看到他臉上痛苦無巳的神色，心中一陣痛苦，怔怔地掉下淚來，嗚咽道：「都是我累你的。」

「美……美子，我……我看他們還會逼問你的，你……你頂……頂得住嗎？」

冼美子驚駭無巳，茫然地搖着頭，假使這種嚴刑加諸自己的身上，自己挺受得住嗎，這眞是一個老大的疑問！

過了一會，焦有德的脚步聲自外傳來，道：「野村小姐，你考慮淸楚了沒有？」

冼美子惶恐地向焦有德望去，阿牛上前一把提起了董冲，等待焦有德的吩咐。

「不要！」冼美子叫了起來。

焦有德手一翻多了一把亮閃閃的匕首，向董冲走過去。

「野村小姐，我問你一句，你便回答一句，否則，我會先割下他的耳朵，然後鼻子，眼睛，」焦有德蹲下地來，精光四射的匕首在董冲面前幌來幌去。

「不要！」冼美子竭斯底里地叫起來。

「野村小姐，你可知道你父親是怎樣死的？」焦有德陰惻惻地笑道：「他一共吃了我十四刀，凌遲處死的，你可願意看看你心愛的人，也在同樣的情形下死去？」

冼美子雙手掩面，不斷擰着頭，道：「不要！不要！不要！」

「那麼，我問一句，你便答一聲！」

冼美子只是抽泣着，沒有回答。

「你有一個哥哥，對不對？」

冼美子不由自主地點點頭。

「好，他現在究竟在那兒？」問話時，焦有德手中的匕首不斷在董冲耳邊幌動着。

冼美子猶豫着，並不置答。

「冼美子，我數一二三，如果數完了你還不回答，那麼，我便動手了！」

焦有德開始數了。「……一……二……」

冼美子渾身顫抖，別過頭來。

他那個「三」字剛出口，冼美子驀地叫了起來：「我說！我說！」

焦有德雙眉一揚，柔聲道：「好，那麼說吧！」

「他……他在我舅父的農場中。」

「什麼農場？」

「十三咪的『毅記農場』。」

「農場在什麼地方？」

冼美子渾身顫抖着，淚水簌簌而下，却沒有立即回答焦有德的問題。

「快說！」

冼美子定眼一看，只見那匕首離董冲耳朵只有幾分的距離，只要手一動，立時便能把耳朵切了下來，連忙道：「地牢中。」

「地牢入口處在什麼地方？」焦有德緊接着問。

「在……在屋前的枱子下，」冼美子咬了咬牙，道：「那處是另有機關的。」

「好得很！」焦有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緩緩站了起身，臉上露出勝利者的神色，向阿牛道：「咱們走吧！」

董冲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沒有說話，偌大的石屋中，只聽到冼美子低低的啜泣聲……。

× × ×

王小克望一望腕錶，原本已經皺着眉，現在皺得更加緊了。

「小鬼子，美子到底在攪些什麼鬼？」小辣椒焦急地道：「她已經出去兩個多鐘頭了，還沒回來！」

冼毅不斷搖着手，臉上全是焦急的神色，道：「她會不會遭遇到什麼意外？」

此言一出，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均是臉上變色，因爲這正是他們心中所想到的同一問題，不過不敢提出來而已。

「我們出去看看！」王小克道。

「到什麼地方去看？」白小妹遲疑了一下，道：「她會在附近麼？」

「剛才她臨出門時，是不是說去見他的男朋友？」冼毅問。

「是的。」小辣椒向他點點頭。

冼毅望一望腕錶，道：「即使是去看男朋友，也沒有理由一去便是三個多鐘頭。」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咱們還是出去看一看吧。」

冼毅聳着肩，在這種情形之下，出去找找總比坐在家中枯候强。

衆人正要出門時，屋門忽然「噓噓」地响起來。

小辣椒一躍而起，趨上前去開門，王小克要阻止巳經來不及了。

大門一打開，一把槍管伸了進來，站在門口的是四個身材魁梧的大漢，其中一個皮膚白淨，鼻子旣高且勾，不像是中國人。

爲首那大漢伸手將驚愕不定的小辣椒推在一旁，衝進屋來。

「好得很！」大漢道：「全在這裏，咱們倒省却了不少工夫。」

王小克認得其中有個大漢叫焦有德，另一個却是趙勝，心下一沉，暗叫糟糕。

趙勝和焦有德手中都握着短槍，那外籍男子向兩人使了個眼色，說了幾句外文。

趙勝和焦有德上前將王小克，白小妹，小辣椒和冼毅扣押了起來。望着在床上酣睡的盲眼婆婆，向那外籍男子問了句話。

那外籍男子沉吟了一下，搖搖頭。

「走吧！」焦有德道：「聰明的不要企圖逃走，否則是自尋死路。」

小辣椒眼珠一轉，似乎要有所動作，王小克急忙向她打了個眼色，示意不要妄動。

衆大漢押着四人踏出木屋，轉手掩上了門，酣睡中的盲眼婆婆竟是毫不知情。

不久來到百步級下，只見附近泊着兩輛大型房車，正昇火待發。

趙勝和焦有德押着王小克與小辣椒上了其中一輛車子，那外籍男子和另一個大漢，則押着白小妹和冼毅上了另一輛車子。

兩批人分別上了車後，司機一踩油門，車子向前疾馳而去。

車行大約二十分鐘後，王小克已經知道趙勝和焦有德要押自己到什麼地方去了！

果然，又過了半個小時，車子已經來到新界十八咪附近，朝那條堤壩駛過去。

此時已是深夜，汽車雖有車頭燈照射，前進速度仍然異常緩慢，司機只要偶一不愼，車子便會衝下兩旁的魚塘之中。

終於，車子來到了那片曠地，王小克等人被押着向當中石屋走去。

王小克踏進石屋，一眼看到了冼美子，立時明白是什麼一回事了。

冼美子驟然看到王小克等人，却是愕了一然，驚訝地問道：「小鬼子，你們……你們怎會——」

小辣椒也看到了冼美子，冷冷道：「美子，想不到你是一個出賣朋友的人！」

「我——」冼美子張大了口，却說不出話來。

小辣椒還要說話，白小妹輕輕捏了一把，示意不要出聲。

焦有德等人把四人押進石屋後，轉身離去，把大門關上了。

小辣椒立時趨上前去，伸手拉了拉門，却是紋風不動。

冼毅在冼美子身畔坐下，見她面容憔悴，雙眼紅腫，關切問道：「美子，你怎麼啦？」

冼美子眼眶一紅，垂下首來不出聲。

「你的男朋友呢？」小辣椒冷冷問道：「你不是去見他嗎？」

「董冲他……他受了重傷，被……被他們抬出去了。」冼美子低聲嗚咽道。

「怎麼一回事。」王小克急忙問。

冼美子簡畧將剛才發生的事說了出來，當

她說到自己不忍看到愛郎受重傷而說出乃兄下落時，又是羞愧，又是後悔，低聲抽泣着。

洗毅長嘆一聲，緘默着。

「你沒有把我們的地址告訴他們？」白小妹忽然問。

「他們根本沒有問我。」

「如果他們問你的話，你大概也照供如儀吧！」小辣椒冷冷地道。

洗美子臉上一紅，垂着首抽泣。

白小妹輕輕捏了小辣椒一下，低聲道：「小辣椒，事到如今，不要再傷她的心了！」

小辣椒冷哼一聲，這才不再言語。

王小克沉吟着不出聲，忽然將小辣椒拉過一旁，低聲問：「那把手槍在不在身上？」

小辣椒猶豫了一下，自腰間取出那把奪自美芬的小手槍出來，交給王小克。

王小克急忙把它藏在衣中暗袋，這才向洗美子走去，問道：「美子，你是什麼時候向他們供出你哥哥的下落的？」

洗美子想了一想，答道：「大約一個小時之前吧？」

王小克向洗毅望去，道：「他們大概已經找到了，而且正將他帶到這裏來。」

洗毅黯然地點着頭，洗美子聞言又抽泣了起來。

「這些蘇聯特務把我們帶來這裏幹什麼？」白小妹喃喃地道：「他們要的只是美子和她的哥哥啊！」

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想到了其中原因，背上不由出了一身冷汗。

白小妹看到王小克神色有異，一呆之下，也明白了，兩片櫻唇頓時毫無血色，微顫着聲音道：「他們想殺人滅口！」

「不錯！」洗毅也微顫着聲音道：「誰不知道蘇俄特務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

「這……這便如何是好？」小辣椒向洗美子恨恨地瞪了一眼。

洗美子急忙辯白：「小辣椒，我可沒有供出你們的地址。」

「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了！」小辣椒冷冷地道。

「小辣椒，你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自己心底下明白，用不着惺惺作態了！」小辣椒道。

「我——」洗美子又氣又急，粉面脹得通紅，忽然跳起身，一頭向牆壁上撞去。

洗毅見機得快，雙手向前一探，摟住她的腰肢，道：「美子，你幹什麼！」

「既然我是個出賣哥哥和朋友的不義之人，倒不如死了乾淨！」

「傻孩子！任何人在你的情形之下，都會這樣做的，我並沒有怪你！」說話時，洗毅仍然緊緊地摟住了洗美子。

「美子，你的男朋友知道我們的地址嗎？」王小克忽然問。

洗美子先是呆了一呆，隨即向他點點頭，不過又補充一句：「不會是他！不會是他！」

「哼！既然不是你也不是他，難道是鬼告的密？」小辣椒道。

洗美子氣得臉上青一塊，白一塊地，王小克低叫一聲：「小辣椒！」小辣椒這才冷嗤了一聲，轉過身去。

就在這個時候，屋門大開，門口站着焦有德，趙勝，那個外籍男子和另外兩個大漢。

「走吧，時間到了！」焦有德道。

「你們——你們想帶我們到那兒去？」洗毅問道。

「問來幹什麼？」焦有德手中短槍一揚，道：「一個接着一個出來，將手放在頭頂上，快！」

眾人對望了一眼，在槍口指嚇下，只得把雙手放到頭頂，魚貫離開石屋。

眾人一踏出石屋，便看到兩輛大型房車已經打着了火在門口等候。不過，其中有一架似乎坐着了人，焦有德帶着四人來到另一架車前，命令眾人上車。

洗美子向前面那輛房車一望，依稀看到坐在車廂中是自己的母親，另外一人用氈包裹之身子，好像便是乃兄洗秋生，不禁叫了聲「媽！」縱身便欲撲上前去。

趙勝橫地裏竄了出來攔住她的去路，喝道：「快上車！」說罷大力一推。

洗美子被他一推，蹌踉着脚步，退到汽車旁，那外籍男子已將她推上車廂。

就在這個時候，洗美子看到一個熟悉的人影向前走來，口中含着香烟，正優閒地噴着烟霧。

她定眼一看，那人不是董冲是誰？

剎那間，洗美子腦際一片迷茫，董冲不是受了重傷，連動一動也有所不能麼？

看他步伐靈活，那裏像是受傷的樣子？

洗美子望着董冲，呆呆地出不了聲。

董冲經過車子時，望也不望洗美子一眼，逕自打開前面那輛汽車門，踏上車去。

站在車子旁的大漢還含笑向董冲打了一個招呼；即使是天下間最笨的人，這時也應該明白了！

洗美子在那眨眼之間，腦中念頭湧現：為什麼像董冲這樣英俊的人會看上自己？為什麼他要誘惑自己和他生下孩子？

同時，為什麼他無所事事，却有錢駕跑車，帶自己到最高貴的場合去玩？王小克的住所又為什麼會被他們知道……

一連串蘊藏在心中的疑問，全部得到答案：董冲是他們的人！

換言之，董冲是「國安會」派駐本市人員所收買的走狗，是漢奸！

他故意引誘自己失身於他，看看自己產下來的孩子是否健全，再故意使「苦肉計」，令自己供出哥哥的下落！這一切一切，全是「國安會」的間諜所佈下來的圈套！

當洗美子剎那之間發現了眞相時，氣得渾身發抖，上下牙齒咬得「格格」直響。

忽然，一隻手輕輕地搭住了自己，她茫然回顧，原來是小辣椒。

小辣椒的眼光充滿了歉疚之情，低聲道：「我錯怪了你！」

洗美子彷彿聽到了她的話，又好像充耳不聞，忽然大力推開車門，跳下車去。

車門旁本來站着一個大漢監視着，但他那裏料到洗美子突然會推門下車，被車門一撞，騰騰騰連退了幾步。

洗美子雙眼圓睜，便欲噴出火來一般，她想到父親的慘死，母親和哥哥的陷入魔掌，又想到自己產下怪嬰，還連累到父母和幾個好朋友性命危殆，這一切一切，都是董冲所累的，恨不得將董冲撕爛，一洩心頭之氣。

她勢同瘋虎，五指如爪，嚎叫着向董冲衝了過去。

那大漢看到美子像發了瘋一般向前衝來，下意識地倒退了一步。

洗美子已奔到車旁，也不打開車門，一爪向董冲爪去。

董冲聽到一聲怪叫，怎料到是嫻淑斯文的洗美子所發？愕然回顧，正好被美子一爪抓中，臉頰上登時多了五道血痕，鮮血汩汩而下。

洗美子那一抓乃失了神智之下而出，力道比平常大了兩倍不止，董冲吃痛之下，急忙向後一倒。

洗美子已經發了狂，大力打開車門，縱身

向車廂中的董冲撲去。

只聽董冲一聲尖厲慘叫聲，似乎被洗美子戳中了身上要害。

有道「愛之深恨之切」，洗美子一撲上去之後，五指如爪，逕自向董冲眼睛抓去。她這一抓之力奇猛，登時把董冲眼球抓爆。

這一下變故迭生，眾人都是慌了手脚，那外籍男子正是「國安會」派在本市的「統戰員」，名叫羅洛夫斯基，他經過嚴格訓練，應變經驗自然較常人豐富，一呆之下，立時握住手槍，向洗美子跑去。

由於洗美子是兩個「實驗員」之一，他受到上頭指令，正想將她由遊艇運出公海，再由特別派來的艦隻接回莫斯科，因此不敢下手傷害，只是抓住洗美子的後領，欲將她提起來。

可是，他的手才伸到一半，忽然一聲槍响，子彈呼嘯而來。

羅洛夫斯基慘叫一聲，緩緩地軟下地去。

原來他應變雖快，王小克可也不遜色，他見洗美子勢同瘋虎一般地衝下車去時，就知道這是最好的逃走機會了！

他立時舉起槍柄，向坐在前座的司機腦際擊下。

那司機正愕然向洗美子的背影望去，怎料到車廂中的「俘虜」會突然暗算自己？悶哼了一聲，伏在駕駛盤上不省人事了。

「洗先生，你開車！」王小克爬到前座去，一面將車門關上。

就在這個時候，董冲一聲慘叫，羅洛夫斯基向洗美子衝了過去，眾人都沒有留意後面的車廂中也發生了變故。

洗毅雖然年近六旬，身手却甚敏捷，他一把將司機推下車去，發動了車子。

王小克探首出外，知道「擒賊先擒王」，對準羅洛夫斯基後心，扳動了槍掣。

槍聲過後，羅洛夫斯倒下地去，焦有德，趙勝等人才如夢初醒，掉頭來看。

然而，洗毅已經將車子開動，向前面車子駛去，王小克叫道：「救人！」

洗毅用不着王小克吩咐，車子在旁邊戛然而止，小辣椒打開車門，跳下車去，見車廂中果然是洗美子的母親野村夫人，叫道：「野村伯母，上這架車來！」

野村夫人驚魂甫定，向撲在董冲身上的女兒洗美子叫道：「美子，逃命要緊！」

然而，洗美子充耳不聞，一拳接着一拳，朝董冲的面門擊去，拳頭上鮮血淋漓，也分不出是誰的血了。

「野村伯母，你先上車！」小辣椒叫道。

忽然，槍聲响了起來，車頭擋風玻璃破裂，小辣椒心下一懍，急忙俯下身來。

王小克回頭一望，只見焦有德，趙勝和一眾大漢正四處散開，找尋障碍物向這邊射擊。

「快！」王小克還了一槍，大聲叫道。

白小妹伺僂着身子下車，打開後廂車門，將野村夫人拉了進來。跟着伸手去拉用毛氈包裹着身子的洗秋生。

毛氈應手而脫，白小妹眼前一花，看到了一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怪物。

那人正是洗秋生，他瑟縮在車廂中不敢動彈，白小妹接觸到他恐怖的模樣，那裏還敢去碰他？

「美子，秋生，你們快過來！」野村夫人惶急地叫道。

然而，洗美子在前車廂中和董冲扭作一團，那裏聽她的話。

這時，對面幾個木桶後面傳來陣陣槍聲，車子玻璃紛紛中彈碎裂。

洗毅知道這樣子僵持下去不是辦法，叫道：「秋生，快過來，聽到沒有？」

王小克伏在車廂中，瞄準趙勝的半邊頭顱，「砰」地一聲射中了趙勝。

趙勝慘叫一聲，栽倒下地，焦有德呼哨一聲，幾個大漢立時向他處身的木桶奔去，集中火力向這邊射擊。

王小克一扳槍掣，却發現槍膛中已經沒有子彈，這時才想起這是只有三顆子彈的小手槍，心中又氣又急道：「洗先生，咱們快逃！」

話聲甫畢，忽聽「砰」地一聲，前輪車胎被子彈擊中爆了。

跟着，後輪車胎也被擊破，洗美子的慘叫聲接踵傳來，原來焦有德見情形不妙，一槍瞄準她的後心射去。

洗秋生見乃妹中彈，忽然好像發狂般爬到前座，坐到司機位上，開動車子，向木桶那邊衝去。

「秋生！」野村夫人見狀大驚。

比野村夫人更吃驚的是木桶後，焦有德和眾大漢，正想起身逃跑，車子已經衝到跟前。

一陣驚心動魄的爆炸聲過後，火光冲天而起，跟着，碎裂的木塊由天空紛飛而降……。

× ×

清明時節，霪雨霏霏。

在西區「公眾墳場」中，三個嶄新的墳頭前，站着五個人。

他們是王小克，白小妹，小辣椒，野村夫人和洗毅。

「你們安息吧！」野村夫人珠淚盈眶，對着丈夫，兒子和女兒的墳墓，低聲祈禱。

「美子，你臨死前終算替自己報仇了，」小辣椒默默地道：「可惜罪魁禍首丁添仍然逍遙法外，警方得不到他出賣同胞的證據——」

王小克向外一望，看到周探長手中拿着一束鮮花，向這邊走過來。

周探長將鮮花放在野村十三郎的墓前，低聲向王小克道：「我們今天早上扣留了丁添，他三年前曾經被邀請去遊覽莫斯科，同時我們在別墅中搜出了一副精密的無綫電儀器。」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若是像丁添這種出賣國家民族的大奸徒得不到報應，豈非令人心寒？

「同時，丁添屬下的爪牙也一一落網了，」周探長又道：「包括那個匿居在一間公寓，斷了腿的岑豪在內。」

王小克咀角終於泛了一絲笑容。

這時，天上細細的毛雨忽然驟密了起來，似乎為三個受原子輻射塵傷害的死者灑下同情之淚……。

（全文完）

三期完俠義傳奇小說

孫玉鑫·文
盧令·圖

銀狼（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車飛虹在鄭鐵匠店中，伏伺巫老頭，未幾果見巫老頭潛入店中，車飛虹以師傳絕藝，擊敗巫老頭，點了他數處穴道，扶着他趕往小山坡老山神廟，在廟外遇到擒獲巫家二妞的童不老，車飛虹把巫老頭交給童不老，又着他監視那輛裝載銀狼的馬車，然後飛奔進入山神廟，甫抵廟門，迎面遇正在廟中等得不耐煩的巫老二，車飛虹一招將他擊斃，大步進入廟中，巫二娘一見殺夫仇人，不顧一切飛身撲上，甫近身，便被車飛虹斬死，巫大娘識貨，悄聲向巫老大說，這是天豈袖凌空斬，快活谷九絕奇功——

血洗山神廟　勇闖天目山

巫老大那早已蒼白的臉上，更沒了血色，大妞更是一顆心沉到了底，她只當二妞是悄悄地去找這俊公子，現在俊公子竟是報應神，那二妞的命運就用不着多想！

巫老大胆寒心裂神飛魄喪下，急揮動雙手道：「慢……且慢，朋友這……」

車飛虹一步已跨到巫老大面前，冷如寒冰的口氣，鋒利如双的字句道：「你們全都該死，自己動手，或能落個全屍，經我誅戮是屍殘骨散，巫老大你怎麼說？」

巫老大強提着胆子，道：「怎麼死全一樣，不過閣下應該交待明白，是仇何仇，有恨何恨！」

大妞也壓下死亡的恐懼，道：「公子，我二妹呢？」

車飛虹先答大妞的話，道：「我沒見她，不過她也難活！」

大妞心巧，突然想到一件事情，道：「我阿爺呢？」

車飛虹哼一聲道：「沒死，我暫時留下他有用！」

大妞看了地上橫死的巫老二夫婦一眼，突然掩面而泣，悲切自語道：「我早知道會有這麼一天，我早知道……」

車飛虹一聲冷笑面對巫老大道：「聽到沒有，這丫頭的心語，可作為我的回答，你們早就都該死，該剉骨揚灰而死！」

巫家的門下徒衆，已個個撤出了兵双，在車飛虹這句話說完後，不約而同全力攻上，一時刀光劍影把車飛虹圈入當央！

巫老大才待出手，他那渾家一把拉住他的手臂道：「逃，這是最後的機會！」

巫老大一猶豫，道：「孩子們呢？」

那婆子目光一掃兒子媳婦和侄兒侄媳，嘆口氣道：「要不就讓他們逃，反正留着是死！」

巫老大一咬牙，閃身到了巫小大巫小二跟前，沉聲道：「時間有限，你們給我逃，快！」

巫小大一指角落上剛被驚醒的四個孩子，道：「爹，他們……」

巫老大沉聲道：「別去拿他們當自己的骨肉看，走，再遲來不及了！」

當巫小大巫小二兩對夫妻四個人轉身

欲逃時，連連慘號已傳入耳中，巫家門衆一個沒活，全死成一圈！

車飛虹臉上煞氣更濃，沉喝邊：「聽明白，凡是已成年的，那個想逃，必先遭報！」

巫老大一聲狂吼道：「孩子們，走你們的，這寃家有我纏住他！」話聲中，他和那渾家已雙雙撲上，聯手半世，自有不可輕侮的招法功力，況又加了十分小心，竟眞的把車飛虹纏住無法分身！

巫小大和巫小二不再遲疑，各率婆子飛射而出，他們十分聰明，奔向馬圈，要騎馬飛遁。無奈晚了一步，馬圈中的馬已倒臥成一片，別說騎，叫牠們站全站不起來了，這是童不老的手法，一星星奇藥，足能叫這些馬睡到日上三竿！

沒有馬，逃不遠，廟中時已傳出巫老大渾家的慘號聲，巫小大和巫小二互望一眼，各自扯着渾家，一個奔東一個逃西，分了道。只論這一點，已十足證明他們久經江湖，分途逃命使車飛虹不知所從，頂了天只能追上其中的一對，另一對有過半的希望逃出死刧。

他們剛剛分途，巫老大的悲呼加雜着大妞的一聲哀號同時傳到，接着，車飛虹如電掣般自老山神廟旋飛射出，人在半空，已聽到馬車頂上童不老喊邊：「小滑頭，西邊的歸你！」

車飛虹空中轉折，射向西方，童不老頓足向東，如疾箭追下，剎那車飛虹空手而返，巫小大夫婦已遭報應，童不老却像拖死狗般拖着巫小二夫婦回到老山神廟。

車飛虹接過兩個活口，童不老眨眼道：「小滑頭，今夜凡是和你動手的，除掉巫老頭和大妞兒以外，你沒留一個活口，這總該有個解釋吧？」

車飛虹那張臉，仍如嚴冬，道：「再幫個忙把馬車推到廟裏一切自有解釋！」

童不老搖搖頭，人質馬車全推進了老山神廟，車飛虹關上那兩扇仍然够堅固的山門，找遍全廟和車上，取油燈明燭，全部點燃，破殘老山神廟，頓成光明世界。

童不老坐在屬於巫家班的椅子上，不言不動，目光掃遍大殿，時時皺皺眉頭，那遍佈腥血的滿地殘屍，使童不老有些心寒。尤其看到呆傻不敢一動的四個娃兒，竟忍不住雙目有些潮濕。

車飛虹提過巫老頭，三掌拍開巫老頭的昏、啞穴道，把巫老頭抱坐一張椅子上，巫老頭醒了，除手脚外，他能動也能開口。他首先看清楚人已坐在山神廟中，臉色已失去紅潤，繼之看到地上殘屍，巫老太，巫老二……最後那在昏死一角的大妞和二妞，及巫小二夫婦，竟咬牙切齒猙獰而對車飛虹道：「小狗種，老夫一家和你何仇何恨……」

話沒說完，臉上劈劈叭叭換上了十幾個嘴巴，打的一張老臉腫成開花頭樣兒！

車飛虹手指被打楞了的巫老頭道：「你聽清楚，天風門下若錯殺一人，難逃門規嚴責，何況我一舉殺了這麼多，我姓車，車飛虹，三年前被你誘擄拐去的卓申生，是我親外甥，我已知道你就是當年人稱『活人屠』的巫魁元，老狗賊你說，我殺錯了那一個？」

童不老一躍而起，駭聲道：「小滑頭，是眞的？」

車飛虹咬着牙把頭一點，道：「申兒就在車上！」

童不老嚇傻了，車上只有四隻銀狼，難道……

車飛虹這時語調有些悲切的接着又道：「這老兒用獨門的『刀術』，割裂孩子們的五官四肢，與新剝狼皮合體，使人成為狼，申兒……」

車飛虹說不下去了，童不老驀地撲上，一連兩掌生生打落了巫魁元滿口毒牙！

車飛虹勸止了童不老，道：「這件事你說該怎麼辦，怎麼和大姊說？」

童不老急的直搓手，時時去打開車門看那鐵籠中的銀狼，搖着頭道：「難怪在看到銀狼表演過刀圈火堆的時候，有一隻竟跑到我面前嗚嗚哀鳴，這…他娘的…」

巫魁元的鼻子被童不老一拳搗碎，這老賊也眞叫狠，竟沒哼一聲，雙目反而血似的紅，猙獰怒視着童不老和車飛虹。

童不老也怒視着巫魁元，突然有了主意，手指巫魁元道：「活人屠，當年老夫沒見過你，知道下五門江湖中有你這個惡魔在，老夫童不老，人稱『陰司奪命』，而你們下五門自『萬鬼城』到獨自行事的採花賊，全叫我『大頭鬼見愁』，今夜老夫如果不能叫你生不如死愁在世上活着，老夫這鬼見愁的稱號就雙手恭送給你！」

車飛虹劍眉皺着道：「童老，這眞要看您的了，我半點辦法也沒有！」

童不老道：「定法不是法，我要先摸摸這四隻銀狼，證明全是巫老鬼動過手法以後再談！」

車飛虹道：「我看，是先問這老鬼才對！」

童不老道：「雙管齊下，不過小滑頭記住，別要他的命。」

車飛虹目光掃向那金童玉女般的四個孩子，道：「童老，要先安置那四個孩子，他們並不是姓巫的子孫！」

童不老搖頭嘆口氣道：「這是樁麻煩事，如果問不出所有的事來，還得養這四個孩子，唉！」

一聲「孩子」，一句「養」，使車飛虹有了主意，此時童不老已上步很快的點了四個孩子睡穴，車飛虹却走向巫魁元。

巫魁元也許已經吃不住再受重打，竟不等車飛虹開口就說道：「姓車的你不用再發狠，巫老子走背運，既然跌翻在你手裏，問吧，凡我記得的會全告訴你！」

車飛虹道：「我問你答，說不說和說的是否實話，我會查證，你小心就是！」

「老子說過，凡記得的一定講。」

「首先我要知道這四個孩子來歷！」

巫魁元哼了一聲道：「他們道地是巫家子孫！」

車飛虹二指如鉗，絞上巫魁元的大腿，一絞一帶，下來了兩把鮮肉還帶着腥血，道：「你儘管胡說你的，這不怪你敢騙我，剛才發生的事你不知道，他們在逃命之下，說了實話，這四個孩子並非你巫家兒孫，巫魁元，再回我句話，他們是那家的兒女？」

巫魁元痛的全身發着抖，道：「年頭太久了，我無法記憶，不過我有本記事册兒叫『人鬼錄』，上面寫着一切，是一切

，包括所有的事和人！」

「很好，那冊子在什麼地方？」

「這種足能點我天燈的證物，怎會隨身攜帶，在家裏，蘇州家裏？」

「你好像準備活着到蘇州，喔？」

「任憑你姓車的！」

「巫魁元，活着的不止你一個，還有大妞和二妞，這話你懂嗎？」

「姓車的，我有一肚子秘密，你未必能問的到，現在咱們商量商量，告訴我是誰洩機坑了我一家子？」

「可以，是妞二，上回她路上弄死了個小伙子，那是鄭大剛的連襟，鄭大剛也想追求二妞，跟在後面，正好看到你老兒在這老山神廟作那人神共憤的事！」

巫魁元失血過多已成蒼白的臉上突然冒起紅光，猙獰可怖的低吼着，如一頭狂獸，有頃他平靜下來道：「二妞人呢？」

車飛虹道：「活着，在你身後丈遠地方！」

巫魁元道：「你若能當着我的面，把二妞剖心斷肢宰殺，我就把近十幾年來的作爲一切，全告訴你，姓車的，我只是這件一舉可驚天下的大事業中的一份子，想知道整個秘密，就交換這個條件如何？」

「虎毒不食子，你竟要我把親孫女剖開殘斷誅殺，巫魁元，你不是個人！」

「告訴你也沒關係，大妞二妞正是我仇家的女，我養大她們，任她們荒淫，指在利用，你該想想，眞是我孫女的話，我會容她們這般淫亂胡來？」

大妞是昏過去了，那是車飛虹的「天風」指法定穴，二妞却沒有，只是不能言動罷了，耳朵仍能聽淸，眼睛也可看到，巫魁元的話，她字字入耳，聲聲動心。

車飛虹以無比鄭重的語氣，答覆了巫魁元，他寧可不知一切，費盡心力去偵查，也斷斷不會用一個無力爭抗女子的性命來作交換！巫魁元恨聲告訴車飛虹，車飛虹不答應他的條件，將要後悔一生！

車飛虹依然不理，按原定方法迫問巫魁元，巫魁元一言不發，任憑車飛虹鉗下多少塊帶血的鮮肉，他還是連吭不吭！

童不老時已很仔細的摸過四隻銀狼的骨骼，老眼裏含着晶淚，面對車飛虹僅能點着頭說出「全是人」這三個字來。

車飛虹也低啞道：「申兒怎麼辦？」

童不老臉上青筋直跳，咬着牙道：「辦法不是沒有，日子夠長才行，怎麼回覆你大姊，要商量好，現在，我要先辦我的事！」

他竟推開車飛虹走到巫魁元面前，巫魁元雖已狀如兇鬼，却仍舊哈哈大笑着說道：「童老兒，我們要瞧瞧你能把老子擺治成個什麼樣？」

童不老沒接話，在巫魁元身上摸捏起來，從頭骨直摸到腳踝，車飛虹看不懂，愕詫的瞧着童不老，巫魁元懂了，竟第一次臉上露出極爲恨怖的神色，道：「你……你想幹什麼？」

童不老冷冷地道：「你班子裏那條又黑又大的母狗，被我看中了，我在另一輛車上，找到你動手法的全部器具，很合用，我要活剖了那條黑狗，生剝下那張狗皮，然後削去你手腳指頭，劃開你的腦頂皮骨，宮掉你的命根子，用你那柄斬刀，劃你一身上下三千刀，在鮮血滴流的當空，和母狗皮合而爲一，這正是你殘害無辜使人變狼的手法，不同的是，我並不點殘你的啞穴，使你能講人話，變成個能說人言的母狗……」

「你敢？你……你不得好死，你……」

猛地一個巴掌，幾乎打掉巫魁元半片臉，童不老接着說道：「這還沒完，我要使你成爲只剩一竅的『人母狗』，養着你，看你天天吃屎，然後放你在幾條發性的大公狗窩裏叫你成爲活報應，巫魁元我要不能說到做到鬼見愁的名號倒過來叫！」

他話聲中，轉身而去，剎那揪着一條大黑狗而回，手一抖，散了一地鋒利無比奇形怪狀的刀、剪等物，接着二指輕彈，大黑狗頭一垂昏了過去。

巫魁元嚇傻了，顫抖着向車飛虹討饒道：「我答應你從頭到尾說明白一切了，你要阻止姓童的幹這種喪盡天良的事……」

車飛虹一指車上銀狼，道：「你也知道這種事是喪盡天良呀？」

巫魁元哭了，哭聲哀痛，道：「我是沒法子身不由己，不幹就得死，我……」

童不老已自地上拾起一柄怪狀薄鋒微有彎弧的小刀，上步緊抓住巫魁元的髮頂，刀鋒已貼在巫魁元後頸上，冷冷地說道：「陰司奪命不會不懂的用這把小刀，我先割開你的後頸，自頸至前額，一道直綫，頭皮自然脫落……」

巫魁元狂號道：「不！不！慢一點，我告先訴你，一切是由當年『惡鬼城』少主人發施號令……」

「地方！我問這惡賊目下存身的地方？」車飛虹緊叮着問！

「總寨在天津大沽口！」巫魁元答。

「誰知道眞假，老夫還是割頭皮再說！」童不老刀鋒微斜，利刃已入肉分許！

「啊喲！」巫魁元知道喊痛了，道：「不假，半點不假，他成立了個漁帮，叫十字漁帮附近十里地區都是他的死黨！」

「他叫什麼名字？」車飛虹沉聲喝。

「史雲，是當年惡鬼城主史連城的長子！」

「你那本記載着一切的小冊子，也有這些事？」

「有，有，全寫的十分清楚！」

「可惜車少爺沒空去蘇州取，它最好現在就能找到，否則……」話聲一頓，轉向童不老道：「您老還是動手吧……」

「不！不！別動手，冊子就在車上！」巫魁元說了實話。

「我找過，沒見什麼小冊子，姓巫的，別當我鬼見愁和小孩子似的好騙！」

「沒騙你們，在那輛猴子車上，車底夾層，活板非抬下猴籠來找不到！」

童不老示意車飛虹，然後去找活板夾層暗門，移時而歸，手中多了本極爲精緻的小冊子，一老一少借燈下開始仔細閱讀，僅僅看了三張，已經使車飛虹怒火暴升，童不老恨的咬牙！

巫魁元沒說謊，一切全記在冊上，車飛虹闔起冊子，看了童不老一眼，收冊入囊，童不老會意的低聲道：「有了這本東西，目下要辦的就只剩怎樣發落巫魁元他們，和安置那四個孩子了。」

車飛虹看着那輛「銀狼」車，道：「另外一件棘手的事，到現在我還沒想出好主意來。」

童不老沉思刹那，道：「目下只有一個辦法，在城外租所房子，暫時由我負責看守，緩以時日，把應用東西全準備好以後，再想辦法！」

車飛虹道：「老不死，有把握？這可不是玩笑的事！」

童不老嘆口氣道：「一輩子行醫，儘管獲得了個『陰司奪命』的稱呼，但這種奇特的手術，却眞的不知道該從什麼地方着手，更談不到把握了。」

車飛虹長嘆出聲道：「眞難煞人，這全該……」

說時目光不由掃向了巫魁元，車飛虹突地住口，恨恨地一咬牙，才待有所舉動，巫魁元適時開口道：「我有辦法！」

根據鄭大剛目睹口述，車飛虹深信巫魁元既然可以用特殊手術使人變狼，似乎再由狼轉變爲人，也該可以辦的到，只是巫魁元心如蛇蠍，難以使人相信。

不過目下童不老沒有把握，俗話的解鈴尙須繫鈴人，就有優先攷慮的餘地，車飛虹正爲難時，童不老突然看到二妞雙目閃射着急躁的神色，似有什麼話要說，略加思索，上步拍開了二妞的啞穴，道：「妳可是想說什麼？」

二妞穴道被封已久，一時間仍難恢復言談自如，巫魁元突然想起剛才說過的那些絕情話，二妞必然全都聽入耳中，不由驚怕齊湧心頭，未加思索立刻說道：「千萬別聽信這個丫頭的話，她淫蕩無恥，心毒似蠍……」

二妞正趕上接巫魁元的下語，她聲調並不激動，也許當一個人把一切全看開了以後，就會如此，她先是一聲空泛的嘆息，然後才開口道：「車公子你信他還是信我，我不必爭，我只要求公子也拍開我大姊的穴道，把話對證一下。」

車飛虹不便去扶抱二妞，示意童不老，童不老半抱半扶的把二妞抱在椅子上，道：「我說二姑娘，先前老頭子不能不得罪妳，可別生氣。」

二妞羞吁一聲道：「童老爺子，眞說起來你該是我的恩人，我又怎會怪您。」

「恩人？」童不老搖頭不解道：「這話二姑娘從那裏說起？」

二妞苦笑一聲道：「多少年來，我和大姊只當眞是巫家子孫，所以盡心盡力的爲巫家作着寡廉鮮恥的事，我不諱言，日子久了，習慣自然，就越法下作而還自覺風流，但最初却是受巫魁元的教導指示作的，今夜童老爺子擒住我，使我能夠聽到背後眞言，知道自己竟然不是巫家子孫，這恩惠大到我已經無法報答。」

童不老不知說什麼安慰話才好，只有笑笑。

二妞接着又道：「往事堪悲堪哀也堪憐，不說了，我也不想說今後會怎麼樣，現在只講眼前，兩位別信巫魁元的話，他只是個統施號令的人，眞講施這種奇異的手術，非要我大姊才行，不信……」

車飛虹沒接話，已連出三指拍開了大妞的穴道。

二妞在大妞醒後，只是簡單的說出身世成謎的經過，半句也沒提到有關那種手術的事，大妞也自動的說出經緯。原來史雲手下只有八隊人馬，扮成各式各樣人物，當他誘拐骨格奇佳的童男女，有的要供他練一種百毒功夫，有的收爲「死士」，傳以速進奇功，卓申生是千百被誘拐的兒童之一，當日鄭大剛並沒瞧仔細，申生雖是也披上了張狼皮，但那是爲了掩飾他人耳目，並沒動過變狼的手術，被送到史雲那裏，如今是何下場，大妞也不知道。

聽說申生並沒有被改變成狼，車飛虹和童不老首先吐出一口長長的悶氣，雖說車，童二人都是行俠仗義的眞英雄，但依然無法打破「血濃於水」的倫常關念，卓申生總是和他倆要近許多，這雖是人性的自私和儒弱，但也是坦直純眞的倫常至情，假如人失去這點自私，則天下必將如同毒蛇猛獸的世界，也就正像聖賢警語中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話是這樣講，當車飛虹知道四隻銀狼並無申生在內的時候，心情仍極沉重，他仍有責任使四個無辜者，再恢復作人的道義，既然二妞說大妞長於這門特殊手術，車飛虹急不能待的問道：「大姑娘，令妹說妳才是施術的人……」

大妞愕然，二妞接着話道：「車公子是指銀狼人說的。」

大妞點頭道：「這種奇術，史雲手下八隊人馬中，每隊都有一個能，巫家猴戲班這一隊中只有我會，巫魁元是助手！」

童不老別有見地的問道：「這是一種十分複雜而精細的手術，姑娘是跟什麼人習得的？」

二妞搶先說道：「一個少掉一條左腿，瞎了一隻右眼的駝子，史雲稱他叫『駝老』。」

童不老聞言色變，道：「臉上可是長着很大的痲子，額頭外凸，兩條濃眉，牙齒盡失的駝子！」

大妞二妞同時點頭道：「不錯……」

童不老猛一跺腳道：「我早該想到是這個匹夫！」

車飛虹道：「是熟人？」

童不老長嘆一聲道：「熟到就算把他燒成灰，我也認識，那是我師弟『魔手鬼醫』呂不煥！」

車飛虹沒見過呂不煥，但對呂不煥的事知道很多，不由搖頭道：「這全是當年一念之仁，留的禍害！」

童不老道：「這次是他報應到了！」

車飛虹心懸銀狼的事，話鋒一轉問及大妞道：「姑娘，目下這四隻銀狼，要麻煩姑娘想個辦法重變爲人才……」

大妞頭低下去了，車飛虹不由焦急的和童不老交換了個眼色，童不老會意，道：「姑娘可是有碍難的地方？」

大妞再抬頭，珠淚盈睫，悲聲道：「不管多難，我也該作，只是我……我不敢作！」

車飛虹詫然道：「這爲什麼？」

大妞道：「這四條銀狼，施術最短的也有三年了，那時候他們還小，到今天，人皮已與狼皮成爲一體，再加上四肢的長成變化，如果恢復人的模樣，他們只怕更難生存，我……我不敢動手！」

童不老和車飛虹凛然的默默無語，半晌，車飛虹低聲的說道：「姑娘，這是多

麼不可原有的罪惡！」

大妞淚如雨下，無言可答，二妞一挺胸膛道：「車公子，話要分什麼時候和什麼立場講，我大姊在當時受命施術，抗命則死……」

車飛虹沉聲道：「難道從來就沒覺得這是不該！」

二妞苦笑出聲道：「前幾年有這個感覺，我剛才已經說過了，習慣下來，反正認爲那是應當，不過，公子放心，我們姊兒倆個現在全清楚事情的根由了，雖然眞講起來，我們也是受害者，但總折不過所作的惡行事，我們只等找到親人，明白了身世，然後會拚盡餘生，爲受害的人作點什麼！」

童不老嘆息一聲道：「能如此也差强人意了！」

車飛虹想了想道：「姑娘曾說史雲有八隊人馬，另外七隊……」

大妞接口道：「我們每隔一年會相聚一次，日子已經不遠了，到時候……」

童不老立即得計，拉過車飛虹，低低談着，移時，有了決定，車飛虹肅色的看看大妞和二妞，說道：「兩位姑娘，我只問一句話，可是眞心的自今之後還我本來面目？」

大妞別看少開口，却比二妞懂的多，苦笑着，說道：「我願意領兩位到日子去那聚會的地方，二妞留下來，找所僻靜的房子，照顧着這幾條條狼人，等兩位除惡於盡以後，我姊妹再向兩位，作個了斷的交待！」

車飛虹道：「這可不必，只請姑娘指點明自聚會之地和有些什麼暗語，我們會自己去的，暫時撫養這四個孩子和四隻狼，只有偏勞兩位姑娘，姑娘們，人誰無過，往者已矣。何況姑娘們就算作了了斷，也無人可以交待，不如以有用之身，多行些善事。」

大妞只說到時候再講吧，接着詳細述說出八隊人馬聚合的日子，時間和暗語，二妞適時逼問巫魁元身世一切，巫魁元明知必死，雖然未必人人都是死前言善，不過旣知難活，萬般成空，逞勇何爲，巫魁元遂告訴二妞應該姓黃，父母家人皆死於史雲及自己手中，並且苦笑着對二妞說。他自知難活，很願意死在大妞二妞手上，只求給他一個痛快！

巫魁元所要的，得到了，廟內外一切死者，全搬入老山神廟中，包括巫家猴戲全部物件，車飛虹來了個一把火燒光。

× × ×

果如童不老所說，「胭脂雲」捲起一條灰龍，自數十里外的岳陽，捲進了濟南城，粉色披風飄如浮雲，龍駒停在卓府門外。

好俊的一位姑娘，雖是稍嫌煞氣重了些兒，星眸閃射寒光，伸手叩打門環。

這一位，正是童不老口中所說小滑頭的「管主」，車飛虹的未婚妻，名振武林「三湘溪叟」於水龍的掌上明珠於小喬。

於小喬來的巧，正是卓夫人，車飛虹和童不老，準備妥當要動身遠行的日子，再晚到半天，她就要撲個空了。

童不老看到於小喬，樂了，小喬分別先和童不老及卓夫人見過禮，立刻嬌嗔的白了車飛虹一眼，說道：「你眞好記性，咱們是怎麼說的，請大姊三湘小遊，結果，你……」

車飛虹天地不怕，在這個人世上，他敬的只有恩師和他大姊，別的可說唯有這位於姑娘了，不容於小喬再說下去，他已很快的接話道：「先別發火，妳來的太巧也太好了，我正覺得人手不够。」

童不老有了機會焉肯放過，哈哈一笑道：「這就是所謂三顧左右而言他了！」

車飛虹一急道：「老不死你就怕天下不亂！」

童不老又一聲哈哈道：「我心中不平，積壓已久，剛才只是牛刀小試耳！」

卓夫人看出於小喬已經有些疑惑樣子，立刻拉着於小喬的手，把三年前愛子被誘拐失踪，到不久前巧獲消息的事說出，並說她正好病癒，才聯手遠行對付史雲等萬惡之徒，因此才沒能按期到達三湘。

於小喬對卓夫人，親切而恭敬，自是諒解了箇郎之苦，閒話家常後，決定多歇一天，次日絕早動身。

入夜，卓夫人相陪於小喬，談到婚期，小喬羞澀的說全憑卓夫人作主，卓夫人和她說好，大事一了，齊到三湘，檢個吉日完婚，所以這一夜，於小喬一直作着香甜的好夢。

× × ×

浮玉西峯（西天目山）側屬的朱陀峯後，不知何人於何時，建造了一座宏偉的別莊，別莊倚山而建，材料現成，石山巨木，峯頂大石，它不僅堅固，更防窺探。

別莊三面石牆，高過四丈，不是一等一的武林江湖好手，休想飛越過去。

門只有一個，開對危峯，四面無路可通，馬全無法通過，自更不用說是車子。

別莊建成，別說外人，連禪源寺的和尙，雖就在近前全不知道，由此可見建莊人的隱密和謹愼！

每隔三月，別莊必然接待一些突如其來的貴客，每隔一年，別莊必然送走不少罕見的銀狼，這些當然不會叫外人發覺。

臘月初八，正是北地所謂「臘七臘八凍死叫化」的嚴冬，這一天，別莊有個極爲重大的集會，自三天前，接連不斷一撥撥江湖高手，進入別莊。

正午時，飲宴間，近百江湖豪客閒談一切，只有上座的那個禿頭麻臉瞎一隻右眼的跛駝子，神色肅然，獨眼中泛射兇狠光芒，緊皺着兩道濃眉心事重重。

大廳中以三面擺座設宴，正中上座，只有三個座位，駝子坐在左首，正中及右首位子，一直空置着。

兩列江湖兇悍的高手們，全看出駝子神色怕人，不由全加了小心，話聲由十分雜亂漸漸低到細語輕聲，終於變作一片肅靜！

駝子獨眼橫掃過全廳，突然沉聲道：「有誰在最近去過濟南？」

東一列長席上，站起一名老者，年約六旬，看上去十分和善近人，微紅一張臉，很像一位宿儒，道：「屬下去過！」

駝子低嗯着一點頭道：「按日子說，你該比巫老兒早到濟南，見過他？」

老者頷首道：「屬下要走的那天早上，他們剛到，見過一面，談了幾句話。」

駝子又點着頭道：「沒看出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老者搖頭道：「沒有，巫老哥當時還叮囑屬下別誤了聚會時限，並且半開玩笑的說，他又發現了兩個資質上好的孩子，答應送一個給屬下作關山門的弟子。」

駝子揮手，老者歸座，可是駝子那兩道濃眉，皺的越緊，老者想了想再次起立道：「駝公萬安，距今夜三更聚會時很早，屬下深信巫兄不會誤時誤事！」

駝子正是呂不煥，嗯了一聲道：「希望如此，因爲今夜不同往日，不僅城主要來，老太爺今夜也將駕臨！」

一聲「老太爺」，頓使近百羣豪色露驚容。

駝子又一揮手，壓下大衆低聲的話語，道：「你們多喝幾杯，我要出去走走，順便辦點私事！」

他身後侍童適時捧上鐵杖，他拄着鐵杖，咚咚的出廳而去。

他一走，大廳中聲音突然雜亂起來，紛紛議論着「老太爺」光臨的事。

他們獲知所謂「老太爺」此人，還是最近年把的事，從前，只是畏服着駝子和城主史雲，年餘前，才在有形於無形中，聽到駝老時時提到一位「老太爺」，去年集聚，駝老鄭重說明，老太爺是已閉關修行，精研一種世人罕敵的奇功，業已完成，再有半年即將出關，那時也就到了準備大舉而威臨武林的日子。

如今駝老說了，老太爺和城主雙雙卽將駕臨，看來大舉的日子已經很近了。

適才曾與駝老呂不煥答對的老者，本是武林白道上的一位名家，姓莊字子磊，曾開設過武館，也曾被聘爲客座的總鏢頭，六年多前突然隱退，下落不明了四年之久，兩年前重出江湖，在杭州創建了「五湖」鏢局，身爲局主兼總鏢頭，據說生意不惡，誰又能够想到，莊子磊竟也投入「惡鬼城」中，並是八大領隊之一。

不知是什麼原因，莊子磊對其餘領隊或是那些狠毒兇悍的殺手，很少接近，平日固然是東西南北分散，各幹各的，就是一年一度大家聚會，他也極少主動的去和別人酬對，今天也不例外，呂不煥剛走不久，他就推椅起座，對他領率的那九名手下都沒打招呼，緩步踱出大廳，走出莊門，竟登上半峯一塊突出的十丈岩石，遠眺山川形勢景色，看上去十分悠閒。

遠遠的，約隔這突出的十丈岩石足有里半路外，一枝參天巨木頂端，正穩立着一個人，這人在注目莊子磊的一舉一動。

莊子磊這時出手絹，絹白似雪，尺半見方，够大，正在掃拂身上的塵土，然後白絹以左手緊握，垂於身左側，抖了幾抖，這動作是十分平常，在抖落絹上餘塵。

當莊子磊收起白絹時，遠遠那枝參天古木頂端窺探的人，也疾射而下，飄落地上。

古木幹旁，正停着一隊人馬，馬是清一色的紅，毛泛杏大點點白斑，識貨的一望卽知，是羣罕見的「梅斑豹駒」，得一已極珍貴，如今却有十一騎之多，如果這馬叫武林中成名人物看到，立刻就能認識出是名振天下岳陽「無敵堡」的「神行隊」也正是人人畏懼的「無敵十使」。

無敵十使，罕有越過三人同時出現武林的事情，像今朝這隊十使齊出，自更向來所無。

自樹頂飛縱而下的人，和另外侍立馬旁的七個人，衣着相同，一身銀色勁服，棗紅色的束腰寬帶，左右各插四口金色八寸月形飛刀，雙臂近肩外側地方，銀衣上各附一條寸寬束帶，也是棗紅色，帶中空隙地方，齊夾置一隻金色手套，金鱗閃閃，不知作何用處，這八位銀衣人物，一身上下找不到刀劍等任何兵刄。

這自樹頂下來的人，雙足落地隨卽貼地飛起向右方三外丈一條青石側落下，石上坐着三個人，正是車飛虹，童不老和於小喬！

銀衣人向於小喬十分恭敬的一禮，說道：「莊子磊已用約好的信號，通知屬下，呂不煥單獨走出別莊，不久，卽將通過此處！」

於小喬對銀衣人笑笑，點點頭，突然問道：「秦總領你能否敵的過呂不煥？」

銀衣人姓秦名樸，正是「無敵堡」中「神行隊」的總領隊，他並非普通人物，聞言想都沒想道：「百合之內，呂不煥奈何不了屬下！」

車飛虹很客氣的說道：「我沒料到呂不煥有這樣高明的功夫，看來史雲就更扎手了！」

秦樸愛烏及屋，對車飛虹也十分恭敬，道：「公子有所不知，此賊若憑眞正功力武技，五十合內屬下必能將其生擒，但他一身零碎又狠又毒，使人防不勝防，動起手來半點都不敢大意，甚至應該說要以全力應付那些暴然而出的零碎，因此久戰敗多勝少！」

於小喬道：「是施毒？」

秦樸道：「是，各種使人想像不到的毒！」

童不老一笑，探手囊中取出一個寸高四寸長三寸寬的銀色小盒，目光四射刹那，道：「秦兒，留神看看！」

話聲中，童不老打開銀盒，以寸長小指指甲，挑起盒中淺粉色的極細粉末兒，向四外彈去。

他眞力足，彈的高，刹那在三丈五六圈內，已佈滿淺紅粉末，但若非早知或看到，在外表上誰也瞧不出這三丈五六地方，有什麼佈置。

童不老在收起銀盒的同時，告訴秦樸，說明只要不出這三丈五六的範圍，百毒不侵，包括毒虫毒介等等。

於小喬適時笑對秦樸道：「秦總領，你在『陰司奪命』和『魔手鬼醫』兩大武林奇客之間，巧得漁翁之利，要好好利用這三丈五六的安全地方！」

童不老一笑，又取出一粒白丸，遞給秦樸道：「秦兒請服下去，萬一中了毒刀，可保平安。」

秦樸連個愣兒全沒打，就吞落肚中。

童不老回顧車飛虹，車飛虹搖頭道：「我免了吧，有機會試試你老不死門戶中的奇毒，也是生平一大快事！」

於小喬嗔道：「你又逞能？」

車飛虹笑而不言，童不老打上哈哈道：「小滑頭，有朝一日你也被變成銀狼，再想到我老不死可就晚了！」

車飛虹微笑道：「不晚，正好拿你老不死當作一頓上好點心，何況……快，駝鬼已在半箭之地！」

童不老不由暗暗欽佩，於小喬也從心底泛起一種無法聲述的喜悅，包括「無敵神行隊」在內，誰也沒有發覺呂不煥相距路程，由此可見車飛虹功力之深。

不用囑咐，童不老閃身隱於五丈外一株合抱大樹幹之後，車飛虹輕拍於小喬肩頭，人已閃入四丈多外一塊巨岩後面，於小喬向神行隊揮手，秦樸立於青石側，於小喬仍坐石上，其餘七名神行隊中高手，各自將馬牽出六丈，人立於馬側，不再挪動。

移時，十丈外山林野徑上，出現了呂不煥的影子，他行動並不甚快，却時時四顧，當他走距於小喬等人約五丈的時候，突然止步，雙眉緊緊皺起。

五丈外的人影，已然可見，他沒想到會有人候於林中，當然他更沒想到是專爲等他，不過在相距別莊不足數里的西天目後嶺上，突見生人，在他來說已意味到此事並不平常了。

他突然止步，已電旋般想了很多，是回頭，抑或依然向前，林中人存何心意等等，他全想了一遍。

最後決定仍舊緩步前行，他認定必須摸清林中人的企圖，設係敵對，憑他功力和揮手卽能召來近百高手的方便，正好一勞永逸的解決了對方。

他首先看到青石旁立的秦樸，他該認識秦樸的。因爲秦樸曾是獨當一面過的武林高手，只因秦樸現在雙目幪着「無敵堡」的「銀眼笠」，遮住大半面孔，呂不煥沒能認出。

不過「無敵堡」這種特殊的打扮，已足使呂不煥暗暗心驚。他再瞥目，心頭又是一緊，向來最多二人同出江湖的「無敵堡」中「神行隊」，今朝竟八人齊出，可見事態的嚴重！

當他懷着一顆極爲不安的心，故作從容的提步走近時，才看到青石上坐着的於小喬，老駝子那顆黑心驀地揪在一堆，神色也起了變化！

他太清楚這位名揚天下的「帶刺玫瑰」哩，其實玫瑰本就生來有刺，武林中人特意再多加上個「帶刺」，意味着這並不是朶平常的玫瑰！

駝子呂不煥生平沒有不敢招惹的人，除了他心目中的「老太爺」外，包括史雲，他全不放在心上，但是，提起要他和「無敵堡」爲敵，他却會堅決的搖頭認爲不可。

當然，如果時機成熟，他也會當仁不讓，只是目下時機尚未成熟，何況「無敵堡」規戒與衆不同，一向不管江湖武林任何一家的閒事，就算親眼看到極爲不平和殘無人道的事，也絕不插手，除非這事是關係到了他們「無敵堡」，如係屬於後者，「無敵堡」必將全力反擊，直到敵者瓦解冰消始止，而其中最爲扎手難纏難惹的人物，首推於小喬，所以武林中人只要看到那騎「胭脂雲」和「披風」，無不敬而遠之。

敬而遠之不算好話，於小喬自己也明白，可是她不在乎，話雖是這樣說，於小喬在武林中却始終沒有作過不當的事！

呂不煥看到於小喬，本能的步子一停，他有心打個招呼，又怕碰上釘子，不理睬的走過去吧，又惦念於小喬率出突臨浮玉西峯的緣故，此處並沒有發生任何足使這位「帶刺玫瑰」降駕的事情，要有，也許是作賊心虛，那就是別莊有了問題，但當呂不煥看到於小喬連正眼全沒瞧他的時候，他重又大步向前，決定來個見怪不怪，坦然的走過去再說。

那知，他剛剛走至青石，秦樸突然一步正阻去路，道：「朋友，請回去，此路不通！」

呂不煥心頭一緊，但他跟着打定主意，哈哈一笑道：「好好，回去就回去！」

說着轉身就走，這一手使秦樸大出意外，竟搖頭暗暗罵聲「老狐狸」，人却又一閃重阻退路，道：「朋友，答幾句話再走不遲！」

呂不煥早已成了精，停步一笑道：「這位大哥，老朽如果是不幸湊巧碰上了貴堡正在辦事，也請恕過不知之罪，容老朽告退而全武林道義怎樣？」

秦樸冷冷地道：「如果不是像你所說的一樣呢？」

呂不煥一顆胆提到了咽喉，道：「總不會是恰巧爲老朽來的吧？」

秦樸嘿嘿兩聲道：「朋友够聰明，正是爲你來的。」

呂不煥刹那間已準備妥當應敵一切，於是一挺胸道：「這位大哥，老朽深知貴堡規矩，而自信從未開罪過貴堡，所以無法相信這位大哥你說的話！」

於小喬冷冷地開口了，道：「呂鬼醫，你最好還是相信！」

呂不煥早就相信了，所謂不信祗是矯作，聞言故露詫色道：「這恕過老朽，要拜聆緣故了！」

秦樸道：「呂不煥，結仇一定要有緣故？」

呂不煥道：「現在老朽深信你們是爲老朽而來了，姑娘呼老朽鬼醫，閣下更直呼老朽名姓，錯不了，老朽正是呂不煥，閣下怎樣稱呼？」

秦樸冷冷地道：「我，無敵堡神行十俠領隊！」

這話等於沒說，但也算表明了身份。

呂不煥雙眉一挑道：「領隊朋友，當眞並不說明內情就仇對老朽？」

秦樸道：「呂不煥你聽清楚，我，不是你的朋友，而我們『無敵堡』，已與你作定了仇家，緣故是你先向我們動了鬼爪子！」

呂不煥一愣，說道：「絕無此事，老朽，……」

於小喬接了話，話聲冰冷，道：「濟南府，你們拐了卓家的孩子。卓家，是我『無敵堡』至親，凡武林中人無不知曉，呂不煥，你不承認有這件事？」

糟了，呂不煥一顆心涼到了姥姥家，巫魁元的事既然現了原形，這別莊……何須再問後果！

他很快的想通應對方法，立刻坦然無隱的說道：「有這件事，毛病出在巫魁元之手，他沒弄清楚，不過千幸萬幸這孩子正在老朽身旁……」（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長篇

金縷衣

東方英·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旋風刀吳乘風恃强，堅要葉雅慧收下古劍秋所送禮物，絲弄至不歡動武，結果吳乘風一招失手，悻然而去，未幾，小虎子已然趕到，告知葉雅慧，被囚於古家堡的瘋老婆子，似是她的母親，葉雅慧心急救母，立與杜一萍和小虎子共返止水莊，謁見止水夫人，會商救母之法，止水夫人與小虎子接談之下，欽佩小虎子有過人才智，把這一救人重任，委之小虎子身上，那晚宴後各自回房，小虎子整夜在籌思救人之法，天將放亮仍未得出良策，驀聽杜一萍叫門，小虎子開門讓進，杜一萍向他道歉清晨來擾——

僞作中奸計　暗圖破詭謀

小虎子一笑，說道：「老前輩來得正好，晚輩正在策劃行進打救葉老太太的步驟啦！」

「七步凌波」杜一萍搖了一搖頭道：「老夫現在不想談葉老太太的事。」

小虎子道：「沒關係，老前輩想談什麼事，晚輩換換腦筋也好。」

「七步凌波」杜一萍單刀直入地道：「老夫想談談你的事。」

小虎子早已看出「七步凌波」杜一萍對他有着某種奇怪的想法，因此心中並不以爲異，淡淡的一笑道：「晚輩有什麼可談的，請！」

讓步躬身，請「七步凌波」杜一萍入房就坐，同時點燃了桌上燈火。

「七步凌波」杜一萍輕咳一聲，道：「少俠，請你先原諒老夫的冒昧，照說，老夫想說的話實在還沒到該出口的時候，可是老夫是一個直性子人，心中想到了，如果不說出來，心中實在忍不住。」

小虎子一笑道：「晚輩的爲人，也正和老前輩一樣，老前輩想說什麼話，但請直說無妨。」

「七步凌波」杜一萍點頭一笑道：「老夫也看清了少俠是一個明朗的人，所以，不顧一切的要說出我心中的話了。」

話聲頓了一頓，小虎子傾耳以待，過了片刻，「七步凌波」杜一萍一正臉色，道：「虎少俠，老夫第一眼見到你時，便覺得你的言笑面容，極像我一個老朋友，所以，老夫不惜冒犯少俠，要和少俠懇切一談。」

小虎子興奮的跳了起來，道：「晚輩眞像老前輩一個朋友？他是誰？請老前輩告訴晚輩，晚輩馬上去找他去。」

「七步凌波」杜一萍見小虎子不但不以爲怪，而且比自己更是心急難耐，暗暗吁了一口長氣，道：「少俠先莫急，今晚我們老少兩人，總得把這件事情談個清楚，現在我們慢慢來，首先請少俠把你的眞實身世告訴老夫。」

小虎子嘆息一聲，說道：「晚輩以前所說的，句句都是實話，如果其中有什麼不實的地方，那是晚輩自己也不知道之故

了。」

「七步凌波」杜一萍問道：「少俠還記不記得，你最初住過的地方，是什麼地方？」

小虎子道：「晚輩記憶之中，只有一個地方，那就是我四年前，才離開的普渡鎮。」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那時候你跟什麼人住在一起？」

小虎子道：「那時候晚輩是一個小要飯的，跟着師父和兩位師兄住在一起，後來師父師兄出了事，被人慘殺身死，晚輩也就離開了普渡鎮。」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你師父提過你的身世沒有？」

小虎子搖頭道：「沒有。」

「七步凌波」杜一萍又問道：「你所說的『沒有』，是你沒有問呢？還是他不願提？」

小虎子道：「晚輩問過，他就是不說，現在想來，他多多少少應該知道一些，可是他人已死，一切都完了。」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你師父是什麼地方人？」

小虎子道：「他就是普渡鎮人。」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那他在普渡鎮一定也有親戚朋友了。」

小虎子道：「他有沒有親戚，晚輩不知道，他朋友倒是有一些，不過都是些酒肉朋友。」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我想他們那些朋友之中，也許有人知道你的來歷，你回去查過沒有？」

小虎子道：「老前輩所見甚是，可惜晚輩沒有去查探過。」

「七步凌波」杜一萍話鋒一轉道：「你離開普渡鎮以後的遭遇，可不可以也給老夫一個瞭解？」

小虎子一笑道：「晚輩雖然出身不好，但尚知悔恨自新，而且也嘗以此自勉，老前輩想知道，理當奉告。」

「七步凌波」杜一萍點頭道：「少俠有此心胸，足見爲人光明正大，老夫絕無輕視之意。」

小虎子於是擇要而言，將自己近年來的遭遇情形，簡畧告訴了「七步凌波」杜一萍。

不過，其中有關李鵬飛的事和自己已經獲得神武學絕的事，以及有關茜茜部份，因種種顧慮沒有告訴「七步凌波」杜一萍。

但是，就他所能說的那些事故，已是聽得「七步凌波」杜一萍大爲小虎子不平，尤其對丐幇大爲不滿，氣唬唬的道：「白健那小子，要是稍有腦筋，怎會皂白不分，把你也當作賊，這件事你雖然不願再提，老夫却不能就此放過他。」

小虎子一笑道：「不過話又說回來，要不是白舵主把晚輩趕出丐幇，晚輩現在充其量不過是丐幇一位普通弟子而已，又那能得遇家師，練成一身武功，所以，反過來說，晚輩應當感謝白舵主才是，老前輩這一替晚輩出頭，豈不顯得晚輩是非不明了麼？」

「七步凌波」杜一萍被說得也笑了起來道：「好！你們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老天饒了他這次。」

小虎子急着問道：「晚輩的話都說完了，現在請老前輩說說你的想法吧。」

「七步凌波」杜一萍猶豫了一下道：「我看老夫也用不着假借別人名義，拐彎抹角的和你轉圈子了，老實告訴你，老夫看你就像葉雅慧的父親葉泰！」

小虎子振奮了一下，「啊！」了一聲，很快的又恢復了冷靜，搖了搖頭道：「不可能吧，晚輩與止水夫人見面時，晚輩曾仔細觀察她的神情，她好像沒有特別感觸。」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你別看她和葉泰是親戚，其實他對葉泰並不十分熟習，他們至多不過見過三四次面，那能有老夫對葉泰清楚，我們在一起就共處六七年。」

小虎子沉思了一下道：「老前輩有葉老前輩的畫像沒有？能否給晚輩看看？」

「七步凌波」杜一萍嘆息一聲，道：「可惜，沒有！」

小虎子道：「不知止水夫人這裏有沒有？」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老夫昨天悄悄問過她，她也沒有……你的事，老夫也和她談過，她認爲不可能是你，因爲照算葉泰的兒子該只有十八歲，而少俠你已是二十歲的人了，……。」

話聲頓了一頓，吸了一口氣，不待小虎子接口，搶着又道：「不過，老夫却另有一種想法。」

小虎子道：「什麼想法？」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老夫懷疑你年齡的眞實性。」

小虎子道：「晚輩雖然不知道正確的出生年月日，但據晚輩第一位師父告訴我的年齡推算，晚輩應該是二十歲了。」

「七步凌波」杜一萍一笑道：「你那師父的話，那能作準。」

小虎子皺了一皺眉頭道：「請老前輩說說葉老前輩的事吧！」

「七步凌波」杜一萍乾咳一聲，清理了一下嗓子，道：「葉泰的功力强過老夫甚多，是年輕一代中有數的高手，爲人爽直熱情，由於過份熱情，因此常惹來不少無謂的麻煩，他和黃秀華結婚的時候，就因種種誤會和黃家長輩鬧過意見，他們成親之後，因爲兩個人都愛遊山玩水，所以也沒有急着定居下來，後來，第一胎生了雅慧，……」

門外忽然有人接口道：「你們說我雅慧什麼來着？」葉雅慧帶着笑容，推門走了進來。

兩人抬頭向窗外一看，敢情外面已是天亮了。

「七步凌波」杜一萍一笑道：「你倒起來得眞早。」

葉雅慧道：「家師昨晚不見了。」

「七步凌波」杜一萍與小虎子不由齊皆一震道：「什麼？令師不見了！」

葉雅慧道：「家師向來一清早就要一碗冰糖蓮子，今早二師姊送冰糖蓮子進去，却不見她了。」

小虎子問道：「可有什麼說話留下來沒有？」

葉雅慧道：「沒有，一個字也沒有留下來。」

小虎子又問道：「查過沒有？你們船隻有否不見？」

葉雅慧道：「查過了，所有船隻一隻不少，也沒有人看見家師離開。」

小虎子轉頭向「七步凌波」杜一萍道：「老前輩，你看，止水夫人會不會發生意外？」

「七步凌波」杜一萍沉思了一下道：「依老夫的看法，如果不是自願，不會不聲不响的就不見了，所以，我想不會發生什麼意外。」

葉雅慧道：「家裏有着客人，她老人家爲什麼一句話也沒交待呢？」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或許她的出走是臨時起意，所以沒想到留話。」

葉雅慧道：「她怎麼走呢？船隻又沒有少。」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要渡湖並不一定非用自己的船不可，外面也可能有船來呀！」

小虎子心中一動，「啊！」了一聲道：「晚輩到想起一個人來了，老前輩看，會不會那位莊前輩駕舟前來，把止水夫人老前輩邀走了。」

「七步凌波」杜一萍一偏頭道：「你怎會想到莊青頭上去？」

小虎子道：「沒有理由，不過是覺得是他吧了。」

「七步凌波」杜一萍苦思不得其解地搖着頭道：「奇怪，老夫就是想不起他究竟是誰？」

小虎子道：「老前輩，你看他會不會是『鐵爪鷹王』莊樹青？」

「七步凌波」杜一萍搖頭道：「『鐵爪鷹王』莊樹青六十開外了，莊青多大一點年紀，怎會是他。」

小虎子道：「老前輩，我們暫不管莊青是不是『鐵爪鷹王』，晚輩且請教老前輩，止水老前輩與『鐵爪鷹王』從前有沒有什麼恩怨過節？」

「七步凌波」杜一萍考慮了一下道：「他們本來是很好的朋友，後來不知爲了什麼事鬧翻了，他們鬧翻了後，接着『鐵爪鷹王』的行踪也就在武林中絕跡了。」

小虎子道：「他們是在什麼時候鬧翻的？」

「七步凌波」杜一萍笑向小虎子道：「你問這個做什麼？」

小虎子道：「晚輩自有道理。」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大約在葉雅慧父母出事不久之後，確實日期老夫就不知道了。」

小虎子忽然道：「老前輩，我們趕到汀泗橋去看一看好不好？」

「七步凌波」杜一萍不以爲然地道：「你以爲她到汀泗橋找莊青去了？」

小虎子道：「晚輩沒有一定的把握，好在此去汀泗橋並不太遠，跑一趟又有何妨。」

葉雅慧道：「我替你們準備船去！」轉身跑出去了。

「七步凌波」杜一萍望着小虎子迷惑的道：「虎少俠，你腦子在想些什麼？」

小虎子笑道：「晚輩也說不出來，老前輩要沒什麼東西收拾，我們一路到碼頭上去吧！」

「七步凌波」杜一萍勉强地點着頭道：「兩肩扛着一張嘴，有什麼東西可收拾，走吧！」

兩人走到碼頭上，葉雅慧也把船準備好了，她不但把船準備好了，同時，還替他們準備了早點。

船到岳陽，又有止水山莊準備的快馬接程，馬上加鞭，兼程趕到汀泗橋吉安客棧，伙計吳七迎着「七步凌波」杜一萍道：「杜老爺子，我們東主不在。」

「七步凌波」杜一萍望了小虎子一眼，道：「他那裏去了？」

伙計吳七道：「不知道，不過他老人家留了一封信給你老人家。」

「七步凌波」杜一萍揮手道：「快去取來！」

伙計吳七欠身道：「他老人家還給你老留了房間啦！你老請！」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你去把信取來，我們自已進去。」

「七步凌波」杜一萍與小虎子走進房內，伙計吳七隨後把莊青留給他們的信送了進來。

「七步凌波」杜一萍展信一看，先是一皺眉，接着轉向小虎子一豎大姆指道：「少俠，眞有你的，他眞是『鐵爪鷹王』莊樹青啦！你是怎樣看出來的。」

小虎子笑了一笑道：「老前輩記不記得，他向晚輩攻過一招？」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老夫記得他曾向你探手一抓，因爲他背遮住了，倒沒看出他用的是什麼手法？」

小虎子說道：「他使了一招『鷹王探爪』！」

「七步凌波」杜一萍笑道：「原來如此，怪不得你能看出他就是鐵爪鷹王莊樹青了……。」

話聲頓了一頓，舉起迷惑的目光望着小虎子，又道：「他的『鷹王探爪』很久不在江湖上出現了，你怎會一眼就看得出來？」

小虎子笑了笑道：「因爲家師對他這一招很是熟習。……老前輩，他信中說些什麼？」

「七步凌波」杜一萍一面把信交給小虎子，一面道：「空空洞洞，什麼也沒說，你看吧！」

小虎子接過信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一萍老弟：『賴茅』一壺，留供息怒，請稍候數日，容當面致歉意。」信後，沒有署名，三筆兩筆，畫了一個奇特的花押。

小虎子一笑，說道：「那麼我們就喝酒吧！」

伙計吳七把酒送上來了，小虎子敬了「七步凌波」杜一萍一杯，道：「老前輩，我們借他的酒，正好談葉老前輩的事，請繼續未盡之言吧！」

「七步凌波」杜一萍一笑道：「我們談到那裏了？」

小虎子說道：「你正談到葉姑娘的出生。」

「七步凌波」杜一萍「啊！」了一聲，接着道：「他們因爲沒有固定的家，所以生下雅慧之後，就托請止水夫人帶養，

自己兩人還是過着他們四海爲家，行俠仗義，遊山玩水的快樂生活。」

小虎子暗暗忖道：「爲人父母，那有只顧自己遊樂，而將兒女交給別人養育之理？恐怕他們那時就得到了『神武寶庫』的綫索，借着遊樂爲名，暗中在找尋『神武寶庫』是實。」

他心中作着如是猜想，口中却淡淡的道：「後來呢？」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二三年後，聽說他們夫婦倆在『五磯山』，被一羣幪面人所圍攻，葉泰當場被殺，只有黃秀華因葉泰捨死相護，倖逃一死，突出重圍而去，可是，她人雖然沒有當場遇難，却也再沒有她的音信了。」

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接着道：「直到近年來，老夫才從止水夫人口中知道，他們的死，是因爲找到了『神武寶庫』的藏圖，而招來殺身之禍。」

小虎子隨着慨嘆一聲，道：「他們落得這般下場，眞是太悲慘了，也太不值得了。」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慘固然是慘，說到不值得這一點，老夫倒不是這樣想法……」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道：「任何一件事情，有成功的希望，也就有失敗的可能，有成功的獲得，自然也就沒有失敗的付與，所以沒有什麼值不值得，只是幸與不幸吧了。」

小虎子道：「老前輩那裏知道，他們所獲得的那份秘圖，根本不是眞的，如此賠上一條性命，豈不是太不值得。」

「七步凌波」杜一萍一怔道：「你憑什麼說那份秘圖是假的？」

小虎子脫口道：「因爲那『神武寶庫』另有別人得到了。」

「七步凌波」杜一萍一震，道：「什麼！那『神武寶庫』已經有人得到了，那得主是誰？說不定他就是殺害葉泰的眞兇啦！」

小虎子一楞，忖道：「對呀！師父當年的爲人，極可能做這樣的事，……不，又不像是他老人家，要是他老人家從那黃秀華手中將秘圖得去了，那黃秀華就不會再念念不忘那秘圖的存放之處了……。」念動之間，不由得忘了回答「七步凌波」杜一萍的話。

「七步凌波」杜一萍叫了一聲，道：「虎少俠，那是誰？快快告訴老夫，我們去找他問個明白去。」

小虎子當然不能把眞實情形說出來，歉然一笑道：「那人究竟是誰，晚輩也不大清楚，我得問我師父去。」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令師隱修之處，離這裏遠不遠？」

小虎子道：「不太遠，可是也有千多里地。」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鐵爪鷹王莊樹青，什麼時候回來，很難預計，你何不利用這個空檔，回山去問你師父一下，如果能問出主兇來，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了。」

小虎子欣然道：「好，晚輩這就回山去了。」

話聲一答，放下筷子離座站了起來。

「七步凌波」杜一萍笑道：「急不在一時，吃完了再走吧！」

小虎子道：「晚輩已經吃好了。」身形一幌，身子直拔而起，飛出牆外而去。

小虎子飛馳在路上，心中却是其亂如麻，萬一師父眞是殺死葉泰的眞兇，而自己又是葉泰的兒子，這該怎樣是好？

這個問題，使他一路上苦思不已，但也始終沒有想出一個好的處理辦法來。

他就在這種極度困擾的情形之下，回去見了師父。

叩見師父之後，師父問了一些他出山之後的經過情形，小虎子都詳盡的一一告訴了師父。

他把一切經過情形說完之後，嘆息一聲，道：「弟子，弟子……。」他實在不知怎樣說，所以，連道了「弟子，弟子」兩聲，想說的話，還是無法出口。

恨海遊魂微微一笑，道：「你不惜千里迢迢趕回來，這件事一定很重要，沒關係，你直說吧！爲師現在已是無慾無嗔，你就說錯了爲師也不會怪你。」

小虎子訕訕地說道：「弟子想知道，師父你老人家那本神武秘笈，是那裏得來的？」

恨海遊魂哈哈大笑道：「你懷疑爲師是得自葉泰手中，是不是？」

小虎子道：「弟子不敢。」

恨海遊魂道：「照某一種說法，那本秘笈可以說是得自他們手中。」

小虎子面色一變，道：「那他們夫婦是死在你老人家手中了。」

恨海遊魂搖首道：「不，爲師沒有殺他們。」

小虎子吁了一口長氣，道：「那你老人家是怎樣得到那本秘笈的呢？」

恨海遊魂道：「事情是這樣的，有一晚，爲師往西湖靈隱寺去會晤法緣大師，暗中發現葉泰潛入靈隱寺，在一座護法天尊神像脚藏匿東西，當時爲師沉着氣，沒有驚動他，當他離開後，爲師過去一找，便發現了一張秘圖，然後，根據那份秘圖，找到了這本秘笈。」

小虎子道：「你當時沒有想到要還給他麼？」

恨海遊魂搖搖頭，說道：「以爲師那時的爲人，那會想到還給他，自然是據爲己有了。」

小虎子爽然若失的低着頭，顯得心裏非常難過。

恨海遊魂一笑道：「虎子，你忘了，那是從前的爲師呀！」

小虎子原是非常聰明的人，只因近日來，思前想後，弄得神魂顛倒，把從前的事，衡之以今天的看法，聞言之下，啞然一笑道：「是的，徒兒竟把從前和現在混爲一談了。」

恨海遊魂慨嘆一聲，道：「說來這件事也許是天意，如果那時眞將那秘圖還給葉泰，說不定反而害了他們。」

小虎子迷惘地道：「此話怎講，徒兒就不明白了？」

恨海遊魂道：「你試想想，如果那時爲師那秘圖還給了葉泰，葉泰定然帶在身上，當他被襲身死之後，那秘圖也必爲人得去，人家得去了秘圖，那會再讓黃秀華

活了下來，以留後患，自是斬草除根，把黃秀華也殺了。」

小虎子想了一想，點頭一嘆道：「事情或許正如師父所說，不過徒兒總覺得虧欠他們。」

恨海遊魂微微一笑道：「你能有這種感覺，爲師很是高興，你有什麼打算沒有？爲師樂於成全你這份心意。」

小虎子道：「如果師父不介意的話，徒兒想將那本秘笈，首先還給葉家，然後，幫助他們，把黃老前輩從古家堡中拯救出來。」

恨海遊魂點頭道：「好，爲師現在就把神武秘笈交給你，你還給他們葉家吧！」他說着取出神武秘笈給了小虎子。

小虎子收好神武秘笈，接着又道：「師父，聽說黃秀華與葉泰分手時，曾經懷有身孕，後來可能產下一子，不知你老人家有沒有可供追查的線索？」

恨海遊魂搖頭道：「沒有，一點也沒有！爲師得到那秘圖之後，唯恐怕人知道，連法緣大師的約會都沒有再赴，就偷偷的遠離人羣，來找這本秘笈了，所以，葉氏夫婦被害的事，爲師都不知道。」

小虎子回山一趟，總算問明了師父不是殺害葉泰的兇手，私心竊慰，拜別師父，回到汀泗橋吉安客棧，只見「七步凌波」杜一萍還是一個人住在那裏。

「七步凌波」杜一萍接着小虎子，劈頭便問道：「此行結果如何？」

小虎子道：「據晚輩調查結果，那位前輩與殺害葉前輩之事無關。」

「七步凌波」杜一萍冷笑一聲，道：「怎麼無關，他那尋寶秘圖，是那裏得來的？」

小虎子考慮了一下，覺得目前時機尙未成熟，似不宜把什麼都說出來，心意一轉，道：「也許神武老前輩把他所有的寶物，分藏在好幾處地方，那位前輩所得只是其中的一部份，自然不會有關係。」

「七步凌波」杜一萍見他說得有理，面色稍霽道：「這倒是很可能的事。」

小虎子話鋒一轉道：「有止水夫人與莊前輩的消息沒有？」

「七步凌波」杜一萍說道：「止水夫人已經回莊去了，只是沒有莊老兒的消息，你回來了正好，我們還是到止水山莊去吧。」

小虎子與「七步凌波」杜一萍回到止水山莊，見了止水夫人，止水夫人神態如常，絕口不提她失踪的事，「七步凌波」杜一萍與小虎子也就不好意思追問了。

「七步凌波」杜一萍提起打救黃秀華的事，小虎子這些天來，實在沒有好好用心策劃，因此也提不出好的意見，同時，止水夫人也好像不大積極了，所以，也沒有討論出一個結果來。

當「七步凌波」杜一萍把小虎子回山的事說出來時，止水夫人也只是淡淡的一笑道：「虎少俠沒有說錯，神武前輩的收藏地點，實在有三處之多，三者不能混爲一談。」

「七步凌波」杜一萍的疑念被消除了，小虎子却因此對止水夫人奇怪起來，自己明明是胡扯的，止水夫人怎麼樣把他當起眞來，難道「神武寶庫」，眞有三處不成？

小虎子舉目向止水夫人望去，止水夫人頭一偏，故意避開了他的目光。

大家談了一陣，便各自散了。

小虎子意興闌珊，覺得沒有留在止水山莊的必要了，只等機會將那本「神武秘笈」還給葉雅慧之後，便決心離開止水山莊而去。

小虎子在自己房中做了一陣調息功夫，展開文房四寶，準備寫一封信給葉雅慧的時候，葉雅慧却推門走進房來，神秘的一笑道：「虎兄弟，家師有請哩！」

小虎子見葉雅慧神色異常，不由得問道：「有什麼事？」

葉雅慧含笑道：「你去見了家師就知道了。」

止水夫人在自己練功密室接見小虎子的，她甚至把葉雅慧也趕出房去了。房中就只有止水夫人與小虎子兩人，房中氣氛，使小虎子感到有點窒息和不安。

止水夫人微微一笑，打破沉寂道：「少俠，你和杜老相處了不少日子，你覺得他的人如何？」

常言道「靜坐當思己過，閒談莫論人非」，止水夫人怎麼連這點修養都沒有，當時只聽得小虎子心中好不以爲然，暗暗一皺眉頭，但又不得不答話道：「他爲人很好呀！古道熱腸，是一個道道地地的俠義中人物。」

止水夫人笑了一笑，道：「你覺得老身爲人又如何？」

小虎子暗笑一聲，忖道：「憑你這種問話，就顯得你不如杜老前輩遠甚了。」

微微猶豫了一下，正想說她兩句好話的時候，止水夫人已是一笑，道：「老身這樣把你請來，背後論人，你少俠心裏大約不以爲然吧！」

小虎子被她說穿了心事，俊臉緋紅，不好意思起來，囁嚅道：「晚輩想老前輩言必有因，不知老前輩有何見教？」

止水夫人呵呵一笑道：「孩子，你果然很聰明，轉念得也眞快，竟然猜中了老身心意。」

小虎子沒答話，只有笑了一笑。

止水夫人忽然嘆息一聲道：「少俠，老身不是背後談論別人的是非，而是鑑於江湖險惡，使老身已經對這位老朋友不敢相信了。」

小虎子暗暗一凜，駭然道：「老前輩，杜前輩此人不可靠麼？」

止水夫人道：「杜一萍是一個非常可靠的朋友，只是此人不可靠。」

小虎子一震，道：「他難道不是杜前輩？」

止水夫人點了一點頭道：「他僞裝得十全十美，幾乎瞞過了老身，要不是『鐵爪鷹王』細心，我們險險被他所乘了。」

小虎子因萬松齡一事，有過被愚弄的經驗，一經止水夫人道破，便無疑惑，點頭一笑，說道：「夫人睿智，晚輩佩服之至。」

止水夫人一怔道：「你就這樣相信老身的話？」

小虎子道：「古家堡這種手段，對晚輩來說，已是屢見不鮮，怎能不信。」

止水夫人莞爾而笑，說道：「原來如

此。」

小虎子道：「晚輩聽他道及老前輩往事，如數家珍，對老前輩定必研究有數，老前輩又是怎樣發現他假以亂眞的？」

止水夫人道：「他什麼都掩飾得很好，但却出了一個大毛病，杜一萍本來知道莊青就是莊樹青，但他却不知道，你說可笑不可笑。」

小虎子一笑，說道：「眞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老前輩準備怎樣對付他？」

止水夫人道：「老身現在不準備對付他，因爲有很多事情，對付了他之後，反而不好應付，所以老身想留着他做我們的代言人，不知少俠以爲如何？」

小虎子現在可眞的佩服止水夫人了，肅容相敬道：「老前輩所見甚是，晚輩但憑吩咐。」

止水夫人微微一笑道：「吩咐不敢，只是這件事情，有仗少俠鼎力相助，尚望少俠委屈一下。」

小虎子道：「老前輩太客氣了，要晚輩做什麼？請說就是。」

止水夫人道：「少俠看出來了沒有，這位杜一萍，很希望老身認你爲侄，老身想將計就計，認你爲侄，只是，委屈你少俠了。」

小虎子沒有當時表示可否，反問道：「老前輩意念之中，是否曾經想過，晚輩可能就是令侄？」

止水夫人點頭道：「想過，可能性似乎不太大。」

小虎子道：「晚輩幼遭兇險，以致身世不明，據那杜一萍之言，說晚輩貌似令親葉老前輩，晚輩暗中亦頗爲心動，有請老前輩見賜卓見，以釋疑念。」

止水夫人道：「這幾天，老身就是去調查這件事情去了，舍妹確然生過一子，爲了避免追索，曾隱名匿姓過了三年平靜生活，但後來還是被人發現了，結果，她那兒子當場被人擊斃，而舍妹也就因此急瘋了，舍侄既已被人擊斃，自然不是少俠了。」

小虎子若有所失的嘆了一口氣道：「這樣說來，晚輩果然不可能是令侄了。」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道：「老前輩欲認晚輩爲侄子的事，晚輩樂於承命。」

止水夫人嗟嘆一聲，說道：「少俠不計榮辱，屈己從人，令人感激，少俠不以老身爲忤，老身倒眞想能夠有你這個侄兒子……。」

言未盡，但意思已是很明顯了，小虎子看出止水夫人乃是出自一片眞情，他乃是感情豐富的人，覺得盛情難却，當下不稍猶豫的起座拜了下去，道：「虎兒叩見你老人家。」一時之間，他也不知怎樣稱呼才好，所以只稱止水夫人老人家。

止水夫人受了小虎子半禮，拉起小虎子笑道：「孩子眞委屈你了，以後你就稱老身『阿姨』好了。」

接着，忽然向房外揚聲叫道：「雅慧，把爲師準備好的那把寶劍取來。」

葉雅慧在外面高興得顫聲應道：「來啦！」雙手捧着一把只有一尺八九寸長的寶劍，笑吟吟的走了進來。

止水夫人接過那把寶劍，摩挲了半天，交給小虎子，說道：「虎子，這把寶劍，原是雅慧她娘在一處深山之中無意得來，送給阿姨的，劍身長短，正合你用，所以，老身轉送給你，算是老身給你的見面禮吧！」

小虎子謝了止水夫人，接過那把寶劍，只見那隻劍鞘乃是後來配上去的，製作得古趣盎然，與原劍劍柄非常切合。

原劍劍把略有傷損，但未加修飾，仍然保持着原來的本色，劍柄一側鑲着七顆紅寶石，閃閃發光，分佈如同天上的北斗七星。

小虎子輕「啊！」了一聲，道：「七星寶劍！」輕輕一按卡簧，抽出半截劍鋒，只覺一股冷氣迎面射到，逼得小虎子不自覺的打了一個冷噤。

順勢再一拔劍鋒，只聽一聲龍吟輕嘯，泛起一片毫光，照得全室纖毫畢見。

小虎子高興得大叫了一聲：「好劍！」回手還劍入鞘，笑謝止水夫人道：「阿姨！您這把劍乃是前古奇珍，虎兒受賞之下，愧莫能當……。」

止水夫人搖手截口笑道：「自己人，別說了，再說就見外了。」

小虎子欠身笑道：「好，小侄銘感五內，不掛在口頭上了就是。」

止水夫人頭一轉，笑向葉雅慧道：「雅慧，你給你兄弟準備的是什麼東西？」

葉雅慧紅着一張秀臉道：「虎弟，姊姊可沒有什麼好東西送給你，你可不要笑話啊！」

伸手懷中，取出一隻小小的碧玉蟾蜍，送給小虎子。

小虎子接過一看，只見那碧玉蟾蜍玉色晶瑩不說，尤其那一對眼睛，鮮紅似火，隱隱有一道霞光耀人眼目，心中暗暗一動道：「這莫非就是江湖上傳言，可解百毒的『血珠蟾蜍』？」

止水夫人的物禮再重，他都有理由老實不客氣的照收不誤，可是這種重禮出之於葉雅慧手中，他就有點愧莫能當了，因之，怔了一怔，笑道：「你這份禮物太重了，小弟不能收。」

葉雅慧顯然還不知道那「血珠蟾蜍」的價值，以爲小虎子看不起那小小的玩意兒，當下，心中一陣難過，苦着臉接了回來。

正當那「血珠蟾蜍」由小虎子轉到葉雅慧手中之際。止水夫人目光一閃，叫道：「雅慧，拏過來給爲師看一看。」

葉雅慧螓首一低，羞澀的將那「血珠蟾蜍」交給止水夫人，止水夫人目光一凝，接着輕聲道：「你從那裏得來的？」

葉雅慧被嚇得一震，舉首向止水夫人望去，只見止水夫人臉上罩着一層薄怒，神情至爲凌厲，暗暗打了一個冷噤，囁嚅的道：「慧兒在九江一個荒貨攤子上買來的，慧兒因見它小巧可愛，所以一直隨身帶在身上。」

止水夫人怒氣一消，搖首嘆了一口氣，接着又笑道：「你呀！眞是有眼無珠，得到了這種武林至寶都懵昧無知，豈不把止水山莊的臉都丟盡了。」

葉雅慧驚喜得大叫一聲，道：「啊！我知道了，那就是『血珠蟾蜍』。」

止水夫人笑道：「總算你現在知道了

，從前你爲什麼那樣笨。」

葉雅慧訕訕的道：「師父，你那裏知道，徒兒買它的時候，它那對血珠霧濛濛的沒有一點光彩呀，誰看得出它是『血珠蟾蜍』。」

止水夫人笑罵一聲，道：「你還有理由！」

伸手又把那「血珠蟾蜍」遞給小虎子道：「這份禮物確實不輕，但你還是該收下，你將來多照顧她一下就行了。」

小虎子還在猶豫着不敢伸手去接，葉雅慧已從止水夫人手中取過來，塞向小虎子，笑道：「虎弟，原先姊姊還以爲你看不起它不要哩！現在你却非收下它不可，否則，你就不承認我這姊姊……。」

小虎子見情不可却，只好接受了那「血珠蟾蜍」，當他把「血珠蟾蜍」收藏的時候，碰到了「神武秘笈」，心中一動，忖道：「現在不正是將這秘笈給她的機會麼！」

念動立決，便把「神武秘笈」取了出來，雙手送給葉雅慧笑道：「姊姊，這本武功秘笈原該是你的，小弟現在奉承師父之命璧還，你也一定要收下。」

「神武秘笈」破舊焦黃，外觀極爲不雅，葉雅慧接過去，翻動之下，不由雙目一直，大叫一聲：「什麼！這是『神武秘笈』……。」驚訝得說不出下面的話了。

小虎子含笑道：「請姊姊笑納！」

葉雅慧愕然道：「兄弟，這『神武秘笈』怎會落到你手中呢？」

小虎子吸了一口氣，緩緩的道：「事情是這樣的……」於是，將恨海遊魂得書經過，一一告訴了他們。

接着嘆了一口氣，又歉愧地道：「家師深悔當時一念之貪，取走了令尊秘圖，特命小弟前來奉還，並表示十二萬分的愧意，尚望姊姊寬容諒宥，則小弟不勝感激之至。」

葉雅慧最初的臉色顯得非常難看，但小虎子把前後經過情形說明之後，她的臉色漸漸和緩了下來，隨之開朗的一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那種情形之下，如果不是聖賢，只怕誰也克制不住那股佔有慾，令師今日能將此書賞賜姊姊，足見令師心地光明，無虧德行，姊姊領情，並謝謝令師。」

說着，將那本秘笈，送給止水夫人道：「師父養育之恩，弟子無以爲報，謹此略表弟子寸心，請你老人家哂納。」

葉雅慧收了那秘笈，馬上又轉送給止水夫人，這表示葉雅慧對恨海遊魂眞的沒有怨恨之意，而且也原諒了他的貪念過失，小虎子這才暗暗的吁了一口長氣。

止水夫人接過那本秘笈，微微一笑，道：「神武神功，雖然號稱天下無敵，可惜乃是一種純陽功力，對你我婦女而言，因身質不合，難期大成，所以沒有多大用處……」

小虎子笑道：「阿姨，你們沒有用處，可以留給姊姊將來的小侄子呀！」

葉雅慧羞得嬌叱一聲，道：「虎弟，你……」

止水夫人輕「哼！」一聲，道：「雅慧！」

葉雅慧不好意思再罵下去了，但，還是瞪了小虎子一眼。

止水夫人笑了一聲，道：「將來的事情，將來再說，現在，爲師先替你保管好了。」

小虎子叫了一聲道：「阿姨，『神武秘笈』雖然不適婦女練習，但秘笈之中有三招奇奧非凡的手法，乃是神武老前輩一生心血結晶，你老人家和慧姊姊都可以練一練。」

止水夫人一笑道：「你練過沒有？」

小虎子道：「練過了。」

止水夫人道：「那你有空就教給你姊姊吧！」

小虎子應了一聲：「是。」

止水夫人又和小虎子計議了一番，然後，向葉雅慧一揮手道：「雅慧，你出去告訴大家，爲師已證明小虎子就是你兄弟，今日大擺筵席，全莊慶賀。」

葉雅慧笑着領命出去了。

小虎子站了起來道：「阿姨，小侄來了不少時候了，只怕那假杜一萍要心疑，我最好出去一下。」

止水夫人道：「你這一出去，反而不妥，我們轉到我的小花廳去，把他請進來，就更爲合情合理了。」

兩人轉到外面止水夫人私人使用的小廳，命人出去把「七步凌波」杜一萍請了進來。

「七步凌波」杜一萍做夢也想不到止水夫人看破了他的行藏，一到花廳外面，就打了一個哈哈，笑着進來道：「恭喜！賀喜！你們姨侄果然相認了。」

話聲一轉，接着又拍着自己胸膛道：「夫人，老夫老眼不花我看他就是令侄，果然沒有說錯吧！」

止水夫人笑道：「論功行賞，杜兄你是第一位，到時使你可要多喝二杯。」

「七步凌波」杜一萍哈哈笑道：「好！好！好！好！老夫今天是不醉無歸。」

「七步凌波」杜一萍果然喝醉了，最後還是把他抬回房去的。

小虎子現在是名正言順的弟弟，因此，由客房搬到了專用的房間裏去。

假戲眞做，小虎子回到自己房中後，想起這幾年來的種種遭遇經歷，不免感慨系之，心波潮湧，不能自已，想到自己這樣的身世，星目之中，不由得佈滿了悲悽慘澹之色。

三更已過，小虎子依然還痴痴的坐在那裏，顯然仍無睡意。

驀地，耳中隱隱傳來了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從房外掠而過，小虎子心神一顫，忖道：「這時大家都已入睡，莫非有什麼外人來到？」

要知，止水山莊可與古家堡完全不同，平日過的是安份守己的生活，既無害人之心，也就沒有防人之意，所以，沒有設置特別的警戒。

眞要有武林高人來惹事生非，只要有船能渡湖來，那是輕而易舉的，不過惹事生非之時，是否討得了好，那是另當別論了。話說，小虎子心念一動，人也接着一按桌面，從窗口掠了出去。

他念動立發，身形又快得出奇，飛出窗外，只看見兩點黑影，在對面屋脊上一閃而起。

（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年書劍携同年長壽，年長福隨歐陽善往仙霞，探查其父屍體變殭尸殺害鄉民事，途經連城遇老山猴，獲知三公會派往調查的四衞士已有二人遇害，老山猴疑是殭尸王作術使年書劍之父尸變，歐陽善猜忖有此可能，與年書劍作別，往勾漏山查察殭尸王及其四門徒行動，年書劍則携二僕返仙霞，甫離連城不遠，遇三剪徑賊截刼，要連書劍留下他所乘坐的金造獨輪車，年書劍毫不反抗，不料三賊目睹車框上刻有年書劍行走江湖的徽記，鼠竄而去，年長壽問年書劍江湖中人可知其身體不好——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文·秦紅　圖·盧令

千里不留行



金車招覬覦　妙計虐山猴

年書劍道：「知道。」

年長壽道：「那為何如此怕您？」

年書劍道：「原因有二，一是先父威震天下，一是那時跟隨我的兩個家僕身手也十分了得，像你們兄弟一樣成為我强有力的左右手。」

年長壽道：「他們兩個，身手比我們兄弟高麼？」

年書劍道：「是的，畧高一籌，不過力氣沒有你們兄弟大。」

年長壽聽了臉上才露笑容，道：「後來他們怎麼離開了老爺您？」

年書劍道：「家父一死，我決定遠走南方隱居，便把他們遣走了。」

年長壽道：「如果是我，我絕不離開老爺您。」

年書劍微笑道：「為甚麼？」

年長壽道：「因為跟隨老爺您很有意思，您不論碰到甚麼事，只要動動腦筋和嘴巴，就可迎刄而解，使小的佩服得五體投地。」

年書劍笑道：「長壽，這兩年你沒白讀書，說起話來竟能把成語運用自如。」

年長壽開心的笑了。

年書劍接着道：「不過，我可不如你想像的那麼能幹，碰到老奸巨滑之輩，我也一樣一籌莫展……」

他舉手一指他們兄弟身後，又道：「例如眼前來的這一個！」

年長壽和年長福掉頭一看，不禁面色一變道：「咦，是他……」

來者，老山猴是也！

他是從路邊的草叢下冒出來的，看情形也是事先在此埋伏的。

他笑嘻嘻的走出草叢，來到了年書劍主僕三人之前，拱手說道：「年公子你早啊！」

年書劍沒有回禮，對着二鐵衞苦笑道：「這個人我就一點辦法也沒有，他明知我是年書劍而仍敢前來冒犯！」

老山猴笑道：「是的，年公子，今日你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啦！」

年長壽一板臉，跨前一步道：「老山猴，你來幹麼？」

老山猴揮揮手道：「讓開，老夫要同你家老爺說幾句話！」

年長壽已看出他來意不善，當然不肯讓開，怒道：「哼，你好像只怕『怪俠歐陽善』而不怕我們老爺，可是我告訴你，我們老爺只怕比歐陽善難對付哩！」

老山猴又揮手道：「少噜嗦，站開一些！」

年長壽身形一挫，便要跟他幹上，年書劍連忙喝止道：「長壽，別忙，先聽聽他要幹甚麼。」

年長壽「哼」了一聲，收勢站開，但也只站開一二尺，仍緊緊護衞着主人。

年書劍望着老山猴，怡然一笑道：「老山猴，你的聲名，我以前也畧有耳聞，據說你除了扒錢的技術高人一等之外，亦

善趨炎附勢逢迎拍吹，今天你來，可是打算要求我收容你？」

老山猴發出很像猴子的「呷呷」怪笑道：「正好相反，老夫將對你不利！」

年書劍笑道：「你也看上了我的獨輪車？」

老山猴說道：「不，老夫看上了你的人！」

年書劍尖哦一聲道：「有趣，你莫非有個很漂亮的女兒？」

老山猴笑道：「老夫即使有個女兒，你恐怕也無能為力！」

年書劍道：「這一點，我倒可以向你保證，如果你將令嬡帶來，我絕不使她失望。」

老山猴一沉臉道：「聞說你年書劍文采風流，當世之佳公子，想不到出口竟是一片髒言！」

年書劍道：「小可對甚麼人說甚麼話，因為你太骯髒齷齪，是故小可以髒言敬之。」

老山猴冷笑道：「你小子這是在自討苦吃！」

年書劍仰頭冷傲地道：「別人也許可以，你老山猴還不配！」

老山猴道：「告訴你小子，老夫今日是為公而來，你若不想吃苦頭，就乖乖的俯首就擒！」

年書劍道：「何謂為公而來？」

老山猴道：「三公會已發出緝令，要逮捕你歸案！」

年書劍怔住了，問道：「小可犯了甚麼罪，三公會竟要逮捕我？」

老山猴「哼哼」冷笑道：「為你父親偽死假裝殭屍害人，擾亂武林安寧！」

年書劍臉色沉了下來，道：「說得清楚一些！」

老山猴道：「三公會經過一番偵查，斷定殭屍害人乃是你們父子攪的鬼，故已發下緝令，任何人若能生擒你們父子歸案賞銀三千兩，並禮聘為三公會之衞士！」

年書劍聽得暗暗心驚，思忖道：「奇怪了，師伯『片瓦老人』並非不知父親之為人，何以會做此乖謬之決定？」

他雙目一抬，神情嚴峻地道：「你所說屬實？」

老山猴道：「詔令發下已三月，目前已是人人皆知！」

年書劍道：「昨天在酒館，你為何不說？」

老山猴狡黠的笑道：「老夫惹不起那老怪物，所以先將他騙走呀！」

年書劍盯視他好半晌，忽的微微一笑道：「老山猴，你原是個偷雞摸狗的下三濫，今次竟然也想充任三公會衞士麼？」

老山猴道：「三公會已有聲明，如不被禮聘為衞士者，可得五千兩賞銀。」

年書劍拍拍身側獨輪車笑道：「再來十個五千兩，也比不上我這輛獨輪車！」

老山猴冷笑道：「你想賄賂老夫？」

年書劍道：「不，我只覺奇怪，以你老山猴之素行，豈會捨千斤黃金而取五千兩銀子之理？」

老山猴道：「能够捕獲你年書劍交給三公會，其價值豈只五千兩銀子而已！」

年書劍道：「此外還有別的好處？」

老山猴點頭道：「不錯，好處就是老夫將搖身一變而成為舉世聞名的人物！」

年書劍不禁失笑道：「啊，原來你老山猴好利又好名，失敬失敬！」

老山猴臉色一正道：「現在廢話少說，你跟不跟老夫去三公會？」

年書劍點頭笑道：「好，我跟你去，不過有一個條件……」

老山猴色喜道：「甚麼條件？」

年書劍坐上獨輛車道：「你來替我推車！」

老山猴怒道：「這是甚麼意思？」

年書劍笑道：「總得有人替小可推車呀！」

老山猴一指年長壽和年長福道：「他們不是人？」

年書劍道：「他們沒有犯罪，不必跟去。」

老山猴沉聲說道：「但他們是你的僕人！」

年書劍道：「現在我却是你的犯人，你如要我這個犯人，就快來替我推車！」

老山猴又一指左右二鐵衞問道：「他們呢？」

年書劍道：「他們兩人，從現在起已不是我的僕人，要怎樣都隨他們去。」

老山猴道：「他們肯讓老夫將你帶走麼？」

年書劍轉對左右二鐵衞說道：「長壽長福，我已是三公會的犯人，我們主僕的關係到此結束，你們不得阻止或為難他，知道麼？」

這次，年長壽和年長福倒能心領神會，一齊點頭答道：「是，小的不敢。」

年書劍回對老山猴一笑道：「好了，你可以把我帶走啦！」

老山猴知道他文弱無力，故一點不怕他，當即走近獨輪車，抬起了車把，却又皺眉頭道：「三公會距此遠達幾千里路，這輛黃金車又這麼重，要推多久才能到達三公會呢？」

年書劍聳聳肩道：「你若嫌重，丟掉它，小可跟你步行便了。」

老山猴忙道：「不，不必丟掉，丟掉太可惜了，老夫就這麼推你走便了。」

當下，推起獨輪車，向前行去。

年長壽和年長福舉步跟去。

老山猴回頭見他們跟來，背脊有些發涼，叫道：「你們跟來幹麼？」

年長壽和年長福不答，只是跟着走。

老山猴回對年書劍抗議道：「小子，他們好像不肯聽話，跟上來了！」

年書劍朗笑道：「他們已不是我的僕人，我無權干涉他們的行動，你不理他們就是啦！」

說罷，忽然高聲歌唱起來：

「獨輪遊四海，書劍論天下，坐有黃金車，僕有老山猴，人生到此復何求。」

老山猴又羞又氣，停住車子道：「小子，你敢開老夫玩笑？」

年書劍又唱道：「山猴一動怒，臉紅脖子粗，嘿嘿喲！山猴一動怒，臉紅脖子粗！」

老山猴氣得暴跳如雷，吼道：「你再唱一句，老夫立刻宰了你！」

年書劍笑唱道：「我死無所謂，五千賞銀歸誰得呀歸誰得？」

老山猴喝道：「還有這輛黃金車！」

年書劍再唱道：「黃金車，千斤重，毛手毛脚的猴崽子呀，怎能推得動？推呀推呀推不動，只累得汗如雨，心跳動，到頭來落得一場空！」

老山猴重重的「哼！」了一聲，不再理他，又開始推車前進……

道路凸凹不平，車子重逾千斤，對於初掌車把的老山猴，的確不是一件輕鬆事，他推了十多里路之後，果然累得汗如雨，心跳動，大感吃不消了。

年書劍發覺速度漸慢，便回頭以不勝同情的語氣道：「老山猴，我看還是丟掉這輛車子，你我步行前去吧？」

老山猴咬緊牙關，繼續推進。

年書劍嘆道：「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這樣下去，別說甚麼名利雙收，只怕行未一半，你老山猴的一把骨頭就要撒在路上啦！」

老山猴不吭一聲，揮汗而進。

又勉强推了二三里路，來到一處山脚下，他已是手痠腿軟，氣喘如牛，當下停下車子，往路邊一坐，呻吟一聲道：「咱們歇一會兒再走……」

年長壽和年長福也跟着住足，看到老山猴疲倦不堪，兩兄弟躍躍欲試。

年書劍笑道：「長壽長福，你們成天抱怨推車太苦，如今有人代勞，該高興高興了吧？」

年長壽和年長福都不傻，聽了這話，心有旁悟，也就打消了乘機收拾老山猴的念頭。

老山猴卻對二鐵衞之「陰魂不散」感到不耐，突然振作的站起，自懷中摸出兩顆黑黑的東西，拿給年書劍看，說道：「小子，你識得此物否？」

年書劍看了看道：「好像兩顆桃核子呀！」

老山猴冷笑道：「告訴你，這是老夫的獨門暗器，名叫『霹靂神彈』，一打出去，可以把一個人炸得屍骨無存！」

年書劍笑道：「好極了，你送我一顆，我與你同歸於盡。」

老山猴一指二鐵衞，嚴峻地道：「你快叫他們走開，否則老夫便賞他們一顆『霹靂神彈』！」

年書劍哈哈笑道：「怎麼回事，他們兩人使你坐立不安麼？」

老山猴道：「不錯！」

年書劍道：「他們只兩個呆頭呆腦的黎人，你何必這麼忌憚？」

老山猴大怒道：「少嚕嗦，快叫他們滾！」

年書劍笑嘆道：「唉，當一個人利令智昏的時候，甚麼可笑的傻事都幹得出來，你今天擒捕我是因有三公會的詔令，如果爲擒我而殺了不相干的人，三公會又豈肯饒你？」

老山猴沉聲道：「老夫爲自衞而殺人，三公會絕不會降罪於我！」

年書劍點點頭道：「有道理，可惜你已沒有機會出手了。」

老山猴一瞪眼道：「你——」

他突地住了口，因爲他發覺自己果然已沒有機會打出「霹靂神彈」了。

好像是從地下鑽出來的，四周忽然多出了七個老人！

七個身高不及四尺的矮老人！

這七個矮老人，年紀最小的也有六十歲，個個長鬚拂胸，面貌與服裝雖各有不同，卻有一股共同的氣質——陰陽怪氣！

個個臉上都掛滿笑容，但都笑得那麼陰陽怪氣，那麼令人毛骨悚然！

老山猴在發現了這七個矮老人之後，利那間臉色蒼白了失聲道：「七矮寇！」

當中一個身穿紅衣的矮老人嘿嘿大笑道：「老猴兒，寇字作何解？」

老山猴想起對方的忌諱，心頭一陣抽緊，慌忙改口道：「錯了，是七矮仙！是七矮仙！」

那紅衣矮老人還是不滿意，冷笑道：「去你的，我們七人都有自知之明，這輩子死後不下地獄已是叨天之幸，誰還敢希冀成仙？」

老山猴臉紅紅道：「是是，應該叫七矮人，應該叫七矮人……」

年書劍哈哈大笑道：「老山猴，大家都說你善拍馬，看起來不確，今天你就拍到馬脚上啦！」

老山猴假裝沒聽見，向七矮人拱手陪笑道：「好多年沒見到諸位，今天不期而遇，嘻嘻嘻……眞是幸會！眞是幸會！」

嘴裏說得親熱，其實心裏正在暗罵自己時乖運蹇，爲甚麼天下這麼大而自己竟會在這個時候碰上這七個要命的人物。

原來，這「七矮人」乃是綠林道上身手高絕而又心黑手辣的大盜，七人因「同病相憐」而結爲異姓兄弟，老大叫秦天翔，老二叫楚甘泉，老三齊光昱，老四燕堅，老五韓玄，老六趙開山，老七魏丕明，結合行盜已近三十年，由於武功高强，精靈如鬼，故一直未受過挫折，老山猴碰上這七人，等於碰上老祖宗齊天大聖，那裏還敢逞强？

身穿紅衣的矮老人正是老大秦天翔，他聽了老山猴的話後，笑瞇瞇的接口道：「可不是呀！老朋友相見不易，今番咱們得好好把酒長叙，你說如何？」

老山猴表情生硬的點點頭，强笑道：「當然！當然！」

秦天翔手往山上一撇，含笑作肅客狀道：「那麼，請啊！」

他手指方向，剛好有一條蜿蜒上伸的山徑。

老山猴面色大變道：「那裏去？」

秦天翔笑道：「山上！」

老山猴惶聲道：「幹麼？」

秦天翔道：「喝酒！」

老山猴彎下了腰，連連拱手陪笑道：「秦老大盛意相邀，在下本不該拒絕，無如今天——」

秦天翔截口冷冷道：「今天誰敢不接受老夫的邀請，老夫就殺誰？」

老山猴更矮下了半截，虛虛的答道：「是是，在下接受，在下接受。」

說畢，便欲走上山徑。

秦天翔道：「別忘了推車！」

老山猴「哦」了一聲，只得乖乖的折回車前，也許是緊張過度，當他伸出雙手欲抬起車把時，才發覺自己的手裏還揑着

兩顆「霹靂神彈」，這使他心頭動了一下，一刹時間便想行險求勝——

但他的心意竟被老二楚甘泉看穿了，只見楚甘泉冷冷一笑道：「老猴兒，千萬莫要那兩顆小玩意兒，它頂多只能炸死我們兩個人！」

老山猴又只得乖乖的把兩顆「霹靂神彈」收入懷中抬起車把，推車走上山徑。

坐在車上的年書劍不慌也不忙，始終是一副「泰山崩於前面不改色」的態度，任由老山猴推着上山。

年長壽和年長福互視一眼，隨即舉步跟上去。

秦天翔冷冷道：「你們兩個聽着，山上的酒不好喝，還是不要跟去吧！」

年長壽和年長福充耳不聞，一路跟上去。

秦天翔冷笑道：「好，要死不怕沒鬼做，老夫把你們算上就是！」

於是，他們「七矮寇」隨在二鐵衞之後，押着獨輪車上山。

山徑崎嶇不平，較道路更難推數倍，老山猴本已精疲力竭，這時當然更感艱苦，他簡直像一條拖破車的老牛，舉步維艱，有時推進一尺卻反退三尺，弄得狼狽極了。

秦天翔道：「老猴兒，小心一些，要是有個差錯，老夫剝你的皮！」

老山猴央求道：「秦老大，在下實在已推不動，你叫年書劍這兩個僕人上來幫幫忙如何？」

秦天翔笑道：「要叫你叫，不干老夫之事！」

老山猴便回對年長壽和年長福請求道：「你們兩個快來助我一臂之力吧！」

年長壽漠然道：「爲甚麼要助你一臂之力？」

老山猴道：「要是車子翻下山溝，死的是你們主人呀！」

年長壽道：「他已不是我們兩兄弟的主人了，他是你的俘虜！」

老山猴聽到「俘虜」兩字，不禁發出一聲苦笑，道：「俘虜？唉唉，現在誰是誰的俘虜，你們難道還看不出來麼？」

年長壽仰頭不予理睬。

老山猴無奈，只得傾出吃奶之力，一路硬撐下去，氣喘吁吁，汗如雨下，情景之慘，令人不忍卒睹！

年書劍卻是坐車不知推車苦，居然又朗聲吟哦起來：「我本楚狂人，狂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岳尋山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

老山猴恨得牙癢癢，眞想把他推下山去。

但他當然不敢，他很了解「七矮寇」的手段，深知自己若將年書劍推落山下，自己會遭遇到甚麼後果。

行行重行行，獨輛車終於上了一塊平坦的山頂，秦天翔開聲道：「行了，就停在這兒！」

老山猴放下車把，軟倒在地。

這塊平坦的山頂，約有十丈寬大，中間凸起一塊岩石，石面平滑如鏡，好像一張石桌，事實上「七矮寇」也早已把它當作石桌來用，上面擺着不少的酒菜。

七矮寇此番行動顯然計劃周密，成竹在胸，當下他們圍上「石桌」席地坐下，秦天翔先乾了一杯酒，才向老山猴招呼道：「老猴兒，你過來！」

老山猴掙扎站起，慢慢走過去，戰戰兢兢的問道：「秦老大有何教誨？」

秦天翔倒了七杯酒拿到他面前，笑道：「這七杯酒敬你！」

老山猴覺得喝一杯是正常，一次喝七杯卻顯然有某種意味，故不敢接受，拱手吶吶地道：「這……這是甚麼意思？」

秦天翔悍笑道：「敬你呀！」

老山猴勉强擠出一絲笑容，道：「但……爲……爲甚麼要喝七杯？」

秦天翔道：「這是我們『七矮人』的作風，當我們要送客時就請他喝七杯！」

老山猴一聽「送客」兩字，登時面色大變，雙脚抖動起來，道：「秦老大，咱們都是綫上人物，而且從來沒有過節，你們要人我給人，要車我給車，何必——」

秦天翔打岔道：「我們人車都要！」

老山猴忙的點頭道：「好好，年書劍和他的黃金車在下一起奉送便是。」

秦天翔露出一抹冷酷的微笑，緩緩道：「我們要的人不只年書劍一個呀！」

老山猴急急說道：「當然，當然，諸位絕不能放過他這兩個僕人，所謂斬草要除根——」

秦天翔笑道：「對啊！我們『七矮人』就是這樣，每次做買賣，總是做得非常乾淨！」

老山猴深深一揖道：「就是這樣，這買賣在下整個拱手奉送——在下告辭。」

說罷，轉身便走。

秦天翔怪笑一聲道：「這七杯酒你不喝，豈非太可惜了？」

老山猴一面走一面答道：「不喝了，不喝了，謝謝，謝謝……」

「別走！」

眼前人影一閃，老七魏丕明已擋在他面前，笑嘻嘻道：「老猴兒，你可是瞧不起我們『七矮人』？」

老山猴心驚肉跳，忙道：「魏兄言重，在下豈敢瞧不起諸位，實因在下量淺，喝不下那麼多……」

魏丕明笑道：「你怕醉？」

老山猴點頭道：「正是，正是。」

魏丕明道：「但據老夫所知，凡是臨刑之人都不怕醉呀！」

老山猴頭上冒出了冷汗，顫聲道：「魏兄別開玩笑，別……別開玩笑！」

魏丕明詭笑道：「誰跟你開玩笑？」

老山猴面如土色道：「在下沒有對不起諸位的地方，爲何要殺我？」

魏丕明笑得更詭譎，說道：「是你提醒我們的，斬草要除根！」

老山猴情知已難善了，頓起拚命之心，猛可大喝一聲，一招「猴兒摘桃」疾抓而出！

那知魏丕明早有防備，一見他肩頭聳動，立時蹲身一腿橫掃出去，喝道：「你敢！」

「蓬！」的一聲，老山猴已如斷綫紙鳶，直飛到「石桌」前，砰然墮下。

難怪他對「七矮寇」畏懼萬分，敢情「七矮寇」個個身手都强他很多，可將他玩於股掌之上。

老六趙開山順手一把將他抓過，重重的把他推坐在自己身邊尖聲道：「喝！」

老山猴已不是猴子，而變成了一隻貓爪下的老鼠，渾身直發抖，哭了起來道：「你們沒有理由殺我！你們沒有理由殺我！我甚麼都給你們，爲甚麼還要殺我？」

趙開山一指「石桌」上的七杯酒，又尖聲道：「快給我喝下去！」

老山猴一面痛哭，一面端起酒來痛飲，居然一口氣就把七杯酒全乾下了。

老二楚甘泉笑罵道：「你他媽的老猴兒，誰說你量淺，你比我們會喝呀！」

老山猴自知死神已降臨，嚎啕痛哭不已。

秦天翔伸手笑道：「把那些『霹靂神彈』掏出來給我，我要！」

老山猴掏出十顆霹靂神彈放到「石桌」上，哭着道：「你們若是肯饒我一命，我願將全部財產奉送，我家中還埋有大批的珠寶……」

秦天翔笑道：「也罷，老夫破例饒你一命，你去吧！」

老山猴大喜，跪下磕了三個响頭，爬起身來拔步便向山下奔去。

奔出十幾步，忽聽身後的秦天翔長笑一聲道：「老猴兒，這東西送給你！」

老山猴聽到腦後勁風襲至，大吃一驚，慌忙斜身避開，同時右手疾招，「拍！」的一聲，將秦天翔打來的東西接住了。

東西一接在手裏，他就知道是甚麼東西，但是待想扔掉業已太遲——

「轟！」

一聲爆炸巨响，一團硝烟在他手上迸開，頓時將他整個人吞噬掉了！

等到硝烟散盡，但見那地上只留下一雙血肉模糊的腳，自膝蓋以上的身體已不知那裏去了！

七矮寇哈哈大笑起來。

年書劍皺了皺眉，搖頭太息道：「唉，他可死得痛快，眞教人羡慕！」

年長壽和年長福已知「七矮寇」的下一步就要輪到主人了，故兩兄弟緊緊衞立於車前，準備與「七矮寇」一搏。

七矮寇倒似忘了他們主僕三人，笑了一陣後，即與高采烈的飲起酒來。

年書劍忍不住大聲道：「那七矮寇，你們何時請小可喝那七杯酒呀？」

秦天翔翻翻白眼，道：「你叫我們什麼？」

年書劍道：「七矮寇！」

秦天翔不悅道：「再說一遍！」

年書劍笑道：「七矮寇！」

秦天翔大怒道：「好小子，你莫非吃了熊心豹胆，居然敢稱我們爲寇？」

年書劍哈哈笑道：「小可稱你們爲寇，是在抬舉你們呀！」

秦天翔兩眼一瞪道：「你放屁，寇者盜匪也，你罵我們爲寇，怎說是在抬舉我們？」

年書劍笑道：「你們本是小毛賊，不配稱寇，小可稱你們爲寇非抬舉則何？」

秦天翔氣得怪叫，回對「六矮寇」道：「兄弟們，現在就敬他的酒如何？」

六矮寇鼓噪道：「敬他！敬他！」

秦天翔於是斟滿七杯酒，然後向年書劍招手道：「小子，你過來吧！」

年書劍向年長壽打了個手勢，年長壽立即大步走過去，伸手自桌上拿過一隻海碗，將七杯酒一起倒入碗內，然後端起海碗「咕嚕咕嚕」的一口氣喝光。

秦天翔愕然道：「咦，誰叫你喝？」

年長壽道：「替我家老爺喝的。」

說着，又伸手到「石桌」上拿起一隻雞腿吃了起來。

秦天翔一怔道：「別吃我的雞腿。」

年長壽一撇咀道：「別小氣，一隻雞腿能值幾個錢？」他兩三口就將那隻雞腿吃下，意猶未盡的舔舔嘴唇道：「我自己的七杯酒也一起請我喝了如何？」

秦天翔道：「好，老夫先打發你！」

他再斟滿七杯酒，示意年長壽喝下，年長壽本就嗜好杯中物，此際是正中下懷，當下高高興興的又將七杯酒喝下，然後眼睛盯上桌上的另一隻雞腿。

老五韓玄慌忙以手掩住那隻雞腿，嚷道：「這是我的，不准你吃！」

年長壽輕哼一聲道：「難怪你們都長不大，原來都是小氣鬼！」

語畢，做了個「羞與爲伍」的手勢，即轉身走回去。

秦天翔跳了起來道：「混帳，你還想走麼！」

年長壽回頭笑道：「別忙，我弟弟快饞死了，你先敬他七杯酒，然後一起來解決！」

年長福一跳而至，接口笑道：「是啊！快些斟酒來，我渴死啦！」

秦天翔覺得吃虧，眨眨眼道：「哼哼，老夫憑什麼要請你喝酒？」

年長福道：「你們不打算殺我麼？」

秦天翔道：「要殺！」

年長福道：「那就不能厚彼薄此，你不請我喝酒，我死後可要變作厲鬼喝你的血！」

這樣的人，眞是大出他們七矮寇意料之外，以前每當他們向人敬酒時，被敬之人無不嚇得魂飛魄散，戰戰兢兢的跪地求饒，他們也常以此爲樂，沒想到今日碰上的這對兄弟不但不怕，而且還非喝不可，全然不把他們七矮寇放在眼裏，這可使他們大感臉上掛不住了。

可是，敬人喝「刑酒」又是他們的傳統作風，現在如不給酒喝，不啻示弱於人，他們當然不願輸這口氣，因此秦天翔雖覺不合算，也只得再佯作大方的斟滿七杯酒。年長福表現得比哥哥更跋扈，見酒斟好，竟大模大樣的擠到他的身邊坐下，舉杯慢慢品嚐起來。

不止喝酒，還吃菜呢！

秦天翔忿忿不平地道：「喂，老夫只請你喝酒，可沒請你吃菜呀！」

年長福笑道：「我家老爺身價値五千兩銀子，他那輛獨輪車是千斤黃金打造的，等下你們如殺了我們兄弟倆，還可得到一隻價値不菲的包袱，因此你們想想看，他媽的你們今天要發大財了，却捨不得讓我吃幾口菜，你到底有良心沒有？」

秦天翔綳着臉，吼道：「你等下就要死了，吃下的東西也消化不掉，何必暴殄天物！」

年長福又乾下第二杯酒，才笑道：「話不是這麼說，人要死總得吃飽再死，做餓鬼太難受了。」

秦天翔眞想一掌劈下，恨得牙癢癢道：「好了，少廢話，快喝酒！」

年長福任他催促，仍不改其慢飲細嚼，一直磨了將近一刻時，才端起了最後一杯酒。

他仍不肯爽爽快快的喝下，而掉頭大聲道：「老爺，小的要喝最後一杯酒！」

年書劍含笑道：「我知道。」

年長福好像得到某種保證，這才舉杯就唇，慢慢的喝了下去。

坐在他身左的老七魏丕明早已等得不耐煩，一見他已喝下第七杯酒，立時暴喝一聲，就地一拳擊出！

年書劍叫道：「金蟬脫殼！」

年長福上身一仰，一個筋斗，翻了出去。

「砰！」

魏丕明擊出的一拳，正中秦天翔的左肩膀，一下子打得秦天翔人仰馬翻！

年長福一個筋斗翻過之後，隨即一跳而起，看見秦天翔中拳倒下，笑得打跌道：「老小子，你莫非不長眼睛，怎麼打起自己人來了？」

秦天翔一骨碌翻，怒吼道：「老七，你搞什麼鬼！」

魏丕明又羞又氣，結結巴巴地說道：「對不起，老大，你知道，小弟不是有意的！……」

秦天翔罵道：「毛躁鬼！」

魏丕明跳起來道：「老大別生氣，讓小弟來收拾這個傢伙！」

他飄身直進，又一拳擊出！人小，拳頭可不小，而且出拳勁道十足，有一股銳不可當的氣勢！

年書劍叫道：「敲打金鐘！」

年長福擰身錯開一步，也一拳斜擊而出，打向魏丕明的腰部。

魏丕明喝聲來得好，身形右傾，左腳猛抬，以膝蓋撞開了年長福的手腕，跟着右拳再出，打向年長福的左太陽穴，避敵攻敵，均極巧妙。

年書劍大叫道：「三顧茅廬！」

年長福躬身作行禮狀，猛然右肘斜抬，撞擊對方的左胸口。

一樣守中有攻，姿式之瀟洒美妙，更在魏丕明之上！

魏丕明退開一步，避過了年長福的「三顧茅廬」之後，突地縱起身子，凌空飛踢年長福面門。

年書劍又叫道：「李靖托塔！」

年長福身形微挫，雙掌向上一托，正好托着了魏丕明的雙脚，於是順水推舟，將魏丕明推出老遠，「砰」的一屁股跌坐地上。

如果是比武較技，魏丕明這樣已算落敗，但他可不甘心服輸，跳起來大吼一聲，如瘋似狂的又向年長福猛撲過去。

年書劍笑道：「當頭棒喝！」

年長福不退反進，手起一掌，直劈而出！

「碰！」

一掌正中魏丕明的頭額，魏丕明登時兩眼翻白，面露傻笑，雙脚一軟，萎倒地上。

六矮寇面色一變，一齊站了起來。

好像六隻遽然受驚的貓兒，陡地聳背豎毛，事實上在這一瞬間，他們的確感到全身寒毛直立，他們當然也聽說過年書劍口頭指揮僕人擊敗敵人的事，但總以爲被擊敗的必是三流脚色，根本沒想到老七魏丕明會被擊敗，而且敗得一塌糊塗。

在綠林道上，他們雖不是頂兒尖兒的巨魔梟雄，却也是令人談「矮」色變的人物，數十年來，他們會過的高手也不算少，可是很少敗過，更不曾敗得如此之慘。

當魏丕明被年長福一招「李靖托塔」推飛出去時，他們還以爲那是老七的一時失手，而現在年長福一招「當頭棒喝」實實在在的打垮了老七之後，他們才知道年書劍的「嘴上談兵」果然厲害，才大大的吃了一驚。

年長福似乎還打得不過癮，拍拍手笑道：「還有哪一個上來呀？」

老六趙開山一跳而出，怒喝道：「你個狐假虎威的東西，老夫劈了你！」

話到掌到，一招「力劈華山」飆然襲臨年長福的胸口！

年書劍適時又開了口，叫道：「白鶴亮翅——左沖天炮！」

年長福如响斯應，身腰右轉，足踩寒雞步，左臂一抬一曲，倏直倏吐，便是一招「左沖天炮」打到了趙開山的右腰上。

趙開山可不含糊，只見他身形滴溜溜一轉，不但讓開了年長福的拳頭，且巧妙的反到了年長福身後，右掌五指箕張，朝他背心抓下！

年書劍急道：「倒屣相迎！」

年長福身子向前一傾，左脚倒踢上去，便聞「砰！」的一聲，正好將趙開山的一掌踢開。

年書劍再叫道：「雁落沙灘，單鳳朝陽！」

年長福前傾的身子驀地盤轉，繼之右掌由下而上，拍向趙開山左胸膛，身法輕妙，掌法神奇，眞個令人嘆爲觀止！

趙開山破解不及迫得只好往後倒縱。

年書劍及時又道：「流星趕月！」

年長福怪嘯一聲，身如脫弓之箭，疾躥而上，一拳追擊了過去。

趙開山已經縱開一丈，但是雙脚剛剛落地，忽見年長福的拳頭已打到自己鼻頭上，不禁大吃一驚，疾忙把頭一偏，同時揮掌切擊年長福的小腹。

「二郎担衫！」

年長福招式立變，旋身揮臂，很巧妙的格開了他的手掌，他自己的左掌反摑到趙開山的右頰前。

趙開山從來沒見過這樣古怪的招式，一時大感手脚無措，又只得再往後縱開。

「流星趕月！」

年長福又怪嘯一聲，像剛才那樣疾躥上去，又像剛才那樣一拳直擊而出。

說也奇怪，趙開山避過了第一次的「流星趕月」却避不過第二次的「流星趕月」，肚臍眼上「蓬！」的被擊個正着，本是後退的身子登時退得更快，直飛出兩丈開外，雙脚着地時，仍收勢不住，跌地翻了個筋斗！而一個筋斗翻過之後，他已經站不起來，抱腹跪在地上呻吟，臉色一片蒼白，好像一個卽將臨盆的婦人，正在鬧陣痛似的。

（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蕭夢喬迫走孟輕虹後，與章君佑往找孟南湖算賬，那日在寧國墩，章君佑爲黑獄門下總巡山佟岱擊傷，蕭夢喬雖餵以黑獄門療傷聖藥，但因章君佑傷勢非輕，需百日靜養，始克復元，遂在一獵戶家中賃屋隱居療傷，一座古老的巨宅中，九道十二宮主人召集屬下聚議，桃宮七號報告章君佑在一獵戶家中養傷之事後，九道十二宮主人着令猴道報告週來工作，猴道領隊說出工作過程，十二宮主人不滿，限令猴道各人在百日之內，生擒擊傷章君佑的神秘人物，否則兩罪俱發，決不輕貸，猴道領隊敬謹遵命——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黑獄

文·皋令
圖·高盧



絕谷遇紅粉　大地起風雲

這十六名猴道高手，同時向黑衣人抱拳一禮，然後轉身急馳而去。

台上黑衣人目光一轉，道：「武林盟主孟南湖，已派十名金星特使保護盲煞，並由司馬玉呋檄令泰山少林兩派搏殺淫魔章君佑，這兩人本門勢在必得，決不能讓孟南湖的計劃如願。」

於是，他命令龍蛇狗三道往擊保護蕭夢喬的金星特使，再由馬道力擒盲煞。

另派梅蘭菊竹四宮邀擊少林，春夏秋冬四宮截擊泰山，擒拿淫魔章君佑則由桃宮負責。

× ×

晚風蕭蕭，天際堆集着片片烏雲。

這等密雲不雨的天色，令人有一種沉悶的感覺。

也許這是夜雨將臨的前奏吧，但無論怎樣，在這般時辰，這等天色之下，荒涼的山道之上是不該還有行走之人的。

但出人意料的那山邊的巉崖之上，却有二人在那兒依偎着。

「兄弟！咱們明天該上路了。」

「是的，小弟內傷已愈，這個地方也不是咱們久居之處，不過……」

「不過怎樣？兄弟，你怎麼吞吞吐吐起來了！」

「我是想姊姊應該考慮考慮。」

「考慮什麼？難道，當眞要我返回黑獄？」

「這個……咳，小弟雖是初涉江湖，但也知道背叛本門是一樁十分嚴厲的重罪，因此……」

「你怕了？」

「不，小弟是爲姊姊着想。」

「爲我着想？哼，你要我嫁給那醜八怪？你要我放棄尋找我爹？告訴你，辦不到。」

這雙對話的少年男女，自然是蕭夢喬與章君佑了。

章君佑分明知道蕭夢喬辦不到，但他不能不爲蕭夢喬着想。

他倆經過一陣沉默之後，章君佑再輕喚一聲道：「姊姊……」

「嗯。」

「天下如此之大，找一個人何異大海撈針，咱們流浪江湖也不少時日了，就從未發現伯父他老人家的一點信息。」

「你說的固然不錯，但我却不能不找，難道你要我做一個沒有父親的女兒？」

「我不是這個意思，只是想姊姊應該回去向伯母問個明白。」

「能够問明白我還不問麼？不要胡思亂想了，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

「什麼事？姊姊。」

「我覺得咱們已被別人監視，今後行動咱們應該小心一些。」

「哦，姊姊什麼時候發現的？」

「前天的深夜，當我發現屋外有人之時，你正在運功療傷，我不放心丟下你，以致白白的放棄了一次機會。」

「以後呢？」

「以後也有發覺，不過那人警覺多了，我曾經兩次截擊，但一次都沒成功。」

「會不會是他。」

「你說佟岱山？」

「有可能麼？」

「有可能，但決不是他。」

「哦，姊姊根據什麼如此肯定？」

「根據身法，本門孤烟凌風身法，堪稱天下獨步，那監視咱們之人功力雖高，但較孤烟凌風還有一截距離。」

「那就不必管他了，今後咱們留意一點就是。」

「啊，下雨了，快走，兄弟。」

果然下雨了，而且雨量十分之大。

章君佑發現身側不遠有一個岩穴，遂拉着蕭夢喬向穴內奔去。

但他剛剛踏進岩穴，忽然啊了一聲道：「姊姊！妳瞧。」

蕭夢喬擧目一瞥，原來岩穴之內，竟躺着兩名屍體。

「是孟南湖的金星特使？」

「瞧他們胸前所繡的金星，姊姊的猜忖是對的，不過金星特使身手頗高，這兩人之中還有一個七星特使，那使他們陳屍此間的人，必然不是一個等閒人物。」

「不錯，咱們快走。」

「走？」

「不要誤會，兄弟，姊姊不是害怕，只是不放心于家兩位叔叔。」

「好，咱們走。」

他們奔出岩穴，冒雨向山下急馳，剛剛到達山麓，一陣兵刃撞擊聲已傳過來。

不用說這必然是于龍兄弟遭到攻擊了，他們脚下猛一加勁，如同脫弦之弩，向他們寄居的獵戶狂馳。

忽然，章君佑脚下一窒道：「姊姊！妳瞧。」

蕭夢喬向章君佑所指之處一瞥，只見兩條人影正向他們急射而來。

「啊，是于龍他們。」

來人果然是幽冥雙煞，蕭夢喬語音甫落，他們已馳臨丈外。

蕭夢喬迎着幽冥雙煞道：「叔叔！出了什麼事？」

于龍道：「我也不知道出了什麼事，不過就我猜想，那兩批搏鬥者之中，必有一批是咱們的友人。」

于龍的猜測，不能說毫無道理，但他們的身後却忽然響起一聲冷哼。

「友人，哼，他們沒有一個是好東西，現在不過是在狗咬狗而已。」

于虎面色一變道：「你是誰？」

「在下斷魂刀常戰，是你們眞正的友人。」

隨着話聲，由一塊大石之後走出一個身着儒衫的中年大漢，他向章蕭二人遙遙抱拳一禮道：「兩位必然是名滿武林的章少俠及蕭姑娘了，果然見面勝似聞名。」

章君佑微微一笑道：「好說，盲煞淫魔之名，並不見得怎樣光彩，兄台這見面勝似聞名，不知道應該如何解釋。」

常戰面色一整道：「常某此來決無惡意，何況大丈夫只要問心無愧，何在乎別人說那些是非黑白。」

章君佑及蕭夢喬同時一怔，他們浪跡江湖以來，就從未聽到過如此誠坦言語。而且這位姓常的不止是滿臉正氣，那神態之間，還流露出一股和藹洒脫神色。

章君佑急雙拳一抱道：「在下失言了，請常兄不要見怪。」

常戰道：「些須小事，章少俠不必客套，不過，正有兩批人將少俠及蕭姑娘當做奇貨，正在前面展開一場捨死忘生的爭奪……」

蕭夢喬道：「他們是誰？」

常戰道：「孟南湖的金星特使，及一批面蒙黑紗的神秘人物。」

蕭夢喬道：「九道十二宮？」

常戰道：「原來蕭姑娘也知道此一神秘組織，那就毋須在下多作嘵舌了。」

章君佑道：「請問常兄是那一門派的高人？」

常戰道：「家師上尹下琦，人稱奪命金梭。」

蕭夢喬愕然道：「朋友原來是尹家堡的，多情公子尹衍與朋友怎樣稱呼？」

常戰道：「尹衍是家師的獨子，自然是常某的師弟了，不過蕭姑娘千萬不要誤會，家師曾說他被姑娘斷去一臂是罪有應得……」

蕭夢喬道：「有這等事？這實在難以令人置信。」

常戰道：「在下說的全是肺腑之言，希望姑娘不要多疑。」

蕭夢喬略作沉吟，忽然縱聲一陣大笑道：「常大俠……」

常戰道：「姑娘有什麼指教？」

蕭夢喬道：「令師認識我？」

常戰道：「家師是否認識姑娘，在下雖是不知，但家師對姑娘的關懷，却是無可置疑的。」

蕭夢喬冷冷道：「令師爲什麼對一個素昧平生之人關懷？我傷了他的獨子，他倒對我關懷起來了，除了黃鼠狼給鷄拜年，還能有什麼解釋？」

常戰面色一整道：「家師頂天立地，豈是一個口是心非之人！」

章君佑道：「咱們不談這些，請問常大俠尋找咱們有什麼目的？」

常戰道：「常某奉家師之命，保護蕭姑娘的安全。」

蕭夢喬道：「請回復令師，他的好意咱們心領了。」

常戰道：「姑娘請相信在下，家師決無惡意。」

蕭夢喬道：「不管令師居心如何，我不想與尹家堡扯上牽連，最後我要對常大俠提出一點忠告，別再跟着我，否則我就要以敵人看待了。」

她不再理會常戰，嬌軀一幌，逕向他們寄居的獵戶奔去。

待她奔到那家獵戶的附近，目光所及，不由神色一呆。

此地的惡鬥已經結束，但屍橫遍野，滿地血腥，茅屋四週，呈現出一幅活生生人間地獄的慘狀。

這般屍體之中，有金星特使，也有九道十二宮的人物，看情形他們是兩敗俱傷，誰也沒有佔到便宜。

蕭夢喬哼了一聲，說道：「這般該死的東西，爲什麼要寃魂不散的，一直跟着

咱們？」

章君佑道：「這般人的行爲，實在令人難以理解，以後抓他們幾個，非要問個水落石出不可。」

蕭夢喬道：「咱們現在怎麼辦？」

章君佑道：「小弟先看看王大哥他們，如果爲咱們借住他的房屋而害了他，那就使咱們難以心安了。」

他奔進茅屋，高聲呼叫道：「王大哥……王大哥……」

還算好，獵戶王昌一家五口，都由地窖中爬了出來，他們沒有受到傷害，但已嚇得面無人色。

章君佑十分不安的雙拳一抱道：「對不起，王大哥，這都是小弟害了你們。」

王昌一嘆道：「在下瞧見過江湖仇殺，但像少俠的仇家如此之多，倒是少見得很。」

章君佑不便跟他解釋，只得尷尬的一笑道：「別人找上咱們，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麻煩你找幾件工具，咱們將那些屍體埋葬起來。」

經過一番整理，總算將四週的環境恢復了舊觀，王昌家裏捧來食物，他們默默吃了一頓晚餐。

這頓飯吃得十分沉悶，原因是誰都有一份心事，縱然想笑也有點笑不起來。

飯後分別就寢，章君佑始終無法入睡，因爲目前的處境像一團亂髮，他不知道如何來適應這麼凌亂的環境。

於是他悄悄起身，走出門外，踏着晦暗的月色，在茅屋前信步徘徊起來。

首先他考慮走的問題。

走，十分簡單，他隨時可以撒手一走，天地如此之大，何處不可以安身立命？只是蕭夢喬對他恩高如山，情深似海，他如若一走了之，怎麼對得起這位知己紅顏。

不走麼？環境又是如此的複雜，武林盟主孟南湖始終沒有放過他，九道十二宮也是居心叵測，這股龐大的勢力，已經使他與蕭夢喬四面楚歌，現已再半道裏殺出一個佟岱山，他實在有點窮於應付。

如果蕭夢喬返回黑獄，他勢將更難應付，但最起碼蕭夢喬是安全的，佟岱山說的不錯，他愛她就該爲她着想，不安的思緒困擾着他，這一信步所之，竟然遠離了茅屋。

此時他決定離開蕭夢喬，主意既已決定，不由吁出了一口長氣。

但他這口長氣還沒有吁完，身側忽然傳來一聲輕哼。

他愕然止步，沉聲叱喝道：「誰？」

「是我。」

隨着話聲，右側閃出一條人影。

「又是你？」

「是我，佟岱山，因爲閣下的運氣不佳，必然會碰到追魂討命的。」

「你不要迫人太甚，佟岱山，在下並不怕你。」

「哈哈……閣下如果不是憑藉女人保護，你不是早就到鬼門關報到去了？」

「好，你划下道來就是。」

「有種，跟我來。」

「爲什麼要跟你去，難道這裏不够寬敞？」

「够寬敞，只是太過接近蕭夢喬了，你如果自認是一個男子漢，就不要躲在女人的裙帶下搖尾乞憐！」

「好，我跟你走。」

「這才像話。」

佟岱山雖然面蒙黑布，目難視物，但行動之敏捷，比一個有眼之人還要高明幾分。

他旋轉身形，一躍數丈，像一隻靈猴一般，向巉岩削壁之間狂馳而去。

章君佑展開身形，亦步亦趨的緊緊跟隨着，直到一座孤峯之上，佟岱山才停了下來。

「閣下，這兒的風水不錯。」

「嗯，瞎子也會選風水，可惜尊駕還沒有後人。」

「哦，嘿嘿……這麼說閣下上次是沒有使出全力了。」

「也可以這麼說。」

「那麼今天你就不必客氣了，我相信你不會再有上次那麼好的運氣的。」

「這個尊駕不必操心，不過在動手之前，在下想知道一點。」

「你要知道什麼？」

「章某已決心離開蕭夢喬了，尊駕爲什麼一定要取在下的生命？」

「我不是對你說過麼？爲了使蕭家妹子死了這條心，你除了一死別無選擇。」

「好吧，尊駕既如此堅決，咱們只好各憑手段了。」

他隨手摘下一截樹枝，冷冷道：「動手吧，姓佟的。」

嗆的一聲，佟岱山撤出了他的長劍，口中一聲大喝，平胸疾點而出。

章君佑瞧着佟岱山的劍式，心中已然有了幾分把握，因爲他這一劍，招式够精妙，氣勢也屬不凡，但與天垓劍法相比，還是不能相提並論。

於是，章君佑一聲清嘯，樹枝化作億萬長虹，猛向佟岱山的全身罩去。

萬萬稱爲垓，天垓劍法就是一劍攻出，勢如萬劍齊發，威力之强，眞箇無與倫比。

章君佑使的雖是一截樹枝，但樹枝上却射出萬縷劍氣，縱然是八臂金剛，也難擋他全力一擊。

佟岱山出身黑獄，自然知道黑獄門的鎭山劍法，章君佑樹枝才吐，他已面色一變，同時足尖倒踩，急竄八尺，以千鈞一髮的危險程度，逃出章君佑的劍氣之外。

章君佑收回樹枝，冷冷一哼道：「怎麼，姓佟的，爲什麼不戰而退呢？」

佟岱山怒吼道：「她竟教了你天垓劍法？」

章君佑冷聲道：「不錯，有什麼不對麼？」

佟岱山道：「你可知道天垓劍法只有本門門主及繼承門主之人才能學習？」

章君佑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佟岱山道：「還有，天垓劍法只能對本門的敵人使用，你却用來對付我！」

章君佑哼了一聲，道：「你怕了，是麼？」

佟岱山大怒道：「我要稟告門主及本門的長老，姓章的，今後你只怕死無葬身之地了！」

章君佑道：「你不是要殺死我麼？如果我當眞被你所殺，一死百了，還管他有沒有葬身之地。」

佟岱山道：「姓章的，你如果有種，咱們就不用兵器，你敢不敢？」

章君佑丟掉掌中的樹枝，冷冷道：「就這麼辦，請。」

佟岱山插回長劍，說道：「很好，接招。」

此人的掌上功力眞箇不凡，一掌飛出，勁風四溢，所取的部位，全是章君佑的要害重穴。

章君佑有了上次的經驗，不敢跟他硬架硬接，身形一錯，向一側橫移五尺。

不待佟岱山換招，他右手五指一攏，以電光石火的速度，拂向佟岱山的肩井，勁風嘶嘶，直取他肩井部位。

佟岱山除了天垓劍法，對章君佑的武功可以說瞭如指掌，章君佑這一招自然傷他不到。

同樣，章君佑對佟岱山的招式極爲明瞭。

因此，他們是稍沾卽走，決不使招式用滿，一幌近百招，依然是平分秋色。

不過，如此纏鬥下去，對章君佑是不利的，因爲他們能够制勝對方的，必須靠對方的破綻與長力。

章君佑的破綻很少，但長力就較佟岱山爲差，時間一久，他必然內力不繼，那時佟岱山就可以爲所欲爲了。

他知道這一點，所以出招之際，決不敢妄用眞力，每一招擊出，大都有一點保留。

可惜的是他的打鬥經驗不够，有時佟岱山明明是一記虛招，他却非全力以赴不可。

兩百招下去了，章君佑的行動已不如適才輕捷，顯然，他內力的損耗，影響了他的行動，分明他知道這一招所攻的部位，有時却閃避不及。

因此，他受了傷，而且傷勢在不斷的增加，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勢。

最後，他終於閃避不及，被佟岱山一掌將他震得飛了起來，身形還未着地，他已經噴出了一口鮮血。

更不幸的是落身之處，竟是一個懸崖，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墮身懸崖，他那裏會有命在？

這一下，佟岱山是稱心如意了，他雖是瞧看不到，由聽覺判斷，也知道章君佑已然亡魂絕谷。

勝利的笑聲是狂放的，佟岱山在笑着，那粗豪的狂笑幾乎使山谷皆鳴。

然後，那笑聲逐漸遠去，逐漸消失，寂寂空山，又恢復了一片寧靜。

×　　×

一泓碧波，清澈見底，池旁綠草如茵，還有一些不知名的花兒朶兒。

這一塊地方已經够美麗的了，而它的周圍竟是削壁插天，形成一塊世外桃園。

這是神仙的境地，應該有神仙般的人兒。

有，就在綠草之上，碧波之旁。

她是一個紫衣姑娘，論年歲，約莫是二八年華，論長像，只能說她一個「美」字。

美，她實在美極了，每一寸地方都美，也只有用一個美字形容來得乾脆。

不過，此時她的柳眉緊皺着，像是有什麼心事似的。

也許是仙女思凡吧，那個少女不懷春？二八年華，不正是情竇初開？

這話實在不錯，因爲她身旁正躺着一個丰姿洒脫，英朗俊俏的美少年。

只可惜這位少年雙目緊閉，面白如紙，口角之旁還在淌着縷縷血絲，勿怪紫衣姑娘會愁鎖黛眉的了。

她手中玩弄着一枝野花，雙眼睜得大大的，一直瞧着那暈迷不醒的藍衫少年，幾乎經過一個時辰，這情形絲毫未變。

最後藍衫少年終於醒來了，只是他的氣息依然虛弱得很。

當他發現紫衣少女之際，他顯出一股訝異之色，口齒微動，欲言又止，因爲沉重的內傷，說話也是一件頗爲困難的事。

縱然如此，他總算醒了過來，紫衣少女的眉頭展開了，嬌靨之上，朶育着一股欣然的笑意。

她以親切柔和的口吻道：「你的內傷十分之重，雖然服過我爹的獨門療傷靈藥，仍須長時休養，一年之內，只怕難以使用眞力。」

藍衫少年長長一嘆，說道：「多謝姑娘。」

他掙扎着坐了起來，希望瞭解一下目前的環境，當他發覺四週削壁插天之際，不由訝然道：「姑娘，這是人間仙境，還是一個絕地？」

紫衣少女道：「是人間仙境，也是一個絕地。」

藍衫少年道：「怎麼說？」

紫衣少女道：「碧波綠草，四季如春，自然是人間仙境了，但如非身具超人功力，決難離開這塊土地，說它是絕地未嘗不可。」

藍衫少年哦了一聲，他的雙眼又緩緩闔了起來。

他說話不多，但已有不支的現象，伸手撐着地面，準備再度躺在草地。

紫衣少女道：「這樣不行，我助你一臂之力吧。」

她伸出一雙白如羊脂的玉手，迅速貼上藍衫少年的後心，兩股熱力，立卽分別向任督二脈所屬的經穴走去。

藍衫少年根本無法提聚眞力，只得任由那兩股熱力在經穴中游走，只是他多處經穴不通，外力通行自然十分困難。

約莫兩個時辰，紫衣少女才收回雙掌，她取出一條綉帕，抹掉額頭的汗水，然後瞑目趺坐，自行調息起來。

良久，她俏目一睜，瞅着藍衫少年微微一笑道：「餓了吧，先吃一點水果。」

谷中野生水果極多，而且實大味甘，極爲可口。

吃過水果，藍衫少年的精神好了許多，他向紫衣少女抱拳一揖道：「多謝救命之恩，請問姑娘的芳名怎樣稱呼。」

紫衣少女道：「我叫尹旋，你呢？」

藍衫少年道：「原來是尹姑娘，在下姓章，草字君佑。」

尹旋啊了一聲道：「你就是章君佑，將你打下懸崖的必然是那些什麼金星特使

了。」

章君佑一怔道：「姑娘也知道賤名？那妳就不該救我。」

尹旋道：「爲什麼？」

章君佑道：「姑娘既知在下的賤名，也必然知道在下的渾號了？」

尹旋撇撇嘴說道：「我爹說過，你是受人誣陷，哼，我眞的不知他們是什麼存心。」

章君佑道：「令尊是誰？」

尹旋道：「家父單名一個琦字，江湖朋友稱他奪命神梭。」

章君佑愕然道：「姑娘爲甚麼援救在下？」

尹旋微微一笑道：「家兄行爲不當，已受到失臂的懲罰，人沒有不犯錯誤的，少俠何必耿耿於懷。」

章君佑道：「追風刀吳平，姑娘認識吧？」

尹旋道：「他是小妹的二師兄，小妹自然認識他了，不過他已被你摘了招牌，難道你還放他不過？」

章君佑苦笑一聲道：「姑娘這麼一說，在下倒變做一個心胸狹仄的小人了，只是尊府與在下無端發生一些糾纏，說起來難免令人感到眩惑罷了。」

尹旋道：「家兄與二師兄乖張狂妄，才會發生那些不幸之事，我想今後他們會收斂一點，不要再談這些了，你好好的歇息一下。」

適才一陣談話，章君佑確已感到疲乏，尹旋叫他歇息，他便倒在地上，沉沉睡去。

這一覺他睡得香甜無比，待他醒來之時，已是繁星滿天了。

尹旋也睡了，就在他不遠之處側身而臥。

章君佑緩緩坐了起來，目光由天上的星星移到尹旋的嬌軀之上，仔細向這位姑娘打量起來。

首先他發覺這位紫衣姑娘十分美麗，如果與蕭夢喬相比，可說是春花秋月，難分軒輊，只是在神態上有所差別罷了。

蕭夢喬是一株幽蘭，有着孤芳自賞，不隨流俗的性格，因而很容易形成偏激自私的個性。

尹旋是一株牡丹，雍容富貴，落落大方，高雅而和藹，使人樂於接近。

不過這只是外表的觀察，因爲他與尹旋還是初識，相知未深，怎能遂下斷語。

不錯，他們確是相知未深，但別人却救了他的生命，而且她還不避男女之嫌，陪着他露宿荒野。

她是怎樣救他的，他還沒有詢問，但他却知道當天色黎明之後她必然會離開此地。

這已經够了，彼此素昧平生，難道還要人家在此長相廝守不成？

如果尹旋當眞撤身一走，他可能會發生一些問題，例如食物的尋取，野獸的侵襲，都不是他目前的體力所能勝任的。

想到這兒，他不由着急起來。

那麼求人不如求己，最好的辦法，是恢復自己的武功。

他多處穴道閉塞，眞氣無所凝聚，恢復武功短期必然十分困難。

不管怎麼，他仍然凝神定慮，按蕭夢喬所授的內功心法開始調息起來。

天際漸現魚肚之色，他的調息還沒有絲毫進展，弄得滿身是汗，還是半點眞力也無法凝聚。

正當他心灰意冷之際，身後忽然傳來一股熱流，他心頭一喜，立即加緊運起功來。

一個時辰之後，那股熱力收了回去，他輕輕吁出一口長氣，然後站了起來。

「謝謝妳，姑娘。」

「不必客套，現在感覺怎樣？」

「眞力已能凝聚，復原只是遲早的問題，姑娘有事儘可請便，在下可以獨自生活下去了。」

「什麼，你要攆我走。」

「姑娘言重了，在下只是不敢耽擱姑娘的正事。」

「我沒有事，而且我也不放心你一個人留在這兒。」

章君佑道：「這裏飲食無慮，有什麼不放心的？」

「哼，你太小看敵人了，如果他們要下來看你的生死你又怎樣？」

「這個……」

「不要胡思亂想了，我能够在此地碰巧救了你，就不能半道撒手不管，走，咱們找吃的去。」

這位姑娘熱情如火，說的也確屬實情，雖然最難消受美人恩，他總不能將已經得來的幸福輕輕拋開。

於是，他們像一對神仙伴侶，在這裏待了將近一年。

這一年不到的時間，他們的情感已然是水乳交融，不過他們是純潔的，雖是兩心相許，却沒有半絲越軌的行動。

在一個風高月黑之夜，他們在一起依偎着。

「君佑……」

「嗯。」

「你的傷勢已經全癒，咱們明天就要離開這裏了。」

「承妳一年照拂，使我一生，感激不盡。」

「瞧你，咱們之間還用得着感激？不過我倒有點担心。」

「担什麼心？」

「圖謀於你的人如此之多，當你再度出現江湖之後，麻煩可能會接踵而來。」

「兵來將擋，水來土淹，怕甚麼？」

「話不是這麼說，咱們總不能與天下武林爲敵。」

「依妳之意呢？」

「依我說，你不要再獨個兒闖蕩江湖了，跟我去尹家堡，就可以擺脫那些是非了。」

「如果令尊不同意咱們呢？」

「不會的，爹最痛愛我，何況咱們一年相處，我也不會再嫁給別人。」

章君佑道：「好吧，得妻如此，我還有何求。」

他們翌晨離開相處一年的幽谷，兩人都有一份重見天日的喜悅。

但，尹旋的預言，却不幸而言中，他們剛剛出現江湖，麻煩果然就找上了他們了。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蕭逸·著　盧令·圖

冬眠先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柳青嬋久候柳鶴鳴不歸，猜忖已凶多吉少，遂偕義僕田福投奔天一門，詎知甫離家不久，便被過之江截獲，柳青嬋自知萬非其敵，以其無辜枉死，何如努力求生，俟機報仇，是以運用機智，用話扣死過之江，遂能逃過這一刼難，過之江心雖不忿，但爲恪守信譽，只好悻然而去。天一門自前任掌門去世後，因現任掌門雷昆不問外事，日趨式微，偌大的一個門派，目下只賸下四人，那日雷昆突離開丹房，對劉洪二位長老說參悟禪機，知天一門面臨魔難，並指出山後上代陵寢處遭受風煞給他們看——

卜知滅門禍　預留復興人

劉，洪二位看了一眼，不明所以。

雷昆却面色蒼白，又嘆了一聲道：「大禍臨頭，不好！不妙了……」

劉長老道：「掌門人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雷昆一雙眸子微微一閉道：「烏雲罩頂，久旋不去，必將有禍，血光迸現，殺襲祖陵，天一門當再啓殺刼，只怕滅門大難將至——二位師兄弟，你們還不收拾收拾逃命去吧！」

二長老登時嚇了一跳！

「這……這可是當眞？」

洪長老全身一陣子戰抖，差一點坐倒了下來，嘴裏一個勁兒的哆嗦道：「這，……這……」

雷昆四下看了一眼道：「小魁子怎麼還不回來？——」

他强自鎭定了一下，目注劉，洪二位道：「你們還怔在這裏幹什麼，莫非當眞要死在這裏麼？」

洪長老一驚，道：「是……」

劉長老怔道：「只是掌門人……？」

雷昆面色凌然道：「我是天一門的罪人，抱定此身應刼，倒要看看對方是怎麼一個來路……」

「大難先知。」他內心感慨萬千，一時眞不知從何說起！

頻頻嘆息着，他遂即又說道：「……小魁子……這孩子，我還有許多話要關照他……」

說完他轉過身來，看向劉，洪二位，呆了一下！眸子裏現出了一片淚光，紅木杖用力的在地上頓了一下，遂即向後院轉身自去。

洪長老一拉劉長老道：「快走——」

二人剛剛跑轉出正面堂廳，可就看見方富魁背上揹着一個竹簍，兩手上提着很多東西，正自一步步拾階而上！

洪長老道：「這小子——」

來人方富魁二十四五的年歲，一身青粗布衣褲，足踏草鞋，這麼冷的天，他僅僅外面罩着一件豹皮背心。

純樸敦厚的一張臉，看上去絲毫沒有浮單不實在時下少年的習氣！也許是平日慣走山野，伐木開煤，練就出一身結實的肌肉——

他的輕功顯然不錯！

否則的話，萬萬不會在揹負着如此多東西之下，又自如此矯健！

上千級的石堦，不大會的工夫已來到了頂頭！

一進門，看見劉，洪二老，他忙把手上東西放下，抱拳見禮道：「師伯師叔，有勞久候！」

劉長老道：「我的酒呢！」

方富魁雙手捧起一個瓷罎，趨前道：「爲了這罎酒，弟子多走了五里路，是在柳葉軒買的，師伯你嘗嘗看，這是陳年的花彫！」

劉長老伸手接過來，立刻臉上帶出了

笑紋。

天塌下來他都不在乎，只要今朝有酒——這就是他的處世哲學！

洪長老却着急的道：「你這孩子——掌門人找你有重要事呢，還不快去？」

方富魁吃了一驚，慌不迭的向後院步入。

劉長老抱着酒喜孜孜的坐下來，正要找東西倒酒，洪長老大急的道：「你是怎麼回事，掌門師兄的話你沒聽見麼？」

說着用力的拉他站起來。

二人走幾步，劉長老用力的摔了洪長老的手！

洪長老一怔道：「怎麼回事？」

「要走你走——我是不走！」

說着，他在一椅子上坐了下來。

「你……你眞的想死？」

「死？」

劉長老開了酒罎子，先喝了一口，大叫一聲：「好酒——」才把一雙眼睛瞟向洪長老——

「沒見過你這種傻鳥——隨便幾句話，你就當眞！」

「咦——你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你他娘眞不懂還是假不懂？」

「這……？」

洪長老顯然不知所措，有置身五里霧中的感覺！

「我老實跟你說吧！」劉長老左右看了一眼，聲音放小了道：「老雷這一套騙得了別人，他却是騙不過我劉天柱！咳！他打的是好如意算盤！」

「什麼如意算盤？」

「傻鳥！」

仗着他是師兄，再加上平常愛喝上幾口老酒，劉長老一向是口無遮攔！

現在他又展示出他的獨到見解——

「你想想看！」劉長老說：「現在門裏就我們三個長輩，天一門這份產業能值得上多少？你算過沒有？」

「這個……這一點我倒沒想過！」

「你沒想過！你這種傻鳥還能想什麼？我告訴你吧！」

說着他伸出了五個指頭！道：「值這個數！」

「五千萬！」

「五百萬！」劉長老哈哈笑着道：「五百萬兩銀子！你想想看，是不是個小數目吧！」

「這……你是說……？」

「老雷想用兩句話，把我們倆個給嚇唬走了，這份家當他可就跟小魁子兩個獨吞了！」

「嗯——你這麼一說，好像眞有點道理似的！只是小魁子……」

「他當然離不了小魁子——你沒看見嗎，平常兩個人親得不得了，誰要說小魁子不好，他娘的他就第一個生氣，好像你我反倒成了吃閑飯的了！」

洪長老皺了一下眉，道：「我看雷師兄還不至於——」

「不至於屁——你要走你走，我是不走，反正生是天一門的人，死是天一門的鬼——」

身子往後面一靠：「咳！我不該走，看看誰能夠用八抬大轎，把我老人家抬出去？」

洪長老軟了。

擠了一下他那對小眼睛：「這麼說，掌門人是有意唬咱們的？」

「那還用說！」劉天柱冷笑着說道：「你想呀！天一門到了什麼節骨眼了，還能有什麼大難？娘的！總共三老一少，還能在江湖上起什麼浪？與什麼風？誰還犯得着給我們過不去？這不是雷昆胡謅是什麼？」

洪長老頻頻點頭道：「有理——聽你這麼一說，是有點道理！」

「老弟，你到底年輕幾歲，跟着你師兄跑，咳！錯不了，咱們再耗上個三年兩年，等着老雷不行了，咱們就賣房子，到時候，他小魁子敢說一個不字，我就拿門規制他，他嗎，他連屁也不敢放一個！」

洪長老頓時心花怒放，先前的恐懼一鼓腦的拋置在九霄雲外！

劉長老嘿嘿一笑，站起來道：「來吧，兄弟，昨天晚上我鹵了一隻鷄，咱們喝酒去吧！」

×　　×　　×

方富魁神情張惶的來到了後院丹房！

只見房簾高捲！掌門人長髮披肩，盤膝高坐雲牀，他身前置着「天一門」的鎮山之寶「雷音劍」！正自用一塊布巾，細細拭着劍鞘上的塵灰。

這口劍自從雷昆接事以來，還從來沒有施用過，那麼今天破例拿出來，當然展示出事態的不比尋常！

「你來的正好——」雷昆一眼看見方富魁點着頭道：「進來！」

方富魁步入行禮站定！道：「師父找我有事？」

「有一件大事，你坐下！」

方富魁應聲坐好！

雷昆徐徐道：「時在辛亥，烏雲罩山，不出七日，衆死一生……」

微微一頓，他感慨萬千的嘆了口氣接着說道：「——紅雲祖師爺在六十年以前，竟然算出了今日之不幸，誠乃不可思議之異數也！」

方富魁怔了下，道：「師父請說明白一點，莫非有什麼不幸的災難要降臨在天一門中不成？」

「你說的不錯！」雷昆緩緩的接口說道：「為師靜中參悟，得悉大難將臨，醒轉之後，亦以六合神算，起了一課，證實大禍將在眉睫，本門氣數已盡——誠天意也！」

「師父……你老怎麼說？」

雷昆長嘆一聲道：「我適才已經知會了你兩位師伯叔，只是默察他二人晦透頂門，只怕難逃大難，倒是徒兒你神英內蘊，或可躲過這一刼數也未可知，是我返回丹室，找出前人手本，意外發現到紅雲祖師爺早在甲子以前，就已算定了今日遭遇，可見天意使然……」

說到這裏他頓了一下，緩緩的道：「處理非常事，當非常人，紅雲祖師爺有衆死一生之語，顯然說的就是你——只是為師神課中顯示敵人，竟是本門開創以來從所未見的大敵，加以課上顯示對方功力而言，只怕當今天下也少有其四，為師不敏

，苦思再三，竟然不知此人路數！」

方富魁驚愕道：「莫非沒有化解之法麼？」

雷昆連連搖頭道：「沒有——如果為師卦上顯示屬實，只怕非只本天一門難逃大難，而整個江湖武林，都將難以逃過這步大刼，受難者難以數計！」

方富魁不禁為之一時隍然！

雷昆道：「我剛才已按你庚辰八字，再起一卦，得悉你竟是大難中，絕少吉人之一，過此大刼之後，來日不可限量，足見為師一雙老眼認人尙眞！本門雖罹大刼，能够保持你這一條伏脈，尙屬不幸中之大幸……小魁子，來日本門之復興大業，可全在你雙肩之上了！」

方富魁霍地站起，道：「待弟子將山門關了，護送師父與二位師伯叔先到後山躲上一躲吧！」

雷昆搖搖頭道：「在刼難逃，不可强求倖免，否則必遭更大之不幸——時已不多，小魁子，我有幾件重要事要交待你，你要仔細聽，不許打岔！」

方富魁黯然垂下頭來，恭應了聲：「是——」

自從前掌門人去世以後，他全賴雷昆一手栽培，雷昆似乎與他特別投緣！

人人都認為雷昆是個無所作為，跳出三界作出世奇想的老廢物！

然而方富魁却在他身上得到了極多好處！

這些年以來，雷昆已把一身武功造詣傾囊傳授，誰也不會想到這個整天開煤砍樹的小夥子，竟然是「天一門」中最成器的一個弟子。

正因為如此，雷昆却要決心保全這個弟子了！

恩念着這一頓患難相隨的日子，師恩如山，方富魁內心之痛楚可想而知！

他誠然是個胸懷大志的人！

在私情上來說，他萬難割捨雷昆這一位良師，在公義上來說，他却又必須肩負起振興復門的大業！

在萬般猶豫的心情之下，他選擇了後者，含着滿眼的眼淚，他恭聽着師尊的教誨！

雷昆雙手把擱置在面前的那口「雷音劍」拿起來，遞與方富魁道：「這口劍你收下！」

方富魁單膝跳下地，把寶劍接在了手裏。

「記住，這口劍是本門鎮山之寶，萬不可遺失，他年重振天一門聲威，也全仗你這個人和此一口劍了！」

說話時他眼皮一連跳動了幾下！——

雷昆手搯秘訣，面色微變道：「大難將臨，本來還有些話要告訴你，只怕來不及了！」

他伸手拿起了一個布包道：「這裏面是三本秘笈，以及紅雲祖師留下的一本劍譜，你留下來，就此去吧！快！快！」

方富魁接過來，一時呆住！

雷昆嘆息着道：「你切記住，來人必是當今邪道第一高手，你千萬不可意圖抵擋，否則必罹殺身之難，那時天一門誠可說是眞正的完了！」

「只是師父……弟子……」

「你隨我多年，應該知我性情為人，不必作小兒女姿態，就此去罷！」

方富魁雙膝跪地，實實的向雷昆叩了三個頭！

雷昆道：「到前面看看你師叔師伯走了沒有！如他二人執意不去，也就由他們去吧！」

方富魁應了聲：「是——」

他抬頭注視，發覺到師尊那張臉，竟是出乎意外的鎮定，非但沒有絲毫傷感，却像別有一像種欣悅的心安理得模樣！

他知道掌門人這份常人不及的鎭定功夫，乃是他十數年修心養性所及，實在令人欽佩！

雷昆見他仍還不動，不禁面現怒容道：「為師以本門復興工作相託，你却這般不動於衷，果眞有了失閃，只怕九泉下歷代宗師，俱都不得饒恕於你，快快收拾一下，下山去吧！」

方富魁不禁陡然一驚，深深打了一鞠躬，目含痛淚道：「弟子謹記師尊教誨，誓當以有生之年，不負所託，只是仇人面貌不可不知，弟子打算親自目睹此一切應驗之後，再離開本山！」

雷昆原已雙目下簾，聆聽後陡然睜開道：「不可——你的定力不够，快快走吧……快去，快去……再不走，可就來不及了！」

方富魁見雷昆說時聲宏音厲，儼然在急怒之中。

相隨多年，他還是第一次見師父如此對人，想知必事機緊迫，當下那裏再敢多言？

再打一躬，他匆匆轉身步出！

廊子裏陡地起了一陣冷風，方富魁禁不住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

他心裏一驚，忖思着可能眞如師父所料，茲事體大，那裏再敢掉以輕心？

揣着一顆忐忑的心，他快步來到了自已房內，把幾套換洗衣褲，連同着師贈的雷音劍，以及幾本經譜包成了一個布包。

頭上戴上一個斗笠，把幾兩碎銀揣入懷內，他匆匆來到了前院！

前院堂屋裏亮着燈！

劉，洪二長老正在燈下對飲！

儼然一副悠然太平姿態——那裏像是逃命模樣？

方富魁心中一驚，大步走進來。

劉長老一眼看見他，睜着一對紅眼，道：「小魁子，來！來——喝兩盅！」

方富魁驚愕的道：「二位老人家眞是好興頭，掌門人沒有關照二位麼？」

洪長老嘻嘻一笑道：「掌門人是說笑話，我們不信，來！來！小魁子，給你師叔斟上一杯酒！」

方富魁怔了一下，喝道：「不好！看他二人模樣，當眞是不想要走的樣子！這便怎麼好？」

心裏想着，他就正色的道：「二位前輩快收拾一下吧，不要再喝了！」

說着就去收拾桌上的酒菜，不意却被劉長老用力的按住了他的手。

「你幹什麼？」劉長老翻着一雙小眼，滿臉不屑的道：「你以為我會相信那些鬼話？你師父他怎麼不走？」

「他……？」方富魁目含痛淚道：「

掌門人是職責所在，不得不以身應刧，二位前輩却是大可不必！」

劉長老忿忿的道：「去你的，要走你走！」

「師伯，你老這是——？」

「是你娘的頭——」

劉長老大概有了七分的酒意，說話也就越無忌諱，他大聲的道：「我是天一門輩份最高的長老，就連掌門人也得稱我一聲師兄，你這王八蛋算什麼玩藝，我說不走，就是不走，你去轉告掌門人，祖上這份產業，他別打算獨吞！」

說完撕下一隻鷄腿來，大口的嚼着，又灌了一口酒，那張紅臉上閃爍着一片凌人的凶光，大有一言不合，卽要動武的模樣！

方富魁這時才明白眞像，一時怔了一下，想到掌門師尊一片好意，反倒落得遭人疑忌，心中極是不平。

奈何二位長老雖是無名之人，輩份却尊，他們說不走，自己也無能相强。

當下長嘆一聲，站起來道：「掌門人一番好意，想不到二位前輩，反倒誤解他老人家，掌門人神算屢應不爽，這一次更不例外，弟子奉勸二位老人家回心轉意，卽刻隨弟子下山便了！」

洪長老冷笑道：「他爲什麼不走？」

方富魁道：「掌門人職責所在——」

劉長老岔口道：「既然這樣，我二人也是職責所在，你不必多說，快滾——」

方富魁又愣了一下，當下伏地深深的叩了個頭，目含淚光站起，道：「既然這樣，弟子告辭了！」

洪長老嘆道：「小魁子呀，我看你還是不走的好！」

方富魁說道：「弟子蒙掌門人以重責相託，非走不可，二位老人家，請多多保重！」

說罷，又拜了一拜，遂卽轉身掉頭而去！

× × ×

方富魁不知是怎麼回事，忽然繞了彎兒，由側門步出——對他來說，完全不是他的本意，可見得鬼使神差，冥冥中自有安排！

心裏啣着對二長老的遺憾，他不勝傷感的步出天一門院牆之外。

牆外是一道登山的石階。

石階的寬度僅可容雙人併行。

方富魁由側門步出，一路順着石階向山下行走，由此下看，正可見天一門面對石階的巍峨大門！

這時天色近晚，暮色蒼冥中，响起了一天的鴉噪，暮色、穹蒼、鴉羣，交織成一天的惆悵！

方富魁不禁對着這卽將離別的師門，感到萬分的難以割捨——

他下意識的向着那座巍峨大門！

豈不知一望之下，使得他怦然一驚！

夜色暮靄裏，一個人正自面對「天一門」佇立着！

那個人瘦長的軀體，畢直的立勢，就像屍體一般的僵硬。

方富魁只看見他一個側面，覺出來人那張臉，是超越時下一般人的蒼白。

他衣飾怪樣——單薄的半截白衫，顯眼的是上面那閃閃有光的金鈕扣！

一條十分寬大的黑色褲子！

黑油油的一叢短髮，緊緊貼壓在前額上！

這個人給人的第一個印像，簡直就不平凡！

一種恐怖的心理作祟，陡然由方富魁內心潛昇而起！

「莫非這個人就是……？」

他頓時停住了步子——

那個人已然邁進了天一門的大門。

方富魁禁不住心裏感到一陣悚然，直覺告訴他說，這個人，正是天一門滅門的大敵！

他回頭走上幾步，跳上一堵山石。

含着一腔悲憤，激動，傷感，他緩緩的坐下身子來——

他必須要耐下心等待着證實這件事情的發生！

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過於斯！

× × ×

「冬眠先生」過之江在殺害柳鶴鳴，大鬧大名府台衙門，以及再臨「青竹堡」，邂逅柳青嬋主僕之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身法，來到了「天一門」，在時間上來說，顯然要較諸柳青嬋主僕快了許多！

儘管如此，他仍然慢了一步。

如果他能早到一步，「天一門」這塊唯一的瑰寶，未來光大門戶的弟子方富魁的命運，可就十分難以安排了！

一步前後之差，方富魁竟然安然脫險，誠天意也！

× × ×

院子裏那般的蕭條！

客堂風「颼颼！」的由兩面廊子裏穿過來！

「冬眠先生」過之江抬起頭，打量了一下那塊「天一門」的金字大匾，面上不着表情！

堂屋兩扇大風門緊緊的關鎖着——這證明劉、洪二長老儘管嘴裏一千個不在乎，心裏多少也犯了一些嘀咕，要不然這兩扇堂屋大門通常他是不上鎖的！

這又能有什麼阻攔的效果？

冬眠先生緩緩的伸出一隻手掌——那隻手在他有意使它成爲一把「刀」的作用時，它果然就像是一把刀了。

順着門縫向下一按，一落！

碗口粗細的一截門栓，竟然齊中一折爲二，接着輕輕一推，兩扇門就大開了。

堂屋內點着兩盞燈！

這兩盞燈，是無論如何都點燃不熄滅的，因爲它是「長生燈」，是置在長生案上的！

案子上列着「天一門」開派以來，列祖列宗的神位！

過之江似乎暫時無意侵犯！

蒼白的臉！

慘綠的燈燄——

凌人的殺機——

他四週打量了一眼，遂卽邁越過通向內室的門坎，一逕的向中堂步入！

廊道裏滿是枯朽的殘枝敗葉，左右兩處來風，迫使得它們在地上打着旋兒！

抬起頭！

越過這扇窗！

可就看見了劉長老洪長老！

兩個人像是昏天黑地般的仍在灌着黃湯！

門是緊緊的關閉着。

然而，白衣人過之江進來的時候，它竟然自然而然的啓開來！

透門而入的風，立刻把房裏四盞高脚燈吹熄了兩盞！

洪長老驚叫了一聲，乍一抬頭，登時酒醒了一半！

房子裏已多了一個人——

像過之江這種人，如果，乍然一見面的話，不給人以驚異的感覺，那才叫人奇怪！

洪長老就像見了鬼似的叫了一聲，他雙手一按桌面，全身已飄出了丈許以外！

「誰？」

「我——」

問的乾脆，答得更乾脆！

劉長老這時酒也清醒了一半！

他跨過一張椅子，用着不勝驚嚇的眸子打量着對方，補一句道：「你是誰？」

「我是我！」

洪長老身子一轉，又到了門前，他伸手摸了一下敞開的門沿，才赫然發覺到木栓其中而折，一如刀斬。

妙的是來人手上沒有刀！

奇人奇事，叫人不得不刮目而觀！

劉長老的「百步劈空掌」有九分的火候，洪長老的「雁翅切手」也非等閒！

他們兩個人儘管說是好吃懶做的閒人，可是到底是「天一門」上一輩的正統弟子，身手自非等閒！

來人的確不是好相與，只要一眼就可以看出來！

劉長老身子向下一矮，雙掌合叩道：「你報上個名兒吧，天一門豈是你能撒野的地方！」

過之江哈哈一笑道：「足下可是天一門掌舵把子的人？」

劉長老道：「掌門人是我師弟，我名劉天柱——」

手一指洪長老道：「這是我師弟洪同，相好的你有什麼話，只管跟我們哥兩個說就是了！」

「跟你們只怕說不着！」

洪長老站在他身後面，早蓄勢以待，聽了這句話，不禁心中大怒，嘴裏一聲叱道：「好小子！」

身子向前一縱，已到了來人身後！

由於冬眠先生過之江一上來的聲勢，已顯示出他是一個不可輕敵的對手，是以洪長老從心眼裏就不敢輕視他。

他身子向前一欺，用「金豹觀掌」的重手法，猛的照着來人過之江的兩肩上搭來！

洪長老這一次可是眞正遇見對手了。

就在他的兩隻手，眼看着已將搭在來人雙肩的一刹那間，他忽然感覺到由對方雙肩內，驀地滋生出一般無名的內勁！

這股勁力，使得洪長老的一雙手，平空間遭遇到了阻力，那雙拍下的手掌，感覺上就好像是拍在了一雙脹滿了氣的皮球上似的！

洪長老心中一驚，足下踉蹌了一下！

動手過招上，這就叫露了破綻！

來人「冬眠先生」過之江，端的是一身鬼神不測的身手！

洪長老身子退了一步，猛然間覺出一股絕大的吸力由對方身上傳過來！

這股力道，無形中竟然使得他後退不得。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洪長老驚魂欲飛的一刹間，對方來人已然轉過身子來，洪長老方自覺出身上一鬆，對方白衣怪客一隻平出的瘦手，已然橫掃出去——

「波！」的一聲！

起先是一道裂口，緊接着是爆開來的一朶血花！

大股的鮮血，由洪長老咽喉裂口處湧出來，就像是缺了堤的河水一般。

洪長老身子畢挺挺的向着後面倒了下去！

在此同時，過之江身軀比閃電還要快的閃了一閃，已迫近到劉長老身前咫尺之間！

劉天柱幾乎嚇得脊椎發軟！

他啞着嗓子大叫了一聲，一雙手掌用「連環進身掌」的打法，「拍！拍！拍！」一連拍出了三掌！

過之江身軀不動，就在他三掌來到的同時，他身子扭轉着如一條蛇般的靈活！

妙，劉長老三掌，看上去似乎都打實在了，其實全數打空，三掌落處，全是對方身子凹陷之處。

劉天柱暗道了一聲不好！

身子霍地向後一倒，點足就退！

慢了一步！

姓「過」的殺人，確是有一套！

最妙的是他永遠給對方出手的機會，但是只一招，如果你一招不能得手，能够活命的機會渺乎其渺了！

劉長老退後的身子快！

姓過的手更快！

一退一追，只聽得「篤」的一聲！

這一次不再是喉管，而是腦門正中！

過之江一根手指，就像劍般的鋒利，深深的扎入到劉長老的前額腦門之內！

拔出手來，標出來的不是紅的血，而是白的腦子！

劉長老繼洪長老之後，身子一翻就倒了下去！

兩個人，兩條命，就是這麼回事！這麼簡單！一照面的當兒，雙雙完蛋！

過之江抬起一條腿，把橫在面前劉長老的屍體踢了個翻身！向前跨出一步！

他身子定下來，那雙耳朶前後聳動了一下——

「聽覺」似乎是他一種極爲突出的感觀之一！

在他凝神屏息靜下心來聽察的時候，十數丈方圓之內，一片落葉，一瓣飛花，也逃不過他的耳朶！

現在他已經可以斷定，十丈方圓之內，再也沒有第二個生人！

的確有點出乎他意料之外。

想不到偌大的一個門派，僅僅只有兩個武技並不突出的老人！

他緩緩步出這間屋子！

當空是一輪冰盤般的皓月！

皎潔的月光，隨着冷冽的夜風襲過來

任何人在初一接觸到這股風力時，俱會情不自禁的打上一個寒顫！

然而這個人——「冬眠先生」過之江，好像天生是來自寒冷的世界！

他的血一定不是像常人那般是熱的，可能早已經被寒冰所凝固了！

寒山夜月裏看上去他益加的恐怖！

「天一門」前院一共有三進院落！

過之江每踏入一進院子，不須要逐屋的去尋找，只憑着他的聽覺官感，就可以斷定有人沒有！

一個活着的人，不可能沒有一點聲音！即使你睡着了，也會有呼吸聲音！

即使是輕微的呼息聲音，也不會逃過他的耳朵！

他顯然有此自信！

前三進院子，就在他聽覺之下，證實確是沒有生人，現在，他踏入到第四進院子！

——也是最後的一進院子！

他足下方自一踏進這院子，立刻就覺出有異——

他鼻子裏立刻聞出來一股檀香的氣息！然而他的耳朵雖經仔細聆聽之下，卻並不能聽出「人」的聲音！

過之江顯然臉上吃了一驚！

經他判斷只有兩種可能：

一種可能是這層院子裏，也同前三層院子一樣，沒有一個人！

另一種可能是有人！

如果屬於後者的話，這個人，顯然就大非尋常，起碼，是一個道力高强的修行者——

因爲他已經能如意的控制呼吸的輕重！很可能是一個丹士！

過之江身子紋風不動，看上去他直直的呆立着，像是一塊石頭一般呆板！

然而他內在裏，正是聚精會神的在體察入微！

憑着他極異常人的一種特殊官能，他已經確定這個院子裏有一個人！

這個人，不等他開口，卻已經先說話了！

「貴客光臨，請恕有失迎迓——失禮之至！」

話聲由西側邊一間雕刻着空花窗扇的房子裏飄傳出來！

過之江這才注意到，那扇窗子裏沒有亮燈！門上懸掛着一扇竹簾！

室內人坐在暗處，透過竹簾，向着亮有月光的院子裏看，當然是一目了然！

過之江冷森森的一笑，道：「足下何人？」

「天一門第七代掌門雷昆！」

「雷昆？」過之江顯然楞了一下道：「那麼裘風呢？」

暗中人赫赫笑道：「裘掌門已物故多年，尊駕來晚了！」

過之江道：「不晚，足下既然是今日之掌門人，那麼就找你說話！」

暗中人雷昆幽然一嘆，道：「尊駕大名？」

「過之江！」

「過朋友與裘前掌門人是朋友？」

「是寃家！」

「好！」雷昆微笑說：「多年風濕，不良於行，請恕裘某不起身來迎接——」

話聲方住，那扇垂掛着的竹簾，忽然倏地凌空盪起，嘩啦一聲，似乎一股風力激得盪了開來，而垂下的一端，正好搭在了門框上端！

如此一來，房裏房外再也沒有障碍視綫之物了！

雷昆固然可以更清晰的看見過之江，過之江卻也看見了雷昆！

由黑處向明處看，天經地義，誰都可以看見。

可是由明處向黑處看，可就不尋常，除非這個人能有像貓一樣的奇異眸子——

過之江的那雙眸子，竟然具有貓一般的特色！

當竹簾方自捲起的一刹，他已看見了雷昆其人——

那個皤皤的白髮老人，穿着一襲肥大的長衣盤膝坐在雲床上。

過之江甚至於可以看見他穿的是一襲藍色衣服。

豆大的一點螢光，發自雷昆手上，火石已經點燃了紙稔子，接着把面前豆油燈也點着了。

丹室內頓時散出了一片昏光！

過之江仍然立在原來的地方！

「足下也習過丹術麼？」

雷昆點了一下頭道：「空下了十多年功夫，仍然不成氣候！比之尊駕可就差多了！」

「你何以知道我也習過丹術？」

「哈哈——」雷昆仰頭笑了一聲道：「望之尊駕手，眼，身，步，已知有半仙之體！貴客臨門一叙如何？」

過之江道：「天一門武林大派，何以只剩下連同足下，一共三人？豈非空負盛名？」

雷昆嘿嘿一笑道：「幸虧只有三個老朽人物，否則豈非全將濺血尊駕掌下！尊駕既然具有此絕世身手，焉能嗜殺若此，眞正令老朽百思不得其解！」

「死者當死，生者當生！合乎物競天生原則！過某不過承諸天意，替天行道而已！」

雷昆黯然點頭道：「好一個替天行道！過朋友既然來了，何不進來一談？」

過之江身形微閃，翩若清風，不見他雙膝彎曲，整個身軀已直直的飄進雷昆的丹室之內！

二者距離，不過咫尺之間！

過之江身形方自落下，頓時覺出對方身軀之內，傳出一股莫大的勁力！——

這就是不容侵犯的强者姿態！

雷昆當然知道來人過之江不是易與之輩！同時也感受到過之江充沛凌人的內功的潛力！

雙方雖然未曾出手對搏，卻已經較量了第一陣！

雷昆的姿態，顯然已不似先前的從容了！

面對着過之江，他好像被一股莫大的無形力道迫着，只見他的身軀已有後仰之勢！

不過是一瞬間的工夫，他已面色赤紅，並且呼吸加劇，再過一會兒，他面頰上已沁出了汗珠！

（未完）

陰陽谷

風流一劍傳奇故事

諸葛青雲 文

盧令 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雲夢襄義助萬事空洩却多年恨，把賽玉環處死，獲得黑郎君丹元，救醒上官朗後，萬事空抱着賽玉環屍體逃入一座黑黝山洞，實踐死則同穴諾言，進洞前，遺下瀟湘三絕贈予雲夢襄，三絕分別爲役禽驅獸，奇門遁甲，消息機關，雲夢襄以仍有一天一夜時間才去純陽谷，遂利用此空暇與上官朗同參絕藝，兩人均屬天縱奇才，一學即會，依法施爲，果召得罕絕奇鳥三絕金隼，命牠往純陽谷探查秘密，一面又以石筍，擺下七曜三才陣法，要陰玉華陰素華入陣一試，陰氏姊妹遂雙雙躍身縱入陣中——

石陣困嬌娃　丹鳳戲遊龍

聽到上官朗說話尾音，陰玉華陰素華姊妹，業已進入陣內。

說也奇怪，才進那兩根石筍，便覺得當空天光，爲之一暗！

跟着便有片白茫茫的濃厚霧影，電疾似地，起自四方，使眼前世界，成爲一片渾噩！

起初，陰素華倚仗自己也曾涉獵過奇門遁甲之術，還想試加辨出東南西北！

但轉了頗久，空自轉得頭昏眼花，仍自未能辨出東南西北！

陰玉華笑道：「素妹認輸了吧，你難道沒有聽得上官妹夫說是此陣尙係具體而微的急就章，倘是盡備所有妙用的完全『七曜三才陣法』，我們恐怕不是在陣中暈倒，便是遭遇甚麼不測的了。」

陰素華因自己心力已拙，也知不能倔强，遂點了點頭，苦笑一聲說道：「好吧，那些石筍，最高的也只有三丈左右，我們且雙雙各展輕功，拔空四丈有餘，總可以見到天日吧？」

說完，首先一式「長箭穿雲」，向頭頂上空，縱起四丈六七高下。

陰玉華生恐妹子年輕氣傲，萬一有甚差錯，遂早就拿定主意，一進陣內，便與她形影不離，如今自然也和陰素華一同縱起！

孰料她們空自拔起四丈有餘，慢說天日之光，仍連一根石筍的影兒，也瞧不見！

陰玉華苦笑道：「素妹服氣了吧，奇門奧妙，畢竟非凡，雲大俠與上官妹夫，僅陰陽五行，畧加顚倒，便使我們覺得天突然高了許多，地突然大了許多，但天地之間，卻茫無一物，只是渾渾噩噩的一片空白。」

陰素華正待答話，耳邊突然聽得有人以「蟻語傳聲」上乘內功說道：「東南丈七……」

她以爲這是新婚夫婿上官朗，生恐自己難堪，才瞞着雲夢襄，以密語傳聲暗加指點。

陰素華既認定發話之人是上官朗，自然接

受這份美意，邊照指點地向東南飄身，一縱就是丈七。

但足尖尚未沾地，耳邊又聽人以傳聲密語叫道：「正南丈二……」

第一次既已聽話，第二次當然也照樣施爲，完全遵從那耳邊傳聲的密語指引。

身形才到正南，耳邊密語又作：「略偏東北，縱出一丈……」

陰素華在忽而東南，忽而正南，忽而東北地，飄身亂縱，陰玉華始終形影不離，跟隨在妹子身側！

方位又到第三次上，陰玉華因忍不住心中驚詫，失聲叫道：「素妹，你像隻猴子似的，來回亂蹦則甚？難道你突然觸動靈機，看出這『七曜三才陣』的門戶妙用了麼！」

陰素華笑道：「玉姊如今不必多問，你只隨我一般動作，可能再像猴子似的蹦上三四次，便跳出大堆石筍的了！」

邊自說話，邊自足不停地，忽而正西，忽而又改往正北。

這種情況，自然是她耳邊密語，也未停止，仍在對她指示。

果然，在轉變方位到第六次上，身形才一縱出，眼前便覺一亮！

眼前既亮，自然是見了天光，換句話說，也就是出了那利用大堆石筍所佈的臨時陣法以外。

但陰素華在陣中時，並不呆滯，一出陣後，反到呆呆發怔！

陰玉華訝然問道：「素妹，你……你突然發怔則甚？」

陰素華吶吶說道：「我……我……我是怎麼出的這座『七曜三才陣』？……」

陰玉華「咦」了一聲道：「素妹適才忽而東南，忽而正南，忽而東北的那樣繞來繞去，難道只是巧合，並非悟出了陣內的奇門生尅之道麼？………」

陰素華玉面飛紅地，苦笑答道：「我是鈍根，何來頓悟靈氣？剛才的繞行步法，只是受了高明指點而已！」

陰玉華越發驚奇道：「受了高明指點？我爲什麼沒有發現陣中另外有人，那位指點素妹的高明人物，又是誰呢？」

陰素華道：「我本來以爲是明哥對我體貼，不願使我困陣中，臉上難堪，遂特意暗加指點……」

陰玉華聽至此處，接口問道：「素妹猜得對，上官妹夫應是第一可能人物，但聽你適才口氣，莫非不是他麼？」

陰素華掀着嘴兒道：「哼，怎會是他？他的人在哪裏？」

陰玉華被陰素華一言提醒，立即閃動目光，察看四外。

一看之下，方知「滄海巫山」雲夢襄，「玉面鬼谷」上官明等二人，業已不在眼前，難測去向！

陰素華等陰玉華向四外掃視一週以後，柳眉微蹙，苦笑一聲說道：「姊姊看見了麼？明哥與雲大俠不知何去？則那對我耳邊以傳音密語，加以指點之人，却是那個？爲何他對明哥雲大俠剛剛互相研究，新有心得的『七曜三才陣』，竟能如此熟悉，只消指點數語，便可使我們脫困而出？……」

陰玉華略沉吟，揚眉說道：「素妹不必過份驚奇，我認爲原因有二，第一，此陣只是臨時湊起，具體而微，變化並未全備，各種陰陽五行等生尅妙用，自難充份發揮！第二，是你與雲大俠，上官妹夫等，把『七曜三才陣』的名兒叫出，被人在旁聽去，否則，他身在陣外，對陣中一切門戶方位，便難於這快參透！」

陰素華聽得連連點頭道：「姊姊這種推測，雖然相當有理，但我們所面對的兩項問題，仍相當難於解答！」

陰玉華道：「那兩項甚麼問題？」

陰素華應聲答道：「是兩個『何』字，一個『何人』？另一個『何去』？」

陰玉華自然懂得陰素華的語中之意，眼珠微轉，皺眉說道：「關於『何去』的問題，委實令人無法猜測，不過據我所料，上官妹夫與雲大俠必在近處，不會去遠……」

陰素華道：「姊姊這樣說法，豈非對於『何人』一項問題，業已有答案了？」

陰玉華搖頭說道：「答案從何而來？我且試上一試，看看這位隱形高人，願不願意現身與我們相見？」

話音一落，竟眞氣微提，施展內家上乘傳音及遠神功，朗聲叫道：「方才是那位高人，從旁指點，幫助我姊妹脫困！請不吝現身，容陰玉華，陰素華姊妹，拜謝盛意好麼？」

陰素華似乎莫明其妙地，不住皺眉搖頭，等陰玉華語音告一段落，方自訝聲問道：「姊姊，適才救我之人，分明就在左近，輕輕一呼，亦可聽得，姊姊何必還大費心力，施展傳音及遠神功則甚？」

陰玉華笑道：「古人推重能一箭雙雕之人，我如今却想作一呼雙喏之輩！」

陰素華恍然道：「姊姊是想令明哥及雲大俠也聽得你蘊有內家眞氣的送遠呼聲？」

陰玉華「嗯」了一聲，頷首笑道：「假如我所料不差，則最多在叫到第三聲，便應該產生反應！」

話完，第二次略提眞氣，傳音叫道：「陰玉華再度請求適才那位高人，莫如天際神龍，難睹首尾，且容我姊妹當面拜謝如何？」

語音了後，四外裏仍自寂然，毫無反響。

陰素華苦笑道：「姊姊，你別再白費氣力了，人家若是肯見我們，早就現身，何必等你幾度傳音，一請再請！」

陰玉華仍不死心，第三度提足內家眞氣地，施展「千里傳音」功力，高聲叫道：「那位高人……」

這回不同，有了反應！

陰玉華「那位高人……」四字才出，便聽得遠遠有人接口答道：「玉姊，你是在找那位高人？」

不須多問，僅僅從「玉姊」兩字的稱呼之上，業已知道答話人的身份，定是「玉面鬼谷」上官明。

果然，隨着答話之聲，上官明的英挺矯捷身影，便自遠遠奔來，飄身而至！

陰玉華陰素華姊妹二人，看見上官明只是獨自趕回，不禁相望一怔！

上官明人到近前，看見陰家姊妹，也是一怔！

陰玉華陰素華姊妹發怔之故，是由於上官明只是單獨回來，不見雲夢襄踪影，並且他的來處，不是意料中的純陽谷方向。

上官明發怔之故，是發現業已進入自己所佈「七曜三才陣」陰家姊妹，居然脫困而出。

既然雙方都在發怔，自然雙方都想詢問究竟？

於是，一聲「玉姊」與一聲「上官妹夫」，便同時脫口而出。

畢竟女孩子總比較性急，仍然由陰玉華搶先一句，目注上官明道：「上官妹夫，你們幹甚麼去了？」

陰玉華問得既急，上官明答得也快，並答得十分簡單，只是「追鳥」二字。

這句「追鳥」，越發把陰家姊妹聽得一頭玄霧，陰素華訝聲道：「追鳥？追甚麼鳥？」

上官明笑道：「別的鳥兒，和我們有何關係？自然是追那隻『三奇金隼』！」

陰素華越發驚奇地，皺眉問道：「那隻『三奇金隼』，不是已飛往『純陽谷』中，替你和雲大俠探聽秘密了麼，怎又追牠則甚？……哦，我明白了，莫非你們又發現另外一隻？」

上官明搖頭道：「這種罕世靈鳥，那裏會連連發現，我和雲兄所追的，便是先前那隻『三奇金隼』……」

說至此處，見陰素華與陰玉華均聽得滿面詫異神色，遂加解釋說道：「因爲那隻『三奇金隼』，似乎並未飛往『純陽谷』，而是中途被人捉去……」

陰素華驚道：「『三奇金隼』是否中途被人捉去，明哥和雲大俠是怎樣知曉？」

上官明道：「因爲我們看見一隻鳥籠，籠中有隻『三奇金隼』，並向我們發出求救呼聲，豈不是顯示在牠未抵『純陽谷』前，或初抵『純陽谷』時，便被人捉去，囚入籠中！」

陰玉華驚詫道：「我們已知『三奇金隼』特性，一是飛行極速，二是力大無窮，則要想捉牠，談何容易？……」

語音略頓，好似發現甚麼問題，向上官明愕然注目道：「上官妹夫，你們人在此處，怎會發現鳥籠？難道那鳥籠是從天上飛來？」

上官明點點頭道：「對了，玉姊所猜，眞是半點不錯！」

陰素華瞪起黑白分明的兩隻大眼，滿面迷惑神情地，望着上官明道：「明哥，你此話怎講？鳥籠會飛，豈非千古奇談？」

上官明苦笑道：「鳥籠自然不會飛，我和雲兄所見囚有『三奇金隼』的鳥籠，是被另外一隻鳥兒，抓在雙爪之上！」

陰素華越聽越覺希奇，失聲叫道：「又來一隻鳥兒？那是隻甚麼鳥呢？」

上官明道：「那是一隻形狀如『三奇金隼』差不許多，但却全身墨黑，體積也要大上百倍左右的罕世巨鵰！」

陰素華揚眉道：「如此說來，那隻墨黑巨鵰，是有主人的了！」

上官明看了嬌妻一眼，點頭笑道：「當然有主人，否則牠雙爪之中，囚着『三奇金隼』的那隻鳥籠，却是從那裏來的？」

陰玉華陰素華姊妹聞言之下，一齊變深眉鎖，彷彿有所尋思地，默然不語。

上官明道：「玉姊素妹，你們是在……」

陰玉華道：「上官妹夫，我來問你，你與雲大俠如今已通鳥語，若是想把那隻已具靈性，又具勇力的『三奇金隼』囚入籠中，容不容易辦得到呢？」

上官明怔了一怔，搖頭答道：「不容易，想和『三奇金隼』互相親善，交個朋友容易，若想站在敵對立場，把牠囚入籠中，却是椿極難之事！」

陰玉華道：「既然連你們精通鳥語之人，都覺甚難，那隻墨黑巨鵰的主人，却又是怎樣辦到的呢？」

上官明苦笑道：「這是個謎，我與雲夢襄兒，便是想解開這個謎兒，才雙雙去追那隻墨黑巨鵰！」

陰素華突然「哼」了一聲，在旁插口說道：「不止墨黑巨鵰和『三奇金隼』等兩隻鳥兒，一共似是四隻……」

上官明急急問道：「素妹怎說有四隻鳥兒呢？另外兩隻何在，却又是甚麼鳥兒？」

陰素華「噗哧」一聲，嬌笑道：「明哥還要問麼？就是你和雲大俠這兩隻傻頭傻腦的呆鳥！」

上官明被她罵得一怔，正待動問，陰素華秀眉雙揚，又自含笑說道：「明哥請想，那種墨黑巨鵰，不單雙翼風雲，轉瞬百里，並可以上下青冥，直上雲霄，再好的輕功，也沒法趕得上牠，你和雲大俠偏偏要追，豈不成了兩隻大大呆鳥？」

上官明苦笑道：「那隻墨黑巨鵰倘若直上青冥而去，我和雲兄當然不追，但素妹有所不知，牠不單把囚有『三奇金隼』的鳥籠，抓來給我們看，走時既飛得不高，又飛得不快，分明是引逗我們對牠追趕，我和雲兄才不甘示弱地，跟去看看！」

陰素雲道：「既然如此，明哥怎又中途折回，不曾跟到底呢？」

上官明道：「因爲我聽得玉姊用『傳音及遠』功力，發出呼聲，不知你們有甚麼變故，只好中途折回由雲兄獨自追那墨黑巨鵰……」

陰玉華蹙眉道：「雲大俠單獨一人去追那扁毛畜牲，不要又出了甚麼其他差錯？……」

上官明搖頭道：「不會出甚麼差錯，一來雲兄功力通神，一隻扁毛畜牲，再怎凶惡，他對他奈何不得，二來我於中途折返時，已與約定，追到以三十里左右爲度，過此距離，便不再追，免得耽誤時間太長，會變方掛念……」

說至此處，因將追鳥經過，業已對陰玉華陰素華說明，遂把話頭一轉，目注她們姊妹笑道：「你們審完了我，如今該我問你們了，玉姊與素妹是怎樣參透玄機，脫出那具體而微的『七曜三才陣』外？」

陰玉華笑道：「上官妹夫，你好健忘！」

這句莫明其妙，而又突如其來的答話，不禁把上官明聽得爲之一愕。

陰玉華見了他的愕然神情，不禁失笑道：「上官妹夫，你驚愕甚麼？你既是聽得我的傳音呼聲趕回，適才一見面時，又問我『找的是那位高人』，那裏還用得着再問我們是怎樣脫困的麼？」

上官明恍然大悟，道：「原來玉姊與素妹能辨清門戶，脫出『七曜三才陣』外，是受了高人……」

語音忽頓，神色一變，目注陰玉華道：「玉姊，這位高人是誰？如今何在？」

陰玉華白了上官明一眼，咀角微笑道：「上官妹夫問得多够聰明？我若知道他姓甚名誰，那裏還用得着稱他『高人』？我若知道他在甚麼地方，還用得着施展『傳音及遠』功力，大呼小叫地，驚動你麼？」

上官明碰了這個釘子，不敢再問，口中遂喃喃自語，緊皺雙眉說道：「『三奇金隼』被人捉走，『七曜三才陣』也等於是被人破去，却連對方的姓名蹤影，一點也摸不着邊，上官明呀上官明，你還稱甚麼『玉面鬼谷』？眞如玉姊適才所罵，變成了隻『玉面呆鳥』……」

陰玉華陰素華姊妹，聽了上官明這喃喃自語，正有點忍俊不禁，突然聽得遠遠有奔跑步履聲息。

陰玉華低聲叫道：「上官妹夫，你不要自言自語地，發神經了，如今有人奔來，可能就是那位擒去鳥兒，破去陣兒的高人奇士？」

上官明凝目看去，果見有條人影，宛如雲飄電掣般，遠遠馳來！

但他目光才注，便自廢然說道：「那是雲兒，怎會這快轉來，莫非追趕那隻墨黑巨鵰之事，業已有結果麼？」

說話之間，雲夢襄已到面前，陰玉華等覺得不必多問，因爲僅從這位「滄海巫山」的沉重臉色以上，已可看出他的追鳥之行，不會十分愉快！

雲夢襄身形剛落地，目光略掃陰家姊妹，便向上官明問道：「上官兄，此地出了甚麼事兒？」

上官明道：「此地並無別事，只是有位隱

形高人，對玉姊素妹，傳音暗加指示，使她們脫出『七曜三才陣』的迷蹤門戶以外。」

雲夢襄嘆道：「眞想不到我們在未入『純陽谷』前，便遇上絕世高明人物，被人家作弄得不亦樂乎……」

上官明問道：「雲兄追那墨黑巨鵰之舉，有結果麽？莫非牠在被你窮追一陣之後，竟加速飛翔，或是直上靑冥而去？」

雲夢襄點頭道：「正是如此，總算那隻墨黑巨鵰直上靑冥之前，給我留下一張紙兒。」

上官明頗感驚奇地，揚聲問道：「墨黑巨鵰雙爪之間，不是抓着那隻囚有『三奇金隼』的鳥籠麽？牠又怎能對你留紙兒呢？」

雲夢襄答道：「牠在直上靑冥之前，回頭用鈎啄向翅根一拂，便飄飄然地，落下了一張白紙……」說至此，伸手入懷，取出一張白紙，遞向上官明，苦笑一聲說道：「上官兄請看，紙上雖有字跡，却僅寥寥二語，眞所謂丈二和尚，令人摸不着頭腦的了！」

上官明接過一看，只見白紙以上，龍飛鳳舞，鐵畫銀鈎地，寫着八個字兒，道：「茲因急用，暫借尊籠！」

上官明看完，向雲夢襄問道：「雲兄，這『尊籠』二字，意屬何指？莫非是指那隻『三奇金隼』麽？」

雲夢襄頷首，說道：「照那『三奇金隼』被囚入籠中攫去的情況看來，應該是這種意思了……」

陰玉華一旁笑道：「對方既稱『暫借』，便似未含敵意，那隻『三奇金隼』也似倘有珠還合浦之日！」

雲夢襄冷然道：「此人縱未含敵意，但借用之因不提，借用之人不署也，眞實有點欺我太甚！」

語音至此畧頓，目注上官明道：「上官兄，你大概猜想不到，還有第二張紙兒……」

上官明「哼」了一聲道：「第二張紙兒，也是墨黑巨鵰所留的麽？上面說些什麽？難道也是寥寥八字而已？」

雲夢襄道：「這第二張紙兒並非黑鵰所留，乃是我在歸途之中發現，紙上字兒，雖然多了幾個，但譏嘲之意，却甚尖酸，令我有點受不住呢！」

說完，又取了一張紙兒遞過。

上官明接在手中，注目一看，只見紙上一首五言打油詩兒，寫的是：「鳥既被人捉，陣又被人破，爲問雲夢襄，是在作甚麽？」

上官明看完笑道：「難怪雲兄生氣，這首打油詩，是指名雲兄所作，倘若他把『雲夢襄』三字，改爲『上官明』，我看了也會滿腹蹩扭！」

雲夢襄的臉上怒色，與眉間氣惱，似乎逐漸淡去，終告消除。

上官明笑道：「雲兄委實修養功深，竟慢慢壓平肝火，不生悶氣了麽？」

雲夢襄道：「遇見這等厲害對手，若是心中蹩扭，生甚悶氣，根本毫無用處，反而自亂神智，我們目前最需研究的是，對方如此作法，究竟用意何在？」

上官明畧一沉吟道：「照情況說來，對方既已擒得『三奇金隼』，根本無需要致函說明暫借，故而小弟覺得他那第一封柬帖，似乎並未含有惡意？」

雲夢襄道：「我承認上官兄的分析有理，但不明白的是，墨黑巨鵰爲何不於初見面時，交出柬帖，却故意緩慢低飛，把我們引得追離此處？」

上官明道：「這事委實難解，但有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那墨鵰搗蛋，第二種可能是墨鵰主人就是以傳音密語指引玉姊素妹出陣之人，他先囑咐墨鵰引開我們，才便於向玉姊等發話。」

雲夢襄苦笑道：「這兩種可能中，當然是以後一種的可能性稍大，但對方如此作法，究是……」

上官明含笑接道：「由於玉姐素妹，未受絲毫傷損的情況來說，對方又未存有惡意，故而依小弟判斷，唯一的理由是……」他說到「是」字，便把語音頓住，未肯再繼續說下去。

雲夢襄詫聲道：「上官兄怎麽吞吞吐吐起來，你所謂的『唯一理由』，是甚麽呢？」

上官明向雲夢襄看了一眼，含笑答道：「大概由於雲兄位列『風流三劍』，名頭太大，引起甚麽武林高人的嫉妒不服，才故意要對你這『滄海巫山』，找找麻煩，鬥上一鬥！」

雲夢襄知道眞有這種可能，並非上官明對自己加以調侃，遂苦笑一聲道：「上官兄這猜大概猜得差不多了，但對方這個玩笑，開得有點不是時候，我命『三奇金隼』，前往『純陽谷』，刺探機密，對方却把牠借走，豈不等於搗了我們的蛋，幫了『氤氳神君』的忙了麽？……」話方至此，耳邊「嗤」的一聲！

這是一聲冷笑，聽來似是在左側山壁間的一大堆籐蔓之中發出。

雲夢襄認位極準，身形如電，一閃便到了那堆籐蔓之前，一抱雙拳，朗聲說道：「那位高人，請出指教！」

上官明生恐雲夢襄在激動之下，心神不定，萬一有甚失閃，遂也跟蹤趕過。

但籐蔓之中，却寂然全無回音！

雲夢襄劍眉雙軒道：「尊駕不論是何蓋世高人，再若這樣藏頭露尾，鬼鬼祟祟，莫怪雲某要失禮了。」

籐蔓之中，仍是寂然，連枝葉也未見動上一動。雲夢襄忍耐不住，揚手一掌，向那山壁上的大堆籐蔓，虛空按去。

他用的不是濁力，故而並未見甚呼呼勁急掌風，但那種無形陰柔壓力，却足以使籐蔓之中的任何人物，都藏身不住！

「嗤！」

這又是一聲冷笑！

這是於雲夢襄出掌吐勁時，從他身後約莫二三十丈以外發出。

雲夢襄與上官明均覺一怔雙雙轉身注目。

只見在距離他們二十七八丈外的一片峭壁之上，出現了一條人影，輕靈得宛如絕世飛仙般，轉瞬間便飄越峭壁，不見蹤影！

陰玉華，陰素華姐妹，雙雙出聲嬌叱，閃動身形，欲待跟蹤追趕！

雲夢襄反倒揚聲叫道：「陰大公主，陰二公主留步，你們不必追了。」

上官明訝道：「雲兄，那廝適才分明是施展『六合傳聲』的上乘功力，對我們加以愚弄，你怎樣又消弭敵意，不打算追他了呢？」

雲夢襄苦笑道：「我如今業已把對方身份，猜出十之八九，覺得萬一追上，反而難於處理，不如忍口氣兒，由她去吧！」

陰玉華問道：「雲大俠，你既猜出了十之八九，却認爲適才施展『六合傳聲』，大開我們玩笑的那條人影，究是誰呢？」

雲夢襄道：「對方適才走得太快，眞如驚鴻一瞥，但就在這一瞥之下，也可看出她是穿了一身紅衣。……」

陰玉華加以補充道：「並由對方那曼妙身材之上，可以斷定她是一名年輕女子！」

雲夢襄苦笑道：「正因如此，我才發話截止陰大公主，陰二公主，請你們不必追了！」

陰素華問道：「雲大俠，你與那紅衣少女，是彼此熟悉？還是有甚麽特別淵源？」

雲夢襄搖頭道：「我與那紅衣少女，並不

熟悉，也未正式見過面兒，但她可能却與我齊名。」

上官明吃了一驚道：「哦？雲兄認爲適才紅衣人就是與你，暨『玉潘安』蕭凌，合稱爲『風流三劍』，一向都宛若天際神龍，見首而不見尾的『紅衣無名女』麽？」

雲夢襄道：「我認爲一定是她，因爲除了她外，別的妙齡少女，恐怕不會有這麽高明的上乘功力……」

說至此處，似乎畧覺失言，又向陰玉華陰素華姊妹笑道：「陰大公主和陰二公主，請莫見怪，我是……」

陰玉華不等雲夢襄再往下說，便自嫣然一笑地，接口揚眉說道：「雲大俠儘管直言，不必顧忌到我姊妹，我們有自知之明，身上這點功夫，比起適才那位身法，妙得宛如絕世飛仙的紅衣少女，眞還差得遠呢！」

上官明道：「雲兄所作猜測，固然有理，但你們『風流三劍』中，居然會有兩位在『野人山』出現……」

雲夢襄道：「不會有錯，因爲我與歐陽珊，業已看見一次那紅衣少女大展神功，對一個既稱『風流秀士』，又號『逍遙夫人』的人妖申屠珏，加以儆戒，但却想不到她竟把第二次的麻煩，找到我的頭上？」

陰素華笑道：「這也不一定準是找麻煩，因爲對方幫助我姊妹從陣中脫困的事兒看來，似乎並非惡意！」

雲夢襄嘆道：「對你們雖非惡意，對我却非善意……」

陰玉華立刻加以指正地，含笑說道：「雲大俠，我們意見不同，你認爲不是善意，我認爲却是大大善意，還準備向你道喜呢！」

雲夢襄愕然道：「道喜，我喜從何來？」

陰玉華笑道：「因爲我有一種感覺，覺得那位神出鬼沒的紅衣俠女，雖找雲兄麻煩，却是善意麻煩，可能已愛上你了？」

雲夢襄俊臉一紅，苦笑道：「陰大公主怎麽開起我的玩笑來了？……」

陰玉華道：「我不是開玩笑，而是如此判斷，因爲那位紅衣女郎，既係『風流三劍』之一，自必相當倜儻，而雲大俠的人品，又這等俊逸高華，英挺君子，淑女好逑，也是人情之常呢！」

雲夢襄搖了搖頭，口中吟道：「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

陰玉華聽得他的吟聲，失笑道：「這兩句話兒，正是雲大俠『滄海巫山』的招牌，我知道你對歐陽姑娘情感甚深，但像無名紅衣女俠，這等姿色武功，兩皆超絕的曠世佳人，似也不應錯過的呢！」

雲夢襄不願與陰玉華多作口舌之辯，遂設法移轉話題，轉過面去，向上官明說道：「上官兄，如今『三奇金隼』已被人借走，對於『純陽谷』中情勢，我們應該怎麽辦呢？是設法先加探聽一下？還是靜靜等到明天，不顧一切地，入谷赴會？」

上官明沉吟片刻，眼珠連轉地深深加以思索之後，方正色答道：「據小弟看來，明天的所謂『陰陽大會』，恐怕已有變化？」

陰素華一旁聽得驚道：「明哥，你所說的變化二字，意屬何指？是日期上的變化？還是性質上的變化？……」

上官明道：「日期方面，不可能有變化，我是指性質上的變化，譬如說，『陰陽大會』本來是充滿荒淫意味，『氤氳神君』喬大化並欲藉此向與會羣豪，誇耀實力，稱雄天下，如今性質若是變更，便可能變成專門對付雲兄和我們等的互相惡鬥之局！」

陰素華「嘖」了一聲，說道：「上官妹夫，你並未有去過『純陽谷』中，也未與喬大化的手下凶邪，有所聯絡，却是從何作此判斷的呢？」

上官明笑道：「我是因赴會羣豪，來得太不踴躍，遂懷疑到喬大化由於雲大俠與歐陽姑娘進谷現身，知道勁敵當前，不容許他肆意逞雄，掀風作浪，業已收回請柬改變『陰陽大會』性質，甚至已以飛鴿傳書等手段，分頭阻止赴會之人，只集合一些心腹死黨，準備於明日與雲兄等，放手一搏！」

雲夢襄聽得深以爲然地，點頭說道：「上官兄說得有理，根據眼前跡象，你的這種推測，可能近於事實！」

上官明含笑道：「雲兄，人家在處心積慮應付我們，我們倘若過份大而化之，不察敵情，未免有點輕敵自傲……」

雲夢襄聽至此處，揚眉笑道：「我明白上官兄之意了，你是想於今夜，先往『純陽谷』中，探探情況？」

上官明點頭道：「本來可從『三奇金隼』口中，得悉一二，如今既然此願成空，自然還是畧加探聽，來得把穩一些，因爲對方都是些萬惡凶邪，各種下流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我們若是盲目聽人擺佈，確實相當危險的呢！」

語音至此畧頓，雙眉一挑，繼續笑道：「再說憑你們這身武學，進出『純陽谷』，絕對不是難事，只消畧加化裝，也不會顯露本來面目……」

雲夢襄靜聽上官明發話之時，目光却在陰玉華陰素華姊妹身上，來回一掃。

上官明會意一笑，轉面對陰家姊妹笑道：「玉姊素妹，我如今先傳授你們怎樣出入這具體而微的『七曜三才陣』門戶之法。」

陰玉華道：「上官妹丈，你此舉是否要我與素妹藏在陣中，等待你們？」

上官明笑道：「正是此意，一來陣中可以掩蔽身形，不虞被喬大化爪牙發現，洩漏我們的蹤跡實力，二來玉姊素妹人在陣內，無慮會像雲大俠與歐陽姑娘，互相失散，三來……」

陰玉華搖手笑道：「好了，不需要那樣多的一來二來三來，我和素妹敬遵吩咐，等候傳授通行『七曜三才陣』的門戶妙訣就是，我知道上官妹夫其他原因，均屬假借，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一項，就是恐怕我素華妹子，重蹈歐陽姑娘覆轍一樣的，與你互相失散。」

他們談話中，兩度提起歐陽珊來，不禁又使雲夢襄面帶相思之色。

上官明何等識趣，趕緊笑道：「雲兄，請你對玉姊素妹傳授通行陣法門戶口訣，我去登高一望，看看『純陽谷』方面，以及週圍各地，有無甚麽特殊變化？」

話完，身形一閃，便向一座高可插天的峭拔孤峯之上，電掣馳去。

雲夢襄也知上官明是爲自己找事解煩，遂只得如言向陰家姊妹傳授出入「七曜三才陣」的口訣。

傳完口訣，又傳了她們一些簡單變化，並向陰玉華含笑說道：「陰大公主，你們會了這一兩樣門戶變化，即令遇有甚麽厲害敵人，經入陣中，也可以困住對方一段相當時刻，等待我和上官兄趕回接應的了。」

陰家姊妹均是絕頂聰明人物，自然一並綵點，便得驪珠，不消多久，雙雙學會。

陰玉華笑道：「雲大俠，這幾種門戶變化，不簡單呢，威力方面，定更神妙，倘若再遇見那位紅衣無名女子，不知是否可以把她也困在陣內？」

雲夢襄畧一沉吟，搖頭答道：「恐怕不行，因爲門戶變化雖妙，但我與上官兄佈置此陣時，却係因陋就簡，具體而微，對方若是深明

此道的絕頂高人，就難免有破綻了！」

說至此處，微微一笑又道：「不過絕頂高人，當世無幾，那位紅衣無名俠女，對於我們，確似並未眞含敵意，加上陰大公主與陰二公主本身藝業，又頗高明，你們身在陣中，只要不過份輕敵，應該是萬無一失的了！」

這時，上官明已由高峯之上，飄身縱落，因聞得雲夢襄的話尾，遂揚眉問道：「雲兄，何事萬無一失？」

雲夢襄道：「兩位公主，均屬冰雪聰明，已將陣法門戶方位，以及三數種簡單變化，學記精熟，自然無慮有失，上官兄登高望遠之舉，已看出甚麼異樣情況麼？」

上官明搖頭笑道：「一無所睹，白跑一塲，我們還是相偕同去『純陽谷』吧！」

雲夢襄道：「是易容化裝？還是戴副人皮面具？」

上官明想了一想道：「易容化裝，比較麻煩，我們只消戴副人皮面具，畧掩本來身份便了！」

計議既定，兩人從囊中各尋一副人皮面具戴上。轉瞬之間，雲夢襄成了個紫面壯漢，上官明也變成了個面目粗俗的中年人。

兩人化裝完畢，上官明又堅囑陰家姊妹最好便在陣中靜坐用功，調息養神，不要隨意行動，暨輕易向人挑釁後，便與雲夢襄雙雙向「純陽谷」中趕去。

以這兩位武林大俠的絕頂輕功，通行於「純陽谷」所設關卡之間，自然毫無難處。

但直等進了「純陽谷」口，上官明突然一皺眉，止步向雲夢襄說道：「雲兄，你有沒有覺得情況有點不對？」

雲夢襄笑道：「我早就覺得對方所設關卡，雖都是些二三流人物，但因扼險而守，極得地利，絕不至於窩囊到聽任我們從容闖越，而毫無所阻地步！……」

上官明道：「這樣說來，對方是有意誘令我們深入『純陽谷』腹地的了！」

雲夢襄頷首笑道：「這似乎是解釋得通的唯一理由！」

上官明俊臉之上，覺得一陣灼熱地，苦笑一聲，赧然低聲說道：「這樣講來，我們豈不是在在落人算計，反而着了對方的道兒？」

雲夢襄微笑道：「縱落算計，又有何妨？反正最遲挨到明日，我們也該與『氤氳神君』喬大化，互相見眞章了，只要他有興趣，彼此便提早於今夜……」

話猶未畢，眼前一片火光，並起了怵人心魄的震天吶喊……

雲夢襄與上官明，因早知落入算計，故而對於這奪目火光，震天人聲，並不感到十分驚異。

但火光之中，湧出不少人來，並高掛着一方巨大紅布，那布上所書字兒，卻使雲夢襄上官明有點驚心怵目！

那紅布之上的字兒，寫的是：「歡迎『滄海巫山』雲夢襄，與『玉面鬼谷』上官明兩位大俠，俠駕蒞止！」

一看這些字跡，雲夢襄與上官明的心中，各起了雙重驚憂！

第一種是驚，他們驚的是自己業於來此以前，業已戴上了人皮面具，蹤跡被人發現，尤有可說，但眞實身份被對方立即揭破，卻是足以令人吃驚之事！

第二種是憂，他們憂的是自己一切行動，既落對方算中，則留在「七曜三才陣」中的陰玉華陰素華姊妹，豈不岌岌可危，「氤氳神君」喬大化倘若抽調能手，大量趕去暗襲，僅憑那具體而微的石陣，恐怕……

但事既至此，憂驚無用，想回頭也來不及，他們只有先全心全力，應付眼前局面，再作其他區處。

身份既已被對方揭破，臉上再若戴甚人皮面具，豈不貽笑大方，顯得小氣？

故而，一見了布上字跡，雲夢襄與上官明便在暗影之中，先把臉上所戴人皮面具除去。

然後由雲夢襄向那些高擎紅布，表示歡迎之人，朗聲發話問道：「朋友們既歡迎我和上官兄，爲何不見谷主喬神君呢？」

那羣人中，一個爲首勁裝漢子，執禮甚恭地，對雲夢襄躬身抱拳，陪笑說道：「我家谷主，原本以爲雲大俠明日才來，如今匆促得報，因適有遠客在座，不及親迎，只得請雲大俠寬宥失禮之罪，並請雲大俠，上官大俠等二位，前往『氤氳樓』前，互相一會的了！」

主人失迎，本屬非禮，但自己乃不速之客，又無法怪人，上官明只得冷冷喝道：「喬大化眞是大而化之，好大的架子，有煩朋友，帶路『氤氳樓』……」

那爲首壯漢，欠身接口答道：「『氤氳樓』乃本谷禁地，在下未奉諭令，不敢妄闖，我家谷主說雲大俠舊地重遊，必識途徑，還是請兩位大俠，自行移駕……」

說至此處，恭身一禮，便自率衆退去，不肯爲雲夢襄上官明引路。

上官明冷笑一聲，道：「雲兄，你聽出蹊蹺了麼？」

雲夢襄道：「當然聽得出，在由此前往『氤氳樓』的一段途程之中，必有相當凶險！」

上官明目注雲夢襄道：「雲兄認爲應該怎樣應付才是！」

雲夢襄雙眉一挑，從目中閃射出兩道烱烱神光，冷哼一聲說道：「『闖』只有一個『闖』字，對方縱然擺下刀山劍樹，設有虎穴龍潭，我們也只有過一關，算一關，闖一步，算一步了！」

上官明笑道：「好，雲兄既是識途老馬，小弟便勉隨驥尾地，跟你闖一闖了！」

雲夢襄道：「路徑我倒知道，至於途中有甚麼凶險，卻自難料，不過常言道得好：『兵來將擋，水來土淹』，我還眞不信『氤氳神君』喬大化能夠出甚難題，考得住我這『滄海巫山』，與上官兄這『玉面鬼谷』……」

兩位年青俊客，一樣均是豪氣凌雲人物，當下根本不再理會對方會設下甚麼凶險？便昂然向前走去。行未多久，上官明首先止步。

因爲面前有片排雲峭壁，擋住去路，而壁下相距丈許，卻並列有兩個巨大洞穴。

上官明噢了一聲道：「我們必須入洞穿山麼？這壁上有兩個洞穴，應該走那一個呢？」

雲夢襄道：「走左邊那個洞穴，因喬大化爲了氣派，竟男女分館地，招待與會來賓，左邊這個洞穴，可通往男賓住宿的『羣英山房』，右邊那個洞穴，則通往女賓住宿的『羣仙小築』。」

上官明恍然道：「我明白了，我們如今所要去的『氤氳樓』……」

雲夢襄接道：「『氤氳樓』在『羣英山房』這邊，是『氤氳神君』喬大化自己所居，與姬人侍妾的淫樂之地，他曾與『靈和公子』柳長春合作，以極毒辣的陰謀，在那『氤氳樓』中害過我一次。」

上官明因已聽得雲夢襄說過這段情事，遂點了點頭，含笑說道：「識途老馬，果然有用，如今我們便進入左面這個小洞兒趕往『氤氳樓』吧！」

入洞之後，經過四五度轉折以後，雲夢襄一拉上官明，雙雙止步站定，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洞穴之中，語音帶驚地道：「上官兄，你相不相信得過我的記憶力……」（未完）

中篇俠情連載小說

高庸·文　盧令·圖

虎魄（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靳珞不聽阿琴忠告，隻身獨劍，直闖黃山，因不識途徑，被困花陣之中，奔馳半夜仍無法出困，天亮後驀見一牧童騎牛進入花叢，靳珞要牧童引他出陣，竟遭侮弄，靳珞大怒，向牧童撲攻，牧童驅牛與鬥，爲靳珞一掌打死，牧童急忙逃出陣外，靳珞終藉入陣牛脚印走出陣外，那牧童見靳珞出陣，又出語譏誚，靳珞大怒，向牧童追擊，牧童逃往一處兩邊峭壁的一條山道中，靳珞目睹那條山道，險峻異常，不敢輕身犯險，那牧童見他停步不前，在山道中破口大罵，靳珞被激怒，不顧利害縱身向牧童撲去——

兩逃生死厄

靳珞和那牧童前後只差數尺，縱有高手隱伏偷襲，也萬難得手。

那牧童剛到對面峽口，靳珞隨後也到了，力貫掌心，一抖手，向那牧童遙遙拍去。

掌出勁風隨生，這一掌若是拍中，那牧童便有十條命也活不成了。

突聞一聲暴喝道：「靳大俠手下留情。」一股強烈暗勁斜斜撞來，將那牧童橫拋出一丈多。

靳珞掌力捲過，激起滿天碎石飛砂，全部從牧童頭頂掠過。

那牧童帶翻帶滾出了峽口，靳珞也衝出了峽外。

定神看去，只見三丈外站着一個年逾七旬的儒衫文士。

此人年紀雖逾古稀，身軀仍然如玉樹臨風，挺得筆直，顎下長鬚飄拂，背後斜揷着一柄古形長劍，山風拂動着他身上儒衫，顯得神態威嚴，滿臉正氣。

靳珞不知不覺退了半步，拱拱手道：「敢問前輩是誰？因何認識在下？」

那儒衫老人淡淡一笑，說道：「老朽謝光祖。」

靳珞吃了一驚，脫口道：「天龍劍客就是你？」

謝光祖點點頭，道：「不錯，老朽隱跡黃山，多年未問江湖中事，不知因何開罪了靳少俠，致令少俠誓欲得老朽才能甘心？」

靳珞想不到他就是玉梅的殺父仇人，一時倒覺有些難以回答，冷冷道：「你自己做的事，難道自己還不明白？」

謝光祖道：「正因不明白，才邀約少俠到此一會，老朽自問與靳少俠素昧生平，近得朋友相告，却說靳少俠竟以老朽爲不共戴天的仇人，連日來深深自省，實在想不出原因何在，靳少俠能否將師承來歷對老朽明示一二，也好反省昔年過錯，化解這莫明寃仇。」

一切恩仇了

靳珞道：「這事與在下師門無關，而是你殺害了在下一位朋友的全家滿門，靳珞此來是代友報仇。」

謝光祖訝道：「少俠的朋友是誰？怎知是老朽下的手？」

靳珞不答，却取出那柄龍紋七首，奮力擲在地上道：「姓謝的，你認得這件東西嗎？」

謝光祖毫不遲疑道：「這是老朽昔年行道江湖時使用的表記龍紋短劍，難道靳少俠就是爲此而來？」

靳珞道：「正是，你既然直認是短劍的主人，那三義堡滅門之仇，靑牛峽偷襲之恨，我就找你結算了。」

謝光祖吃驚道：「老朽歸隱黃山已有十年，從未再涉江湖，尤其三義堡更從未到過，十年前，天南門一個姓呂的，曾在黃山左近與小兒有點爭執，那時曾聽他提過三義堡這名稱，但事隔多年，怎會突然將老朽與三義堡扯在一起？」

靳珞冷笑道：「你謝光祖也是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物，怎的言語如此吞吐，你既承認十年前與三義堡姓呂的有了過節，如今那姓呂的果然喪命在你的獨門表記龍紋短劍下，你還能說不知道嗎？」

謝光祖臉色一沉，道：「謝某爲人，向來敢稱尚有担待，如果是謝某所爲，焉有不能承認的道理，不過，這十年來，非僅謝某，連舍

閒門人子弟，都未曾離開過黃山，少俠憑空強行栽贓，叫人難以心服。」

靳珞也怒道：「你們離不離山，無人看見，姓呂的死在短劍下，卻是事實，我怎的不栽別人，專來栽你？」

謝光祖道：「敢問靳少俠是那姓呂的甚麼人？」

靳珞道：「三義堡大堡主，雲裏金剛呂長泰的女兒，是我的恩人，靳某受她臨終付託，特來代她報仇。」

謝光祖點點頭道：「靳少俠代友尋仇，令人欽佩，只不過，這事決非老朽門下所為，或許謝某當年行走江湖，曾有表記短劍流落在匪人手中，借此陰施嫁禍之計也未可知，少俠何不稍作忍耐，咱們共同設法查那兇手……」

靳珞不等他說完，忽然怒叱道：「原來你堂堂天龍劍客，竟是個毫無担待的匹夫，難道你這樣推諉拖延，便能把事情支吾過去嗎？」

謝光祖臉上掠過一抹怒容，但又強自按捺住，聳肩一笑，道：「靳少俠如此含血噴人，老朽百口莫辯，但不知靳少俠準備如何替貴友報仇？」

靳珞厲聲道：「拿你頭顱，償他性命。」

謝光祖嘆了一口氣，道：「只怕少俠縱將老朽碎屍萬段，貴友泉下有知，也是不能瞑目，老朽若如此含寃而死，也委實心有不甘。」

靳珞喝道：「那你要怎麼樣？」

謝光祖緩緩道：「老朽只有仗手中實劍，力証清白。」

他話聲一落，峽口兩側突然湧出一羣人，由應三青和淮陽派掌門鐵算盤裘通海為首，老少俊醜不下二十餘人，個個都怒目瞪着靳珞。

應三青高聲道：「謝老前輩何必跟他多費唇舌，這小輩狂傲不可理喻，乾脆打發了他，是非自有公論。」

靳珞指着應三青叱道：「姓應的，血洗三義堡有你一份，今天你休想再脫身了。」

應三青冷笑道：「不錯，三義堡作惡多端，被江湖同道聯合剿滅，應某並不否認有一份，但這事與黃山謝老前輩無關……」

靳珞怒吼道：「你既承認，我就先殺了你這匹夫。」

聲出人動，抖手一掌劈了過去。

應三青不敢硬接，一個旋身，橫閃數尺。

二十餘人齊聲暴喝，紛紛取出兵刃，便想一擁而上。

謝光祖忽然擺手制止衆人，道：「諸位不可如此，寃家宜解不宜結，何況此事純出誤會，老朽自當親身應付。」

裘通海道：「謝老不必太忍讓，這小子仗恃武功，結交匪類，動輒出手傷人，不如早些殺了他，早些替江湖剷除禍害。」

靳珞怒從心起，猛地一聲大喝，又撲向裘通海。

裘通海抖動鐵算盤，一接即退，應三青卻從背後掩至，揮棒便揷。

靳珞運足全力，呼呼兩掌將應三青迫退，兩側人羣已一湧而上，刀劍紛紛出手。

靳珞不懼，全力發動「太清罡氣」，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有如虎入羊羣，十招不到，已將對方打倒七八個。

應三青連忙發出一聲胡哨，衆人紛紛撤身，擁着謝光祖先行退去，場中只剩下裘通海和應三青二人，纏住靳珞。

靳珞冷笑道：「你們既然存心要替姓謝的出頭，我就成全了你們吧。」雙掌一緊，加了三成功力。

裘通海忙叫道：「應化子還不快退，這廝自有裘某打發。」

靳珞嗤道：「你自己一命難保，還招呼別人逃走？今天你兩個誰也別想跑，都死定。」

應三青叫道：「老裘，得空抽身，不可力敵，我先走一步！」果然虛幌一棒抽身退走。

靳珞怒不可遏，掌如風車般向裘通海一輪疾攻，那裘通海奮力接了三掌，已顯得有些不支，突然一按算盤上的機簧，「叭噠」一聲，左手算盤的算珠一齊飛射而出。

靳珞曾經吃過他這算盤子的虧，忙收掌躍避。

裘通海卻藉勢抽身，抖頭便跑。

靳珞怒吼一聲，疾若流星般直追了下去。

那裘通海肥胖的身子在前面急劇地扭動，看來跑得十分吃力，不一會，越過山坡，奔向一片曠野。

曠野中遍地草綠如茵，廣達數十丈，草地當中，有座孤零零的茅屋。

靳珞怕他再施暗箭，一連兩個縱身，旋風般追到裘通海身後，抖手一掌拍去，喝道：「姓裘的，納命來！」

裘通海腰肢一扭，右臂反掄，用鐵算盤硬接了一掌，震得踉蹌顚出六七步，方才拿樁站穩。

靳珞冷笑道：「我當你有多大能耐，原來不過如此，今天再也饒你不得。」

裘通海驚惶四顧，好像很害怕的樣子，忽然轉身，向茅屋奔去。

靳珞担心茅屋中另有出路，被他隱身兔脫，連忙一頓腳，身子凌空拔起，疾追而上，挾背又是一掌劈去。

裘通海悶哼一聲，似已被掌力掃中，連人帶算盤，直衝進茅屋裏。

靳珞也緊隨着追進茅屋，眼前一暗，卻發現這茅屋四面無窗，只有一門可通，可是，那剛才跌撞進來的裘通海卻已經不見了。

他不禁大奇，忙貼身靠壁而立，以耳代目，傾聽屋內動靜。

那知才不過片刻，忽聞一陣嘩嘩水聲，同時，整棟茅屋都在輕微搖幌，波動不已。

靳珞駭然，反手一掌震飛屋門，探頭向外看……

這一看，不由倒抽一口涼氣。原來這一大片曠野，竟然並非陸地，而是一個大湖，不過在湖面上偽裝茵草，一時不易査覺罷了。

裘通海裝作不敵，便是存心引誘自己隨他踏上一條事先架設的活動浮橋，現在，浮橋已拆，茅屋四週是水，整棟屋子已如孤島。

更糟的是，裘通海進茅屋後，已揭去屋中活板，泅水脫身，這時候，一股股湖水向屋內洶湧，那消片刻已浸及足踝。

靳珞不會泅水，眼看茅屋逐漸下沉，不由得心慌意亂，跌足長嘆，道：「這一次，準被淹死無疑了，人一落水，縱有一身武功也施展不出……」

然而，他急歸急，茅屋卻並不因他的悔急而停止下沉，眨眼間，冰涼湖水已淹過小腿。

靳珞縱目四望，這茅屋距離湖岸少說也在十丈以上，中途如果無處落脚換氣，天大本領也無法飛登彼岸。

山脚下岸邊，應三青正領着人接應裘通海上岸，大家指手劃脚，向困在茅屋中的靳珞取笑。

一股強烈的好勝心，驅使靳珞決心冒險一試。

他匆匆爬上屋頂，擧目打量，發現三丈外湖面上，有一片好像荷葉形狀的東西，再向前面，每隔三四丈，也飄着一片。

靳珞暗想：倘若那東西果然是湖中荷葉，自己藉一口眞氣，不難躍達三丈，只要略有東西借力落脚，便可施展「登萍渡水」輕功，躍上對岸，現在雖然還不能確定那些浮在湖面上

的是甚麼東西，但與其束手待斃，不如冒險一試。

他覷準方向深深吸了口氣，兩脚猛點屋頂，人如飛鳥凌空而起，冉冉向那荷葉上落去。

足尖沾觸葉面，那東西竟然出人意外的堅挺。

靳珞大喜，連忙換了一口氣，二次騰身再起——

那知才一使力，「唰」地一聲輕响，脚下那狀似荷葉的東西突然向上一捲，竟將他一隻右腿齊踝挾住。

靳珞吃了一驚，忙俯身想扭斷那葉片。

不料那荷葉挾住他的腿正迅速向下沉落，靳珞才俯身，已猛灌了一大口湖水，整個身子全浸在水中了。

一個不會水性的人，當水一淹過胸部，第一必是拚力掙扎，第二便是大聲呼叫，靳珞自然也不例外。

只可惜，掙扎對他毫無帮助，當他張口想呼叫時，聲響沒有出口，早已被湖水堵塞了喉嚨。

被水一嗆，手脚舞動了幾下，人已昏昏欲死。

好在靳珞是個內功精湛的武林高手，一發覺情形不妙，便盡力閉住呼吸，一面探手去扭那荷葉。

那狀如荷葉的東西，原是安排好的機關，純係精鋼打造，一時間，那裏扭扯得斷。

這時，一條敏捷的影子迅速潛水游到近處，輕而易擧便點住了靳珞的穴道，然後替他放開機關，挾着他潛水泅向湖岸……

可是，這人帶着靳珞並非游向應三青等人，而是游向另一處僻靜的岸邊。

泅抵岸旁，立刻尋了一處隱蔽的草叢，伏身靜待。

不多久，湖面水上，連續冒出三四名身穿水衣水靠的人，向應三青叫道：「這裏並沒有人，你們看清了那姓靳的果眞是在這裏中了機關嗎？」

應三青道：「不錯，正是那兒，你們再仔細找找看。」

那幾個人又低頭鑽進水中，過了片刻，又連續浮了起來，道：「這裏根本沒有鎖住人，一定是你們看錯了。」

岸上衆人個個納悶，都道：「奇怪，明明看見他中了機關，沉入水裏，難道那小子水性會這麼精純不成？」

人聲鬧嚷，直到天已黑盡，應三青才悶着滿肚子疑團，悻悻離去。

這人直等到湖邊人聲靜止，才輕輕起身，替靳珞擠壓出肚中積水，並且解開他的穴道。

靳珞清醒，卻吃了一驚，失聲道：「是你救了我？」

難怪他吃驚，原來那救他的人竟是謝芸。

謝芸稚氣地笑了笑，低聲道：「不錯，是我把你從水裏拖上來的。」

靳珞一躍立起，道：「你是否準備把我交給你爺爺？」

謝芸道：「我若那樣想就不必救你了。」

靳珞冷哼道：「可是，我跟你爺爺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今天你雖然救了我，總有一天，我必然再來黃山尋你爺爺報仇，你若不想遺留後患，還是把我交給應三青他們好。」

謝芸兩手一攤，道：「你這話說得太晚了，我已經解了你的穴道，打又打不過你，怎麼還能把你交給應伯伯他們呢？」

靳珞倒不料這小姑娘答得那麼刁鑽，怔了一會，才冷冷說道：「你縱不想害我，也犯不上救我，你要知道，我靳珞是不願受人援手的，誰若帮了我的忙，我不但不感謝，反倒會恨他。」

說到這裏，不覺臉上一熱。

他只是想盡力除去心中對謝芸的感激，但言不由衷，連自己也覺得臉紅。

誰知謝芸卻正色問道：「眞的麼？那你幹嘛不恨那位三義堡的呂姑娘呢？聽說你也是受了她的援手恩惠，才代她到黃山來尋仇……」

靳珞忙轉換話題道：「難道你忘了，我曾經捉住你，把你交給余化龍？」

謝芸道：「我當然記得，不過，我這個人恩怨最分明，你雖然欺侮過我，但那位阿琴姐姐曾經救過我，今天我救你，只是為了要報答她。」

靳珞道：「你就不怕我找你爺爺報仇？」

謝芸聳聳肩，道：「我只知道救你一次，報答了你們的一次恩，以後的事，都不與我相干。」

靳珞道：「但是，我若脫身，再來時，可能會殺了你的爺爺，你不害怕麼？」

謝芸道：「我爺爺劍術超羣，又有應伯伯他們，相信你也殺不了他老人家。」

靳珞冷笑道：「應三青和裘通海都是我手下敗將，你爺爺那點微末技倆那是我敵手。」

謝芸接口說道：「你也別忘了剛才被鎖在湖底那副可憐樣子，所以，你未必便勝得我爺爺。」

靳珞頓時啞口，好半响，才笑道：「無論怎樣說，你救了我，我總是感謝你的，將來報仇的時候，我可以饒你不死。」

謝芸道：「如果你現在再跳進湖裏去，我答應決不再救你，因為我並不希罕你報答。」

靳珞只覺這小姑娘辭鋒犀利，自己竟然說不過她，只好聳聳肩，道：「好吧，看在你方才救我一場，我不再跟你抬槓，咱們就此別過，以後的事，且待以後再說。」

說完，把手一拱，轉身便走。

剛走出四五步，忽聽謝芸冷冷道：「如果你不想我再救你，最好站住。」

靳珞一怔，回頭道：「為甚麼？」

謝芸道：「因為這黃山週圍，早已佈置了各種陣法，如非我領你出去，你休想一個人離開黃山。」

靳珞陡然記起被困在野花叢中的事，不禁心頭一寒，傲氣全消。

謝芸緩緩站起身來，嬌慵的伸了伸腰肢，抬手道：「跟我來。」

靳珞無可奈何，隨在她身後，謝芸辨清方向，忽然展開身法，伏腰疾馳，靳珞也只好跟隨，見她左轉，只得左轉，見她右彎，也只好右彎。

湖邊又是亂山，謝芸一言不發，只顧在亂山中轉來拐去，約莫走了頓飯之久，忽然來到一座石屋門前。

靳珞上了茅屋的當，一見屋子，急忙停步，道：「這裏是出山通路麼？」

謝芸道：「不是。」口裏應着，連頭也不回，逕向石屋走去。

靳珞沉聲道：「既不是出路，你領我來這裏幹甚麼？」

謝芸已行到石屋門前，一面推開石門，一面漫應道：「這就奇啦，難道我不該先把衣服弄乾，吃些東西塡飽肚子再走麼？」

靳珞道：「我不餓，請你先送我下山，然後再……」

謝芸道：「可是，我已經餓了，不吃飽跑不動路，你就委屈一會吧。」說着，已低頭進入石室。

靳珞實在拿她沒有辦法，只得搖搖頭，坐在石屋門外。

沒過多久，謝芸已換了一身乾衣服，捧着

一個細瓷圓盤出來，盤子裏有半隻燒鷄，兩方蒸糕和一個黃澄澄的蜜橘。

靳珞早已腹中空空，見了這些食物，不由得連嚥饞沫。

謝芸笑道：「這全是現成東西，一時沒有熱的，你將就用一些吧。」

靳珞拱手道：「承姑娘湖中援手，又贈食物，在下總有一天要報答……」

謝芸道：「我受了阿琴姐姐的恩，才冒險入湖救你，知恩報恩，原是應該的，你這樣說，倒令我心裏不安了。」

靳珞已經伸手要接那些食物，聽了這話，突然又縮回手來，心裏忖道：對啊，知恩報恩，才算是大丈夫，我靳珞身受玉梅姑娘兩次活命的大恩，如今非但未能報答，反又接受仇家孫女兒的恩惠，這樣貪圖近利，辜負舊恩，豈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

想到這裏，再看那謝芸時，不禁既愧又恨，順手撫了撫身上濕衣，苦笑道：「多謝姑娘盛意，在下肚裏並不餓，盛意心領，就此告辭，他日有緣定當酬報今日活命的恩德。」

說完，轉身便走。

謝芸訝道：「你這人是怎麼啦？好好的說走就走？」

靳珞道：「剛才已經明告姑娘了，在下還有急事。」

謝芸道：「那也該等我送你離開黃山。」

靳珞漫應道：「不必了，彼此立場敵對，恐有不便，在下自己也能找到出山的路徑。」

沒等謝芸再有表示，忙加快步子，飛奔而去。

他好像在逃避什麼，儘量將輕功發揮到極致，一路奔馳如飛，翻山越嶺覓路往山下跑。

也不知跑了多少路，回頭不見謝芸跟來，才停步暫作休息。

舉目四望，這兒不知道是黃山什麼方向，但見峭壁林立，荒草沒脛，不見路徑。

靳珞在一塊岩石邊坐下，正盤算應該由什麼方向走，忽然一陣風過，飄來烤肉的香味。

他肚子裏正餓得慌，連忙站起身子，用力嗅了嗅，那香味竟像是從一座峭壁半腰處飄散下來的。

峭壁上有人？會不會是謝光祖門下？

靳珞急矮身，悄悄掩到山壁近處，果然，那香味越來越濃，半崖間，垂着一條葛藤，證明崖上可能有洞穴，也的確有人在上面燒烤野味。

他不敢冒然上去，先將葛藤拉動兩下，匿身靜候，卻不見有人出聲詢問。

或許那是奉謝光祖命令担任守望的人，不然，怎會高踞半崖上？

靳珞決定上去看個究竟，先吸一口眞氣，覷準距離，突然一縱身，凌空拔起。

將近半崖，探手輕扯那葛藤，懸空一個觔斗，又向上拔起兩丈多。

目光掃過，葛藤盡頭果然有個洞穴。

靳珞左掌護胸，右手輕按峭壁，人已落在洞口。

這是個半圓形的山洞，深不足一丈，洞口寬大，一眼就可以看到底，洞裏居然有床有桌，還有衣物和用具。

床是沿石壁鋪成，鋪着乾淨的草梗，上面竟然還有一條被褥，桌凳都是用樹枝綁紮，加上木板，洞壁上掛着幾件男人的衣服，以及一柄劍，一隻暗器革囊。

靠近洞口生着火堆，鐵架上正烤着一隻野兎子，已經熟透了，香味就是由此而來。

看情形，住在洞裏的人適巧外出，但絕非謝光祖命來守望的，因爲守望的人必然輪班交替，這人卻是長久居住，而且不止三數月了。

靳珞實在太餓，先從鐵架上取了烤兎，飽餐一頓，正吃得津津有味，洞邊垂着的葛藤忽然無風自動。

不必猜，準是這兒的主人回來了。

靳珞已經吃了大半隻烤兎子，想想倒有些不好意思，忙站起身來。

葛藤顫動，冒上來一個人，二十七八歲，穿一身墨色勁裝，生得濃眉大眼，厚唇方臉，手裏提着一隻野兎和兩隻山鷄。

那人攀上半崖，乍見靳珞，吃了一驚，手裏提着的野味全都掉落地上。

靳珞忙搶着道：「老兄，對不起，在下是路過附近，正感飢餓，被烤兎的香味所引，才冒昧尋到崖上來，失禮之處，萬望老兄多多原諒。」

那人目不轉瞬地盯着靳珞，神情十分怪異，好半晌，才緩緩說道：「你是誰？」

「在下靳珞，請教老兄你……」

「先回答我，你到黃山來幹什麼？」

靳珞想了想，道：「實不相瞞，在下是來尋仇的。」

「尋仇？向誰尋仇？」

「天龍劍客謝光祖。」

那人神色一震，道：「你跟謝光祖有什麼仇？」

靳珞笑道：「老兄，你問了我許多，也該讓我問你一個問題了吧？」

那人道：「不行，你一定要先回答我，究竟跟謝光祖有什麼仇恨？」

靳珞道：「你一定要知道？」

那人道：「是。」

靳珞輕嘆道：「好吧，我就告訴你，謝光祖跟我本來沒有仇，但他殺害了我一個恩人的父親，我是來替朋友報仇的。」

那人道：「你那恩人的父親是誰？」

靳珞道：「三義堡的大堡主，雲裏金剛呂長泰。」

那人的臉色忽然變得一片蒼白，道：「這麼說，你的恩人是呂長泰的兒子呂信雄？」

靳珞道：「不，呂信雄與我有怨無恩，他的妹妹呂玉梅對我卻有兩次救命之恩。」

那人道：「你可知道，三義堡作惡多端，那呂長泰早已死有餘辜？」

靳珞道：「我知道，但是，大丈夫恩怨分明，我是受呂姑娘臨終付托，代尋父仇……」

忽然心中一動，道：「朋友，你是何人？怎麼知道三義堡的事？」

那人冷冷一笑，道：「三義堡惡名滿天下，誰不知道。」

靳珞道：「閣下好像對三義堡的情形知道得很多，請問尊姓是——」

那人道：「我姓李，名叫李元普。」

靳珞道：「李兄認識謝光祖嗎？」

李元普笑了笑，說道：「天龍劍客名滿江湖，在下又居住黃山附近，見是見過，卻並不太熟。」

靳珞道：「聽說謝光祖在黃山週圍都設了五行陣法，外人絕難進出，李兄怎能來去自如的？」

李元普道：「誰說黃山設有陣法？我怎麼一點不知道？」

靳珞道：「這是千眞萬確的，在下昨天來的時候，就曾在山下被一叢野花迷陣所困。」

李元普似乎不信，淡淡的道：「哦？眞有這種事？那可能我運氣較好，沒有碰上。」

靳珞疑心頓起，追問道：「李兄在此地居住多久了？」

李元普想了想，道：「大約總有十來年了吧。」

靳珞訝道：「這十年來，李兄就沒有碰上一次五行陣式？」

李元普道：「我都是從後山一條小徑上下，可能那地方太偏僻險峻，被謝家忽畧了。」

靳珞道：「那麼，李兄能否將那條小徑告訴在下，讓在下也可平安離開黃山？」

李元普道：「當然可以，但靳兄此來，不是要向謝光祖尋仇的麼，怎的又要走了？」

靳珞嘆道：「別提了，那謝光祖堂堂一代宗匠，簡直毫無胆量，依仗有應三青和裘通海相助，竟用機關佈置，誘我入伏，我暫且離山先找敝師妹，然後再來尋他算賬。」

李元普點頭道：「這樣也好，靳兄且畧坐片刻，待小弟吃點東西，就領你前往後山。」

靳珞好生感激，忙稱謝道：「分食指路之德，靳珞會永誌心中，且容他日答報。」

李元普笑笑，也不再客氣，自顧又烤了一隻野兎，飽餐之後，帶了兵刃革囊，和靳珞垂藤而下。

兩人沿着峭壁前行，走了數里，黑夜中也分辨不出東南西北，更不知道已到黃山什麼方位。

正行間，李元普突然停步，指着前面一道斷崖道：「靳兄請看，那斷崖對面，有一株特別高的老松樹，對嗎？」

靳珞道：「不錯。」

李元普道：「在那老松樹下，可有一條石樑？」

靳珞道：「有。」

李元普道：「那石樑便是斷崖間唯一通路，過了石樑，便可一直下山，不再有任何阻碍了，只不過，那石樑因年代太久，中間已經斷塌，必須憑仗輕功飛越過去，黑夜裏視線不淸，靳兄可有胆量一試？」

靳珞道：「石樑折斷處有多寬？」

李元普道：「大約三丈左右。」

靳珞道：「那還難不到小弟，咱們去試試看。」

李元普道：「靳兄，三丈距離雖然難不到人，但黑夜中視線不明，石樑又窄又滑，萬一失足，崖下盡是尖銳石筍，跌下去勢必粉身碎骨，如果沒有絕對把握，最好別輕率嘗試。」

他越是說得危險，靳珞就越是非試不可，笑了笑，道：「多承指點，李兄請後退，讓小弟去仔細勘察一下。」

李元普關切地道：「落脚千萬要小心，若是沒有把握，寧可等天亮了再過去。」

靳珞不再多說，大踏步來到斷崖邊，果然看見一道石樑，筆直伸向崖外。

那石樑寬約尺半，樑上生滿了青苔，大畧估計，斷崖距離少說也在十丈以上，其中果然有三丈左右一段缺口。

靳珞自信這段缺口不難一躍而過，但面對那滑不留足的青苔，卻也不敢過份大意，伸脚去試了試，再小心翼翼的踏了上去。

斷崖風力較大，夜風振動他的濕衣，令人遍體皆寒。

靳珞一步一步沿着石樑向前走，漸漸走近斷塌處，忽見火光一閃，對崖竟出現十餘支火把。

火光下，裘通海手執鐵算盤，昂然站在石樑盡端，身後十餘名壯漢，個個張着强弓，搭上硬弩，早已嚴陣以待了。

靳珞大吃一驚，急回頭，後面也是火把照耀，十餘名弓箭手擁着應三青，截斷了退路。

那李元普長劍出鞘，站在應三青身側，高聲道：「靳珞，你是願意束手受縛？還是願意葬身崖下？」

裘通海大笑道：「不錯，你已經進退無路，如果束手受縛，咱們只毀了你一身武功，帶你去見謝老前輩，你或許還有一綫生機，否則你就得先被亂箭穿身，再葬屍崖下，連個全屍也落不到了。」

靳珞怒喝一聲，道：「姓李的匹夫，我跟你無仇無怨，你竟用這種卑鄙無恥的手段來暗算我……」

李元普笑道：「你想罵就儘管罵吧，無論你怎麼罵我，我都心甘情願接受，因爲你雖然犧牲了自己，卻成全了我十年苦心，我總是感謝你的。」

靳珞道：「成全你十年苦心？這是什麼意思？」

李元普道：「老實告訴你吧，我原來是天龍門下，十年前，不愼觸犯了門規，被逐出師門，爲了重回天龍門，十年來我無時無刻不在尋求將功贖罪的機會，三年前在青牛峽外，巧遇呂長泰身負內傷，我趁機補了他一劍，本以爲是一件大功，不想反替師門招來麻煩，總算皇天有眼，又把你送到我手中……靳珞，你不必怨我，凡人都有戀舊之心，你就當作死在青牛峽中，成全我一樁心願，今生今世，我會永遠感激你。」

靳珞聽了這番話，眞是又驚又怒，回想自己攀上半崖洞穴時，這李元普必然正在附近，早已發現了自己，卻預作佈置，安下了這個圈套。

難怪他對三義堡的事那麼熟悉，難怪他知道自己的來意後，臉色那麼怪異，難怪他能進出黃山，不致被陣法所困……種種蛛絲馬跡已甚明顯，自己卻沒有想到他的身份。

如今，一切都太晚了，石樑懸空，進退無路，莫非眞的就這樣束手受縛嗎？

不，絕對不能。

但虎落陷阱，人遭暗算，不甘受縛又有什麼妙策脫身呢？

靳珞心裏焦急，表面仍然力持鎭靜，故作泰然的笑了笑，道：「想不到謝光祖自命正派，竟有你這種下流無恥的徒弟，這件事若傳揚江湖，天龍名聲，只怕從此要掃地了。」

應三青接口道：「這也沒有什麼，你上門尋釁，自投死路，是咱們下手爲江湖除害，罪名絕不會牽連到天龍門頭上。」

裘通海喝道：「姓靳的，是英雄好漢就快拿主意，別儘扯這些無聊的話。」

靳珞冷冷一笑，道：「剛才你們說，如果我自願受擒，你們眞敢帶我去面見謝光祖？」

裘通海道：「不錯，但咱們必須先毀了你一身武功。」

靳珞道：「不知你們準備怎樣下手？」

裘通海道：「這容易，你站在石樑上不許動，背對斷塌處，由我用鐵算珠飛制你的背部三處穴道，然後再放你回到崖邊來。」

靳珞冷聲道：「你眞有自信，認穴一定那麼準？」

裘通海道：「認穴準不準，那是我的事，你只要不動不閃避就行了。」

靳珞笑笑道：「我總不能站在這兒讓你作靶子玩，如果你三枚鐵算珠施展過後，是否就讓我退回崖上？」

裘通海道：「當然。」

靳珞道：「你說話算數？不會反悔。」

裘通海道：「絕不反悔。」

靳珞深吸一口氣道：「好，一言爲定，你動手吧。」

說着，緩緩轉身，背向裘通海站立在石樑斷塌處。

他自信裘通海的鐵算珠無法擊破自己的護身罡氣，決定冒險硬挨裘通海三粒算盤珠子。

裘通海雙手一合，鐵算盤交到左手，右手卻迅速地探入懷中，扣了三枚淬毒黃蜂針。

這種針，專破護身罡氣，而且針上淬過麻藥，一被打中，肌肉立變僵硬，全身麻痺，再高的功力也無法發揮。

裘通海獰笑道：「姓靳的，小心，我要出手了。」

靳珞背向着石樑對面，自然看不見。

靳珞道：「請便……」

其實，裘通海這聲招呼，不過是故意使他分神，話剛出口，算盤一抖，黃蜂針已揚手射出。

靳珞聽見算盤响聲，忙將罡氣提聚，佈滿全身，突然身子一震，大吼一聲，飛快的旋過身來，指着裘通海，罵道：「你這卑鄙無恥的四——」

最後一個「夫」字還沒說完，忽然張口結舌，發不出聲音，人也搖搖欲倒。

裘通海大笑道：「姓靳的，你中了裘某的淬藥黃蜂針，這一次揷翅也飛不去了。」

沿着石樑飛步奔了過來。

他才動，這邊的應三青和李元普也同時飛身撲上石樑。

裘通海在對崖，與靳珞立身處，還有一段石樑缺口，應三青和李元普，可能是想到裘通海飛越斷樑不方便，也可能是怕靳珞墮落懸崖，捉不到活口的，當然也可能是爲了「爭功邀寵」……

總之，三人都用最快的速度衝上石樑，霎眼間，都到了靳珞前後，尤其是裘通海，身形破空，正飛越斷樑。

就在這時候，靳珞突然一聲厲喝，雙掌疾分，同時向前後劈出。

兩股排山倒海般的掌力，正好迎着身後的李元普和空中的裘通海。

李元普連哼都沒有哼出聲，整個人被劈得倒飛而起，恰好撞上緊隨他後面的應三青。

裘通海却因人在空中，無處閃避，口裏發出一聲凄厲的慘叫，當時翻翻滾滾跌下斷崖。

還虧應三青應變得快，雙手接住李元普的身體，一個倒縱，躍退了回去。

靳珞掌發人動，業已凌空飛過斷樑，撲向對崖。

那些弓箭手心胆俱裂，哪裏還顧得放箭，齊聲驚呼，四下逃散……

靳珞登上對崖，暗暗吁了一口氣，一手按着左腰，踉蹌前奔，向山下而去。

應三青已經驚傻了，眼睜睜望着對崖，竟忘了追趕。

還是旁邊一名弓箭手提醒他道：「姓靳的左腰已經負傷，咱們追下去吧？」

應三青還不敢遽信，問道：「你怎知他左腰負傷？」

那弓箭手道：「小的曾經看見他用手按着左邊腰部，脚步也踉蹌不穩，相信他絕對逃不遠。」

應三青道：「你眞的看清楚了？」

「絕不會錯。」

應三青這才壯着胆，帶人追過斷崖……

× ×

靳珞的確負了傷，左腰中了一枚淬毒黃蜂針，立即旋身趨避，因此將其餘兩枚藥針震落，及時運功逼毒，使針上毒藥凝固在左腰上，沒有繼續蔓延全身。

然而，他却不該挾憤出手，掌劈裘通海。

那一掌，雖然將裘通海劈落斷崖，同時也殺了李元普，替玉梅報了仇，但也耗散了大半眞氣，無法再將麻藥毒力逼於一處了。當他飛過斷崖，藥力已開始發作，腰部逐漸開始僵硬，勉强奔行了一段路，兩條腿也麻痺起來。

靳珞咬牙苦撐着，又奔了一會，腿彎僵麻，已經沒有力量舉步。

無奈，只好停步，匆匆鑽進一處山洞裏，取出「辟毒舍利」，解開腰帶，將「辟毒舍利」附在傷處輕輕滚動。

但麻藥並不是毒藥，必須等時效到後，藥力自解，「辟毒舍利」雖是寶物，對麻藥並無多大效力。

它只能使傷處產生清凉的感覺，使人心裏覺得舒服些，却不能使麻痺中止或消失。

漸漸，他整個下半身都已僵硬，坐在山洞中，動也不能動彈了。

他竭力運功壓制麻痺向上半身蔓延，以便保持雙手仍能活動，仍能應付敵人的近迫。

因爲，他已經聽到洞外有脚步聲音。

山洞並非很隱蔽，那脚步聲顯然正朝着山洞走來，雖然聲音很輕微，一步一步却清晰傳進靳珞耳中。

脚步聲越來越近，靳珞心裏狂跳，想將全部功力貫注在雙掌，竟感到有些力不從心。

步聲忽然停止，緊接着，洞外傳來一個女子低沉的聲音，問道：「大哥，是你在洞裏面嗎？」

這聲音何等熟悉，何等親切，靳珞突然感到一縷溫暖從心底昇起，激動的叫了一聲：「阿琴……」眞氣一鬆散，竟昏了過去。

他全憑着一股求生的意志在支撐，在壓制傷口藥力擴散，現在精神一鬆懈，眞氣也隨着渙散，麻藥藥力立刻蔓延到全身。

阿琴聽見呼聲，匆匆鑽進山洞裏，靳珞已混身僵硬，陷入昏迷。

就在這時候，人聲紛嚷，一片火把蜂湧而至。

應三青江湖經驗豐富，一眼就發現了附近草叢被壓倒的痕跡，接着，便發現了山洞，沉聲道：「姓靳的一定躲在山洞裏，散開包圍，放火給我燒。」

二十餘名弓箭手應聲散開，弓上弦，刀出鞘，各用火把點燃了附近草叢。

烟火迷漫，人聲吶喊，將山洞團團圍住。

阿琴無暇檢視靳珞的傷勢，急忙撕下外衣，將靳珞緊緊綑紮在自己背上，手提短劍，冒火突烟衝出洞外。

「射！」應三青一聲令下，箭如飛蝗。

阿琴將短劍舞起一片光幕，箭矢近身，紛紛墜地，寒光流閃中，人隨劍走，直向右側衝去。

那些弓箭手不知道阿琴使的是一柄寶劍，吆喝着一擁而上。

才交手，就被阿琴砍斷了三柄刀劍，劈倒了四五個人，大家才知道遇見棘手人物了。

阿琴無心戀戰，劍如飛虹，破圍而出。

應三青却嚐過魚腸劍的鋒利，急大聲喝道：「別跟她的兵刃硬碰，遠遠跟着她，放箭射她背上的人，天色一亮，她就揷翅也飛不出去了。」

這辦法的確够歹毒，阿琴的輕功再高，背上終因揹着個人，無法全力施展，何况身後有幾十名弓箭手尾隨，輪番放箭，逼得她不能不返身撥打箭矢，否則，靳珞就可能中箭受傷。

她既無法脫身，又不能停下來放手一搏，邊走邊停，當眞是如蛆附骨，如蟻附羶，揮不去，擺不脫。

應三青却沿途發放信號，召集援手，並且不時抄近路繞到前面，突施截擊，使阿琴前後不能兼顧，更須加倍耗損體力。

糾纏了一個多時辰，阿琴仍未脫離黃山，腿上反而被射中了兩箭。

傷勢雖然不太嚴重，但體力已漸感不支，傷口失血無暇包紮，更加深了體力的消耗。

天色已漸漸露出曙光，阿琴的半截裙裾，已被鮮血染紅，步履踉蹌，秀髮披散，嬌喘吁

吁……

應三青見她已經支持不住了，突然喝令改以刀劍出手，四人爲一組，輪流跟阿琴近身相搏。

二十多名壯漢，車輪般羣鬥一個女子，縱有削鐵如泥的神兵寶劍，也發揮不出威力了。

一輪激鬥下來，阿琴已面色蒼白，搖搖欲倒。

眼看四週全是應三青的人，靳珞在背上仍僵硬如死，動也沒動一下，看情形，竟是凶多吉少，阿琴一顆心直往下沉，手中短劍也感覺越來越沉重，重得幾乎要用全身之力，才能舉起來……

應三青知道時機已經成熟，一抖打狗棒，道：「你們退開，讓我親自擒她。」

阿琴喘息着道：「應三青，你也是江湖中成名人物，竟厚顏無耻，以多爲勝，你就不怕傳揚出去，被人笑掉大牙？」

應三青獰笑道：「現在我不是親自出手了麼？」

阿琴道：「你若還要臉，就讓我放下我師兄，咱們兩個一對一，決個勝負。」

應三青道：「可以，但你必須先把靳珞交給我，然後咱們再作一次公平較量，不然的話，應某可沒有那份耐性跟你窮磨牙。」

口裏說着，却沒等阿琴回答，打狗棒一緊，竟搶先出手，直指阿琴咽喉。

阿琴叱道：「無耻匹夫！」

脚下微轉，魚腸短劍由下向上反撩，猛削打狗棒。

應三青一沉手腕，避開劍鋒，打狗棒忽然變戳爲掃，竟向阿琴背上的靳珞揮去。

兩人電光石火般換了幾招，阿琴是精力交疲，應三青却是蓄銳已久，勝負之數，早已非常明顯了。

何况阿琴腿上負傷，又揹着靳珞，無論如何也難是應三青的敵手。

勉强招架了十餘招，應三青一聲大喝，突施殺手，打狗棒貼地一個橫掃，攻向阿琴的雙足。阿琴縱起閃避，却因體力已盡，讓開了左脚，竟被棒身擦着右脚足踝掃過。

落地時，右腿一軟，「蓬」然摔倒地上。

應三青得理不饒人，腕間一振，欺身進步，打狗棒對着阿琴疾砸了下去。

突然一聲斷喝道：「三青，住手。」

喝聲中，一道冷電般的光華斜刺裏飛來，及時架住了打狗棒。

應三青正想發火，却見那出手架住打狗棒的竟是謝芸，天龍劍客謝光祖也到了傷邊。

應三青連忙收棒，欠身道：「老爺子有何吩咐？」

天龍劍客謝光祖還沒有話說，謝芸已經將阿琴扶起來，關切地問道：「琴姐姐，傷着沒有？」

應三青皺皺眉頭，道：「芸姑娘，放虎歸山後患無窮，靳珞又殺了裘通海和你大師兄，千萬饒他不得……」

謝光祖擺擺手，說道：「一切經過，我都知道了，是元普不該殺死呂長泰，他替友報仇，尋上黃山，並沒有不對，這件事，由我自己解決，芸兒，先把靳珞放下來，看看他傷得可重？」

謝芸答應了一聲，忙帮着阿琴，解下了靳珞。應三青道：「老爺子，元普對天龍門忠心耿耿，矢志要將功贖罪，他也沒有錯。」

謝光祖點頭道：「我知道，所以他藏匿在後山這許多年，我明明知道，並沒有撵他，你們跟他暗地往來，我也假作不知，但是，他若有心將功贖罪，可行之途甚多，却不該用這種手段，趁人之危，暗殺呂長泰，現在更不應該用計誆騙靳珞下此毒手……」

說到這裏，忽然嘆了一口氣，道：「裘通海陰施毒針，行爲也太欠光明磊落，只是他人已死了，我不願再責怪他，一切罪過，都由我一肩承担了吧，三青，你的盛情我心領，但希望你不必再揷手我與靳珞之間的恩怨。」

應三青默然，緩緩垂下了頭。

謝光祖再問：「芸兒，靳珞和這位阿琴姑娘傷勢如何了？」

謝芸道：「都不要緊，靳珞只是中了麻藥黃蜂針，再過一會藥性就消失了，阿琴姐姐腿部中箭，失血過多，人也太虛弱，但只是外傷，並無大礙。」

謝光祖輕吁道：「這就好，否則，我的罪孽就更深了。」

回頭向那二十餘名弓箭手道：「帶他們回去吧，先替他們治傷，不許怠慢疏忽。」

× ×

黃山石鼓峯，地如其名，恰似一面巨大的石鼓。

天龍劍客謝光祖的居所，就在石鼓峯頂，草堂數間，寬敞、寧靜、點塵不染。

一輪旭日昇上峯頭，靳珞緩緩舒展了一下四肢睜開眼睛。他首先看到一個靈案，案前香烟繚繞，白色的靈牌上，寫着：

「俠女呂玉梅暨三義堡亡魂之神位。」

旁邊另外一方靈牌，寫着：

「淮陽門暨同道無主寃魂之神位。」

一柄長劍橫放在供桌上，劍已出鞘，劍光映着白燭，使這肅穆的靈堂，憑添一股殺氣。

謝光祖垂目坐在左首一把木椅上，身後站着謝芸和十餘名天龍弟子。

應三青坐在右首，身後站着十餘名淮陽派門下。

在場的人，盡佩喪符，謝光祖和孫女兒更頭纏白帶，完全是戴孝的裝束。

靳珞有些驚訝，也有些困惑，回頭看看阿琴，却見她滿臉淚痕，唏嘘不止。

「阿琴，這是怎麼一回事？」

阿琴沒有回答，甚至連頭也沒抬，却哭得更傷心了。

謝光祖緩緩張目，平靜地道：「靳少俠，你的傷好了嗎？」

靳珞試着提了提氣，道：「不錯，已經好了。」

謝光祖道：「那就請靳少俠動手吧。」

微微一擺手，一名天龍弟子立即取了綫香點燃，捧到靳珞面前。

靳珞倒有點意外，冷笑道：「姓謝的，你擺出這種場面，是什麼意思？」

謝光祖說道：「報應循環，天道不爽，現在，一切都澄清了，呂姑娘的父親，的確死於劣徒李元普之手，李某雖是天龍逐徒，其所用兇器，仍屬老朽舊物，事後，他又隱匿後山，老朽實難辭失察之責，至於淮陽門和各同道，都因此事，捲入漩渦，傷亡枕藉，老朽亦難辭其咎……」

說到這裏，微微停頓了一下，嘆息道：「如今恩恩怨怨都不必細說，一切罪責，老朽願意一肩承担，香在爐中，劍在案頭，請靳少俠先上香致祭，然後執劍快意恩仇，要殺要剮，老朽決無怨言，只求從此前嫌一筆勾銷，不要再因此事牽連無辜，老朽雖死，於願已足。」

這番話，只聽得衆人個個低頭，謝芸和阿琴都哽咽失聲。

靳珞沉吟片刻，突然縱聲大笑起來。

阿琴低聲道：「大哥，你——」

靳珞伸手接了香，站起身來，道：「姓謝的，你以爲來這一套苦肉計，我就會上你的當？那你就打錯主意了。」

新派武俠長篇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他大笑走到靈前，恭恭敬敬向神位行了大禮，將香插進香爐，却順手拿起案上長劍，躬身再拜，道：「玉梅，我總算不負你所托，兇手已經查明，罪魁也已在你靈前，你陰靈不遠，鶴駕暫駐，看我手刃罪魁替你報仇。」

在場衆人都駭然變色。

阿琴大聲叫道：「大哥，你昨夜中了藥針，已經必死無疑，全是謝老前輩及時救了你的命……」

靳珞在拜祭玉梅的時候，已含着兩眶熱淚，却把頭一昂，强忍住淚水，冷笑道：「我知道，我也很感激他，但他救我是一回事，玉梅的父仇又是一回事，我不能爲自己的生死，忘了玉梅的付托。」

阿琴道：「可是，大丈夫恩怨分明，你怎能殺你的救命恩人？」

靳珞道：「他救我是有心施恩，所謂『善欲人見，不是眞善』，我殺了他替玉梅報仇，心願了後，寧可橫劍自絕，不欠他的恩情。」

阿琴哭道：「你這是何苦呢？玉梅姐姐也不過是救過你的命，同樣是恩，你爲什麼要分得這麼冷酷？」

靳珞道：「一個人只有一條性命，我已經先受了玉梅活命之恩，答應了替她報仇，豈能再食言反悔。」

阿琴道：「兇手是李元普，你已經替她報了仇，難道還不够麼？」

靳珞道：「但李元普是天龍門下，兇器也是天龍短劍，安知他們不是串通好的。」

阿琴憤然道：「大哥，你這是强辭奪理，你明明知道李元普早在十年前已被逐出天龍門了……」

謝光祖突然一擺手，沉聲道：「琴姑娘，不必再說下去了，老朽自願以身化仇，只要靳少俠能從此消除嗔恨，江湖不再血腥糾纏，老朽已是垂暮之年，死又何憾。」

靳珞道：「很好，憑你這幾句話，我答應給你全屍。」

謝光祖點點頭，含笑道：「多謝盛情，你就下手吧！」

「慢着！」

應三青突然插口道：「清剿三義堡是我應某人領的頭，李元普匿居黃山，應某也有責任，靳珞，你要動手，就該先殺我老叫化。」

靳珞冷聲道：「你若一定想死，我也會成全你。」

謝光祖喝道：「三青，你答應老朽的話，怎麼又忘了？」

應三青垂首道：「應三青沒有忘記，可是，老爺子這樣做，實令應三青生不如死。」

謝光祖正色道：「我已經決定這樣做了，你若還承認我謝光祖是朋友，就照我的話做，我死之後，一切恩怨就此了結，任何人不准再尋仇報復，否則，就不是我謝光祖的朋友，也不是天龍門下弟子。」

應三青含淚低頭，默然無語。

靳珞道：「你還有什麼交待的沒有？」

謝光祖緩緩道：「沒有了，你動手吧！」

靳珞上前一步，長劍舉起……

「嗆」！一聲龍吟，阿琴搶先拔出了魚腸劍，顫聲道：「大哥，你若殺了謝老前輩，我就自絕在你面前。」

靳珞道：「你這是爲什麼？」

「你落水被困，是芸姑娘救了你，活命贈食，厚恩並不在玉梅姐姐之下，謝老前輩也在危急時救你性命，這些你都置諸腦後，反而恩將仇報，既然如此，我也不希罕你從揚州救我出來的恩情了，咱們大家都做忘恩負義的人，一齊死了算了。」

靳珞目光由阿琴臉上，移到謝芸臉上，兩張臉都是同樣淚痕斑斑，同樣楚楚堪憐，再想到湖中援手，石屋贈食……種種情意，他握劍的手不禁顫抖起來。

一樣是恩，一樣是情。爲什麼自己要身受如此多報不完的恩？還不完的情？

人活在世上，誰也脫不開恩怨二仇的圈子，古往今來，又有幾人，不虧欠恩情？不涉仇怨？只是，靳珞所經受的恩怨情仇，糾纏如一團亂蔴，恩和仇已經劃分不清，難覓慧劍，斬斷這惱人的亂絲。

劍，就在他手中。那究竟應該是一柄報恩的劍？還是一柄報仇的劍？

紅日已當空，但那耀眼的陽光，却掩不住靈堂上的閃爍的燭光和人們眼中的淚光。

「噹」！長劍終於掉落地上。

這一聲淸脆的响聲，震散了人們心頭的死結，也震散了那糾纏如亂蔴般的恩和仇。

人人都如釋重負，長吁了一口氣。

× ×

靳珞緩緩走到阿琴身前緩緩從她手中取過短劍，再緩緩替她插回鞘內。然後，伸手環抱住她的肩頭，低聲道：「咱們走吧。」

阿琴痴痴望着靳珞，帶淚的臉上，冉冉綻開一絲甜笑，也低聲說道：「去那兒？」

靳珞道：「去尋駝伯，救你的姐姐。」

阿琴搖了搖頭道：「不用了。」

「哦？爲什麼？」

「我忽然覺得姐姐跟駝伯在一起也很好，駝伯喜歡她，一定會全心全意的照顧她，我們去了，反而又引起不必要的爭執……再說，天下這麼大，又到那兒去尋找呢？」

靳珞默然良久，嘆道：「不錯，天下這麼大，人生却這麼短促，何苦將有限的人生，浪費在尋仇報怨上。」

阿琴笑了，依偎在靳珞臂膀下，緩緩走出了草堂。

靈堂裏的人，默默注視着他們緩去的背影，既未送別，甚至連一句珍重的話都沒有。

人生如浮萍，聚散本無常。恩仇兩消，正是該散的時候。

天地遼闊，人生却太短促。未必能再相見，又何須道別。

此時、此刻，言語已成多餘，只一瞥親切目光，便勝過千萬句感謝和祝福。（續完）

下期預告

兩期完中篇俠情故事

「血嫁」

高庸・著

一個出身武林世家，年輕貌美，武功出衆的少女，下嫁黑道魔頭，年紀可作她父親有餘的醜老、殘酷的老翁，況又在她父親逝世不久之後。她爲了甚麼？金錢？她有吃用不盡的財富；地位？名望？醜老翁絕比不上她家。究竟爲了甚麼甘作一樹梨花壓海棠？請讀者靜觀下期刊出「血嫁」這篇有着可歌可泣、詭譎絕倫、打鬥激烈的傳奇故事，便知端的。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楊玉燕、朱奇、唐嘯得到老宮女之助，直闖天香院，老宮女爲天香娘娘一劍刺死，唐嘯也被擊傷，楊玉燕與朱奇正欲奮起拚命，驀見岳秀自樓上下來，天香娘娘奇詫岳秀何以能够出困，據岳秀說是得自她手下之助，岳秀要她束手就縛，天香娘娘不甘，但又自知絕非岳秀之敵，乃吞下劇毒自戕，死前說出龍鳳會造反乃是爲助中靖，至此語音中斷，已毒發身亡，岳秀旋發覺有人潛窺，飛身上屋，果見一黑衣人背劍執刀，聲稱要和岳秀決一死鬥，黑衣人刀劍合搏之術甚高，岳秀苦戰後方覓機攻出三劍——

巧敗刀中劍 力斃抓魂手

這三劍，快速，猛烈，極盡兇厲，黑衣人被迫退兩步。

黑衣人攻了十八劍，三十六刀，未能把岳秀迫退一步，但岳秀還擊的三劍，却把他迫退了兩步。

這使得黑衣人的顏面盡失，也使他警覺到對方的劍術造詣，更爲高明。

忽然間，輕輕嘆息一聲，黑衣人緩緩說道：「岳秀，你果然很高明。」

岳秀道：「誇獎了，閣下，刀中劍法，可算得武林一絕。」

黑衣人冷冷說道：「岳秀，咱們這一戰，你技高一籌，在下認輸了。」

有些出了岳秀的意料之外，怔了一怔，說道：「閣下，你沒有輸，咱們是平分秋色。」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我不是最好的劍手，閣下如是不能及時收篷而退，你會遇上愈來愈强的高手。」

岳秀怔了一怔，道：「閣下如此謙虛麼？」

黑衣人道：「在下不打誑語，信不信由你了。」轉身一躍，消失於夜色之中不見。

望着黑衣人消失的背影，岳秀只有搖搖頭，道：「好凌厲的刀中套劍。」

楊玉燕低聲道：「大哥，你眞的施展了全力麼？」

岳秀道：「嗯！玉燕，這是平生中遇到的最强敵手，我担心他說的話，不是恫嚇。」

朱奇道：「主人可是覺着，眞的會遇上比他更高劍手麼？」

岳秀點點頭，道：「他本可不用認輸的！但他認輸了，像他那樣的人，應該是不會說謊才是。」

朱奇道：「老奴留心看過了他的刀招，劍法，綿密，迅快，而且變化奇出，就老奴這一生所見，可也算得絕無僅有，只是，他說還有比他更强的高手，隨時可以出現，這一個，老朽就有些不信了。」

岳秀笑一笑，道：「朱奇，你應該相

信的！他那樣的人，應該不會說謊，至少，在咱們敵對之中，有那麼一兩個高過他的人，因爲，他本人，也未全力施展。」

楊玉燕道：「大哥，你是說，他還沒有用出全力。」

岳秀道：「正是如此，他至少留下了一成武功，未施展出手。」

楊玉燕道：「大哥，對方眞有這樣的人物，除了大哥之外，咱們眞還無人能對付了。」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是的！玉燕，咱們已經找到根源，我想，他們爲了自己，必然會出全力對付咱們，所以，此後，咱們應該更爲小心一點。」

但聞哭聲隱隱傳入耳際。

朱奇道：「什麼人在哭。」

岳秀道：「那是一位救了我性命的姑娘。」

楊玉燕道：「因爲她娘死了。」

岳秀點點頭，躍下屋面，行入室中。

室中，早已點燃了燭火。

光芒耀照下，只見一個全身青衣的少女，抱着那老宮女的屍體，放聲而哭。

岳秀嘆口氣，道：「姑娘，人死不能復生，你要節哀順變。」

青衣少女舉手拭去淚痕，道：「我娘替他們効力十餘年，想不到，竟然落得這樣的下場。」

岳秀道：「姑娘，岳秀很慚愧，不能保護她的性命。」

青衣少女道：「是我覺悟的太晚，未能早些放了你。」

岳秀道：「死的巳死，活的不能再受傷害，姑娘如肯相信在下，我担保當今可以恕你之罪。」

青衣少女道：「我只是一個宮女身份，用不着去見皇上……」

岳秀接口說道：「姑娘，他們不會放過你的，令堂巳經證明，妳必需和我們在一起。」

青衣少女沉吟了一陣，道：「好吧！我確巳走投無路，他們殺了我娘，我自然也用不着替他們保守機密了。」

沒有問她什麼？更無人逼她說什麼？但她却自動的要說出胸中所知。

楊玉燕道：「天香妃子巳經死了，這座天香宮，大概也算瓦解了。」

青衣少女搖搖頭，說道：「不是，眞正控制天香院，主持大局的，不是天香妃子！」

楊玉燕道：「這麼說來，那天香妃子，只是掛個名了。」

青衣少女道：「正是如此。」

楊玉燕道：「那在暗中主持的是何許人物？」

青衣少女搖搖頭，道：「我不知道他姓名，我帶你們去見他。」

楊玉燕道：「咱們在這裏鬧的天翻地覆，他怎的還會留在這裏。」

青衣少女道：「這個，我不知道，不過，他想不到有人會找到那裏。」

楊玉燕一怔，道：「怎麼？他不在這天香宮中。」

青衣少女道：「不在，他不在天香宮中，他和天香宮，還隔距着一段相當遠的距離。」

楊玉燕回顧了岳秀一眼，只見岳秀微笑頷首，似是有意的讓她問下去。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既然相隔很遠，也許他還在宮中，那就有勞姑娘帶路了。」

青衣少女一面舉步而行，一面低聲說道：「姑娘，岳侯爺，嚴格點說，這座天香宮，只是他們集合的地方，好像這後宮之中，有很多處，都巳被他們控制，我參與過這個組合，由於我娘的帮助，我在這天香宮中，地位不低，但我知道的機密有限的很，大都拘限於天香宮中。」

岳秀道：「姑娘，你們是不是龍鳳會中人？」

青衣少女點點頭，道：「是！」

岳秀道：「龍鳳會中的首腦人物，你們見過沒有？」

青衣少女道：「沒有，但我娘見過他們！」

岳秀道：「姑娘可曾聽令堂說過。」

青衣少女道：「聽過，只是，我娘說的並不詳盡。」

岳秀道：「能有一鱗半爪，那也就很難得了，姑娘請說吧！」

青衣少女說道：「龍鳳會，沒有一定的地址，沒有開山立窰，他們有一句豪語說，龍鳳會無所不在，他們在江湖上，在官府中，在各大門派，進而，進入了內宮生根……」

岳秀吁口氣道：「這就是他們的厲害之處了。」

青衣少女接道：「每隔一次相當的時間，龍鳳會也會舉行一次大會，但却不一定要全數到齊，龍鳳會就是這樣一個組合，神秘中，決不勉强，但却有神秘的通訊之法，傳出各種機密訊號。」

岳秀道：「對！他們就用那一種機密的訊號控制着這個龐大的組合。」

青衣少女道：「是！」

語聲一頓，接道：「他們對那大會很重視，雖然是不一定要全數出席，但他們會盡量的要求多人出席。」

岳秀點點頭，道：「這個，我大概明白了。」

青衣少女道：「我知道的，也只是這麼多了。」

岳秀說道：「在下還想請教姑娘一件事。」

青衣少女道：「什麼事？」

岳秀道：「我希望知道，龍鳳會是否有什麼藥物控制他的屬下？」

青衣少女道：「這個，小婢就不清楚了，但我沒有服用藥物。」

岳秀點點頭，道：「龍鳳會，用一種什麼樣的組合力量，來控制這些人，能控制的這樣嚴密，而且，還有什麼力量，能使這些人，對他們忠實無比。」

青衣少女沉吟了一陣，道：「侯爺，我只感覺到龍鳳會馭下的手法，和一般的江湖組合，有些不同。」

岳秀道：「什麼不同？」

青衣少女道：「他們馭下的手法，是恩威並濟，而且他們罰的很嚴，但也獎的很重。」

岳秀道：「哦！」

青衣少女接口說道：「因此，投身於

龍鳳會中的人，大都有爲這個組合獻身的想法。」

岳秀輕輕吁一口氣，道：「龍鳳會是一個不平常的組合，咱們不能不更爲小心一些了。」

青衣少女道：「侯爺，要不要我帶你去另外一處地方看看？」

岳秀道：「你是說另外一處地方，可能會有更重要的人？」

青衣少女道：「小婢只能說有些可能，但我沒有把握。」

岳秀道：「好！咱們去。」

青衣少女道：「咱們不能就這樣去，要去，也得去隱密一些！」

岳秀道：「怎麼隱密？」

青衣少女道：「他們的警覺性很高，咱們不能太大意了。」

岳秀道：「姑娘覺着，應該如何一個走法，但請吩咐一聲。」

青衣少女道：「咱們兩個人去，而且，舉動小心一些。」

岳秀沉吟了片刻，低聲交代了楊玉燕幾句，一舉手，說道：「那就請姑娘帶路了。」

青衣少女輕輕應了一聲，舉步向前行去。

岳秀和她保持了相當的距離，緊追在那青衣少女身後而行。

就在兩人離去不久，楊玉燕也帶着了朱奇，唐嘯，悄然離去。

青衣少女帶着岳秀，繞過了兩座庭院，到了一處低矮的瓦舍前面。

皇宮內苑，會有這種房舍，看得岳秀微微一怔，道：「這是什麼地方？」

青衣少女道：「這是一座存放雜物的所在。」

岳秀低聲道：「這裏住的有人麼？」

青衣少女點點頭道：「有！管理雜物的人。」

岳秀道：「咱們要找的人，也在這裏麼？」

青衣少女道：「在這裏。」

岳秀微微一笑，道：「姑娘，咱們是打進去呢，還是誘他出來？」

青衣少女道：「我去誘他出來，不過，他也可能早知曉了內情，這一點，岳侯爺要及時馳援。」

岳秀笑一笑，說道：「到時我會盡力，但，姑娘也不能坐以待斃，等候着我的援手。」

青衣少女道：「我如是運氣好，也許能躱過他的一抓，但我知道，決無法躱過第二次。」

岳秀道：「那樣厲害麼？」

青衣少女道：「所以，我們不大敢到此地。」

岳秀道：「此地存放雜物，來的人，不是很多麼？」

青衣少女道：「是……但他從不傷一個與我們無關的人。」

岳秀道：「這……他如何分辨呢？」

青衣少女道：「不知道。」

岳秀一擺手，說道：「好吧！妳過去，不過，妳要盡量避免與他出手，如是出手第二擊，由我解救，如是姑娘傷在第一擊中，……」

青衣少女道：「放心，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我該早死在那座鐵屋之中，但我却沒有死。」

岳秀輕輕吁一口氣，道：「姑娘，對在下的恩情，在下會記下。」

青衣少女道：「那又如何。」

岳秀道：「在下會有報答。」

青衣少女笑一下，舉步向前行去。

她的步履很緩慢，看上去，心情也有着沉重之感。

岳秀提聚了眞氣，全神貫注，跟在那青衣少女的身後。

自和刀中套劍人動手一搏之後，岳秀不但發覺了對方是一個行事計劃精密的組合，而且，也擁有着當代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

對這個充滿神秘的組合——龍鳳會，岳秀開始更爲小心的應付。

逐漸的，兩人接近了瓦舍。

青衣少女在一座低矮瓦舍前面七八尺處，停了下來。

岳秀却停在青衣少女身後五尺處的一片暗影中。

只聽那青衣少女道：「夜半明月照寒江。」

瓦舍的一扉門，忽然大開，一個步履沉重的黑影，緩緩行了出來。

岳秀運足目力看去，只見那黑影，是一個矮胖的老者，留着山羊鬍子，雪一樣白的山羊鬍子。

好像是兩隻脚，無法支持那份太多的體重，走起來，有些搖搖擺擺，夜色中看去，活像一隻大黑熊。

青衣少女一躬身，道：「您老……」

那矮胖老者停下脚步，冷冷接道：「聽說妳娘死了。」

青衣少女道：「是的，我娘死在自己人手下的毒手之下。」

矮胖老者冷聲道：「聽說是你害死她的。」

青衣少女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您老不能聽一面之詞。」

矮胖老者冷笑一聲，道：「老夫巳奉到了火急令諭，隨時可以把妳處死。」

青衣少女道：「您老……」

矮胖老者接道：「別這樣，你過來，老夫要點了你的穴道，然後，把你送出宮去，聽候處置。」

他口氣冷漠，完全沒有一點商量的餘地。

青衣少女道：「我如是不去呢？」

矮胖老者道：「姑娘，這件事，還能由得你作主麼？」

喝聲中突然一躍而去，撲向了那青衣女子。

他身體肥胖，走起路來，一搖一搖的，但這飛身一撲，却是快如流矢。

岳秀萬萬沒有想到，連走路都很吃力的人，出手竟是如此的迅捷。

急急飛身而起，直撲過去。

情急發勁，快如閃電。

但仍晚了一步，耳際間，响起了青衣少女一聲悲叫。

岳秀衝到了青衣少女身前時，那青衣少女巳氣絕而逝。

掌風如剪，直劈那矮胖老者。

矮胖老者右手五指，插入青衣少女前胸，鮮血淋淋，順手而下，左手却向上一翻，接下了岳秀的掌勢，擋開一擊。

這人的功力，內勁，都有着驚人的成就，右手一揮，竟然把岳秀給封擋開去。

岳秀被一掌震開，同時，發覺青衣少女已死，人反而變的冷靜下來，淡淡一笑，冷冷說道：「閣下，當眞是眞人不露像啊……」

矮胖老者兩道冷厲的目光，轉注到岳秀的身上，道：「你就是岳秀麼？」

岳秀道：「不錯，閣下是何等人？」

矮胖老者右手一揮，拋去那青衣少女的屍體，道：「岳秀，你不用問我是誰，我是皇宮內院中，一個看守雜物的工人罷了。」

岳秀道：「看來，龍鳳會，確有一套統馭人的本領，像閣下這樣身手的人，竟然甘願如此屈居人下？」

矮胖老者冷哼一聲，道：「岳秀，咱們用不着說這些廢話，你也別打算口舌上折服我。久聞你武功之能，老夫要領教一二。」

岳秀看過他肥矮的身軀，不禁心中一動，道：「閣下，岳某可以不和閣下動手麼？」

肥胖老者冷哼一聲，道：「只怕由不得你。」

口中說話，人却疾如閃電一般，撲了過來。

岳秀身軀疾閃，避到一側。

他早已算好了步位，想好了身法，一閃之下，正好是那矮胖老者的身後。

但見那肥矮老者向前衝奔的身子，突然停了下來，忽然一轉身，劈出一掌。

掌勢凌厲，帶起了一股奇厲無比的掌風。

岳秀沒有硬接掌勢，向旁側滑開了兩步，閃過一擊。

看他掌勢的快速，轉身的俐落，完全不受那一身肥肉的影响。

避開了一擊之後，岳秀突然飛身而起，躍上了屋面。

但見那矮胖老者，一長身，也飛上了屋面。

那滿身肥肉，帶起了一陣破空的勁疾風聲。

岳秀又飛身而下，那矮胖老者，却疾快的退了下來。

兩人這樣一上一下，數次之久，竟然仍是個平分秋色之局，矮胖老者竟然也是面不紅，氣不喘。

岳秀停下了身子，冷冷說道：「閣下是沙中之金，不經爐火冶煉，很難瞧得出來。」

矮胖老者冷笑一聲，道：「你是什麼人？」

「在下岳秀。」

矮胖老者望了那青衣少女的屍體一眼，道：「你看到了她了麼？」

岳秀道：「她死的很悲慘，在下救援不及，很慚愧。」

矮胖老者道：「老夫這抓魂手，指力能碎石，裂碑，一個人血肉之軀，如何能抵抗得住。」

望着那青衣少女的屍體，岳秀內心中，泛起沉重的歉意，暗暗忖道：「姑娘，安息吧！我岳某人，一定會爲你報復，不過，這矮胖老者，武功奇異，一身肥肉，却偏又俐落的很，不知他心機如何？出身何處？何以會如此一身肥肉，還能保持着那樣一身的武功？」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閣下怎麼稱呼？」

矮胖老者冷笑一聲，道：「在下麼，姓班。」

岳秀道：「大名是……」

矮胖老者說道：「他們都叫我做班胖子。」

岳秀道：「班胖子，難道閣下連名字也沒有麼？」

矮胖老者道：「就算我有名字，也不用告訴你吧！」

岳秀忽然間發覺，這個肥胖老者，看上去應該是很忠厚的人，但事實上，却是個很狡猾之徒。

一念及此，內心中泛起了濃重的殺機，冷聲道：「像閣下這樣肥胖的人，應該是忠厚慈和的人，但閣下，却是陰險狡猾之徒，不殺如何對得起那死去的姑娘。」

矮胖老者道：「這樣的話，我已經聽過很多遍了，但說過這些話的人不是屍骨早已寒，就是墓上草已過人。」

岳秀道：「這麼說來，你殺過了不少的人。」

矮胖老者道：「不錯，死在老夫手下的人不少。」

岳秀道：「能不能記起來，你殺了多少的人。」

矮胖老者道：「記不得了，大概總在百位以上了吧！」

岳秀臉色一寒，道：「那百多位寃魂，都在等候着你了。」

矮胖老者道：「是啊！但要看閣下，能不能替他們報仇了……」

餘音未絕，右手突然一起，抓向了岳秀的前胸。

勢如閃電，快速至極。

岳秀早已有備，一閃身，避開了那疾快一擊。

右掌向上疾翻，拍出了一掌。

矮肥老者的身軀，疾如飄風般，一個閃轉，左手五指若鈎，抓向岳秀的右臂。

他過於肥胖的身軀，應該轉動不靈，但他特別快速行動，常常叫人大出意外。

岳秀心中雖然早已有了準備，但仍然沒有防到，幾乎是被他一把抓中。

岳秀心中大吃了一驚，人也更爲振作，雙手展開連環攻勢。

兩人拳來脚往，打的難分難解。

岳秀一夜間，連遇兩個勁敵，心中大是驚駭。

尤其這肥胖之人，根本就不像會武功的人物，但他却是極爲罕見的高手。

這時，楊玉燕，唐嘯，朱奇，都已找來，站在一側，看兩人酣鬥。

他們明白岳秀的武功，如是岳秀只能打一個平分秋色的局面時，就是這些人找上去，也是無用。

朱奇以數十年江湖上的經驗，低聲說道：「小頑童，看來，咱們眞正接觸到龍鳳會中的高手了。」

唐嘯道：「是啊！公子和人動手，很少超過三招，今夜是兩番惡鬥了。」

這當兒，岳秀和那矮胖老者，已然打到了五十餘合。

兩人仍然是拳來足往，呼呼風去。

忽然間，矮胖老者大喝一聲，飛身而起，躍飛了兩丈多高。

整個人，變的像一隻蝙蝠一樣，疾撲而下。

岳秀雙臂貫力，也疾躍而起。

一上一下，快速絕倫的迎撞在一起。

但聞蓬然一聲，雙掌接實。

岳秀身不由己的向後退了五步。

那矮胖老者，却蓬然一聲，倒摔在地上。

表面上看來，這只是一招硬拚，兩人都未盡佔先機。

應該是還有再戰之力。

但那矮胖老者，倒摔在地上，却不再掙扎。

唐嘯飛落在那矮胖老者身前，踢了一脚，道：「起來。」

肥胖的身軀，動彈了一下，仍然未有站起。

蹲下身子，一探鼻息，竟然是已經氣絕而逝。

一皺眉頭，唐嘯有些訝異的道：「公子，他死了。」

岳秀點點頭，道：「他被我用乾清眞氣震死。」

楊玉燕早已站在了岳秀的身側，但見岳秀一直在閉目調息，不敢開口。

聽得了回答唐嘯的問話，楊玉燕才低聲道：「大哥，你也受了傷？」

岳秀道：「不知他練的什麼武功，力道如泰山壓頂一樣，我如不能一擊把他震斃，很可能死在他的手中了。」

楊玉燕低聲道：「大哥傷的重麼？」

岳秀道：「不重，只是岔了眞氣，已經完全回復了。」

楊玉燕道：「大哥，你連鬥兩大强敵，實也是够累了，該好好休息一下了。」

岳秀苦笑一下，道：「想不到啊，這深宮內苑之中，竟然有着這等高手。」

朱奇緩步行了過來，道：「公子，快了，快了……」

他一連兩個快了，把岳秀也聽得糊塗起來，道：「什麼快了。」

朱奇道：「像這等超級高手，老實說，江湖上極是少見，就算龍鳳會中，也不太多。」

岳秀道：「哦！」

朱奇道：「如是這些再不是公子的敵手，他們就只有請首腦人物出現了。」

岳秀道：「你說是龍鳳會主。」

朱奇道：「對！照情形看，目下正在走這一條路。」

岳秀道：「我看，咱們很難見到龍鳳會主。」

朱奇道：「圖窮七現，水落石出，他們只有一層層的現身，最後，就非出來不可了。」

岳秀說道：「只怕，這龍鳳會和一般的組合不同，他們沒有根，但，却能寄生各處。」

楊玉燕道：「大哥，天色不早了，咱們該回去了。」

回顧了楊玉燕一眼，岳秀報以一個感激的微笑。

唐嘯突然插口說道：「等一等。」

岳秀等停下脚步。

唐嘯突然蹲下身子，在那矮胖老者的身上搜查起來。

他搜的很仔細，終於被他在矮胖老者身上搜出一塊金牌。

岳秀一皺眉頭，說道：「那是什麼東西？」

唐嘯道：「大概是信牌吧？」

語聲一頓，接道：「老哥哥，麻煩了，咱們得把這具屍體藏起。」

朱奇大步行了過去，幫助了唐嘯把那具屍體埋起來。

朱奇又作了一段掩飾工作，才緩緩對岳秀說道：「公子，你兩番苦戰，耗去很多功力，應該休息一下了。」

岳秀淡淡一笑，道：「不要緊，我的體能很好，我相信還有餘力應付任何變化，這地方住着這麼一位高手，我想這地方，可能會藏有什麼？」

唐嘯道：「對！咱們應該仔細的搜查一下。」

岳秀當先而行，直向室中走去。

唐嘯，楊玉燕，緊隨在岳秀的身後，行入室內。

是一間堆滿雜物的房子，一張大床，放在屋角處，用白布圍了起來。

朱奇搖搖頭，說道：「想不到啊……這樣一位武林高手，竟然會如此的委屈自己。」

岳秀緩緩說：「爲什麼呢？我和他動手的經驗中，感覺到他不但是身手靈活，而且是位很有智慧的人，這樣的人，這樣的體形，怎會甘心過這樣的日子呢？」

朱奇道：「公子說的不錯，一般的肥胖之人，大都食慾很好，也希望過一些享受的生活，這個大肥之人，怎的會甘願過如此的日子。」

岳秀道：「凡背常情之處，必有原因內情，所以，這地方有些可疑。」

唐嘯道：「公子，咱們可要仔細的搜查一下。」

幌燃一隻火摺子。

這房子窗門大開，星光透入，岳秀進入了室內之後，本已隱隱可見室中景物，此刻，亮起了一支火摺子，室內景物，更見清楚。

岳秀四顧了一眼，發覺除了堆積的雜物，和那布幔環圍的木床之外，別無他物。其實，就算這室中有的東西，也被那些雜物遮了起來。

唐嘯輕輕吁一口氣，道：「公子，要不要我搬開雜物找找看。」

岳秀搖搖頭，道：「不用了。」

一面舉步對那布幔圍繞的木床行去。

楊玉燕緊隨身後。

掀開布幔，只見那大木床上，堆滿了零亂的被物。

朱奇低聲道：「公子，要想找出什麼？必得大費手脚不可。」

楊玉燕道：「就算這裏有什麼，也未必就很重要，咱們要事正多，實也不用化這些時間了。」（未完）



練武樓隨筆

中國武術五大器械之棍術

文 半禪居士
圖 盧令

中國武藝上兵器，以刀，槍，劍，戟，棍，五者爲最主要，特別加以圖解，詳爲論列，以上五器之中，以「棍」最簡便而適用。故今日習武功者，首學拳術，次爲刀，劍，棍。如能精乎此道，便可儘足應用矣，蓋刀，劍易於携帶，而棍則到處皆有，是以長兵器在今日，當以棍術尤在槍，戟之上。

棍術之名目甚多，派別亦異，有簡易適用者，有繁而壯觀者，要所習不同而有別耳。棍術有梅花棍，子午棍，生擒棍，瑯琊棍，南洋棍，花子棍，雙棍，八仙棍，華山棍，五虎棍，黑虎棍，八門棍，彈棍等等棍法，其長短固有一定尺寸，昔日人體高大，而今日人體弱小，自然不能一部通書看到老，亦得視各人體格爲轉移，不然，用之不適，臨敵時反多掣肘，自非至善之道也，在昔日有長至八尺至八尺五寸者，亦有短至七尺五寸者，今日普通人所習者均爲六尺亦有長至六尺五寸左右，此等棍法，多似槍式，惟不加槍頭耳，如小夜义，大夜义等少林棍法，純係槍法，且帶有黑，白鷂子之招數，其爲棍術，高則高矣，但又奚必定名爲棍，謂之槍法，又有何異乎，凡是練過少林槍法者，便可知此棍術，而眞正棍法，其練習注意，亦可得而言之矣，棍之過長，固不適用，過短亦非宜，最好普通以齊眉者爲佳，蓋齊眉棍不必限於尺寸，視各人體格，以達其眉之高度爲宜，練棍時多執中腰，但手可以上下活動，並非固定一處，棍諺有云：「槍扎一點，棍打一遍」，而棍又打「點勁」，但其眞正用法，須知「打人千下，不如一扎！」

又謂：「年拳月棍日日槍」，須知棍術，亦殊不易也，顧純用扎法，又多近於槍，總之「點打纏掃」爲提棍不二之着也，非盡以槍之兼槍帶棒，拿攔挑扎之法式也。

棍有單頭棍，雙頭棍之分別，其如夜义棍，全以單頭從事者多，名爲單頭棍，半禪所習者之九洲棍以雙頭從事者，名爲雙頭棍，亦名爲「兩頭蛇」亦即是「雙頭槍」也，雙頭槍用時，內加轉還與點扎之着數，棍則不用矣，此棍兩端，可均成夘形，則用時更便捷，茲將「九洲棍」一路，繪刋如后：

九洲棍法圖解如下：



第一式

右手提棍，勁坐右腿，左脚虛出，左掌如上式。

第二式

由前式進四步，震右脚起棍，目左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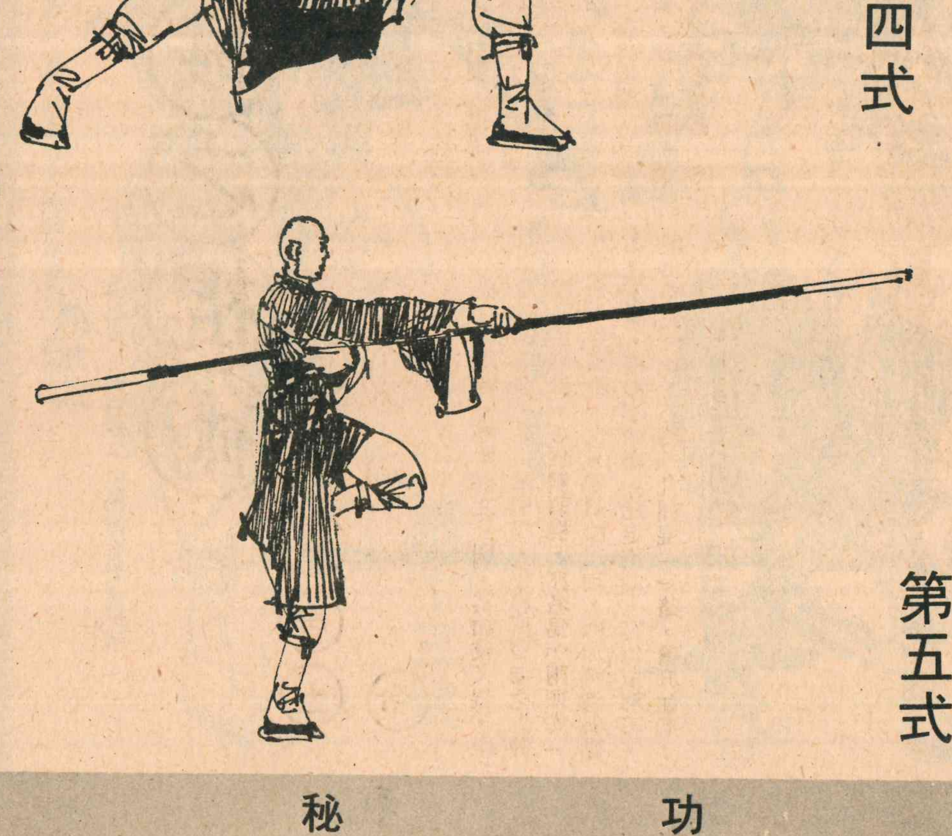
第三式

以上端左挑開下槍，落左步，進右步，攔腰一棍（凡是駁挑等等着法，皆是架開別人器械進槍之用，故謂挑開下槍。）



第四式

以前端外向，駁開下槍，上左步以後端蓋頂打下。



第五式

右步跳過左步，以後端打下，與右肘平。



第六式

落左步，上右步，轉身，以後端自右肋繞出架起，勁坐右脚，左脚虛，棍與眉齊。

第七式

按前式，以前端向下駁出。

第八式

再上右步，外向駁之。

第九式

上左步，偷右步，以後端自面前打下。

第十式

開左步左向踢出，棍頭亦同時斜身點其肋下。

第十一式

落左步，上右步，以後端自下上向，穿起如右式。

第十二式

不動步，只左向摔身，以上端斜綫靠出。

第十三式

復以前端下向挑起，震右脚，起左脚，舉棍落左步上右步打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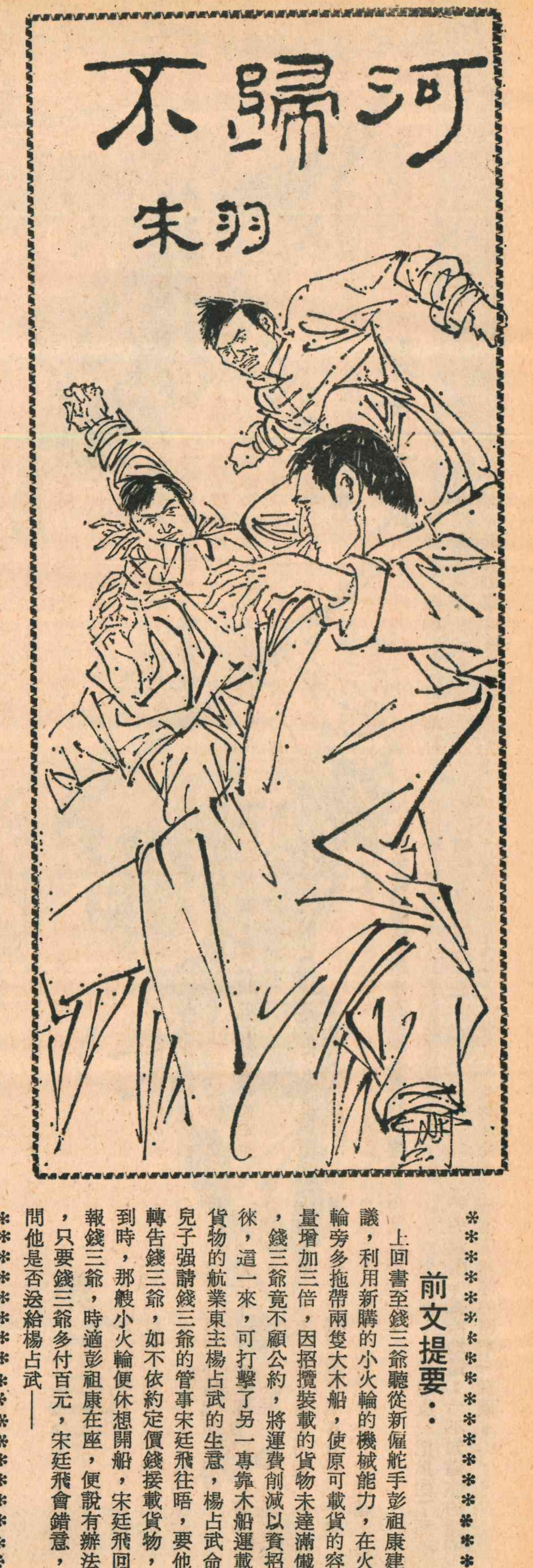
第十四式

撤回右步，並左步，將棍前端自下外向翻轉落於脅下，左掌亦同時外翻下覆，沉氣收式。

至此中國武術五大器械亦算告一段落也。

不歸河

朱羽



拳具千鈞力 身負血海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錢三爺聽從新僱舵手彭祖康建議，利用新購的小火輪的機械能力，在火輪旁多拖帶兩隻大木船，使原可載貨的容量增加三倍，因招攬裝載的貨物未達滿儎，錢三爺竟不顧公約，將運費削減以資招徠，這一來，可打擊了另一專靠木船運載貨物的航業東主楊占武的生意，楊占武命兒子強請錢三爺的管事宋廷飛往晤，要他轉告錢三爺，如不依約定價錢接載貨物，到時，那艘小火輪便休想開船，宋廷飛回報錢三爺，時適彭祖康在座，便說有辦法，只要錢三爺多付百元，宋廷飛會錯意，問他是否送給楊占武——

＊＊＊＊＊＊＊＊＊＊＊＊＊＊＊＊＊

彭祖康指着自己的鼻尖道：「這一百塊大洋給我，我保証姓楊的一句屁話都沒有。」從初見到現在，宋廷飛對彭祖康可說是恭而又敬。此刻難免對他滋生反感了。心想：這小伙子怎麼滿身市儈氣，一開口就是錢呢？而他嘴裏却沒有出聲，轉頭望着錢三爺，注視後者的反應。

錢三爺對彭祖康的死要錢並沒有滋生反感，笑哈哈地道：「弟娃兒！你既然上了我的船，關起門來就是一家人。一百塊大洋是小事一樁。不過……你眞能教楊占武服貼？」

「能。」彭祖康回答得很肯定，似乎也有些輕率。

「你對楊占武了解多少？」錢三爺問得很認眞，他那幾分酒意在這一瞬間好像已消失盡淨。

「我摸得透他身上的骨頭有幾兩重。」彭祖康的語氣狂妄已極。

錢三爺不禁倒吸了口冷氣，一時沒說話，却將視綫投向宋廷飛；而後者也正是滿臉錯愕，似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錢三爺畢竟是見過世面的人物，只不過在頃刻間，他就將滿腹疑惑，錯愕放在一邊，向彭祖康揮揮手道：「弟娃兒！那就一切托付了，至於那一百塊大洋……」

「別急，只要有你的承諾，我就立刻去辦事。」彭祖康將杯中酒一口乾盡，站了起來。「對了，宋管事，明天一大早我會趕到碼頭上幹我應幹的事，這兩天我還是宿在客棧裏，初八一大早我才登船。」

「行！行！」宋廷飛連連地點着頭。

「只要你方便。」

彭祖康笑了笑，那算是答覆了宋廷飛的話。然後步履從容地走了出去。

錢三爺向宋廷飛打了個眼色；後者會意，貼身門邊，眼看着彭祖康去遠了，這才關上了門。他似乎已知道東家有什麼事要跟他商量，就在錢三爺旁邊坐了下來。

「廷飛！」錢三爺斟滿了一杯酒，推到宋廷飛面前，壓低了嗓門道：「你說，這娃兒究竟是不是彭老八的么兒？」

「怎麼？」宋廷飛臉上浮現驚色。低聲反問：「三爺懷疑他是冒名頂姓？」

錢三爺喝了一口酒，緩緩道：「彭老八是老一輩領水人之中最受船幫敬重的，身爲他的兒子該感到莫大的榮耀。這娃兒却有點怪，當我們提到他老子的時候，絲毫也不動容。而且他既沒承認他是彭老八的兒子，也沒有否認，這不有些怪麼？」

宋廷飛端着酒杯在凝視，就好像杯中有所想要的答案。沉吟良久，才答道：「三爺！他的身份不容置疑，的確是彭老的么兒。」

「你能肯定？」

「錯不了。」宋廷飛毫不猶疑地點着頭。「第一，他對下水河道上的險灘瞭如指掌；第二，他雖然口頭上不離錢字，而並不急於伸手要錢。倘若他是冒名頂姓，就一定是騙子；騙子的目的就是錢，已經到手的大洋那會不要？」

「廷飛！他說能教楊占武服貼，這是不是太狂了一點？」錢三爺又提出了疑問：「彭老八的看家本領就是帶船領水，這娃兒能學到的也只有那套功夫。他憑什麼說大話，誇海口能教楊占武服貼？就算他會拳腳，有功夫，一拳也打不死八十個。楊占武不是單挑獨個，他有兩個兒子，還有一大堆手下，彭家娃兒拿啥子法寶去制服人家？」

「三爺！」宋廷飛的看法正好和他的東家相反。「我看他絕沒有吹牛，又不是拿了你一百塊大洋連夜就離開雙龍灘。是不是吹牛，誇海口，明天就要兌現的。三爺！我們等着瞧。」

「嗯！」錢三爺揑緊拳頭重重地在桌上擂了一下。「我們等着瞧！」

「三爺！」宋廷飛將頸子伸得老長，嘴吧湊上了錢三的耳根，聲音低得不能再低：「這娃兒此番漏頭多少有點蹊蹺，這兩天我打算派人釘他一釘。古話道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你看要不要得？」

「要得！要得！」錢三爺的腦袋連連點動。「這是我新買的小火輪，頭一次開航，我不希望發生任何痲煩事。」

「三爺，我跟你的想法一樣。」

「廷飛！」錢三爺肥大的手掌重重拍在他的肩頭上。「你眞是我的好管事。」

× ×

時間已經過了午夜，雙龍灘眞正是靜止了。碼頭上無聲無息，市街上無聲無息，彭祖康緩步從寧靜的大街上穿過，他的步履聲是這沉寂的夜中唯一的响動。

他走得極慢，而且是愈來愈慢，最後竟然在青石板鋪砌的街心停了下來。

他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雙眼看着地面，就好像突然在他的身前發現了一條遊弋的毒蛇。

自然，他不是無故停下來，最大的可能就是發現有人在釘他的梢，然而那條筆直的長街上除他外再也沒有第二條人影。

彭祖康就那樣靜得如石像般站立了五分鐘之久，才緩緩地旋動身子，乍看上去，很難發現他在轉動。那種沉穩，與他前一刻在錢三爺面前的狂妄之態，大爲逈異，前後判若兩人。

站定了，他才猛地抬起了頭，望着他方才行來的方向，空蕩蕩的連個鬼影也沒有。他聳聳肩，那表情彷彿是自嘲神經過敏。然後，仰起頭來看看漆黑的穹蒼，又轉身向原路走去。

他現在走得比先前快了，而且愈來愈快，快得像是在奔跑。一會兒他就走盡了長街，出了雙龍灘。

離開市街之後，是一條寬敞的黃泥道路。彭祖康却轉了彎，走入一條小徑，進入一遍雜樹叢林之中。只不過一眨眼的工夫，他的人影就不見了。

緊接着，一個氣喘吁吁的漢子也奔上了那條小徑，然而他却沒有進入那遍漆黑的雜樹林。他掩蔽在一棵較爲粗大的樹幹之後，探頭東張西望。

就在這時彭祖康却像幽靈般出現了。

那漢子聞聲回頭和彭祖康面面相對。誰也沒有動。彭祖康沉靜如山嶽，那漢子則呆若木雞，他的兩眼在黑夜中閃閃發光，他的咀張開着。顯然，他不知如何應付眼前的情況。

這種沉靜的對峙，相繼了很長一段時間。這無異對雙方的定力作了一個嚴格的考驗。彭祖康幾乎連毛髮都沒有顫動一下，而那個漢子却呼吸逐漸濁重，十步以外也可以聽到他那狂急的心臟跳動聲。

彭祖康抬起了右手，很慢，但當他手臂平伸的時候却突然加快，如閃電般以手背敲擊在那漢子的左頰上。

這不算一記耳光，也不算是一拳，然而力道却很重，打得那漢子向右一歪。

出於一種本能的反應，對手從驚懼的呆滯中復甦，他右手飛快地從腰間拔出一把短刀，犀利的刀鋒閃出青藍色的寒光，他弓着身子，如一頭憤怒的山豹，向彭祖康撲了過來。

接下來的一場搏鬥，很快，很猛，似乎相搏的不是兩個人，而是兩頭兇殘的野獸。愈是兇猛的戰鬥愈是結束得快。那漢子手中的短刀被彭祖康一腳踢飛之後，立刻就處於下風，在頃刻之間他就被彭祖康制服了。

那漢子的面孔已經變了形，鼻孔，咀吧嚕嚕地直冒血。他四平八穩地躺着，彭祖康的膝蓋頂着他的胸，兩條胳臂被彭祖康扣得緊緊地平伸出去，右臂拐肘墊着彭祖康的左腿上，只要彭祖康往下一壓，他這條胳臂就斷定了。

「現在，你只有一個機會。」彭祖康的聲音很低，語氣很慢，然而每一個字都像寒冰似的砭人肌骨。「是誰派你追我的拖？（釘梢）」

那漢子咬緊了牙齦，還在硬充好漢。

卡察一聲，那漢子的右臂被彭祖康扨斷了，當他呼痛的嘶吼正從喉嚨眼裏冒出來的一瞬間，彭祖康就飛快地以左掌按住了他的咀。

一陣抽搐，一陣掙扎，那漢子暈了過去。

彭祖康緩緩鬆開了捂住對方咀吧的左掌，但他的右手和右膝依然沒有放鬆。他像一個經驗老到的獵人，絕不會給予野獸反噬的機會。

他的耐性很佳，有半個鐘頭之久，都沒有動一下。現在，他開始以左手在那漢子的腰間揑揑掐掐。那漢子呻吟着從昏眩中甦醒過來。

「哥子！」彭祖康低下頭，字字清晰地道：「聽清楚：你的右臂斷了，骨頭却沒有碎，只要找個好點的傷科大夫瞧瞧，包管你三個月就能復原。現在開腔回答我的話，不然你的頸骨也要斷。只怕華陀再世也沒有辦法再使你抬起頭來走路。」

「哥子！」那漢子開了腔，聲音中有明顯的痛苦：「憑你這兩下子就曉得你是大有來頭。國有國法，幫有幫規，你該懂得。我今天落到這種下場算我學藝不精，自認倒楣，若是想要我回答你的問題，那是萬萬不能。」

「你很硬，」彭祖康一把揪住了那漢子的頭髮，森冷地道：「不知道你的頸子是不是和你的咀吧一樣硬。」

「姓彭的！」那漢子眞有點骨氣，面臨斷頸之危竟然沒有屈服。「儘管來吧，落到你的手裏，要蒸，要煑，隨你了。」

彭祖康一句話也沒有說，突然鬆開手，站起來掉頭走了，從他的行動中可以看出，他私心中很是佩服那漢子的硬骨頭。

那漢子掙扎着坐了起來，出神地望着彭祖康的背影，他似乎不相信對方竟然如此輕鬆地放過了他。

雜樹林中又閃動着一條黑影。

他的動作很慢，脚下也很輕，來到那漢子的身後悄沒聲地站着。

那漢子絲毫不覺，仍然出神地望着彭祖康身影消失的地方。

背後那人突然輕咳了一聲。

那漢子雖然挨了不少重擊，而且右臂又折斷，但是行動却依然非常矯捷，一閃身就彈跳起來。

那人雙臂環抱胸前，神態非常悠閒，說話的口氣更是輕鬆已極：「哥子，膀子斷了麼？」

儘管看不出一絲敵意，那漢子仍然心懷戒備。他退了一步，惶然地問道：「你……你是什麼人？」

「我是我，」他的雙臂仍然抱在胸前，漫不經意地逼近了一步。「有人要請你喝酒。」

「哦？」那漢子情不自禁地又退後了一步。

「賞不賞光？」

「誰？」

「閻王爺，」他語氣輕鬆已極，像是在說笑話。

「你哥子莫涮罎子（開玩笑）……」

他立刻以行動作了最肯定的答覆，雙臂突地一張，一把鋒利的七首已經刺進了那漢子的胸。

「你……你……？」那漢子發出嘶吼的沙聲，身子在猛烈的抽搐。

這個兇殘的殺人者似乎怕他的獵物會突然倒下去，以左手搭住了那漢子的肩頭，輕聲笑道：「閻王老子的酒席已經擺好，就等你的大駕了。哥子，別怪我，將這本賬記在姓彭的身上，就是剛才斷你右臂的那一個，莫弄錯了啊！」

他乾淨俐落地拔出了刀，當鮮血噴出來的那一剎那，他的左手輕輕一撥，使得那漢子的胸腔轉了一個方向，這樣，血漬才不會噴到他的身上，看起來他是一個老手。

× ×

楊占武一旦動了肝火，這晚就難以入寢了。唯恐惹他老伴心煩，乾脆一個人跑到客房裏去睡。輾轉反側，說什麼也閉不上眼睛。

睡又睡不着，天氣又十分燠熱，索性起床跑到庭院中去透透氣。他剛一走進院子，驀見一條人影越牆而入。

楊占武心頭暗驚，不由自主地發出一聲喝問：「是那一個？」

「爹！是我。」越牆而入的竟是他的次子星魁。

楊占武幾個大步奔了過去，厲聲道：「有門不走，偏要翻牆，又是深更半夜的。說，你在搞啥子名堂？」

楊星魁一言不發，竟然雙膝一屈，跪下了。

知子莫若父，楊占武自然了解星魁不是一個安份的好兒子，一把將楊星魁拉了起來，雖然盛怒在心，聲音却壓低了許多：「說呀！莫非你成了啞吧？」

「爹，出了人命案。」

「什麼！你殺了人？」楊占武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楊星魁道：「不是我殺了人，是三娃子被殺了。」

三娃子也是楊家船行的人，他被殺，固然令楊占武吃驚，其驚駭的程度總比自己兒子殺人要輕得多，楊占武的神情因此緩和了許多，吁了一口氣，才問道：「是那個幹的好事？」

「就是錢三晚上請到的那個姓彭的舵把子。」

「他？」

「就是他。」

「你親眼看見的？」

「沒有。」

「沒有親眼看見，怎麼可以亂說？」

「爹，你聽我說呀！」楊星魁吸了一口長氣，急匆匆地說出了來龍去脈：「我曉得姓彭的跟錢三在徐二娘那裏喝酒，所以教三娃子等在那裏，等姓彭的落單，給點顏色讓他看看，他一害怕，也許就不敢上錢三的船了。那曉得三娃子一去不回頭。久不見他回來，我發了急，四處找，在東邊樹林子外面找到了他的屍體，渾身是血。除了姓彭的之外，還有誰？」

楊占武沉默不語，良久，才嘆了一口氣，道：「三娃子這條命是你送掉的，你曉不曉得？」

「我會替他報仇。」

「去殺姓彭的？」

「不！我到保安隊告他。」

「你有什麼憑據？」

「我可以說出實情。」

「如果保安隊問你，爲啥要教三娃子去釘他，你怎麼說？」

「我可以說，教三娃子跟姓彭的傳話，要他留碗飯給別人吃。」

楊占武沉聲道：「你不要想得那麼順當，你若是說的眞話，姓彭的可理可不理，根本就沒有必要動刀殺人。而且，姓彭的也絕對不是殺三娃子的兇手。」

「爹……」

「你是一條蠢牛！」楊占武低聲咆哮：「想想看：三娃子學過拳，在雙龍灘是數一數二的好手，若是姓彭的功夫比他高，只消用拳脚教訓他就好了，又何必鬧人命？」

「那麼，這個殺人的龜兒子，又是誰呢？」

「你爲什麼不去問問三娃子的靈魂？」楊占武吼了一句，又壓低了聲音：「趕快去睡覺，這樁事不要告訴任何人，連你大哥面前都不要提。從明天起，不准你走出大門半步。你要是不聽，我就砍斷你的狗腿。」

楊星魁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他老子。那敢說半個不字，連忙車轉身子向他自己的臥房跑去。

如此一來，楊占武更加睡不着了。好不容易捱到天亮，才閉上了眼睛，

偏偏大門又像擂鼓般响了起來，是來報告三娃子死訊的。

緊接着，打花鼓的老頭和那賣唱兼賣身的女人的屍首也被人發現了。雙龍灘一夜之間出了三條命案，簡直成了天大的新聞，人們相互奔告，整個集鎮就像一鍋滾了的沸水。

三娃子是楊家船行的人，楊家自然義不容辭地要收屍殮埋，這件事由楊家老大星茂在忙着。

約莫上午十點多鐘，彭祖康來到了楊府，很難得，對襟褂子上的鈕子竟然扣得週週整整。

楊占武聞報後，頗感意外，不過他倒很想見見這個年輕小伙子，立刻到廳堂接見。

彭祖康很有禮，這更加使楊占武不相信他是殺害三娃子的兇手。說了些寒暄之辭，客人壓低了聲音道：「有幾句話，想跟楊大爺私下談談。」

楊占武一揮手，隨侍的人立刻退出了廳堂。

「求教！」彭祖康仍是那樣彬彬有禮，但是面色却沉了下來。「楊大爺昨晚爲啥要教三娃子釘我的梢？」

楊占武一點也沒有火氣，也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却反問道：「你是說，昨晚三娃子曾經釘你的梢？」

「不錯。」

「那麼，你昨晚就知道三娃子是我的人？」

「不知。我逮住了他，逼他招供，他骨頭很硬，我弄斷了他一條膀子他也不說。我根本就弄不清楚他是何方神聖，方才我才曉得他是楊大爺的人。」

「因爲他不肯說出受了誰的指使釘你的梢，所以，你一氣之下就殺了他，是不是？」

「不是。」彭祖康緩緩地搖着頭，態度非常鎭定。「我很欽佩他的硬骨頭，所以放開他走了。早上聽人說起，因爲發現屍首地方正是我向他逼供的地方，才跑去看看。楊大爺，信不信由你，殺死三娃子的絕不是我。」

「我信。」

「你信？」感到意外的竟是彭祖康。

「是的。因爲你沒有殺他的動機。」

「這很使我安心，」彭祖康輕輕吁了一口長氣，然後又道：「恕我放肆，再問一聲，三娃子釘我的梢是不是楊大爺派他去的？」

「是我那冒失的老二出的鬼主意，倒沒有惡意，只是要向你打聲招呼：帮姓錢的忙，不要帮得過了火。這且不談……」楊占武適時掉轉了話鋒：「你今天來見我的用意是……」

「弄清楚三娃子的死因。」

「你關心三娃子的死？」

「關心，說得更確實一點，是爲了關心我自己。」

「這是怎麼說法呢？」

「三娃子被殺有兩種可能，」彭祖康很沉穩地加以分析：「一，兇手與他有仇，一見三娃子被我傷了右臂，失去抗拒之力，就趁機加以殺害。不過，這種可能性極小，二，兇手也在暗中注意我的行動，見此機會，立即殺害三娃子以便嫁禍予我。這種可能性極大，有這樣一個心狠手辣，詭詐多端的敵人潛伏在暗中隨時隨地找機會算計我，豈不是太可怕了？」

「你是要徵求我的意見？」

「是想請教楊大爺對此事的看法。」

「你說得不錯，有一個可怕的敵人躲在暗處找機會向你施放冷箭。不過，我又弄不懂了，你只是個水客，不是跑江湖，走黑道的人物，怎麼會有這種敵人呢？弟娃兒，你倒說說看。」

「不錯，我只是一個水客，一個船家，一個很有名氣的領港人的後代。」彭祖康站了起來，踱到窗前，沉靜了很久，才突然回過身來說道：「但是我這一趟出門却不是單純爲了走船，討生活。」

楊占武本想讓彭祖康自己說出答案，然而對方却沒有再說下去。他不得不問道：「那又是爲了什麼？」

「爲了尋訪一個仇家。」

「仇家？」

「殺父的不共戴天之仇。」

楊占武許久沒有說話，他以他那久經世道的眼光打量着眼前這個年輕人，他發覺：他從沒有見過表面如此沉靜，而內心却蘊含着不可輕估的可怕力量的年輕人。因此，他知道彭祖康說的話不是故作驚人之辭。

「聽說你是彭老八的兒子？」他輕聲問，似乎稍爲高聲一點，就會使得眼前的氣氛過份緊張。

「是的。」

楊占武道：「但是，據我所知，令尊是死於……？」

「不錯，他老人家不嫖，滴酒不沾，就是喜歡抽兩筒，最後死在大烟榻上。楊大爺得來的消息不會錯，連那興隆場的地保和仵作在檢驗後都認定先父是抽大烟醉死的。不過……」他將話停住，目光變得極爲冷冽陰森，然後一個字一個字地道：「我却認爲他老人家是被人害死的。」

「弟娃兒！你該不是亂猜疑吧？」

「早兩年我的確是在瞎猜疑，因爲先父在家的時候有時整天躺在烟榻上抱着烟槍抽個不停也沒有醉過。出門在外，他老人家有個戒律，每抽絕不超過十個泡子，只到提神爲度，若說他老人家抽大烟會醉死，砍了我的腦殼我也不信。我東查西訪，終於被我找到一些證據了。」

「哦？仇家是誰？」

「還不知道。」

「那豈不是大海裏撈鋼針？」

「哼！」彭祖康冷笑了一聲，面色陰沉地說道：「我已經在茫茫大海裏，撈了兩年，只要不停地撈，終有一天會被我撈到。」

楊占武走船，過碼頭，自然見過不少刀尖上舔血的狠角色，更見過不少猙獰可怖的面孔。但是從來沒有誰的神態能像彭祖康這樣令他震懾，寒慄。他情不自禁地問道：「在眞象未白之前，這是一樁天大的秘密，爲什麼要告訴我？」

「想請楊大爺帮一個忙。」彭祖康回答得直截了當。

「我帮得上？」

「帮得上。」

「你能信任我？」

「在這條河上的船幫老大之中，楊大爺最頑固，最守舊，最不得人緣，最小氣。但是楊大爺却是一絲不苟的正派人物。不能信任你，還能信任誰？」

楊占武尷尬地笑道：「弟娃兒！你先罵我一陣，然後又來捧我一句，眞是教我哭笑不得……好！先不管外面對我的傳說對不對，你老弟把這樁大秘密告訴我，就是信得過我，沒話說，這副担子我挑了。說吧！要我爲你作什麼？」

「只要楊大爺帮我一個忙——讓錢三爺的船如期開航。」

楊占武瞠目結舌凝視着彭祖康，默然許久，才緩緩道：「弟娃兒！我相信我的燈籠（眼睛）掛得高，看人絕不會看走眼，你不是耍花槍，玩苦肉計的那種人。不過，我又不明白，錢三和你老子的死莫非有什麼關係？」

「也許有關，也許無關。」

「這話怎麼說？」

「先父是死在興隆場蔡百春家裏，他也是這條河上的船幫老大之一，和錢三爺是叩頭兄弟。許多年來，他們不管在那個碼頭遇上，都要相聚好幾天。楊大爺！你是老船家，客貨都急着運往目的地，那有一停好幾天的道理呢？這內中只怕有名堂，所以我要查一查。」

楊占武道：「既然如此，我倒要提醒你一下。」

「請楊大爺指教。」

「若是錢三跟你老子的死無關，你白化了工夫倒是小事，若是有關，他一定會處處提防你，你要千萬小心。」

「放心！」彭祖康那副目空一切的狂態又流露出來了。「我不像先父那樣好說話。他老人家只懂得凶險的水，我還懂得比水更凶險的人。」

「好！」楊占武揮一揮手，很毅然地道：「錢三的船可以如期開航。」

「謝楊大爺。」彭祖康單膝落地，拜了下去。

「這是幹麼？」楊占武連忙起身將他托住。「趕二天你報了殺父之仇再謝我也不遲啊！」

彭祖康腰間褡褳中取出一百塊大洋放在桌上，道：「請楊大爺將這筆錢轉交給三娃子的家眷，千萬莫說是我送的。再請在三娃子靈前默禱一聲，殺他的兇手早晚有一天要落到我手裏。」

對這年輕娃兒的豪舉，楊占武不禁有些發楞。他還沒有回過神來，彭祖康已經揚長而去。

他的長子星茂衝了進來，緊張地問道：「爹！他來幹什麼？」

「不要問。」楊占武沉聲揮着手。「星茂！錢三的事算了，能不爭就不要爭，我們遲兩天開船多照點伙子錢也算不了什麼。……對了！你帮我看緊點，這幾天星魁那娃兒絕對不准他出門。」

「是！」楊星茂必恭必敬地應着。父親的轉變雖使他感到突然，却是高興接受的，他是個和平主義者。

× ×

端陽龍舟競賽，碼頭上也沒有這般熱鬧。錢三爺買了一艘會嗚嗚叫的小火輪本來就是一件大新聞了，如今小火輪的旁邊要夾上兩條木船，怎不一傳十，十傳百，因此碼頭上看熱鬧的人就愈圍愈多了。

架船的結構和方法，一大早彭祖康就向宋廷飛作了指示，由後者來指揮伕子作實際的工作。議論紛紛是免不了的，其中有行船多年的老經驗，也有一竅不通，偏喜歡充內行的半瓶醋。一致認爲彭祖康的花招簡直是異想天開，甚至有人以腦殼來打賭，說這種寬過五丈的聯體船在經過球門灘的時候一定會在巠石嵯峨的狹窄水道中卡位。

錢三爺能够從一條木船變成擁有十幾條木船的船帮老大之一，而且還搶先買了小火輪，只因爲他肯冒險，敢採納別人的意見，勇於作新的嚐試。

他對彭祖康的大胆建議，一絲兒也不猶豫。現在，當他看見三船聯在一起的龐大體型時，也不禁皺了眉頭，暗暗將宋廷飛拉到一邊，低低問道：「量過沒有，有好寬？」

「五丈七尺。」

「五丈七尺！老天！」錢三爺搔腦摸頭，還咋了一下舌。「那龜兒子要是吹牛，一過球門灘就要現像，廷飛！這可不是要的啊！」

宋廷飛的表情却非常沉着，他慢吞吞地說道：「三爺！你莫發急，若是他吹牛，我們的船，後天就走不了。倘若能够如期開航，那就證明，姓彭的說話絕不是吹牛。」

錢三爺似是不明白他的意思，又是皺着眉頭道：「這話是怎麼說法？」

「三爺！」宋廷飛壓低了嗓門：「在雙龍灘誰能扳倒楊占武？他就好像是一頭發了性子的牛。彭祖康却說了大話，誇了海口。多年了，你該了解楊占武的脾氣，狠話說出來了，是絕對不會收回去的。」

錢三爺正要說什麼，張開的嘴却又閉起來了，暗暗用拐肘碰了宋廷飛一下，原來彭祖康從熙攘的人羣中向他們這邊擠了過來。

彭祖康似乎連正眼都沒有瞧錢三爺一下，冲着宋廷飛問道：「順當不順當？」

宋廷飛答道：「完全照你的吩咐，只是繩索稍爲細了一點，我教他們每一箍多繞幾圈，你看行不行？」

「嗯！」彭祖康點點頭，這才將目光投向錢三爺，冷冷道：「三爺！你那一百塊大洋我可沒有白拿，事情辦妥了。」

「妥了！」錢三爺眞是不敢相信，就算這小子有通天的本事，也不會這樣快的啊！

「我說出來的話沒有辦不到的，」彭祖康那種傲氣幾乎教人受不了。「我剛才去會過楊占武了，他已當面收回他昨晚說的話。」

錢三爺喜孜孜地問道：「弟娃兒！你用的什麼高招？讓我學學。」

「秘法不傳。」彭祖康一語帶過，然後向宋廷飛一揚頭：「我在老張茶館喝茶，有問題隨時來找我。」

「大概沒有問題了，不過……」宋廷飛似乎有意試探彭祖康的反應，慢吞吞地道：「……有人拿腦殼打賭，說我們的船會在球門灘卡住。」

「那就先拿刀砍下他的腦殼，若是他的話應驗了，拿我的腦殼賠。」說完之後，彭祖康頭也不回地走了。

錢三爺和宋廷飛相對一笑，後者低聲道：「恭賀三爺，你眞是遇到貴人了。」

× ×

唐貴臣意態悠閒地來到了老張茶館，一隻脚剛跨進門檻，却又忙不迭地縮了回去。似乎這兒有一個他不願意打照面的熟人，一扭身背過了臉。

在這兒等候他的馬標不免心頭一怔，環目四顧，茶座上連他在內只有稀稀落落五個客人，唐貴臣是在迴避誰呢？

他正在暗自猶疑，却見唐貴臣站在門外的斜角上向他打手勢，他連忙取出五個銅板會了茶錢，走了出去。

兩人一前一後，慢慢地走着，直到拐了彎，不見有人跟着，唐貴臣這才停了下來。

「大哥！」馬標一大步趕過去，迫不及待地問道：「看見誰了？」

唐貴臣道：「坐在角落裏，那個穿對襟小掛褲的……」

「他怎麼樣？」

「別問。」唐貴臣有些不耐煩地揮揮手。「趕緊去剜他的根，刨他的底，我在客棧等你的消息。記住，機伶點，不要現像。」

馬標顯然有些摸不着頭腦地在發楞。而唐貴臣却懶得再多說一句話，便扭頭走了。

回到客棧一等就是一個多鐘頭，然而唐貴臣却很有耐性，目光望着房門，靜靜地等着。

直到快吃晌午的時候，馬標才滿頭大汗，氣喘吁吁地跑來了。他一進門就大叫道：「大哥！打聽出來了。」

「你能不能輕點！」唐貴臣冲着他直瞪眼。

馬標作了一個鬼臉，倒了一杯凉茶，仰着頸子喝乾，這才壓低了嗓門說道：「他名叫彭祖康，是大發船行剛請的舵把子，就是我們要上的那一條船。」

「沒有錯？」唐貴臣顯然不信。

「絕不會錯，」馬標毫不猶豫地點着頭。「他老子彭老八是這條河上有名的領水人，前兩年才過世。」

唐貴臣站起來在屋子裏踱了個圈，喃喃道：「這就怪了？」

「大哥！怎麼回事啊？」

「我這對燈籠照過三山五岳，五湖四海，不能說不亮。只要見過一次的人，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尤其是這傢伙的一雙眼睛，我從來就沒有見過他那種教人一見就會打抖的目光。」

「大哥在那裏見過他？」

「在蕭駝子家裏。」

「蕭駝子！」馬標的眼睛珠子轉動了一下。「是不是川西神槍『不二响』蕭駝子？」

「嗯！」唐貴臣點點頭，還特別看了馬標一眼，似乎對他這位兄弟見聞之廣感到意外。「去年蕭駝子五十大壽，正好有件事要托他，我就趁這個機會備了一份厚禮去拜壽。就是蕭家後院看見他，因爲他那雙眼睛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我就問蕭駝子他是什麼人。蕭駝子却一語帶過，好像不願談他的事。」

就像是一個傳奇故事，很吸引人，馬標聽得聚精會神，靜靜地等待下文。

「人都是有好奇心的，我自然不免。蕭駝子愈不說，我就愈覺得稀罕，後來，終於被我在蕭駝子底下人的口中打聽出來了。」

「他是幹什麼的？」

「他是找蕭駝子學槍法去的。」

「學槍！……」

「嗯，蕭駝子自四十歲那年就閉門不收徒弟了，這傢伙竟然在蕭家門口跪了三天三夜，蕭駝子雖是鐵石心腸也被他打動了。」頓下來，喘了一口氣，唐貴臣又接着說道：「聽說他在找着蕭駝子教他槍法之前，還在侯四爺那裏學了一年形意八卦拳。」

「也許他天性好武……」

唐貴臣很快地接口說道：「天性好武就不會安份地走船，當舵把子，這裏頭，只怕大有文章。馬標，告訴兄弟夥，上船之後，盡量離那個傢伙遠點，更不要招惹他。」

馬標不服氣地道：「跟老猴子學了一年拳脚，跟蕭駝子練了幾手槍法，也不見得狠到那裏去，我們難道還怕他？」

「馬標！」唐貴臣立刻將臉色沉了下來。「你跟我聽清楚：我們不是要跟誰比武，打擂台，是要作買賣，懂不懂？」

「是！大哥。」

「對了！我要你去查一件事，聽說昨晚東邊樹林子死了一個人。」

「嗯，一個男的，先被打斷了膀子，然後心窩上又挨了一刀。」

「雙龍灘死光死絕也不跟我們相干，不過，這傢伙死的不是時候，好像太巧了。我不希望在我們作買賣的時候有另一帮英雄好漢在暗中湊熱鬧。查一查到底是怎麼回事，多聽，少問，懂不懂？」

「懂，懂，」馬標連連地點頭。

「還有，若是再在張茶館裏遇上那個姓彭的，連看都不要看他一眼。千萬不要好奇，他那雙眼睛像鐵鎬，輕輕一瞥，就能挖透你的心。」

「是！大哥。」馬標表面上是非常馴服的，然而他心中那股不服氣的勁頭却更足了。

人都是帶有叛逆性的。如果唐貴臣不千叮萬囑，也許馬標還不會存下找機會與彭祖康一較高下的念頭。他這一交代，反而使馬標蠢蠢欲動，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唐貴臣之外，就是他，若說天老爺是老大，那麼唐貴臣就是老二，他馬標坐的是第三把金交椅。姓彭的又算是老幾？因此他一離開唐貴臣住居的客棧，就趕回了老張茶館。

彭祖康竟然還在。

他舒舒泰泰地靠在躺椅上，眼睛半開半閉，似是睡，又不像在睡。馬標瞄了他一眼，就在他身旁落了座。

剛剛還是座上客，么師自然認識他。迎過來道：「你哥子要是交代一聲，那杯茶就跟你哥子留起來了……」

「沒關係！」馬標揮揮手。「再泡一杯，陀茶。」



茶泡了上來，么師又退去一邊。

馬標一個勁地在瞄彭祖康，見他的茶几上擺着一包強盜牌香煙，一包火柴，心頭不禁一動，決心試試他的來路。

掏出一根菸捲啣在唇間，馬標歪頭開了腔：「哥子，借個隔岸觀（火）。」

彭祖康的眼睛仍是半開半閉，躺在那兒一動也不動。

「哥子！」馬標提高了嗓門：「跟你借個隔岸觀用一用。」

「你在跟我說話？」彭祖康睜開了眼，坐了起來。

因為唐貴臣提過彭祖康那雙眼睛，因此，他特別留了神。不過，他看不出有甚麼特別之處。

「這個，」馬標伸手拿起彭祖康面前的火柴。「借用一下。」

「請！」彭祖康擺一擺手，又躺了下去。

「來！」馬標遞過去一支煙。「燒一桿七竅冒（煙）。」

彭祖康搖頭婉謝了，而他却顯得好奇地問道：「哥子！你剛才借火，說是借隔岸觀。現在請我燒煙，說成七竅冒。這到底是那一行的話？」

馬標吐出一口煙霧，反問道：「你哥子眞的不懂？」

彭祖康搖搖頭，笑道：「想請教。」

馬標躺了下去，目光望着屋頂，冷冷道：「如果你哥子眞的不懂，那你就是蘇武牧（羊）了。」

馬標暗暗罵他是洋盤。這句話有許多解釋：道外人，沒有見過世面的，初出茅廬的。在外頭混混的人，最忌諱別人罵這句話，馬標作了一個大胆的試探，如果彭祖康是個大有來歷的人，他一定會怒目圓睜，火冒三丈。

彭祖康却是眯着眼睛一直笑，連連搖幌幾下腦袋，說道：「你哥子愈說愈深奧，我是愈聽愈糊塗了。這句話，又是甚麼意思？」

「你哥子回去問你的梨山老（母）吧！」馬標說完後，大模大樣地閉上了眼睛，打起盹兒來了。

彭祖康似乎在很用心地咀嚼馬標所說的每一句，突然他雙掌一擊，欣然道：「我明白了，四個字一句話，你只說前面三個字，最後一個字不說，那個沒有說出來的字才眞正是你要說的，對不對？嘿嘿！眞有意思。」

馬標直覺地認為彭祖康絕不是一個在江湖道上混混的人，儘管他學過槍，練過拳，那只是因為他喜歡而已。並沒有特別的原因和目的，因此，馬標將他大哥唐貴臣的話拋到了九霄雲外。輕鄙地白了彭祖康一眼，冷冷道：「眞有意思！嗯？」

「太有意思了，我們閒着沒事，來練習練習。」

馬標道：「如果你原來不會，最好就不要學。」

「為啥？」

「幹這一行才能說這一行的話，不然人家要砍掉你的張牙舞（爪）。」

「張牙舞爪！」彭祖康喃喃唸着，突地一皺眉頭。「你哥子說話好不客氣啊！人是手，畜牲才是爪，是不是？……對了！這到底是幹那一行才說這種話？」

「說這種話的那一行。」馬標的口氣很嗆，他似乎愈來愈不將彭祖康放在眼下了。他喝了一小口滾燙的茶，吐掉沾在唇上的茶葉，腦袋瓜往前一伸。「你是不是叫彭祖康？」

「咦！」彭祖康的眼珠子的溜溜地轉。「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那有啥稀奇？」馬標呸地一聲吐了口濃痰，用鞋底搓了搓。「如今你哥子是雙龍灘的名人，那個不知，那個不曉？」

「名人？」彭祖康聳肩一笑，看上去有些傻呼呼的樣子。「你哥子莫要方（損）人，跟別人駕船撐舵，賣力氣，拚性命，那裏稱得起名人啊！」

馬標益發不將彭祖康看在眼裏了，他心裏想：這小子駕船可能眞有點功力，若說他在外頭跑過碼頭，闖過江湖，根本就難使人相信。至於說他大有來頭，那似乎更不可能了。

馬標心頭一旦有了這種想法，他的胆子也就像氣球一樣愈來愈大，突地一伸手，用勁將彭祖康的右腕扣住。

彭祖康沒有反抗，而他的眉頭却不由自主地皺了起來，似乎承受不了馬標手上的勁道。

馬標更樂了，用另一隻手摸摸彭祖康手臂結實的肌肉，冷冷道：「嘿！你還練過幾天。」

「你說我練過甚麼？」彭祖康迷糊裝到了家。

「我說你練過拳。」

「莊稼把式，眞動手只怕不」行。

「我看你是牛天雲裏掛口袋——存心裝風（瘋）？」馬標突地將手一鬆，腦袋朝前一伸。「喂！後面壩子上空無一人，我們去活動活動筋骨怎麼樣？」

「莫涮罎子！」彭祖康連連地搖着手。「看你人高體壯，壓都可以壓扁我，那能跟你對拳？……」

「姓彭的！」馬標更加趾高氣揚了。「牛大壓不死身上的蚤子，走！活動活動，初八一開船，你還要賣力氣，先練練會有好處。」

彭祖康坐在那裏沒有動，笑眯眯地問道：「你怎麼知道初八要開船？」

「我買了船票，怎麼會不知道那天開船？」

「哦！原來你還是我的客人……」

「莫說廢話！」馬標不耐煩地站了起來。「走吧！有話到後面壩子裏去說。」

彭祖康笑笑，站了起來。這倒使得馬標有些意外，因而楞了一下，最後他還是微微一擺頭，搶先走了出去。

從老張茶館外面的竹籬笆繞過去，後面是一塊空曠地，一面臨着茶館的土牆，三面都是桑樹。若是有兩個人在這兒搏鬥，而他們又都是英雄好漢，不吭不響的話，就是打死了人也不會被旁人發覺的。

一來到那塊空曠地的中央，馬標就擺好了架勢，沉聲道：「姓彭的！亮招賜教吧！」

彭祖康雙臂環抱胸前，面上帶着微笑，緩緩問道：「我能請教貴姓大名麼？」

「在下千里萬。」

「千里萬？甚麼意思？」　（未完）

先睹爲快

迷離境界

第一集



$4.00

靈異小說

張宇



世間上眞的有鬼嗎？這問題連科學家也不敢肯定，張宇先生的此部新作，正是這迷離境界的**探索先鋒**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